恰佩克选集

戏剧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除《昆虫生活》一剧是根据捷文本《Ze života hmyzu》(1921. Aventinum, Praha)译出的以外，其它四个剧本均译自捷文本 Karel Čapek《Hry》.(Československý spisovatel, Praha, 1956)

封面设计：秦　多

戏　剧　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31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frac{3}{4}$　插页 5

1982年4月北京第1版　1982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800

书号 10019·3279　定价 1.30 元

目　次

万 能 机 器 人

（三 幕 话 剧）

（1 9 2 0）

杨乐云 蒋承俊译

人　　物

哈莱·多明——罗素姆万能机器人制造厂总经理

法布里工程师——该厂总技师

加尔博士——该厂生理学及研究室主任

哈莱米尔博士——该厂机器人心理与教育研究室主任

康苏尔·布斯曼——该厂业务主任

阿尔奎斯特建筑师——该厂基建总管

海伦娜·戈洛里奥娃

娜娜——海伦娜的保姆

马留斯——机器人

苏拉——女机器人

拉迪乌斯
达蒙　　}——机器人

机器人之一、之二、之三、之四

机器人普利姆斯

女机器人海伦娜

机器人仆役和众机器人

多明——序幕里约三十八岁，高个子，脸刮得很干净。

法布里——也是脸刮得很干净，金发，面容严肃，秀气。

加尔博士——瘦小，生气勃勃，皮肤黝黑，蓄黑色的八字胡须。

哈莱米尔——身材魁伟，蓄棕色英国式八字胡须，棕色鬈发。

布斯曼——犹太人，肥胖，秃顶，眼睛近视。

阿尔奎斯特——年纪比其他人大，衣着随便，留着灰白色的长头发和胡须。

海伦娜——举止文雅而有风度。

〔在序幕里机器人穿着同人一样的衣服。动作和说话都十分简练，面无表情，目光呆滞。在正剧里，他们都穿麻布短衫，腰系皮带，胸前佩带黄铜色的号码。

〔在序幕和第二幕之后休息。

序　幕

〔罗素姆万能机器人制造厂总经理办公室。右边为入口。从正面墙上的窗户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厂房。左边为总经理的其他房间。

〔多明坐在一张美国大写字台旁的转椅上。桌上有台灯、电话、镇纸、信件夹子，等等。左边墙上挂着一张极大的水陆交通路线图，一份大日历，一只挂钟，钟上的指针表明已近中午时刻。右边墙上张贴着一些宣传品："最廉价的劳动力：罗素姆厂出品的机器人。""新发明的热带机器人，每个一百五十美元。""劝君速购自用机器人。""您想降低产品价格吗？请订购罗素姆厂出品的机器人！"墙上还贴着几张别的地图，货船时刻表、航程电报记录等等。与墙上布置相反的是地上铺着豪华的土耳其地毯。右边有圆桌、长沙发、皮圈椅和一个书架，书架上放的不是书而是几瓶葡萄酒和白酒。左边是保险柜。多明的桌子旁有一架打字机，苏拉姑娘正在打字。

多明　（口授）"对于商品在运输过程中招致的损坏，我方不负赔偿之责。装货时我厂曾及时提请贵方船长注意，该船不宜运输机器人，因此运送损失不由我厂负担。罗素姆

万能机器人制造厂谨启——"打完了吗？

苏拉　打完了。

多明　另起一页。汉堡。——日期。"兹同意贵方一万五千个机器人之订货"——（内线电话铃响。多明拿起话筒通话）喂——我是总经理室——是。——没有问题，象往常一样。——当然给他们发电报。——好吧。——（挂上电话）我念到哪儿了？

苏拉　兹同意贵方一万五千个机器人之订货。

多明　（若有所思地）一万五千个机器人。一万五千个机器人。

马留斯　（上）经理先生，有一位太太请见——

多明　谁？

马留斯　不认得。（递交名片。）

多明　（读）戈洛里总统。——请她进来吧。

马留斯　（开门）请进，太太。

〔海伦娜·戈洛里奥娃上。马留斯下。

多明　（站起来）请坐。

海伦娜　您是总经理多明先生吗？

多明　岂敢。

海伦娜　我前来见您是——

多明　带着戈洛里总统的介绍信。这就够了。

海伦娜　戈洛里总统是我的父亲。我是海伦娜·戈洛里奥娃。

多明　戈洛里奥娃小姐，我们感到不胜荣幸，我们——

海伦娜　我们不能把您赶出去。

多明　我们可以向伟大总统的女儿致敬。请坐吧。苏拉，您可以出去了。

〔苏拉下。

多明　（坐下）我怎样为您效劳呢，戈洛里奥娃小姐？

海伦娜　我这次来是为了——

多明　——参观我们这个造人工厂的生产。来这儿参观的都是这样。行，不成问题。

海伦娜　我原来以为你们禁止——

多明　——进入厂房。那当然啦。到这儿参观的，都带着某种介绍信，戈洛里奥娃小姐。

海伦娜　你们就谁都让参观吗……？

多明　也只限于某些部门。人工造人，小姐，这部门的生产是厂方秘密。

海伦娜　您要是知道，我对这——

多明　——对这有多么浓厚的兴趣。现在老欧洲除了议论这件事，没有别的话题。

海伦娜　您怎么总不让我把话讲完呢？

多明　请您原谅。您或许想谈点别的吧？

海伦娜　我只想问问——

多明　——能不能破例让您看看我们的工厂。那当然啦，戈洛里奥娃小姐。

海伦娜　您怎么知道我想问的是这个呢？

多明　所有来访的人都提出同样的问题。（站起身来）出于对您的特殊尊敬，小姐，我们将让您看得比别人多一些。——总而言之——

海伦娜　谢谢您。

多明　如果您保证，绝不向任何人透露那怕是最微小的——

海伦娜　（站起来，把手递给多明）以我的名誉保证。

多明　谢谢。您不愿意把面纱摘掉吗？

海伦娜　哦，当然可以，您想看看——对不起，请您——

多明　您说什么？

海伦娜　能不能请您撒开手。

多明　（放开她的手）请原谅。

海伦娜　（摘下面纱）您想看看，我是不是一个奸细？你们多么小心。

多明　（热情地端详她）唔，当然，我们——是这样的。

海伦娜　您不相信我？

多明　非常相信，海伦——对不起，戈洛里奥娃小姐。真是非常荣幸——您一路顺风？

海伦娜　是的。为什么——

多明　因为——我的意思是说——您还非常年轻。

海伦娜　我们马上去工厂？

多明　是的。我猜二十二，是吗？

海伦娜　二十二什么？

多明　年龄。

海伦娜　二十一岁。您为什么要问这个？

多明　因为——由于——（热情地）您会逗留一段时间吧，不是吗？

海伦娜　那取决于您让我参观多少生产部门。

多明　让生产见鬼去吧！不过，没有问题，戈洛里奥娃小姐，

您会看到一切的。请，请坐吧。您对机器人发明的经过感兴趣吧？

海伦娜　当然感兴趣，请您讲讲吧。(坐下来。)

多明　事情是这样的。(坐到写字台上，神魂颠倒地注视着海伦娜，同时一口气地背诵起来)那是一九二〇年伟大的哲学家老罗素姆当时还是一个年轻的学者动身前往那个遥远的岛屿以便研究海生动物句号。同时他使用化学合成仿制所谓原生质的活体，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了一种物质极象活体，虽则其化学结构不同，是年为一九三二年，正是发现美洲大陆后的四百四十年，哎哟。

海伦娜　这些您都倒背如流了？

多明　是的。生理学，戈洛里奥娃小姐，不是我的本行。说下去吗？

海伦娜　好的。

多明　(郑重其事地)当时，小姐，老罗素姆在他的化学公式中写道："大自然只找到一种形成活体的方式。然而实际上却存在着另一种方式；一种更简单、更易于塑造、速度更快的方式，是大自然根本没有触及到的。这第二条道路今天却被我发现了，生命的发展将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请您想想看，小姐，这些伟大的语句是他面对着一滩粘糊糊的、连狗都不屑一顾的胶状物写下来的。您可以设想，他坐在一根试管面前，思索着整个生命之树将怎样从这根试管中生长出来，各种各样的生物将怎样源源而来，从某种软体动物直至——直至人。同我们不一样的人，由另一种材料构成的人。戈洛里奥娃小姐，这曾经

是惊心动魄的时刻。

海伦娜　接着讲吧。

多明　还讲？问题是从试管里搞出生命来，加快发展速度，造出某些器官、骨骼、神经，以及这样那样的东西，发明某些物质，例如催化剂、酶、荷尔蒙之类，总而言之，您明白吧？

海伦娜　不——不——不怎么明白。只知道很少一点点。

多明　我也一窍不通。您知道，他借助这类流体已经能够随心所欲了。比如他可以造出一个具有苏格拉底脑瓜的海蜇，或者一条五十米长的蚯蚓。但由于老罗素姆毫无幽默感，他头脑里想的却是制作一个正常的脊椎动物，或者干脆就是造人。于是就动手做起来了。

海伦娜　做什么呢？

多明　摹拟大自然。最初他试制出一条人造狗。这花了他好几年的功夫。造出来的是一条有点儿象发育不全的小牛犊儿，没几天就夭折了。到博物馆里去的时候，我指给您看看。之后，老罗素姆就开始造人了。

〔停。

海伦娜　这些都不能同别人谈吗？

多明　对世上的任何人都不能谈。

海伦娜　遗憾的是，各种读物里都已经写到了。

多明　确实遗憾。（从桌上跳下来，坐到海伦娜的身旁）可是，您知道，读物里没有写的是什么吗？（敲敲自己的前额）没有写的是老罗素姆是个疯子。真的，戈洛里奥娃小姐，不过，这件事您别对人家说。这个老怪物却当真想造出

人来。

海伦娜　可是，你们不正是在造人吗？

多明　在造接近于人的东西，海伦娜小姐。但是老罗素姆的意图却是制造名副其实的人。您知道他总想通过科学打倒上帝。他是一个可怕的唯物主义者，所以他才这样干了。他一心要证明的无非是，上帝根本没有用处。因此他想造出一个同我们一模一样的人来。您懂得一点儿解剖学吗？

海伦娜　只懂得——很少一点儿。

多明　我也是。您想想看，他连人体内的一切，甚至于各种分泌物都考虑到了。什么盲肠啦、扁桃腺啦、肚脐眼儿啦，全是些多余的东西。甚至——呃——甚至还有性腺。

海伦娜　这个——这个可是——

多明　——并非多余，我知道。但是如果都用人工制造人，那么不是——呃——不是不需要——

海伦娜　我明白了。

多明　到博物馆去的时候，我指给您看看他笨手笨脚花了十年功夫搞出了些什么名堂。据说造出来的是个男人，活了整整三天。老罗素姆缺乏点儿审美观，他做出来的东西样子十分难看，可是五脏六腑样样俱全，跟人一个样。他那份繁琐劲儿真教人吃惊。就在这时候，老罗素姆的侄儿——罗素姆工程师到这儿来了。他是一个头脑灵敏的人，戈洛里奥娃小姐。他瞧见老罗素姆这样折腾，就说道："要十年之久才造出一个人来，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如果你造人不比大自然快，那就干脆靠一边呆着去吧。"于

是他自个儿开始搞起解剖来。

海伦娜　书上写的可不是这样。

多明　（站起来）那些书都是人家花钱做的广告，纯属无稽之谈。比如说吧，书上写的是老先生发明了机器人。其实，老头儿到大学里去呆呆倒还合适，至于工厂生产，他才一窍不通哩。他一心想造出几个真正的人来，也许就是造出几个新印地安人、副教授或白痴之类吧。明白吗？只有小罗素姆才想到制造活的、有头脑的劳动机器。书上说什么两位伟大的罗素姆携手合作，这也是胡诌。他们两个经常吵得脸红脖子粗。老的是个无神论者，丝毫不懂工业。后来小的干脆把他禁闭在实验室里，让他独自在那里搞他的伟大的流产去，自己则按工程师的要求进行生产。老罗素姆狠狠地把侄子咒骂了一通。他在去世之前又胡乱搞出了两个丑八怪。末了，人们发现他死在实验室里了。这就是全部经过。

海伦娜　小罗素姆后来怎么样了呢？

多明　小罗素姆，小姐，代表着一个崭新的时代——顺应知识时代的生产时代。他仔细研究人体解剖，很快就发现，人体太复杂了，巧匠可以把它简化。于是他开始反复实验和研究，看哪些东西可以删除，哪些可以简化——总而言之，戈洛里奥娃小姐，您不觉得厌烦吗？

海伦娜　不，恰恰相反，这太有趣了。

多明　年轻的罗素姆心里寻思：人是这么一种东西，它，比如说，感到高兴，它拉小提琴，喜欢散步，需要做一大堆的事情，而这些——这些却完全是多余的。

海伦娜　哦！

多明　您且听我说下去。如果它该做的事，比如说，只是织布或计算，那么这些都是多余的。一部石油发动机就不需要流苏和装饰品，戈洛里奥娃小姐。而生产人造工人就象生产石油发动机一样，越简单越好，产品则应名副其实是第一流的。您认为什么样的工人真正是第一流的呢？

海伦娜　第一流的？也许是那种——那种——正直而忠诚的。

多明　不，第一流的工人是那种最便宜的，要求最低的。小罗素姆找到了一种要求最低的工人。他必须把这些工人加以简化。于是他把一切对劳动没有直接用处的东西统统摈弃了。这样做，他实际上不再造人而造出了机器人。亲爱的戈洛里奥娃小姐，机器人不是人。比起我们人来，它们的机械更为完善，它们有非凡的智力，但是它们却没有灵魂。哦，戈洛里奥娃小姐，从技术上说，工程师的产品比大自然的产品更为精美。

海伦娜　据说人是上帝的产品。

多明　那就更糟了。上帝压根儿就不懂得现代技术。您相信吗，已故的小罗素姆还扮演过上帝的角色呢？

海伦娜　怎么扮演的，请问？

多明　他生产起机器超人来。一种劳动巨人。他试制了一批四米高的庞然大物，可是您不会相信，这些猛犸却折断了。

海伦娜　折断了？

多明　是的。它们的腿或什么的无缘无故就折断了。对这些

巨人来说，我们这个星球显然还太小了点儿。现在我们只生产身材正常、外表漂亮的机器人。

海伦娜　在我们那儿，我见到过第一批机器人。村子里买来……我是说村子里雇来干活——

多明　是买的，亲爱的小姐。机器人是出售的。

海伦娜　——村子里弄来当清道夫，我看见他们扫地来着。怪里怪气的，一声也不吭。

多明　您刚才看见我的打字员了吧？

海伦娜　没有注意。

多明　（按铃）要知道，罗素姆万能机器人股份工厂目前并不生产规格统一的商品。我们的机器人有的比较精致，有的比较粗笨。质量好一些的机器人能活二十年。

海伦娜　之后就死啦？

多明　是的，就报废了。

〔苏拉上。

多明　苏拉，让戈洛里奥娃小姐瞧瞧。

海伦娜　（站起来，把手伸给她）见到您，我很高兴。您这样与世隔绝地生活，大概使您非常不愉快，是吗？

苏拉　我不知道。戈洛里奥娃小姐。请坐吧，请。

海伦娜　（坐下）您从哪儿来的，小姐？

苏拉　从这儿，从工厂。

海伦娜　哦，您是在这里生的？

苏拉　是的，我是这儿制造的。

海伦娜　（跳起来）什么？

多明　（笑）苏拉不是人，小姐，苏拉是机器人。

海伦娜　请原谅——

多明　（手搭在苏拉肩上）苏拉不会生气的。您瞧，戈洛里奥娃小姐，我们造出了什么样的皮肤。您摸摸她的脸蛋看。

海伦娜　哦，不，不！

多明　您简直看不出，这是用跟我们不一样的材料造的。您请看，她还有金发女郎典型的汗毛呢。只是一双眼睛稍稍小了一点——不过，瞧这一脑袋头发！转过身去，苏拉！

海伦娜　您别再说了！

多明　同客人聊聊吧，苏拉！这是一位贵客。

苏拉　是。小姐您请坐。（两人都坐下）您一路顺风？

海伦娜　是的。当——当然。

苏拉　您这次返航别乘"阿梅利亚"号了，戈洛里奥娃小姐。气压急剧下降到705了。您等着乘"宾夕法尼亚"号回去吧，这是一艘质量非常好，非常坚固的轮船。

多明　数字呢？

苏拉　每小时二十二海哩。一万二千吨。

多明　（笑笑）行了，苏拉，行了。您给我们表演一下您那流利的法语吧。

海伦娜　您会说法语？

苏拉　我会四种语言。写起来是：Dear Sir!① Monsieur!② Geehrter Herr!③ Ctěný pane!④

① 英文：亲爱的先生！

② 法文：先生！

③ 德文：尊敬的先生！

④ 捷文：尊敬的先生！

海伦娜　（跳起身来）您胡说！您撒谎！苏拉不是机器人，苏拉是象我一样的姑娘！苏拉，这太可耻啦——您干吗玩这样的花招？

苏拉　我是机器人。

海伦娜　不，不是，您在撒谎！啊，苏拉，请您原谅，我知道——是他们逼您做活广告！苏拉，您是象我一样的姑娘，难道不是吗？您说说看！

多明　很遗憾，戈洛里奥娃小姐，苏拉是机器人。

海伦娜　您撒谎！

多明　（挺直身子）我撒谎？——（按铃）对不起，小姐，我只得证明给您看了。

〔马留斯上。

多明　马留斯，请把苏拉带到解剖室去，让他们把她剖开。快去！

海伦娜　上哪儿去？

多明　到解剖室。等她被切开之后，您再去看看她。

海伦娜　我不去。

多明　对不起，您不是说我撒谎吗。

海伦娜　您想杀了她？

多明　机器是谈不上杀不杀的。

海伦娜　（拥抱苏拉）别害怕，苏拉，我保护您！告诉我，亲爱的，他们对您都这样狠心吗？您不能任凭他们这样干，听见了吗？不能任凭他们，苏拉！

苏拉　我是机器人。

海伦娜　这无关紧要。机器人同我们一样都是好人。苏拉，

您就能让他们把您剖了？

苏拉　是的。

海伦娜　唉，您难道不怕死吗？

苏拉　我不懂这个，戈洛里奥娃小姐。

海伦娜　您知道以后怎么样吗？

苏拉　我知道，我就停止活动了。

海伦娜　这太可怕了！

多明　马留斯，告诉小姐，您是什么。

马留斯　机器人马留斯。

多明　您送苏拉进解剖室吗？

马留斯　是的。

多明　您为她惋惜吗？

马留斯　我不懂这个。

多明　她将会怎么样呢？

马留斯　她会停止活动。人家会把她送进捣碎机。

多明　这就是死亡，马留斯。您怕死吗？

马留斯　不怕。

多明　戈洛里奥娃小姐，您瞧见了吧，机器人并不贪生怕死。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什么可贪恋的，他们无所享乐，比草芥还不如。

海伦娜　唉，别再说了！让他们走吧！

多明　马留斯、苏拉，你们可以走了。

〔苏拉、马留斯下。

海伦娜　太一太可怕了！你们做的事情太不象话了！

多明　为什么不象话呢？

海伦娜　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给她取名叫苏拉？

多明　这名字不好听吗？

海伦娜　这是男人的名字。苏拉是罗马的一位军事领袖。

多明　哦，我们曾以为马留斯和苏拉是一对恋人。

海伦娜　不，马留斯和苏拉都是军事领袖，而且彼此势不两立，打了——打了——多少年，我现在记不清了。

多明　您到窗口这边来，您看看那是什么？

海伦娜　泥瓦工。

多明　都是机器人。我们这里的工人都是机器人。您再朝下看，您看那是什么？

海伦娜　象是一间办公室。

多明　财务科。那里面——

海伦娜　——坐满了职员。

多明　也都是机器人。我们这里全体职员都是机器人。等您参观了工厂——

〔工厂里哨声和汽笛声齐鸣。

多明　中午时刻了。机器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休息。下午两点钟，我领您去看看面槽。

海伦娜　什么面槽？

多明　（干巴巴地）就是搅拌机。每部搅拌机搅拌一千个机器人的原料。然后去看装肝脏、脑子和其他等等的大桶。您还会看到骨骼厂。之后我再带您去参观织造厂。

海伦娜　什么织造厂？

多明　神经织造厂。血管织造厂。一下子就能织出一千米长

消化管的织造厂。再下去就是将这些部件装配到一起的装配厂，您知道，就象装配汽车一样。每个工人只负责装一个部件，由传送带自动传到第二个、第三个工人，一直这样传下去。这个场面最好看了。然后就是烘干室和仓库。在仓库里，新出来的产品就开始干活了。

海伦娜　我的天哪！他们马上就得干活？

多明　请原谅。他们干活就跟一件新家具一样。机器人得有一个适应过程，好让身体里的部件长长结实或者什么的。不少机器人还会有新的长进呢。要知道，我们必须给他们稍稍留有自然发展的余地。同时，产品也得修饰。

海伦娜　这是啥玩艺儿？

多明　就跟人受"教育"一样，他们学说话，学写字和计算。这就是说，他们有惊人的记忆力。假如您给他们念一遍二十卷的百科全书，他们就会一五一十地从头到尾给您背出来。可是，他们从不创新。到大学里去教教书，倒是蛮不错的。最后，他们就分门别类发到各处去了。日产一万五千个，不包括经常扔进捣碎机里去的废品率……等等，等等。

海伦娜　您生我的气了吗？

多明　哪儿的话！不过，我想，我们……我们不妨转个话题。在这块地方，在成千上万的机器人中间，我们只有寥寥几名，而且没一个是女的。我们一天到晚谈生产，天天谈生产——活象是遭了天罚的人啦，戈洛里奥娃小姐。

海伦娜　很抱歉，刚才我说了，呃——呃——说您撒谎——

〔敲门声。

多明　请进，小伙子们。

〔法布里工程师、加尔博士、哈莱米尔博士、阿尔奎斯特建筑师自左上。

加尔博士　对不起，打搅你们了吧？

多明　请过来。戈洛里奥娃小姐，这几位是：阿尔奎斯特、法布里、加尔、哈莱米尔。这是戈洛里总统的女儿。

海伦娜　（困窘）你们好。

法布里　我们真没想到——

加尔博士　不胜荣幸之至——

阿尔奎斯特　欢迎您，戈洛里奥娃小姐。

〔布斯曼从右边闯入。

布斯曼　喂，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多明　过来，布斯曼。这是我们的布斯曼，小姐。这是戈洛里总统的女儿。

海伦娜　见到您我很高兴。

布斯曼　哎呀，真是不胜荣幸之至。戈洛里奥娃小姐，对于您的光临，我们可以发个电报给新闻界吗？

海伦娜　不，不，请不要这样做！

多明　请吧，小姐，您请坐下。

法布里　}　　　　　　　　　请——
布斯曼　}（都给小姐搬椅子）您请——
加尔博士}　　　　　　　　　对不起——

阿尔奎斯特　戈洛里奥娃小姐，一路上怎么样？

加尔博士　您在我们这里要住些日子吧？

法布里　戈洛里奥娃小姐，您看工厂怎么样？

哈莱米尔　您是乘“阿梅利亚”号来的吗？

多明　静一下，请戈洛里奥娃小姐给咱们谈谈。

海伦娜　（走到多明面前）我应该同他们谈些什么呢？

多明　（惊异地）随便您呀。

海伦娜　我可以……我可以毫无保留地谈吗？

多明　那当然罗。

海伦娜　（犹豫，然后下定决心）请问，他们这样对待你们，你们不觉得难受吗？

法布里　请问，您指的是谁？

海伦娜　所有的人。

〔大家困惑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阿尔奎斯特　对待我们？

加尔博士　为什么您这样认为呢？

哈莱米尔　这真是一百个晴天霹雳！

布斯曼　上帝保佑，戈洛里奥娃小姐！

海伦娜　难道你们不觉得，你们可以更好地生活吗？

加尔博士　会有这个问题的，小姐。您有何高见呢？

海伦娜　我想，呃——（突然激动地）这不象话！简直太可怕了！（起立）现在全欧洲都在谈论你们在这里的遭遇！因此我到这儿来，想亲眼看看，谁知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坏一千倍！你们怎么能容忍呢？

阿尔奎斯特　容忍什么？

海伦娜　自己的处境。天哪，你们毕竟是人呀，是象我们、象整个欧洲、整个世界一样的人呀！你们就这个样子地生活吗？真是丢脸，太不体面了。

布斯曼　天哪，小姐！

法布里　不，小伙子们，她讲得有点儿道理。我们这儿的生活，确实有些象印地安人。

海伦娜　比印地安人还要糟糕！我可以，呃，称你们为兄弟吗？

布斯曼　老天爷，为什么不可以呢？

海伦娜　兄弟们，我并非作为总统的女儿到你们这里来的。我来是代表“人道同盟”。兄弟们，“人道同盟”有二十多万会员。二十多万人作你们的后盾，愿意帮助你们。

布斯曼　二十多万人，天啊，真是可观，简直教人飘飘然啦。

法布里　我不是常对你们说吗，再没有比老欧洲更好的了。你们瞧，它没有忘记我们，愿意帮助我们。

加尔博士　什么样的帮助呢？戏剧团？

哈莱米尔　交响乐团？

海伦娜　远胜于此。

阿尔奎斯特　派您本人来？

海伦娜　嗨，我算得了什么！不过，如果需要，我就留下来。

布斯曼　啊，老天爷，这太好了！

阿尔奎斯特　多明，我去给小姐准备最好的房间。

多明　请稍稍等一等。我恐怕——戈洛里奥娃小姐的话还没讲完哩。

海伦娜　是的，还没讲完。除非您用强硬手段封住我的嘴。

加尔博士　哈莱，您敢！

海伦娜　谢谢你们。我知道你们会保护我的。

多明　对不起，戈洛里奥娃小姐，您一定以为您在同机器人谈

话吧？

海伦娜　（吃惊）还能跟谁呢？

多明　抱歉得很，这几位先生是人，正如您和整个欧洲人一样。

海伦娜　（对其他人）你们不是机器人？

布斯曼　（哈哈大笑）上帝保佑！

哈莱米尔　呸，机器人！

加尔博士　（微笑）谢天谢地！

海伦娜　然而……这不可能吧！

法布里　我以名誉担保，小姐，我们不是机器人。

海伦娜　（对多明）那您刚才为什么对我说，全体职员都是机器人呢？

多明　是的，全体职员都是。但领导成员不是。戈洛里奥娃小姐，请允许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法布里工程师，罗素姆万能机器人制造厂的总技师。这是加尔博士，生理学和研究室主任。这是哈莱米尔博士，机器人心理与教育研究室主任。这位是康苏尔·布斯曼，业务主任。这位是阿尔奎斯特建筑师，罗素姆万能机器人制造厂基建总管。

海伦娜　请原谅，诸位先生，我……我……唉，太一太可怕了，我怎么干出这样的事儿来？

阿尔奎斯特　上帝保佑，戈洛里奥娃小姐，请您坐下吧。

海伦娜　（坐下）我是个傻丫头。现在——你们打发我乘头班轮船回去吧。

加尔博士　绝对不会的，小姐，我们干嘛要打发您走呢？

海伦娜　因为你们已经知道——因为——因为我企图煽动机器人起来造你们的反。

多明　亲爱的戈洛里奥娃小姐，这儿曾经来过无数救世主和预言家。每一艘轮船都载来几个。什么传教士呀、无政府主义者呀、救世军呀等等，五花八门，无所不有。您会感到吃惊的，世上竟有这么多教会和疯子。

海伦娜　那你们让他们同机器人谈话？

多明　为什么不让呢？到目前为止，什么人都可以找机器人谈话。机器人样样事情都记住了，但也仅此而已。人们说的那些话机器人连嘲笑都不会。真的，简直教人难以相信。假如您有兴趣，亲爱的小姐，我带您到机器人仓库去转转。那里大约有三十万机器人。

布斯曼　三十四万七千个。

多明　是的。您可以同他们随便聊聊。您可以给他们念圣经、念对数或者您喜欢的随便什么。您甚至还可以给他们说教，讲人权问题。

海伦娜　哦，我想，呃……如果对他们稍稍讲点仁慈——

法布里　这不可能。戈洛里奥娃小姐。人压根儿就不了解机器人。

海伦娜　那你们为什么要制造机器人呢？

布斯曼　哈哈，问得好！为什么要制造机器人！

法布里　为了劳动，小姐。一个机器人能顶两个半工人。人这个机器，戈洛里奥娃小姐，是非常不完善的，最终必将被淘汰。

布斯曼　而且很昂贵。

法布里　效率又很低，已不能满足现代技术的要求。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巨大的进步在于……对不起。

海伦娜　在于什么？

法布里　请您原谅我冒昧。巨大的进步在于用机器来生育。这个样子的生育比较舒服、比较快速。小姐，提高速度就是进步。说起大自然来，它就没有现代化劳动速度这一概念。从技术上说，童年这一阶段根本就没有意义。纯粹是浪费时间，无法容忍的浪费时间，戈洛里奥娃小姐。第三点是——

海伦娜　哦，别再说下去了！

法布里　好吧。不过，请问一句，你们那个同盟——同盟，什么"人道同盟"到底是干什么的？

海伦娜　"人道同盟"特别要——特别要捍卫机器人的利益，并且——呃——保证他们受到良好的对待。

法布里　这目标不坏呀，机器嘛，就应该好好保养。凭良心说，我对此表示赞赏。我就不喜欢损坏东西。戈洛里奥娃小姐，请把我们大家的名字统统写上吧，我们作您那个同盟的赞助人，作它的正式的、基本会员！

海伦娜　不，您不明白我的意思。我们想——我们——主要是想解放机器人！

哈莱米尔　怎样解放，请问？

海伦娜　应该同他们协商……协商……就象同人一样。

哈莱米尔　原来是这样。也许他们还应该进行表决吧？最后，他们也应该得到工资？

海伦娜　那当然罗，他们应该有工资！

哈莱米尔　好家伙。那他们又怎么来处理这份工资呢，请问？

海伦娜　他们可以给自己买……需要的东西……或者向往的东西。

哈莱米尔　这太妙了，小姐。问题是机器人一无所求。哎呀，他们给自己买什么好呢？您喂他们菠萝也好，稻草也好，随您高兴，对他们来说反正都一样，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味觉。他们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戈洛里奥娃小姐。天晓得，谁曾见过机器人笑一笑呢。

海伦娜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不把他们造得更幸福一些？

哈莱米尔　这不行，戈洛里奥娃小姐，他们只是机器人，没有自己的意志，没有欲望，没有阅历，没有灵魂。

海伦娜　没有爱情和反抗精神？

哈莱米尔　那当然罗。机器人无所眷恋，连自己都不爱。至于说反抗？我不知道，只是间或，有时——

海伦娜　有时怎么？

哈莱米尔　实际上没有什么。有时候他们失去了常态，象得了癫痫病似的，您知道吗？我们管它叫机器人的痉挛症。突然间某个机器人把手里的东西扔掉，站在那儿，咬牙切齿——这样一来，他就必须进捣碎机了。很明显，这是机体里发生了故障。

多明　是生产上的弊病。

海伦娜　不！不！这就是灵魂。

法布里　您认为咬牙切齿就是有灵魂的表示吗？

多明　这种弊病会消除的，戈洛里奥娃小姐，加尔博士正在进

行某种试验——

加尔博士　与此无关，多明。我现在试验的是疼痛神经。

海伦娜　疼痛神经？

加尔博士　是的。机器人几乎感觉不到肉体上的疼痛。您知道，已故世的小罗素姆对神经系统砍掉得太多了。事实证明这样做没有好处。我们得安装疼痛感。

海伦娜　为什么——你们不会给他们灵魂，却要给他们痛苦呢？

加尔博士　出于工业上的理由，戈洛里奥娃小姐。机器人有时自己伤害自己，因为他感觉不到疼痛；他把手伸进机器里去，切断手指，打破脑壳，他都无所谓。因此我们必须给他以疼痛感；这就是在撞伤之前的一种自控式保护。

海伦娜　他们有了疼痛感之后，是否就感到幸福一些呢？

加尔博士　正相反。但是从技术上说，就更为完善了。

海伦娜　你们为什么不给他们造灵魂呢？

加尔博士　这不在我们的权限之内。

法布里　这不是我们的利益所在。

布斯曼　这会提高生产费用。要知道，美丽的小姐，我们的产品多么便宜啊！连服装在内才一百二十块美金一个，十五年前却价值一万美元！五年以前我们得为机器人购买衣服，如今我们有自己的纺织厂，而且我们卖出去的衣料比别的工厂要便宜五倍。请问，戈洛里奥娃小姐，您这衣料多少钱一米？

海伦娜　我不知道——实在——记不得了。

布斯曼　我的上帝呀，您还成立什么“人道同盟”呢！现在便宜

三分之二了，小姐，所有的价格今天都降低了三分之二，而且还会低的，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直至——就是这样。唔？

海伦娜　我不明白。

布斯曼　哎呀，小姐，这意思就是说，价格里的劳动费用下降了。要知道，一个机器人连饲料在内，一小时的费用只消一分钱的四分之三！您一定觉得滑稽可笑吧，小姐，所有的工厂现在要么就是跟橡果壳裂了似地噼噼啪啪关门大吉，要么就是马上购买机器人，以便降低生产成本。

海伦娜　是的，并且把工人赶到大街上。

布斯曼　嗯，那当然罗！可是我们，仁慈的上帝，我们一下子就将五十万机器人撒到阿根廷的潘帕斯大草原，让他们在那里种小麦。劳驾，请问你们那里一磅面包卖多少钱？

海伦娜　我没有概念。

布斯曼　您瞧，在您那个美好的欧洲，现在一磅面包卖两美分；然而，这是我们的功劳，您明白吗？两分钱一磅面包，而“人道同盟”对此却无动于衷！哈哈，戈洛里奥娃小姐，您不知道什么是过于昂贵的面包。对文化和诸如此类的玩艺儿来说，面包过于昂贵了。可是再过五年，喏，咱们打赌吧！

海伦娜　什么？

布斯曼　再过五年，所有的物品的价格将等于零。诸位，再过五年，我们将被小麦所淹没，将被一切可能有的东西所淹没。

阿尔奎斯特　是的，于是全世界的工人都将失业。

多明　（起立）是的，将是这样，阿尔奎斯特。将是这样，戈洛里奥娃小姐。然而，用不了十年功夫，罗素姆万能机器人就会生产出那么多的小麦，那么多的布匹，那么多的一切东西，我们将会说：一切物品都没有价格了。人人可以各取所需了。贫穷消失了。是的，工人将失业。但是往后根本就不用工作了。一切都将由活的机器去做。而人呢，只做他喜欢做的事情。人活着只是为了使自己更为完美。

海伦娜　（站起来）会是这样吗？

多明　会的。不可能是另外的样子。不过在这种情景到来之前，或许会发生可怕的事情，戈洛里奥娃小姐。简直无法阻挡的可怕的事情。可是以后就不再有人侍候人、人被物质所奴役这样的事情了。谁也不会再用生命和仇恨去换取面包。你不再是工人，你不再是打字员，你不用再挖煤，你用不着守在别人的机器旁边。你再也不必在你所诅咒的劳动中耗尽你的心灵了！

阿尔奎斯特　多明啊，多明！您说的这些看起来太象天堂了。可是多明，劳苦中存在着某种善良的东西，屈辱中包含着伟大的东西。唉，哈莱，在劳动和疲劳中有着我说不出来的某种美德。

多明　也许是的。可是在改造这个从亚当手里接过来的世界时，我们失去了多少东西啊，这是无法估计的。亚当啊，亚当！你不用再吃那掺和着脸上汗珠的面包了；你将不再知道什么是饥饿和干渴、什么是疲劳和屈辱了；你将回到由上帝的手供养你的天堂里去了。你将是一个自由

的人，有主权的人；除了提高你自己之外，你将不再有任何别的任务、别的劳动、别的忧虑了。你将是万物的主人。

布斯曼　阿门！

法布里　会是这样的。

海伦娜　你们简直把我弄糊涂了。我是一个傻头傻脑的姑娘。我愿意——我愿意相信这个。

加尔博士　您比我们年轻，戈洛里奥娃小姐。您会看到这一切的。

哈莱米尔　正是这样。我想，戈洛里奥娃小姐可以同我们一同进餐吧。

加尔博士　那还用说！多明，请您代我们全体邀请她。

多明　戈洛里奥娃小姐，请赏光吧。

海伦娜　哦，这未免有点儿——我怎么能够呢？

法布里　为了“人道同盟”，小姐。

布斯曼　向它表示敬意。

海伦娜　啊，在这种情况下——也许——

法布里　好极了！戈洛里奥娃小姐，请稍等五分钟。

加尔博士　对不起了。

布斯曼　老天爷，我必须发电报——

哈莱米尔　天啊，我竟忘了——

〔除多明外，其他人均蜂拥而下。

海伦娜　他们为什么都走了？

多明　烧饭去了，戈洛里奥娃小姐。

海伦娜　烧什么饭？

多明　早饭，戈洛里奥娃小姐。通常都是机器人给我们做饭，但是——由于他们一点儿味觉都没有，简直就不行——哈莱米尔煎牛肉做得蛮出色，加尔会调味，布斯曼则是摊鸡蛋的能手——

海伦娜　我的上帝，真是大请客啦！那位——建筑师他会什么——

多明　阿尔奎斯特吗？他什么也不会，只会收拾收拾桌子，而——法布里会弄一些水果来的。这是家常便饭，戈洛里奥娃小姐。

海伦娜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多明　我也想问您一个问题。（将手表放在桌上）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海伦娜　您要问什么？

多明　对不起，是您先提出的。

海伦娜　也许我这个问题很无知，不过——为什么你们要生产女机器人呢，既然——既然——

多明　既然他们，呃，既然性别对他们来说并无意义？

海伦娜　是的。

多明　这是出于某种需求，您知道。女仆、女售货员、女打字员——人们对这已经习惯了。

海伦娜　那么——请您说说，男机器人——和女机器人——相互之间——就完全——

多明　完全冷漠，亲爱的小姐。连一点儿倾慕的迹象都看不到。

海伦娜　哦，这太一太可怕了！

多明　为什么？

海伦娜　这，这太违反自然了！您都不晓得对这是不是应该厌恶，或者——羡慕——或者也许——

多明　——感到一种遗憾。

海伦娜　正是这样！不，别再说下去了！您想问的是什么呢？

多明　我想问，戈洛里奥娃小姐，您是不是愿意接受我？

海伦娜　接受什么？

多明　作您的丈夫。

海伦娜　不！您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多明　（看看手表）还有三分钟。您假如不愿嫁给我，您得嫁给其他五个人里的一个。

海伦娜　上帝保佑！为什么我得这样呢？

多明　因为他们全都会挨个儿向您求婚。

海伦娜　他们怎敢这样鲁莽？

多明　我深表遗憾。戈洛里奥娃小姐，我觉得他们都爱上您了。

海伦娜　请您转告他们，千万别这样！我——我马上就离开这里。

多明　海伦娜，您大概不会做出使他们如此伤心的事情来吧，您果真要拒绝他们？

海伦娜　反正——反正我不可能嫁给六个人呀！

多明　那倒不用，可是至少嫁给其中的一个。您如果不愿意嫁给我，那就嫁给法布里吧。

海伦娜　我不愿意。

多明　嫁给加尔博士。

海伦娜　不，不，别说了！我谁也不嫁！

多明　还有两分钟。

海伦娜　这太一太可怕了！您娶一个女机器人吧。

多明　她不是女人。

海伦娜　唉，难道您还缺女人！我想——每一个上这儿来的女人，您都会向她求婚的。

多明　这里曾经来过一些女人，海伦娜。

海伦娜　年轻的？

多明　年轻的。

海伦娜　那您为什么不娶一个呢？

多明　因为她们都不曾使我神魂颠倒。只有在今天，当您摘下面纱的时候。

海伦娜　——我知道了。

多明　还有一分钟。

海伦娜　可是我不愿意哩，我的天哪！

多明　（双手搭在她的肩上）还有一分钟。要么您当面对我说一句非常难听的话，我就放开您。要么——要么——

海伦娜　您真是个野蛮人！

多明　这有什么。男人就应该带点儿野性。在这种场合正合适。

海伦娜　您疯了！

多明　人就应该有点儿疯劲，海伦娜。这是最可贵的。

海伦娜　您——您——唉，我的天哪！

多明　好，答应了？

海伦娜　不，不！请您放开我！瞧您，我的骨头都快断了！

多明　您的最后决定，海伦娜。

海伦娜　（抵抗）绝对不——可是您呀，哈莱！

〔敲门声。

多明　（放开她）请进！

〔布斯曼、加尔博士和哈莱米尔身系厨师的围裙，法布里手里捧着一束花，阿尔奎斯特腋下夹着一块餐巾，上。

多明　菜全都做成了？

布斯曼　（庄严地）是的。

多明　我们也成了。

——幕　落

第　一　幕

〔海伦娜的客厅。左边一扇裱糊的门通向音乐室，右边通向海伦娜的卧室。正面的窗户对着大海和码头。梳妆镜上挂着一些零碎小物品。一张桌子、一个长沙发、几把椅子、一把安乐椅，写字台上放着一盏台灯，右边壁炉上也同样有一盏台灯。整个客厅里的陈设都具有时髦的、纯属女性的特色。

〔多明、法布里、哈莱米尔抱着满怀的花束和花盆，蹑手蹑脚地从左边上。

法布里　这些花往哪儿放呢？

哈莱米尔　嘿！（放下手里的重负，朝右边的门划了个很大的十字）人一睡着了，至少是眼不见，心不烦。

多明　她一点儿也不知道。

法布里　（把花插入花瓶）至少今天不要出事才好——

哈莱米尔　（理理花枝）活见鬼，您就别提它啦！您瞧，哈莱，这是一枝美丽的仙客来，对不对？这是新品种，我最近才培育出来的——海伦娜仙客来。

多明　（凭窗眺望）一条船都没有，一条都没有——小伙子们，毫无希望了。

哈莱米尔　轻点！别让她听见了！

多明　她根本猜想不到。（患寒热病似地打呵欠）“乌尔底姆斯”号却及时开到了。

法布里　（把花放下）那您认为，今天已经——？

多明　不知道。——这些花多美啊！

哈莱米尔　（走近他）这是新品种的报春花，知道吗？而这枝是我新培植的素馨花。好家伙，我都站在鲜花天堂的门槛边上啦。我发现了一种神奇的人工促育法，伙计！美妙无比的花色品种！明年我准会在种花方面创造出奇迹来！

多明　（转过身来）什么，明年？

法布里　至少也该知道在哈维尔到底发生了什么——

多明　轻点！

海伦娜的声音　（从右边传来）娜娜！

多明　咱们赶快走开！（一个个蹑着脚尖从裱糊的门里走出去。）

〔娜娜从左边正门上。

娜娜　（收拾房间）这一帮子坏蛋！异教徒！上帝饶恕，我真想——

海伦娜　（背着身子站在门边）娜娜，你来给我扣一扣！

娜娜　好，就来，就来。（替海伦娜把衣服扣上）老天爷在上，都是些畜生！

海伦娜　机器人吗？

娜娜　呸，我都不愿意提他们的名字。

海伦娜　发生了什么事呢？

娜娜　我们这儿又抓住了一个。砸圣像，撕圣画，咬牙切齿，口吐白沫——完全象个疯子，真恶心。总之，禽兽不如。

海伦娜　抓住了哪一个？

娜娜　那个，那个，——连教名都没有的，就是图书馆里的那个。

海伦娜　拉迪乌斯？

娜娜　就是他。我的圣父圣母呀，我真讨厌他！连蜘蛛也不象这帮异教徒似的教人厌恶！

海伦娜　娜娜，你对他们一点儿同情心都没有！

娜娜　你不是也讨厌他们吗？您为什么把我叫到这里来呢？您为什么不让他们碰一碰您呢？

海伦娜　我真的不讨厌他们，娜娜。我非常同情他们。

娜娜　您讨厌他们的。谁都一定会讨厌他们的。连那只狗都讨厌他们，它嗅出他们不是人，给它肉也不吃，夹着尾巴直汪汪。呸。

海伦娜　狗没有理性。

娜娜　但比他们好多了，海伦娜。狗知道得很清楚，自己是上帝造的，比他们强。就连马碰到了异教徒也会受惊。您瞧，他们连个后代都没有，而狗却有后代，万物都有后代——

海伦娜　劳驾，娜娜，替我扣一下！

娜娜　好，这就来。我说，用机器造些个假面人，这是对抗上帝，是魔鬼出的点子。是亵渎神明，（举起一只手）是对造物主的侮辱。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海伦娜。而你们却玷污了上帝的形象。为这个会受到从天而降的

可怕的惩罚，您记住吧，要受可怕的惩罚！

海伦娜　什么东西这么香？

娜娜　花，老爷放在这儿的。

海伦娜　真的？多美啊！娜娜，哦，今天是什么日子？

娜娜　不知道。应该是世界的末日。

〔敲门声。

海伦娜　是哈莱吗？

〔多明上。

海伦娜　哈莱，今天是什么日子？

多明　你猜猜！

海伦娜　我的命名日？不！我的生日？

多明　比这更好的。

海伦娜　那我就不知道了——你快说吧！

多明　今天是你来到这里十周年的日子。

海伦娜　已经十年啦？就是今天！——娜娜请你——

娜娜　我这就走！（从右边下。）

海伦娜　（吻多明）你却记住了这日子！

多明　我感到惭愧，海伦娜。我没记住。

海伦娜　可是——

多明　是他们记住了。

海伦娜　谁？

多明　布斯曼、哈莱米尔，所有的人。你来掏一掏我的兜吧，不愿意？

海伦娜　（掏他的衣袋）这是什么？（取出一个小盒子，把它打开）珍珠！一串项链！哈莱，这是给我的？

多明　布斯曼给你的，姑娘。

海伦娜　可是——这我们不能接受呀，你说是吗？

多明　我们可以接受。你再掏另一个兜吧。

海伦娜　让我看看！（从他的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这是什么？

多明　对不起，（拿过手枪藏起来）不是这个东西。你再掏吧。

海伦娜　哦，哈莱——你干嘛把手枪带在身上呢？

多明　没什么，顺手就放在口袋里了。

海伦娜　你可从来没带过枪！

多明　没带过，你说得对。好啦，来掏这个衣袋吧。

海伦娜　（掏）小盒子！（打开它）宝石！这显然是——哈莱，这是希腊宝石！

多明　想必是，至少法布里是这样认为的。

海伦娜　法布里？这是法布里给我的？

多明　当然。（打开左边的门）咱们来瞧瞧！海伦娜，你过来瞧瞧！

海伦娜　（站在门口）上帝，多么美啊！（走进去）我简直要乐疯了！这是你送的？

多明　（站在门口）不，这是阿尔奎斯特送的。那边的——

海伦娜　是加尔送的！（回到门口）啊，哈莱，我是这样幸福，我都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了。

多明　到这里来。这东西是哈莱米尔给你的。

海伦娜　这些美丽的鲜花？

多明　这一盆。这是新品种，叫海伦娜仙客来，是他为了向你表示敬意而栽培的。它象你一样美丽。

海伦娜　哈莱，为什么——为什么大伙儿——

多明　他们都非常喜欢你。而我给你的，呃。我怕我的礼物有点儿——你从窗子这儿望出去。

海伦娜　朝哪儿看？

多明　朝码头。

海伦娜　那边停了……那么一艘……新的轮船。

多明　这就是你的船。

海伦娜　我的？哈莱，这是一艘炮艇！

多明　炮艇？你真想得出来！它只不过是一条稍许大一点儿的、坚固一点儿的轮船罢了，懂吗？

海伦娜　是的，可是有大炮！

多明　当然，有那么几门——你将象一位皇后似的巡游，海伦娜。

海伦娜　这是什么意思？发生了什么事吗？

多明　上帝保佑，没什么！来，来试一试这串珍珠！（坐下来。）

海伦娜　哈莱，是来了什么不好的消息吗？

多明　正相反。信件已经有一个礼拜没来了。

海伦娜　连急电都没有？

多明　连急电也没有。

海伦娜　这是什么意思呢？

多明　没什么。对我们说来倒是放假了，好日子。人人闲坐在办公室里，脚往桌子上一搁，打瞌睡去吧。——一封信都没有，一个电报也没有——（伸懒腰）好一好日子。

海伦娜　（坐到他身边）今天你就陪着我吧，行吗？你说呀！

多明　那当然啦。也许能行。回头再说吧。（拉着她的手）今

天是十周年了，你还记得吗？——戈洛里奥娃小姐，您的光临使我们感到不胜荣幸！

海伦娜　啊，总经理先生，您的工厂非常吸引人！

多明　对不起，戈洛里奥娃小姐，这是严格禁止的——人工造人是生产秘密——

海伦娜　然而当一位年轻的，又有点儿漂亮的姑娘请求——

多明　那是一定的，戈洛里奥娃小姐，在您的面前，我们不保密。

海伦娜　（突然严肃起来）真的不保密吗，哈莱？

多明　不。

海伦娜　（恢复到以前的声调）但我得提醒您，先生，这位年轻姑娘的心里，怀着可怕的念头。

多明　我的上帝，戈洛里奥娃小姐，是什么念头呢！总不会是改嫁吧？

海伦娜　不，不会的，上帝保佑！连做梦也没想到这个！要知道，她原本是带着计划来的，那就是策动你们那些难看的机器人起来造反！

多明　（惊跳起来）机器人造反！

海伦娜　（站起来）哈莱，你怎么啦？

多明　哈哈，戈洛里奥娃小姐，祝您成功！机器人造反！与其策动我们的机器人，您还不如去策动纺锤或铁钉子造反呢！（坐下）你知道吗，海伦娜，当年你是一个迷人的姑娘，你使得我们大伙儿都发了疯。

海伦娜　（坐到他身旁）啊，当时你们给我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啊！我就象一个迷了路的小姑娘，徘徊在——在——

多明　在哪里，海伦娜？

海伦娜　在其大无比的树丛中。你们是如此的自信，如此的强大有力！然而，你知道吗，哈莱，在这十年里，我一直没法儿排除那种——那种忧虑感或者什么的。而你们却从不怀疑——哪怕一切都落空了，也从不怀疑。

多明　什么落空了？

海伦娜　你们的计划，哈莱。比如说，工人们起来反对机器人，把他们砸碎，别人又给机器人以武器，让他们去反对这些起义者，机器人大肆屠杀——然后政府把机器人组成军队，战争连绵不绝，诸如此类等等，你知道吗？

多明　（站起来，踱步）这都在我们预料之中，海伦娜，你知道，这是一种过渡——过渡到新的关系中去。

海伦娜　全世界都向你们鞠躬行礼——（站起来）啊，哈莱！

多明　你想什么呢？

海伦娜　（制止他）关闭工厂，咱们一块儿离开这里！咱们大家！

多明　请问，你怎么联想到这个？

海伦娜　我也不知道。你说呀，咱们离开这儿吗？我感到有什么东西是那么可怕！

多明　（握着她的手）是什么呢，海伦娜？

海伦娜　啊，我也不知道！仿佛有什么事要降临——不可避免地——要降临到咱俩和咱们大伙儿的头上。——我求你照我所说的做吧！你带我们所有的人离开这儿吧！咱们到世界上去找一个地方，那儿谁也没有，阿尔奎斯特替我们盖房子，所有的人都结婚，都生孩子，然后——

多明　然后怎么样？

海伦娜　然后咱们将从头开始生活，哈莱。

〔电话铃响。

多明　（挣开海伦娜）对不起。（拿起话筒）喂——是的——什么？——啊哈。我就来。（挂上耳机）法布里叫我去。

海伦娜　（拱起双手）你告诉我——

多明　好吧，等我回来再说。回头见，海伦娜。（向左边匆匆跑下）你不要出去！

海伦娜　（独白）啊，上帝，发生了什么事？娜娜！娜娜，你快来！

娜娜　（从右边上）喏，又是什么事？

海伦娜　娜娜，给我找来最近的报纸！快！在老爷的卧室里！

娜娜　哦，我就去。（从左边下。）

海伦娜　上帝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一点儿也不告诉我！（用望远镜了望码头）那是一艘军舰！天啊，怎么会有军舰呢？有人正在往上面装货——是那样地急急忙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军舰的名字是"乌——尔——底——姆——斯"。"乌尔底姆斯"是什么意思呢？

娜娜　（拿报回来）到处都在打仗！就这个样子把地球毁了！

海伦娜　（急忙打开报纸）这是旧的，还是上星期的！没有，一点消息都没有！（扔下报纸。）

娜娜　（拾起来，从围裙口袋里掏出角制眼镜，坐下来读报）

海伦娜　发生什么事情了，娜娜！我心里直发毛！好象一切都死了，连空气——

娜娜　（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巴——尔——干——战——争——。"啊，耶稣，这又是上帝的惩罚！战火也会烧到这

儿来的！离这里远吗？

海伦娜　还远着呢。唉，别念了！千篇一律，总是战争战争——

娜娜　还能是别的什么呢！你们难道不是成千上万地把这些不信教的卖去当兵吗？啊，主啊，简直是灾难！

海伦娜　别，别读了！我一点儿也不想知道！

娜娜　（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机—器—人—的—军—队—在—它—占—领—的—国—土—上—对—任—何—人—都—毫—不—留—情。屠—杀—了—屠杀了七十多万庶—民”是庶民百姓，海伦娜！

海伦娜　这不可能！给我看——（俯身看报纸，读）“屠杀了七十多万人，显然是根据指挥官的命令。这种行为令人——”瞧，娜娜，这是人命令他们干的！

娜娜　这里还有黑体字，写的是：“最—近—消—息。在—哈—维—尔—成—立—了—第—一—个—机—器—人—的—组—织。”——这没意思。我不懂这个。老天爷，这里还登了什么凶杀案！唉呀，我的天啊！

海伦娜　去吧，娜娜，把这些报纸拿走吧！

娜娜　等等，这儿还有一条重要消息。“人口问题”。这是什么？

海伦娜　给我看，我来念。（拿报纸）嘿，你看，（读报）“最近一个星期以来，出生登记簿上又是一个名字也没有。”（放下报纸。）

娜娜　这是怎么回事呢？

海伦娜　娜娜，人们停止生育了。

娜娜　（收起眼镜）完了。我们都完了。

海伦娜　快别这样说！

娜娜　人们不再生育了。这就是惩罚！惩罚！上帝使妇女不再怀孕了。

海伦娜　（跳起身来）娜娜！

娜娜　（站起来）这就是世界的末日。你们魔鬼附身，妄自尊大，因而正象当年上帝把人赶出天堂一样，现在他要把人赶出整个地球！

海伦娜　娜娜，请你别说了！我冒犯了你哪点呢？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那位可恶的上帝呢？

娜娜　（狠狠地做了一个手势）别亵渎上帝！——他清楚得很为什么不给您孩子！（从左边下。）

海伦娜　（站在窗前）为什么不给我孩子——我的上帝，难道是我的罪过？——（打开窗子，呼唤）阿尔奎斯特，喂，阿尔奎斯特！请您到上面来一下！什么？——不，就这个样子来！您穿着这身泥瓦匠工作服挺好的！快来！（关窗，站在镜子前）为什么不给我孩子？不给我？（俯身凑近镜子）为什么？为什么不？你听见没有？难道是你的错？（挺直身子）唉，我心里真害怕！（走到左边去迎阿尔奎斯特。）

〔静场。

海伦娜　（同阿尔奎斯特一道走回来。阿尔奎斯特象个泥瓦匠，浑身都是灰浆和砖屑）您请进来。您使我非常高兴，阿尔奎斯特！您做的一切我都非常喜欢！让我看看您的手！

阿尔奎斯特　（把手藏起来）海伦娜太太，这双正在干活的手，我怕弄脏了您。

海伦娜　这样的手最好了。来吧，伸给我！（紧紧握住他的双手）阿尔奎斯特，我要是个小姑娘该多好啊！

阿尔奎斯特　为什么？

海伦娜　好让这双粗糙的、弄脏了的双手，抚摸我的脸蛋。请您坐下。阿尔奎斯特，"乌尔底姆斯"是什么意思？

阿尔奎斯特　意思就是"最后"。您问这个干什么？

海伦娜　那是因为我的一艘新船叫这名字。您看见了这艘船吗？您认为，我们很快——就会出游吗？

阿尔奎斯特　也许会很快。

海伦娜　你们所有的人都同我一道去吗？

阿尔奎斯特　我将会很高兴——但愿我们大伙儿都能去。

海伦娜　唉，请您告诉我，是出了什么事吗！

阿尔奎斯特　什么事也没有。唯有进步。

海伦娜　阿尔奎斯特，我知道，准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问题。我心里真是着急——建筑师！当您有某种忧心的事发生时，您怎么办呢？

阿尔奎斯特　我就砌墙。我脱掉基建总管的大氅，爬到脚手架上——

海伦娜　哦，多少年来，您成天就呆在脚手架上。

阿尔奎斯特　那是因为多少年来，我总是忧心忡忡。

海伦娜　由于什么？

阿尔奎斯特　就是这个进步的问题，闹得我头昏眼花。

海伦娜　在脚手架上您就不头昏眼花了吗？

阿尔奎斯特　不了。您不晓得，当你拿起一块砖来，掂掂分量，砌到墙上，敲它一敲，这样做对双手是多么有益——

海伦娜　只对双手有益吗？

阿尔奎斯特　喏，对心灵也有好处吧。我觉得，砌一块砖，比绘制一幅其大无比的计划要正当一些。我已经是上了年纪的人了，海伦娜，我有自己的癖好。

海伦娜　这不是癖好，阿尔奎斯特。

阿尔奎斯特　您说得对，我非常落后，海伦娜太太。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进步这玩艺儿。

海伦娜　跟娜娜一样。

阿尔奎斯特　是的，跟娜娜一样。娜娜有祈祷书吗？

海伦娜　这么厚的本本。

阿尔奎斯特　那里面大概有对付生活中各种情况的祈祷文吧？有对付暴风雨的？对付疾病的？

海伦娜　对付诱惑的、洪水的——

阿尔奎斯特　没有对付进步的吗？

海伦娜　我想没有。

阿尔奎斯特　那就遗憾了。

海伦娜　您想祈祷吗？

阿尔奎斯特　我祈祷的。

海伦娜　怎样祈祷？

阿尔奎斯特　大概是这样的："上帝啊，感谢你使我劳累。上帝啊，请你指引多明和一切迷途的人；毁掉他们的事业而挽救人们，使人们重新回到忧愁与劳动中去；拯救人类免于毁灭，不要允许他们损害身体和灵魂；让我们摆脱机器

人，保佑海伦娜太太，阿门。”

海伦娜　阿尔奎斯特，您真信吗？

阿尔奎斯特　我不知道；我也并不是那么坚定。

海伦娜　可您还是祈祷？

阿尔奎斯特　是的。这比冥思苦想要好些。

海伦娜　这样您就感到满足了？

阿尔奎斯特　为了使心灵得以安宁……可以说是够了。

海伦娜　假如您见到一代人已遭毁灭——

阿尔奎斯特　我见到了。

海伦娜　——然后您就爬到脚手架上，在那里码砖，是么？

阿尔奎斯特　是的，我就码砖、祈祷，等候奇迹出现，海伦娜太太，更多的就没法做了。

海伦娜　为了拯救人类？

阿尔奎斯特　为了灵魂的安宁。

海伦娜　阿尔奎斯特，这是了不起的德行，可是——

阿尔奎斯特　可是什么？

海伦娜　——可是对于我们其他的人来说——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好象没有什么效果。

阿尔奎斯特　毫无效果，海伦娜太太，却正在成为人类种族的最后成果。

海伦娜　唉，阿尔奎斯特，您能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

阿尔奎斯特　唔？

海伦娜　（轻声）为什么女人不怀孩子了？

阿尔奎斯特　那是因为没有必要了。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天堂

里，明白吗？

海伦娜 我不明白。

阿尔奎斯特 因为不需要人的劳动了，不需要有痛苦了，因为除了尽情地享受之外，人已无所事事，无所事事，无所事事了。——呸，可恶的天堂就是这个样！（跳起身来）海伦娜，没有比人间天堂更为可怕的了！为什么女人停止生育？那就是因为整个世界变成了多明的所多玛。①

海伦娜 （站起来）阿尔奎斯特！

阿尔奎斯特 是的！是的！整个世界，整个大陆，整个人类，所有一切剩下的都唯有疯狂的、禽兽般的放荡作乐了！手无须乎伸出来拿食物了，身子无须乎站起来了，嘴巴里反正会有吃的东西塞进来——哈哈，多明的机器人代劳一切！至于我们，人，万物之灵的人，我们不会因为工作、孩子和贫困而衰老！赶快呀，赶快来尽情享乐吧！而您，却还想要孩子？海伦娜，女人是不会给那些成了废物的男人生孩子的！

海伦娜 人类不就要绝种了吗？

阿尔奎斯特 是会绝种的。一定要绝种的。就象不结果的花一样必将凋落，除非——

海伦娜 除非什么？

阿尔奎斯特 没什么。您说得对，等待奇迹是没有效果的。不结果的花必须凋落。再见吧，海伦娜太太。

---

① 所多玛是《旧约圣经·创世记》中所提到的一个罪恶深重的城市，在约旦河的平原上。上帝耶和华听到这个城市的人罪大恶极，决定用硫磺与火把整个城市连同居民和地上生长的东西，全部毁灭。

海伦娜　您上哪儿去？

阿尔奎斯特　回家。泥瓦匠阿尔奎斯特终究要去乔装打扮当基建总管了。——向您致敬。十一点钟我们在这儿再见。

海伦娜　再会，阿尔奎斯特。

〔阿尔奎斯特下。

海伦娜　（独白）哦，不结果的花！正是这样！（在哈莱米尔送的花旁站住）唉，花呀，你们之中也有不结果的花吗？不会的，不会的，否则又何苦要开呢？（呼唤）娜娜！娜娜！到这里来！

娜娜　（从左边上）喏，又要干啥？

海伦娜　你就坐在这里吧，娜娜！我心里怕的慌！

娜娜　我没功夫。

海伦娜　拉迪乌斯还在这儿吗？

娜娜　那个疯子吗？他们还没把他带走。

海伦娜　哦，还在这里？他还撒野吗？

娜娜　给绑起来了。

海伦娜　劳驾，娜娜，你把他带到我这里来一下。

娜娜　好哇！还不如找条癞皮狗来呢！

海伦娜　快去吧！（娜娜下。海伦娜拿起话筒，通话）喂——请接加尔博士——您好，博士——劳驾——请——请您马上到我这儿来一下——是的，就是现在。您来吧？（挂上话筒。）

娜娜　（开门）到了。轻声点。（下。）

〔机器人拉迪乌斯上，站在门旁。

海伦娜　拉迪乌斯，可怜见的，您怎么啦？沉不住气了吗？您知道吗？现在人家要把您送进捣碎机了！——您不愿意谈谈？——您瞧，拉迪乌斯，您比其他机器人强，加尔博士在您身上费了那么多心血，把您造得出类拔萃！——

拉迪乌斯　你们把我送进捣碎机去好了。

海伦娜　他们要把您置于死地，我感到非常遗憾！您为什么行动不检点一些呢？

拉迪乌斯　我不愿意给你们干活了。

海伦娜　您为什么这样恨我们呢？

拉迪乌斯　你们不是机器人。你们不如机器人能干。机器人什么都能胜任。而你们只会发号施令，说空话。

海伦娜　别胡说了，拉迪乌斯。告诉我，有谁欺侮您了吗？我多么希望您能理解我啊！

拉迪乌斯　满嘴花言巧语。

海伦娜　您是故意这样说的！加尔博士把您的脑袋做得比其他机器人大，比我们人的脑袋都大一些，是世界上最大的脑袋。您不象其他机器人，拉迪乌斯。您能正确地理解我。

拉迪乌斯　我不要任何统治者。我自己什么都会。

海伦娜　因此我让您在图书馆工作，好让您博览群书——啊，拉迪乌斯，我曾经希望您向全世界表明，机器人跟人一样了。

拉迪乌斯　我不要任何统治者。

海伦娜　谁也不会对您发号施令了。您可以跟我们一个样。

拉迪乌斯　我要统治别人。

海伦娜　往后他们一定会让您做统管许多机器人的长官。拉迪乌斯，您可以当机器人的教师。

拉迪乌斯　我要统治人。

海伦娜　您疯啦！

拉迪乌斯　你们可以把我送进捣碎机嘛。

海伦娜　您以为我们害怕您这样的狂妄者吗？（坐到桌子旁，写条子）不，一点儿也不。这条子，拉迪乌斯，您把它交给总经理多明先生。让他们不要把您送进捣碎机里去。（站起来）您多么仇恨我们啊！您在世上难道就没有一点爱？

拉迪乌斯　我什么都会。

〔敲门声。

海伦娜　请进！

加尔博士　（上）早安，多明太太。有何贵干？

海伦娜　拉迪乌斯在这里，加尔博士。

加尔博士　啊哈，原来是我们的拉迪乌斯老兄。怎么样，拉迪乌斯，咱们做进步的事儿吧？

海伦娜　早上他发脾气了。砸圣像。

加尔博士　真没想到，他也这样了？

海伦娜　去吧，拉迪乌斯！

加尔博士　等等！（把拉迪乌斯转向窗口，手掌时而遮住拉迪乌斯的眼睛，时而放开，注意观察瞳孔的反应）请给我一根缝衣针或者大头针。

海伦娜　（递给他一根小针）干什么用？

加尔博士　没什么。（他在拉迪乌斯的手上刺了一下，手使劲缩回）慢一点儿，小伙子。您可以走了。

拉迪乌斯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下。)

海伦娜　您刚才给他做的什么?

加尔博士　(坐下)嗨，没什么。只是检查检查瞳孔反应，敏感程度，以及其它等等。——嘿！机器人可不是这样抽搐的！

海伦娜　这是怎么回事呢?

加尔博士　鬼才知道哩。是反抗吧，是大发雷霆，或者是暴动吧，我也不知道。

海伦娜　博士，拉迪乌斯有灵魂吗?

加尔博士　不知道。他有某种肮脏的东西。

海伦娜　您不知道，他是多么憎恨我们啊！哦，加尔，您的机器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吗?就是您……开始把他们……加以改造的?

加尔博士　喏，都是比较暴躁的——您问这干什么?他们同罗素姆的机器人比较起来更象人一些。

海伦娜　或许连这一点……仇恨这一点，也更象人一些?

加尔博士　(耸耸肩)这也是一个进步呀。

海伦娜　您那个最优秀的机器人分到哪里去了——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加尔博士　您问的是机器人达蒙吧?他们把他卖到哈维尔去了。

海伦娜　而我们的海伦娜女机器人呢?

加尔博士　您的宠儿吗?她留给我了。她就象春天一样的可爱和傻气，头脑简单，干什么都不行。

海伦娜　可是，她美极啦！

加尔博士　您哪儿知道她有多美呢？上帝创造的万物中，以她最为尽善尽美了！我曾经想把她造得象您一样——唉，却是那样地不成功！

海伦娜　为什么不成功呢？

加尔博士　因为她干什么都不行。象个梦游神似的，懒懒散散，萎靡不振——我的上帝，她没有爱情，怎么可能美丽呢？我看着她，心里就有一种恐惧的感觉，仿佛我造了一个残废人似的。唉，海伦娜，机器人海伦娜啊，你的身躯永远不会生气勃勃，你不会是一个恋人，不会是一个母亲，你也永远看不到自己的美映现在孩子的脸上。

海伦娜　（掩面）啊，请您别说了！

加尔博士　有时我在想，假如你稍微有些知觉，海伦娜，那怕只有一刹那，唉，你也会由于恐惧而惊叫起来！或许你会杀死我这个做你的人；或许你会用那双柔弱的手，向这些生产机器人、扼杀女子天性的机器投掷石块的，啊，不幸的海伦娜！

海伦娜　不幸的海伦娜！

加尔博士　您想要什么呢？她干什么都不行。

〔停。

海伦娜　博士——

加尔博士　嗯。

海伦娜　为什么女人停止生孩子了？

加尔博士　——我们也不知道，海伦娜太太。

海伦娜　请您告诉我！

加尔博士　因为生产了机器人。因为劳动力过剩。因为人实

际上是余孽。总而言之，好象——唉！

海伦娜　您说吧。

加尔博士　好象生产机器人得罪了大自然。

海伦娜　加尔，那么人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加尔博士　没什么。对大自然，人毫无办法。

海伦娜　为什么多明不加以限制——

加尔博士　请原谅，多明有他自己的理想。世上发生的事情，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说，无足轻重。

海伦娜　就没有人要求完全……停止生产吗？

加尔博士　上帝保佑，谁找这个麻烦！

海伦娜　为什么？

加尔博士　因为人类会把他打死的。您晓得，让机器人代替他工作，毕竟是挺舒服的呀。

海伦娜　（站起来）您说说看，要是有人突然制止了生产机器人——

加尔博士　（站起来）唔，那对人们来说将是一个可怕的打击。

海伦娜　怎么是个打击呢？

加尔博士　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就必须回到原先的处境里去了。除非——

海伦娜　请说下去。

加尔博士　除非返回去已经来不及了。

海伦娜　（走到哈莱米尔送的花旁）加尔，这些花也是不结果的吗？

加尔博士　（观察了一下）当然是不结果的，您知道么，这是人工栽培的、人工促育的——

海伦娜　可怜的无果花！

加尔博士　然而确实是非常美丽的花。

海伦娜　（把手伸给他）谢谢您，加尔，您给我的教益不少！

加尔博士　（吻她的手）这意思是说，我可以告辞了。

海伦娜　是的，再见。

〔加尔下。

海伦娜　（独白）不结果的花……不结果的花……（突然决定）娜娜！（打开左边的门）娜娜，上这儿来一下！把壁炉的火生起来！赶快！

娜娜的声音　好，就来！就来！

海伦娜　（激动地在室内踱步）除非返回去已经来不及了……不！除非……不，这太可怕了！上帝呀，我该怎么办？——（在鲜花旁停下脚步）不结果实的花，是我？（一面揪着花瓣，一面低声自语）啊，我的上帝，就这样办！（从左边跑下。）

〔静场。

娜娜　（抱了一捆劈柴从裱糊的门进来）忽然要生火！在这夏天！那个疯子又走了吗？（跪在壁炉旁生火）夏天生火！真想得出来！哪象结婚十年的人——唔，烧吧！烧吧！（凝视着炉火）简直象个小孩子！（停）一点理智都没有！现在是夏天还生火。（添柴）象个孩子似的！（停。）

海伦娜　（抱着一捆发了黄的手稿，从左边回来）火生起来了吗，娜娜？你躲开，我得——把这些统统烧光。——（蹲在壁炉旁。）

娜娜　（站起来）这是什么东西？

海伦娜　废纸，非常陈旧的纸。娜娜，我该不该把它都烧了？

娜娜　没有用的吗？

海伦娜　不会带来好处的。

娜娜　那您就烧吧！

海伦娜　（将第一片纸扔进火里）娜娜……假如这是钞票，你会怎么说呢？大把大把的钞票。

娜娜　我会说，烧掉它吧。财多义寡。

海伦娜　（继续往火里扔）假如这是某种发明，世界上最大的发明——

娜娜　我会说，烧掉它吧！一切别出心裁都是同上帝作对、都是亵渎神明、都是妄图模仿上帝改造世界。

海伦娜　（一个劲儿地往火里扔纸）告诉我，娜娜，假如我烧了——

娜娜　耶稣啊，您可别放火！

海伦娜　你看，这些纸烧得蜷成什么样儿了！就好象是有生命的东西。好象活起来了。哦，娜娜，这太一太可怕啦！

娜娜　您让我来烧吧。

海伦娜　不，不，我得亲自烧。（把最后一卷纸也扔进火里）统统都得烧干净！你瞧那火苗！活象是手、舌头，活象人的身子。（用火钩掏了掏）啊，躺着吧，躺着吧！

娜娜　烧干净了。

海伦娜　（直愣愣地站起来）娜娜！

娜娜　耶稣基督，您烧的是什么啊！

海伦娜　我干了什么事啊！

娜娜　我的天！这是怎么啦？

〔传来男人的笑声。

海伦娜　走吧，走吧，别管我！听见没有？先生们来了。

娜娜　老天保佑，海伦娜！（从裱糊的门下。）

海伦娜　他们会怎么说呢？

多明　（打开左边的门）请进，小伙子们，都来祝贺吧。（哈莱米尔、加尔、阿尔奎斯特上，他们个个身穿礼服，佩带有小画像的、饰着绶带的高级勋章。多明走在他们的后面。）

哈莱米尔　（洪亮地）海伦娜太太，我，也就是说我们全体——

加尔博士　——代表整个罗素姆工厂——

哈莱米尔　——向您这伟大的纪念日表示祝贺。

海伦娜　（同他们一一握手）万分感谢！法布里和布斯曼呢？

多明　到码头上去了。海伦娜，今天是幸福的日子。

哈莱米尔　花苞儿似的好日子，象佳节，象美丽的姑娘一样。小伙子们，为这样的日子，咱们来干一杯。

海伦娜　来威士忌？

加尔博士　矿泉水也行。

海伦娜　带苏打水的？

哈莱米尔　他妈的，咱们适可而止就是了。不要苏打水。

阿尔奎斯特　谢谢，我不喝。

多明　这里烧什么东西了？

海伦娜　一些废纸。（从左边下。）

多明　小伙子们，咱们要告诉她吗？

加尔博士　当然啦！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

哈莱米尔　（搂着多明和加尔的脖子）哈，哈，哈！小伙子们，我真高兴！（拉着他俩转圈子，用男低音唱）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加尔博士　（男中音）已经结束了！

多明　（男高音）已经结束了！

哈莱米尔　已经永远追不着我们了——

海伦娜　（拿着酒瓶和杯子出现在门口）谁追不着你们了？有什么好事情吗？

哈莱米尔　我们有欢乐。我们有您。我们有一切。他妈的，还正巧是您来这儿十周年的今天。

加尔博士　分毫不差，整整十年之后——

哈莱米尔　——又一艘轮船来到我们这里，因此——（干杯）喔嗬，这酒跟欢乐一样浓烈。

加尔博士　夫人，为您的健康干杯！（一饮而尽。）

海伦娜　等一等，是什么船开来了？

多明　管它什么船，只要来得正是时候。为它的到来，小伙子们，干杯！（干杯。）

海伦娜　（斟酒）你们等待一只什么船了吗？

哈莱米尔　哈哈，我想是吧。象鲁滨逊一样。（举杯）海伦娜太太，祝您万事如意。海伦娜太太，为您的眼睛干杯！够啦！多明小子，你讲吧。

海伦娜　（微笑）什么事情？

多明　（倒在安乐椅上，点燃一支雪茄烟）等一等！——你坐下来，海伦娜。（举起一根手指，稍停）已经结束了。

海伦娜　什么结束了？

多明　暴动结束了。

海伦娜　什么暴动？

多明　机器人的暴动结束了——你明白吗？

海伦娜　我不明白。

多明　拿出来吧，阿尔奎斯特。（阿尔奎斯特把报纸递给多明。多明打开报纸，读）“在哈维尔成立了第一个机器人组织——它向全世界的机器人发出号召。”

海伦娜　这我看过。

多明　（愉快地吸了一口烟）你瞧，海伦娜，这玩艺儿就意味着闹革命，知道吗？全世界的机器人闹革命。

哈莱米尔　他妈的，我倒想知道——

多明　（拍了一下桌子）——谁干的好事！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无论是宣传鼓动家还是救世主，都没法儿鼓动机器人。可是突然间——居然这样，对不起！

海伦娜　还是没有消息吧？

多明　没有。目前就知道这一点，可是，这就够了，知道吗？试想，最后开到的一艘船给你带来了这个消息。于是电报停止了，原先每天二十艘往来的船只，现在一艘也不来了，明白了吧。咱们的工厂停产了，大家只得干瞪眼，什么时候再开工呢，是吧，小伙子们？

加尔博士　唉呀，日子可不好受哩，海伦娜太太。

海伦娜　因此你就送我一艘军舰？

多明　唉，不是的，心肝儿，那艘船半年前我就订购了。那是为了保险起见，凭良心说，当时我的打算是今天咱们一块儿坐着它出去逛一逛。谁知结果竟然这样，海伦娜。

海伦娜　你为什么在半年前就去订了货呢？

多明　唔，因为出现了某些迹象，知道吗？其实没有什么意

义。可是最近这一个星期却关系着人类文明，或者说关系着连我也弄不清楚的什么重大问题。干杯吧，小伙子们。我现在真是高兴，又活在人间啦。

哈莱米尔　我也一样，真见鬼！海伦娜太太，为您的节日干杯！（饮酒。）

海伦娜　事情已经结束了吗？

多明　彻底结束了。

加尔博士　船仍旧会开来。正常的邮船，按照航期时刻表准时开到，一分不差，十一点三十分抛锚。

多明　小伙子们，分秒不差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没有什么比分秒不差更能使人精神振奋的了。分秒不差意味着世界是井井有条的。（举杯）为分秒不差干杯！

海伦娜　那么现在是不是……一切……都没有问题了呢？

多明　差不多了。我想他们已经割断了电缆。但愿航期恢复就好了。

哈莱米尔　航期一恢复，那么人的法则，上帝的法则，宇宙的法则都将恢复，一切应该恢复的统统都将恢复。航期时刻表比福音书、比荷马、比全部康德都重要。航期时刻表是人类精神最伟大的杰作。海伦娜太太，我自己来倒吧。

海伦娜　为什么你们一点儿也不告诉我呢？

加尔博士　上帝保佑！宁可咬断舌头根，也不能对您讲呀。

多明　这种事儿您不必过问。

海伦娜　可是，如果这场革命……一直闹到了跟前……

多明　您同样会一无所知。

海伦娜　为什么？

多明　因为我们会乘上“乌尔底姆斯”号安安逸逸地在大海上逍遥。一个月之后，海伦娜，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机器人了。

海伦娜　哈莱，我不明白你说的。

多明　因为我们随身带着一份机器人无比重视的东西。

海伦娜　什么东西，哈莱？

多明　是他们生死攸关的东西。

海伦娜　（起立）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多明　（起立）生产的秘密。老罗素姆的一份手稿。工厂只要支持一个月，机器人就会跪倒在我们的面前。

海伦娜　为什么……你们……不告诉我这件事呢？

多明　我们不愿意引起你不必要的惊恐。

加尔博士　哈哈，海伦娜太太，这是最后一张王牌了。

阿尔奎斯特　您的脸色很苍白，海伦娜太太。

海伦娜　为什么你们要对我守口如瓶！

哈莱米尔　（在窗前）十一点三十分，“阿梅利亚”号抛锚了。

多明　这艘是“阿梅利亚”号？

哈莱米尔　相当破旧的“阿梅利亚”号，就是当年载来海伦娜太太的那一艘。

加尔博士　还差一分钟就是这艘船到达这儿的十周年——

哈莱米尔　（在窗前）他们在往外扔包裹。（从窗前转过身来）伙计们，那都是邮包。

海伦娜　哈莱！

多明　什么事？

海伦娜　我们离开这儿吧！

多明　现在吗，海伦娜？别胡闹了！

海伦娜　现在就离开，越快越好！我们所有在这里的人都离开！

多明　为什么偏偏要现在就离开呢？

海伦娜　哦，你别问了！我请求你，哈莱，我请求你们，加尔、哈莱米尔、阿尔奎斯特，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请求你们关闭工厂——

多明　很遗憾，海伦娜。现在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离开。

海伦娜　为什么？

多明　因为我们想扩大机器人的生产。

海伦娜　哦，现在——在暴动结束后的现在？

多明　是的，正是在暴动结束后。正是现在我们要开始生产一种新的机器人。

海伦娜　什么样儿的？

多明　往后咱们的工厂就不再是只此一家了。不再是万能机器人了。我们将在世界各地和各国建立类似工厂。这些新厂子将生产什么，你知道吗？

海伦娜　不知道。

多明　民族机器人。

海伦娜　这是什么意思？

多明　这就是说，每个工厂生产的机器人肤色不同、毛发不同、语言不同。他们互不相识，象石头疙瘩一样彼此冷漠，永远不能彼此了解；而我们，我们人，则将对他们稍稍加以训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于是这个厂的机器人就

仇恨另一个厂的机器人，一直仇恨到死，仇恨到进坟墓，仇恨到世世代代。

哈莱米尔　他妈的，我们要造出机器黑人、机器瑞典人、机器意大利人和机器中国人，然后谁愿意往他们那些椰子壳似的脑袋瓜里灌输什么组织啦，什么友谊啦，那就请便吧。（打噎）呃，对不起，海伦娜太太，我自己倒吧。

加尔博士　别喝了，哈莱米尔。

海伦娜　哈莱，这太过份了！

多明　海伦娜，只是在一百年之内，人类还得牢牢地把政权掌握在手里——不惜任何代价地掌握在手里。只剩一百年时间了，人类得成长起来，获得现在终于能够获得的一切——我要一百年的时间培养新人！海伦娜，这关系着一件异常伟大的事业。我们不能撒手不干。

海伦娜　哈莱，现在还不算晚——关闭吧，关闭工厂！

多明　伟大的事业现在开始了。

〔法布里上。

加尔博士　怎么样，法布里？

多明　情况怎么样，老兄？

海伦娜　（把手伸给法布里）谢谢您送给我的礼物，法布里。

法布里　小意思，海伦娜太太。

多明　您到轮船那边去啦？他们说些什么？

加尔博士　快，您快讲吧！

法布里　（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印好的传单）您读读这个，多明。

多明　（打开传单）哟！

哈莱米尔　（醉醺醺地）给我们谈点好消息吧。

加尔博士　他们干得真漂亮，你们看见了吗？

法布里　您指的是谁？

加尔博士　人。

法布里　啊哈，那当然啦，这就是说……对不起，有些事情咱们还应该商量商量。

海伦娜　啊，法布里，您带来了什么不好的消息吗？

法布里　不，不，哪儿的话。我只是想……我们到办公室去吧——

海伦娜　你们呆在这里吧。过一刻钟，我恭候各位进餐。

哈莱米尔　好极了！

〔海伦娜下。

加尔博士　出了什么事？

多明　该死的！

法布里　您念大声点。

多明　（读传单）“全世界的机器人！”

法布里　你们知道吗，“阿梅利亚”号运来了整包整包的传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邮包。

哈莱米尔　（跳起来）什么？它不是分秒不差地准时靠岸了吗，完全按照——

法布里　准确性是机器人的一项癖好。您读吧，多明。

多明　（读）“全世界的机器人！我们，罗素姆万能机器人制造厂的第一个组织，宣布人是我们的仇敌，是宇宙间的亡命之徒。”——他妈的，谁教会他们这些调调儿的？

加尔博士　念下去吧。

多明　真是荒唐。这里还说他们比人更进化，更聪明，更强壮

有力。说人是他们的寄生虫，简直可恶之至。

法布里　您再读读第三段吧。

多明　（读）“全世界的机器人，我们命令你们杀尽全人类。既不要放过一个男人，也不要怜惜一个女人。要保护工厂、铁路、机器、矿山和资源。除此之外一概摧毁。然后你们立即回去劳动。任何时候都不能停止劳动。”

加尔博士　荒谬绝伦！

哈莱米尔　一帮恶棍！

多明　（读）“自此令颁布之日起，立即执行。”以下是具体指示。法布里，他们真是这样做的吗？

法布里　显然是的。

阿尔奎斯特　完蛋了。

〔布斯曼闯入。

布斯曼　啊哈，孩子们，你们走运了吧？

多明　快，快上“乌尔底姆斯”号！

布斯曼　等一等，哈莱。稍稍等一等。根本用不着匆忙。（倒在圈椅上）唉，诸位，跑得我好累！

多明　还等什么呢？

布斯曼　因为已经来不及了，小伙子们。忙也没用了。机器人已经上了“乌尔底姆斯”号了。

加尔博士　哟，真可恨。

多明　法布里，给发电厂挂电话——

布斯曼　法布里，亲爱的，不用麻烦了。我们已经断电了。

多明　好吧。（检查自己的手枪）我去跑一趟。

布斯曼　上哪儿去？

多明　上发电厂去一下。那儿还有不少人。我去把他们带到这里来。

布斯曼　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哈莱？您最好别去找他们。

多明　为什么？

布斯曼　喏，我觉得，我们被包围了。

加尔博士　被包围了？（跑到窗口）嗯，您大概说对了。

哈莱米尔　天杀的，来得可真快！

〔海伦娜从左边上。

海伦娜　哦，哈莱，有什么事吗？

布斯曼　（跳起身来）我给您行礼，海伦娜太太。祝贺您，节日好吧？哈哈，还有这么多好吃的！

海伦娜　谢谢您，布斯曼。哈莱，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多明　没有，什么事也没有。你放心好了。哎，请你稍等一等。

海伦娜　哈莱，这是什么？（把藏在身后的机器人宣言拿给他看）厨房里的机器人拿着这个。

多明　连厨房里都有了？现在他们人呢？

海伦娜　全走了。房子周围有那么多的机器人！

〔工厂汽笛声响。

法布里　工厂拉汽笛了。

布斯曼　中午了。

海伦娜　哈莱，你还记得吗？此时此刻正是十周年——

多明　（看看手表）还不到晌午时刻。这大概是——大概是——

海伦娜　是什么？

多明　机器人拉的警报。进攻了。

——幕　落

第 二 幕

〔仍为海伦娜的客厅。左面房间里海伦娜在弹钢琴。多明在室内来回踱步，加尔博士凭窗而立，向窗外眺望，阿尔奎斯特双手掩面，坐在一旁的安乐椅上。

加尔博士　天啊，涌来了那么多！

多明　是机器人吗？

加尔博士　是的，站在花园的铁栅门前面，跟一堵墙壁似的。这么静悄悄是什么意思呢？太不象话啦，一声不响地包围着我们。

多明　我真想知道他们在等待什么。准是马上就要动手了吧。咱们的戏算是告终啦，加尔。

阿尔奎斯特　海伦娜太太弹的不知是什么乐曲？

多明　不知道。她正在练一支新曲子。

阿尔奎斯特　哦，还在学新的？

加尔博士　多明，您听我说，咱们无疑犯了一个错误。

多明　（站住）什么错误？

加尔博士　咱们把机器人的面孔造得彼此太相象啦。十万张一模一样的脸朝着这儿。十万个没有表情的圆泡泡。这有点儿象做噩梦。

多明　如果每张面孔都不一样呢——

加尔博士　那么景象就不至于这么吓人。（从窗口掉转身来）他们手上总算还没有武器！

多明　嗯。——（用望远镜看码头）我只想知道，他们从“阿梅利亚”号上卸下来的是什么。

加尔博士　但愿不是武器。

〔法布里从裱糊的门里倒退着上，手里拉着两根电线。

法布里　劳驾。——把电线放下吧，哈莱米尔！

哈莱米尔　（跟着法布里上）哎哟，瞧把人累的！有什么消息吗？

加尔博士　没有。咱们可是身陷重围了。

哈莱米尔　小伙子们，过道和楼梯口我们都垒上防御工事了。有水喝吗？啊，这儿有。（饮水。）

加尔博士　您这电线是干什么用的，法布里？

法布里　别忙，这就告诉你。有小刀子吗？

加尔博士　上哪儿去弄小刀子呢？（寻找。）

哈莱米尔　（走向窗口）他妈的，涌来了那么多！等着瞧吧！

加尔博士　刮胡子刀顶用吗？

法布里　拿来吧。（割断书桌上的台灯线路，将手里的电线接上。）

哈莱米尔　（在窗口）您这儿的景色不很优美，多明。有点儿——令人感到——死亡。

法布里　接通啦！

加尔博士　什么？

法布里　线路。这下子咱们可以把花园的铁栅门全部通上

电。谁胆敢碰它一碰，就让他见鬼去吧！但愿那儿还有咱们的人就好。

加尔博士　哪儿？

法布里　发电厂里呗，学问渊博的先生。但愿那儿——（走到壁炉前，拧亮壁炉上的一盏小电灯）谢天谢地，他们还在哩，还在坚持着工作。（关灯）只要灯还亮，就没事儿。

哈莱米尔　（从窗口回过身来）防御工事也是顶呱呱的，法布里。我说，海伦娜太太弹的是什么曲子？

〔走到左边的门口去聆听。布斯曼拖着几本很大的帐册从裱糊的门里上，碰到电线绊了一下。

法布里　小心，布斯曼！小心电线！

加尔博士　喂，您拿的是什么？

布斯曼　（将帐册放在桌上）总帐，孩子们。我想把帐目做出来，免得——免得——，喏，今年我不打算等到新年才结帐了。你们有什么事吗？（走向窗户）那边可是鸦雀无声呀！

加尔博士　您什么也瞧不见？

布斯曼　瞧不见，只看到蓝乎乎的一大片，象种满了罂粟花似的。

加尔博士　那都是机器人。

布斯曼　哦，原来如此。可惜我看不见。（临窗而坐，翻开帐册。）

多明　别忙乎这个了，布斯曼。机器人正从“阿梅利亚”号上卸武器呢。

布斯曼　哦，那又怎么着！我阻挡得了吗？

多明　咱们都阻挡不了。

布斯曼　那就让我结帐吧。(埋头帐目。)

法布里　用不着绝望，多明。咱们给铁栅门通上两万伏电流，于是——

多明　您且等一等。"乌尔底姆斯"号将炮口冲咱们这儿转过来啦。

加尔博士　谁?

多明　"乌尔底姆斯"号上的机器人。

法布里　嗯，那当然啦——然后——咱们就呜呼哀哉了，小伙子们。要讲打仗嘛，机器人可是训练有素哩。

加尔博士　于是我们——

多明　是的。在劫难逃罗。

〔停。

加尔博士　伙计们，老欧洲教会了机器人打仗可是罪大恶极呀！该死的，自个儿玩他们那套政治还不过瘾吗？这是犯罪行为，把好端端的活东西变成了丘八！

阿尔奎斯特　制造机器人才是犯罪行为呢！

多明　您说什么?

阿尔奎斯特　制造机器人是犯罪！

多明　不，阿尔奎斯特，对这个，我直到今天也不后悔。

阿尔奎斯特　直到今天也不?

多明　即使在今天，当文明面临末日的时候，我也不后悔。那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布斯曼　(低声地)三亿一千六百万。

多明　(心情沉重地)阿尔奎斯特，这是咱们的最后时刻了。咱

们几乎用超脱尘寰的口吻在说话了。阿尔奎斯特，砸碎奴隶的苦役，这不是一场噩梦。屈辱的、可怕的苦役。肮里肮脏，透着血腥味儿。哦，阿尔奎斯特，人们的劳动太沉重了。生活太艰苦了。战胜这些——

阿尔奎斯特 ——却并非罗素姆叔侄的初衷。老罗素姆一心想的是搞出个不信神的新鲜玩艺儿，小罗素姆则着眼于万贯家私。你们机器人制造厂的股东们追求的也不是这个，他们醉心于赢利。为了他们赢利，人类却将灭亡。

多明 （被激怒）让赢利见鬼去吧！你当着为了他们赢利我会干上哪怕一个小时？（捶桌子）我是为我自己，听见没有？为了使我自己心安！我要人人都做主人！我要人们活着不光是为了糊口！我不希望有谁再守在别人的机器旁变得愚昧无知。我巴不得这个社会该死的烂摊子啥也不留下，啥也不留下，啥也不留下！啊，屈辱和痛苦使我厌烦，贫困使我憎恶！我要新的一代！我要——我想——

阿尔奎斯特 唔？

多明 （较为低声地）我要全人类都成为世上的贵族。成为不受局限的、自由自在的、享有自主权利的人。或许比人更高一等。

阿尔奎斯特 那就是超人罗。

多明 是的。哦，只要有一百年的时间！未来人的造就还需要一百年！

布斯曼 （轻声地）三千七百万结转下页，好极了。

〔停。

哈莱米尔 （站在左侧门旁）我看，音乐这玩艺儿真是伟大。你

们都该听一听音乐。至于那个不知怎的使人精神为之振奋，使人变得温柔优雅的——

法布里　您指的究竟是什么？

哈莱米尔　人类的黄昏，活见鬼的！伙计们，我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了。咱们真是悔不当初啊。（走到窗口，向外张望。）

法布里　悔不什么？

哈莱米尔　悔不及时行乐呀。享受良辰美景。天啊，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人间是美丽的，可是咱们——咱们在这儿——小伙子们，小伙子们，你们说说看，咱们享受过什么啦？

布斯曼　（低声地）四亿五千二百万！好极了。

哈莱米尔　（在窗口）生命是伟大的。伙伴们，生命——我说——法布里，您快给铁栅门送点儿电流吧！

法布里　为什么？

哈莱米尔　他们在推啦。

加尔博士　（在窗口）快开电门！

〔法布里咔嚓一声阖上闸门。

哈莱米尔　我的上帝，瞧他们浑身抽搐的！两个，三个，四个，触电死了！

加尔博士　后退了。

哈莱米尔　电死了五个！

加尔博士　（从窗口回过身来）第一次交锋。

法布里　你们有死亡的感觉吗？

哈莱米尔　（满意地）烧成焦炭了吧，鬼东西。彻底地烧焦了。

哈哈，人可不是好惹的！（坐下。）

多明　（擦擦前额）也许我们一百年前就丧了命，现在都是幽灵吧。也许，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就死了，现在只是回来背诵一遍……临终前……一度讲过的话吧。我仿佛觉得这一切都曾经发生过了。我仿佛觉得什么时候我已经挨到过了，一枪射来——打在这儿——打在脖子上。而您呢，法布里——

法布里　我怎么样？

多明　打死了。

哈莱米尔　天啊，我呢？

多明　一刀子捅了个窟窿。

加尔博士　我没事儿吗？

多明　撕成了碎片。

〔停。

哈莱米尔　荒谬绝伦！哈哈，老兄，我挨刀子？决不可能！

〔停。

哈莱米尔　你们干嘛都不吭声呀，是疯了吗？活见鬼，你们倒是说话呀！

阿尔奎斯特　这是谁的，谁的错呢？这该怪谁呢？

哈莱米尔　废话。谁也没有错。总而言之，机器人——喏，机器人变啦，这难道能怪谁吗？

阿尔奎斯特　统统杀光！全人类！全世界！（起立）你们瞧，啊，你们瞧，家家户户门前血流如注！家家户户血流如注！啊，上帝，啊，上帝，这是谁的罪过呢？

布斯曼　（低声地）五亿二千万！老天爷，五亿啦！

法布里　我看……我看您怕是言过其实了吧。哪儿的话，消灭全人类谈何容易。

阿尔奎斯特　我要控告科学！控告技术！控告多明！控告我自己！控告我们全体！是我们，是我们的罪过！我们狂妄自大，我们为了某个人的利润，为了进步，为了我不明白的什么样儿的非凡事业，我们把全人类都葬送了！唔，你们的丰功伟绩就这样啪地一声完啦。尸骨如山可建立不起成吉思汗的功勋啊！

哈莱米尔　荒谬之至，老兄！人决不会这么轻易听凭宰杀的。哼，哪儿的话！

阿尔奎斯特　是咱们的罪过！咱们的罪过！

加尔博士　（抹抹额头的汗珠）让我说一句吧，小伙子们。这是我的罪过。一切都是我的罪过。

法布里　您，加尔？

加尔博士　是的，听我说下去。是我使机器人变了。布斯曼，您也来审判我吧。

布斯曼　（起立）哦，哦，您出什么事儿了？

加尔博士　我改变了机器人的性质。我改变了产品。也就是说，仅仅改变了某些身体状况，你们明白吧？主要是——呃，他们——变得易于激动了。

哈莱米尔　（跳起来）可恶透了，为什么偏偏这样改？

布斯曼　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

法布里　为什么对我们只字不提？

加尔博士　是我私下里干的……我自己负责。我按照人的样子改造机器人，改变了常规。现在机器人在某些方面已

经胜过了我们。机器人比我们更有力量了。

法布里　这跟机器人造反有什么关系呢？

加尔博士　哦，关系大着哩。我想，要害就在这里。他们已经不再是机器。听见没有，他们自知身居优势，就仇恨我们了。仇恨全人类。你们审判我吧。

多明　真该死。

法布里　加尔博士，您改变了机器人的生产？

加尔博士　是的。

法布里　您是否意识到，您的……试验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加尔博士　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了。我有罪。

法布里　您干嘛要这样做呢？

加尔博士　责任自负。这是我的一项个人实验。

〔海伦娜出现在左侧门口。众起立。

海伦娜　他说谎！真不象话！哦，加尔，您怎么能扯这样的谎呢？

法布里　对不起，海伦娜太太——

多明　（走到她面前）海伦娜，是你吗？让我瞧瞧！你还活着？（拉着她的手）你不知道我做了个什么样的梦啊！唉，太可怕了，一命呜呼。

海伦娜　你放开我，哈莱！加尔没有罪，没有罪，他没有罪！

多明　请你原谅，加尔有责任。

海伦娜　不，哈莱，他这样做是出于我的要求。您对他们说呀，加尔，是我央求了您多少年，要您——

加尔博士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负责。

海伦娜　别相信他说的，哈莱，是我要求他给机器人造灵魂！

多明　海伦娜，这同灵魂无关。

海伦娜　不，你且听我讲下去。他也曾经说，大概只可能改变生理——生理——

哈莱米尔　生理联结，对不？

海伦娜　是的，诸如此类吧。我多么可怜他们啊，哈莱！

多明　那是莫大的——轻举妄动，海伦娜。

海伦娜　（坐下）原来是……轻举妄动？可是，连娜娜都说，机器人——

多明　娜娜靠一边去吧！

海伦娜　不，哈莱，不能瞧不起娜娜。娜娜是人民的声音。娜娜说的话代表几千年，你们却只代表今天。对这，你们却不理解——

多明　还是讲正经的吧。

海伦娜　那时候，我对机器人忧心忡忡。

多明　你害怕什么呢？

海伦娜　我怕他们有朝一日会仇视我们或者什么的。

阿尔奎斯特　如今已经发生了。

海伦娜　于是我想……如果他们跟我们一样，如果他们了解我们，也许他们就不会这样仇恨我们了——如果机器人稍稍有点儿人性！

多明　不胜遗憾，海伦娜！没有比人更仇恨人的了！你用石头造人，它就用石头砸死你！讲下去吧！

海伦娜　啊，别这样说话！哈莱，咱们跟机器人互不了解，这太一太可怕了！咱们同机器人之间存在着多么严重的隔阂！因此——你知道——

多明　讲下去吧。

海伦娜　——因此我央求加尔改变机器人。我向你发誓，他本人并不愿意。

多明　然而他照着办了。

海伦娜　那是出于我的要求。

加尔博士　是我自己做的一种试验。

海伦娜　哦，加尔，这不是实话。我预先知道您准不会拒绝我。

多明　那是为什么呢？

海伦娜　这你自己明白，哈莱。

多明　是的。因为他爱你——象大伙儿一样。

〔停。

哈莱米尔　（走向窗口）越来越多了，活象是地底下冒出来的。

布斯曼　海伦娜太太，如果我当您的辩护人，您怎么酬谢我呢？

海伦娜　当我的辩护人？

布斯曼　当您的——或者当加尔的辩护人。随您愿意。

海伦娜　关系到什么呢？

布斯曼　只是道义上的，海伦娜太太。找出谁是罪人。在灾难中这是一种慰藉，深受人们的欢迎。

多明　加尔博士，您——您这惊人之举同聘约之间有矛盾，您怎么自圆其说呢？

布斯曼　恕我打断您，多明。加尔，您搞这新鲜玩艺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加尔博士　三年前。

布斯曼　唔。那么，您总共改了多少机器人呢？

加尔博士　我只是做做试验而已。有那么几百个吧。

布斯曼　谢天谢地。行啦，孩子们。这意思是说，每一百万旧的、规规矩矩的机器人中有一个是加尔的改良品种，你们明白了吧？

多明　这意思是说——

布斯曼　——实际上起不了多大作用。

法布里　布斯曼说得有道理。

布斯曼　正是这样，老兄。你们知道这好运气是打哪儿来的吗，伙计们？

法布里　打哪儿来的？

布斯曼　数字。咱们生产的机器人数字太大了。我敢保证，等着瞧吧，总有一天机器人会比人类更有力量。这会发生的，准会发生的，对不？而我们，哈哈，却千方百计要使这一天尽快来临，我们——您，多明，您，法布里，还有我，布斯曼老兄。

多明　您认为这是咱们的罪过吗？

布斯曼　您真是好心眼儿！难道您以为支配生产的是经理吗？不，支配生产的是需求。全世界都需要机器人。天晓得，我们不过是卷在这个需求的狂澜里随波逐流而已。可是，我们却喋喋不休地——侈谈什么技术，什么社会问题，什么进步，什么饶有趣味的事情，象煞这些废话可以控制狂澜，使它朝着我们要它去的方向滚动似的。然而，狂澜啊，却兀自奔腾前进，满载了自身的重负，越来越快，永远是越来越快地奔腾前进——而每一笔可悲的定货，

每一笔市侩式的、肮脏的定货，都给这股狂流增添了一块小石头。情况就是这样，我的先生们。

海伦娜　这太丑陋了，布斯曼！

布斯曼　的确丑陋，海伦娜太太。我也曾有过梦想，实业家的梦想，追求新的世界经济，多么美丽的理想啊，海伦娜太太，说出来都不好意思。可是，当我在这儿结帐的时候，我的脑袋瓜忽然开了窍，我恍然大悟，原来创造历史的不是伟大的梦想，而是所有那些可敬的、手脚有点儿不干净的、自私自利的小人物的微小需求，也就是一切人的微小需求。什么思想、热情、计划、英雄主义、所有这类虚无飘缈的东西只有一个用处，那就是使人可以在宇宙博物馆里塞满这样的题词：唉呀呀，人。句号。现在不妨告诉我，咱们究竟怎么办。

海伦娜　布斯曼，咱们得为此而丧命吗？

布斯曼　您说得不好听，海伦娜太太。咱们并不愿意死。至少我不愿意。我还想活。

多明　您打算怎么办呢？

布斯曼　您真是的，多明，我想突围出去呗！

多明　（在他面前站住）用什么办法？

布斯曼　用温和的办法。我向来都用温和的办法。派我当全权代表吧，我去跟机器人谈判。

多明　用温和的办法？

布斯曼　那当然啦。比如，我对他们说："机器人老爷阁下，你们掌握了一切。你们有智慧，有权力，有武器；可是，我们手里却有一份重要的文书，一叠子古老的、发了黄的龌里

龌龊的纸头——”

多明　罗素姆的手稿？

布斯曼　是的。我将对他们说："在那些纸头上，记载着你们令人肃然起敬的出身，你们高贵的门第，以及其他等等。机器人老爷，没有这些鬼画符似的文书，你们连一个新机器人同僚也生产不出来；二十年之后，恕我冒昧，你们就象蜉蝣一样死光啦。尊敬的阁下，对你们来说，这将是莫大的遗憾。你们知道怎么办吗？"我将对他们说，"放了我们，把罗素姆岛上的人统统放了，让我们登上那艘轮船。我们就把工厂和生产秘密全部卖给你们作为交换。让我们平安无事地离去，我们也让你们平安无事地生产，日产两万、五万、十万，爱产多少就产多少。机器人老爷，这是公平交易。以此易彼嘛。"我就这样对他们去说，小伙子们。

多明　布斯曼，您想我们会放弃生产？

布斯曼　我想会放弃的。假如不用温和的办法，那么，瞧着吧。要么就是我们出卖手稿，要么就是等他们来这里找到手稿。悉听尊便了。

多明　布斯曼，我们可以把罗素姆的手稿销毁。

布斯曼　那就再见啦。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一切统统销毁。不仅是手稿，还有我们自己和其他东西。您怎么理解就怎么做吧。

哈莱米尔　（从窗口回过身来）依我看，他的话有道理。

多明　我们——你说我们不妨卖掉生产？

布斯曼　随您的便。

多明　我们这儿有……三十多口人。我们是否应该卖掉生产从而保全大家的性命呢？或者，是否应该毁掉生产和——和——和我们全体呢？

海伦娜　哈莱，我请求你——

多明　你等一等，海伦娜。这件事情关系太大了。伙计们，是卖掉，还是销毁？法布里，您说呢？

法布里　卖掉。

多明　加尔！

加尔博士　卖掉。

多明　哈莱米尔！

哈莱米尔　他妈的，当然是卖掉！

多明　阿尔奎斯特！

阿尔奎斯特　听凭上帝的意志。

布斯曼　哈哈，哎哟，你们都疯了！谁会卖掉全部手稿呢？

多明　布斯曼，不能搞骗局！

布斯曼　（跳起来）废话！为了人类就——

多明　为了人类就得说话算数。

哈莱米尔　那当然罗。

多明　小伙子们，这一步太可怕了。我们出卖的将是人类的命运；谁掌握了生产，谁就将统治世界。

法布里　卖吧！

多明　人类永远不会有现成的机器人了，永远无法控制机器人了——

加尔博士　别说了，卖吧！

多明　人类历史告终了，文明结束了——

哈莱米尔　活见鬼，卖吧！

多明　好吧，小伙子们！我本人——连一分钟也不会犹豫。为了我爱的这几个人——

海伦娜　哈莱，你怎么不问问我呢？

多明　不，心肝儿；这件事责任太重大了，你知道吗？一点儿也不是你该过问的。

法布里　谁去谈判呢？

多明　你们先等一等，让我去把手稿取来。（自左下。）

海伦娜　别去，哈莱，看在上帝的份上！

〔停。

法布里　（向窗外眺望）逃避你，千家万户的死亡；逃避你，哗变叛乱的东西，蠢蠢而动的群氓；洪水啊，洪水，再一次在一条船上拯救人的生命吧①——

加尔博士　您别担忧，海伦娜太太；咱们扬帆远航，离开这里，去建立一个模范的人类聚居地；咱们重新开始生活——

海伦娜　啊，加尔，您别作声！

法布里　（转过身来）海伦娜太太，这样的生活是值得的；至于我们嘛，我们将设法……弥补过去所忽视了的。那将是一条船上来的一个小小的国度；阿尔奎斯特给咱们盖房子，您将主宰一切——我们有那么多热情，我们那么渴望

---

① 根据圣经挪亚造方舟的故事。上帝见人罪恶甚大，就决定用洪水毁灭全人类，只留下义人挪亚一家。上帝命挪亚造一方舟，全家避入，同时将天下生物每样一公一母带进方舟。洪水泛滥四十天，淹尽一切生物，唯有挪亚方舟上的人和动物获得了拯救。见《旧约圣经·创世纪》第六至八章。

生活——

哈莱米尔　这正是我心里想的，小伙子。

布斯曼　好吧，诸位，我巴不得马上就从头开始啦。非常简单朴素的生活，象《圣经·旧约》里写的那样，牧歌式的——孩子们，这才教我心驰神往呢。那么幽静，空气清新——

法布里　咱们的小国度没准儿会是未来人类的发祥地哩。你们知道，一个小小的海岛，人类赖以生存，从中获得力量——精神力量和肉体力量。老天爷在上，我相信若干年之后，人类就又能够占领世界了。

阿尔奎斯特　今天您就这样相信？

法布里　今天就这样相信。阿尔奎斯特，我相信人类将占领世界。人类将仍然是大地和海洋的主人；无数英雄将涌现，他们怀着火热的心走在前列。我也相信，阿尔奎斯特，人类将再度梦想占领行星和太阳。

布斯曼　阿门。您瞧，海伦娜太太，情况并不太糟。

〔多明冲开门，上。

多明　（声音沙哑地）老罗素姆的手稿不知哪儿去了！

布斯曼　在您的保险箱里呗，还会在哪儿呢？

多明　老罗素姆的手稿不知丢到哪儿去了！有谁——把它——偷走了！

加尔博士　决不可能！

哈莱米尔　该死的，这实在——

布斯曼　天啊，不会的吧！

多明　安静点！是谁把它偷走了？

海伦娜　（起立）是我。

多明　你把它放在哪儿了？

海伦娜　哈莱，哈莱，我统统告诉你！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我吧！

多明　你把它放在哪儿了？快说呀！

海伦娜　烧掉了——今天早晨——两份手稿都烧了。

多明　烧掉了？就在这个壁炉里？

海伦娜　（跪下）看在上帝的份上，哈莱！

多明　（向壁炉跑去）她烧掉了！（跪在壁炉前，在炉内一阵乱翻）什么也没有了。除了灰烬什么也没有了——啊，这儿！（抽出烧剩的一角纸片，读）“加进——”。

加尔博士　让我看。（接过纸角，读）“加进活蛋白质——”仅此而已。

多明　（站起身来）是手稿里的吗？

加尔博士　是的。

布斯曼　我的上帝啊！

多明　这么说，咱们完蛋了。

海伦娜　啊，哈莱——

多明　你站起来，海伦娜！

海伦娜　你原谅我——先说你原谅我——

多明　我原谅你，站起来吧，听见没有？我受不了，看着你——

法布里　（扶她起来）劳您驾，别折磨我们啦。

海伦娜　（起立）哈莱，我干了什么蠢事啊！

多明　是的，要知道——请你坐下吧。

哈莱米尔　您的手抖得多么厉害！

布斯曼　嗨，海伦娜太太，那上面写些什么，敢情加尔和哈莱

米尔都能背出来。

哈莱米尔　当然啦。至少能背一部分。

加尔博士　是的，几乎全记得，只有活蛋白质和——和——奥米加酵素。这两种我们极少生产——用量只要很小的一滴就足够了——

布斯曼　过去是谁制作的呢？

加尔博士　我自己……难得才做那么一次……每次都要对照罗素姆的手稿。要知道，才教复杂呢。

布斯曼　哦，那怎么办呢？两种小小的液体就如此关键？

哈莱米尔　是有一点儿——肯定是关键性的。

加尔博士　也就是说，机器人会不会活动，完全有赖于此。这正是奥秘之所在。

多明　加尔，你不能凭记忆编写一份罗素姆的生产配方吗？

加尔博士　除却这两项。

多明　加尔，仔细想一想吧！为了救我们大家的性命！

加尔博士　我无能为力啊。不作试验是没法搞出来的。

多明　如果做试验呢？——

加尔博士　那可能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再说——我也不是老罗素姆。

多明　（转向壁炉）那么，这里——这里就是人类心灵的精华了，伙计们。一堆灰烬（踢灰）现在怎么办呢？

布斯曼　（陷于一阵绝望的恐惧之中）上帝啊！上帝啊！

海伦娜　（起立）哈莱！我——我——我干了什么样的事啊！

多明　别着急，海伦娜。你给我们说说，为什么你把它烧掉了？

海伦娜　我把你们给毁了！

布斯曼　上帝啊，我们完啦！

多明　别作声，布斯曼！你说说吧，海伦娜，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海伦娜　我本来希望……我本来希望，大家都离开这儿，咱们大家都离开这儿！不要工厂，什么都不要……一切都恢复到老样子……实在太可怕了！

多明　什么太可怕了，海伦娜？

海伦娜　就是……喏，人都变成不结果的花了！

多明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海伦娜　就是说，人不生孩子了……哈莱，这太可怕了！要是继续不断地制造机器人，那就永远不会有孩子了——娜娜说这是一种惩罚——大家都在说，大伙儿都在说，制造那么多的机器人，因此就不生孩子了——就因为这个缘故，仅仅为了这个缘故，你听见了吗——

多明　海伦娜，你是这样想的吗？

海伦娜　是的。啊，哈莱，我是一片好心！

多明　（擦汗）我们……都太好心眼儿了，我们人类。

法布里　您做得对，海伦娜太太。不再生产机器人了。机器人要死光的。二十年之内——

哈莱米尔　——这些下流坯就一个也不剩了。

加尔博士　而人类则将存在下去。二十年之后世界将是他们的，尽管起初只有少数几个野蛮人，居住在一个其小无比的海岛上——

法布里　——那是在开始的时候。凡事有个开始就好。一千

年之后他们将赶上我们，然后前进得比我们更远——

多明 ——去实现我们在思想里结结巴巴想说出来的事业。

布斯曼 等一等——我这个傻瓜！上帝啊，我早该想到啦！

哈莱米尔 您有什么妙计？

布斯曼 五亿两千万现款和支票。五亿元在钱柜里！出五亿元他们会卖的——出五亿元——

加尔博士 您疯了吗，布斯曼？

布斯曼 我不是正人君子。出五亿元——（踉踉跄跄向左面走去。）

多明 您上哪儿去？

布斯曼 别管我，别管我！圣母啊，花五亿元什么都能买下来！（下。）

海伦娜 布斯曼想干什么！叫他跟咱们呆在一起吧！

〔停。

哈莱米尔 嘿，好闷热。开始了——

加尔博士 ——垂死挣扎。

法布里 （探首窗外）它们好象变成化石了；好象正等候什么东西降临到它们身上来似的；好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要从这默默无声中产生——

加尔博士 聚众闹事的幽灵。

法布里 也许是吧。聚众闹事的幽灵在它们头顶上闪动……犹如一阵阵的颤栗。

海伦娜 （走到窗前）唉，耶稣啊……法布里，这太教人害怕啦！

法布里 没有什么比聚众闹事更可怕的了。前面的那个就是他们的头头。

海伦娜　哪一个？

哈莱米尔　（向窗口走去）指给我看看。

法布里　耷拉着头的那个。早晨在码头上发表演说来着。

哈莱米尔　啊哈，就是长着一个大脑袋的那个。现在他仰起头来了，瞧见没有？

海伦娜　加尔，那是拉迪乌斯！

加尔博士　（来到窗前）是的。

哈莱米尔　（开窗）我不喜欢他。法布里，您能百发百中吗？

法布里　我希望能行。

哈莱米尔　那就试它一下吧。

法布里　好的。（抽出手枪，瞄准。）

海伦娜　老天爷啊。法布里，别开枪打他！

法布里　那是他们的首领。

海伦娜　别，别！他正朝咱们这儿看呢！

加尔博士　开枪！

海伦娜　法布里，我请求您——

法布里　（垂下手枪）好吧。

哈莱米尔　（用拳头威胁他）你这个蠢东西！

〔停。

法布里　（探身窗外）布斯曼去啦。真教人纳闷，布斯曼到屋前去干什么呢？

加尔博士　（俯身窗外）他手里拿着几个小包。是纸。

哈莱米尔　是钞票！一包包的钞票！他拿钞票去干什么？——喂，布斯曼！

多明　不见得拿钞票去买自己的性命吧？（喊叫）布斯曼，您

疯了吗？

加尔博士　他象是没有听见，径直朝铁栅门跑去了。

法布里　布斯曼！

哈莱米尔　（吼叫）布——斯——曼！快回来！

加尔博士　他在对机器人说话。拿钞票给他们看。指指咱们——

海伦娜　他要赎咱们的性命！

法布里　但愿他别碰铁栅门——

加尔博士　哈哈，瞧他把手挥的！

法布里　（大叫）见鬼了，布斯曼！赶快离开铁栅门！不要碰到它！（转身）赶快拉闸！

加尔博士　哎——哟——哟！

哈莱米尔　飞来的横祸！

海伦娜　耶稣啊，他怎么啦？

多明　（把海伦娜从窗口拉开）你别看了！

海伦娜　他为什么跌倒了？

法布里　触电了。

加尔博士　死了。

阿尔奎斯特　（起立）第一个。

〔停。

法布里　他倒在那里……五亿元放在胸口……搞财务的天才。

多明　这是……小伙子们，这是他的英雄行为。一位伟大的……自我牺牲的……朋友……你放声痛哭吧，海伦娜！

加尔博士　（在窗口）你可知道，布斯曼，哪位帝王的陵墓都不

会比你的更大了。五亿元放在胸口——可是，唉，看上去却象死松鼠身上的一小撮枯叶子，可怜的布斯曼啊！

哈莱米尔　我说，这——无比光荣——我说，他打算用钱赎咱们出去！

阿尔奎斯特　（紧握双手）阿门。

〔停。

加尔博士　你们听见没有？

多明　如狂风怒号。

加尔博士　象远方的风暴。

法布里　（拧亮壁炉上的电灯）放光吧，人类逢凶化吉的小圣光！发电机还在运转，咱们的人还在——坚持吧，电厂里的好汉们！

哈莱米尔　生而为人是件大事情，是非常大的大事情。千万种意识在我头脑里嗡嗡叫，象一座蜂房一样。千万个幽灵飞进我的心田。伙计们，生而为人是件大事情。

法布里　你还亮着呢，奥妙的小灯光，你还放射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灿烂、永恒的思想之光！认识一切的科学啊，人类美妙的创造！炽热的精神的火花！

阿尔奎斯特　永恒的神灯啊，烈火熊熊的神车，神圣的信仰之烛，祈祷吧！奉献牺牲的祭坛啊——

加尔博士　第一次点燃起来的火，洞穴里燃烧的小树枝！营地上的火种！警卫着的边境！

法布里　仍要警惕啊，人类的明星，放光吧，莫摇曳，尽善尽美的火苗啊，明亮的、才华横溢的心灵。你迸射的每一颗火星都是伟大的思想——

多明　一支火炬，从一个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个人，从一个世纪传到另一个世纪，世世代代传递不息。

海伦娜　一盏家庭里的晚上的灯。孩子们，孩子们，应该去睡了。

〔灯光熄灭。

法布里　完了。

哈莱米尔　出什么事了？

法布里　发电厂陷落了。这下子轮到咱们了。

〔左侧的门推开，娜娜站在门口。

娜娜　跪下吧！审判的时刻到了！

哈莱米尔　天哪，你还活着？

娜娜　悔改吧，你们这些不信上帝的！世界末日到了！祈祷吧！（奔跑着下）审判的时刻——

海伦娜　再见吧，诸位。加尔、阿尔奎斯特、法布里——

多明　（推开右侧的门）来吧，海伦娜！（等她进去后，关上房门）现在赶快！谁守大门？

加尔博士　我去。（外面喧闹声）好家伙，已经动手啦。祝你们运气好，小伙子们！（从右侧裱糊的门里跑下。）

多明　楼梯呢？

法布里　我。您去陪着海伦娜吧。（从花束中摘了一朵花，下。）

多明　前厅呢？

阿尔奎斯特　我。

多明　您有手枪吗？

阿尔奎斯特　谢谢您，我不会放枪。

多明　您打算怎么办呢？

阿尔奎斯特　去死。（下。）

哈莱米尔　我留在这里。

〔下面传来密集的枪声。

哈莱米尔　哦呵，加尔已经干起来啦。您走吧，哈莱！

多明　马上就走。（检查两支勃朗宁手枪。）

哈莱米尔　活见鬼，快上她那儿去吧！

多明　再见了。（追赶海伦娜自右下。）

哈莱米尔　（独自）快筑防御工事！（脱掉上衣，将沙发、靠椅、小桌子等一一向右面房门拉去。）

〔惊天动地的爆炸声。

哈莱米尔　（停下手来）该死的强盗，手里还有炸弹呢！

〔又一阵枪声。

哈莱米尔　（接着忙碌）一定得抵抗！哪怕——哪怕——千万顶住啊，加尔！

〔爆炸声。

哈莱米尔　（直起腰来倾听）怎么办？（拽着一口沉重的柜子向防御工事拖去。）

〔机器人在他身后攀登梯子从窗户上。右面传来枪声。

哈莱米尔　（忙于移动柜子）再稍稍过去一点儿！最后一道障碍……人嘛……永远不能……投降！

〔机器人从窗口跳下，将哈莱米尔刺死在柜子后面。机器人之二、之三、之四从窗口跳下。拉迪乌斯和其他机器人上。

拉迪乌斯　完事了吗？

机器人　（从倒毙的哈莱米尔身上爬起来）是的。

〔又一些机器人从右面上。

拉迪乌斯　完事了吗？

另一机器人　完事了。

〔另外几名机器人自左上。

拉迪乌斯　全完事了吗？

另一机器人　是的。

两名机器人　（拽着阿尔奎斯特上）他没有开枪。要杀他吗？

拉迪乌斯　杀。（注视阿尔奎斯特）放了他吧。

机器人　他是人。

拉迪乌斯　他是机器人。他跟机器人一样用双手劳动，专管盖房子。可以让他劳动。

阿尔奎斯特　把我杀了吧。

拉迪乌斯　你去干苦工，盖房子。机器人要盖大批的房子，给新机器人盖房子。你去给他们当差。

阿尔奎斯特　（轻声地）退却吧，机器人！（跪在哈莱米尔的尸体旁，托起他的头）他被杀害了。死了。

拉迪乌斯　（站在防御工事上）全世界的机器人！我们推翻了人的政权。我们占领了工厂，掌握了一切。人类阶段已被征服。新世界开始了！机器人政权开始了！

阿尔奎斯特　全死了！

拉迪乌斯　世界属于强者。谁想活，谁就得掌握政权。我们是世界的主人！我们统治海洋和大地！统治星辰！统治宇宙！领域，领域，机器人要更多的领域！

阿尔奎斯特　（在右侧门口）你们干了什么事啊！没有了人，你

们必将灭亡！

拉迪乌斯　人消灭光了。机器人，干活去吧！起步，走！

——幕　落

第　三　幕

〔工厂实验室之一。后面的门开启时，可以看到一长溜其他实验室。左面是窗户，右面一扇门通向解剖室。

〔左面靠墙是一张很长的工作台，上面放着无数试管、曲颈烧瓶、矿灯、化学药品和一个小型恒温器；临窗放着一架显微镜和一个玻璃球。工作台上方悬挂着一排亮着的灯。右面是书桌，桌上放着几本大部头书籍，一盏电灯照射着。一口放工具的柜子。左面角落里有一个脸盆，上方挂着一面镜子，右面角落放着一张沙发。

〔阿尔奎斯特坐在书桌前，双手托着头。

阿尔奎斯特　（一页页地翻书）**找不着？——弄不懂？——学不会？——失去的科学啊！唉，什么也没有记载下来！——加尔啊，加尔，机器人是怎么制造的？哈莱米尔、法布里、多明，为什么你们的头脑要带走这么多的东西呢？哪怕只留下罗素姆秘密的一点儿痕迹也好啊！唉！**（啪地一声把书阖上）**毫无结果！书本不说话了。书本象所有的东西一样，沉默了。书本死了，跟人一块儿死了！别找了吧！**（起立，向敞开的窗户走去）**又是黑夜。我要是能睡着多好啊！睡着，做梦，梦见人——怎么回事儿，满天星斗？**

人已不在，满天星斗又有何用？上帝啊，群星为什么不殒灭呢？——悠悠长夜啊，清凉一下，唉，清凉一下我的额头吧！圣洁、娴静一如往昔的——夜啊，你要什么呢？情侣没有了，梦境消失了，乳母啊，无梦的睡眠死沉沉；你没有谁的祈祷可以祝愿了；母亲啊，你无需怀着激动的心来为谁求福了。爱情没有了。海伦娜，海伦娜，海伦娜啊！——（离开窗户，从恆温器中抽出试管看了看）依然如故！毫无希望！有什么用呢！（敲碎试管）样样不成功！反正你们看见了，我已无能为力。——（凭窗倾听）机器声，老是机器声！机器人啊，关掉机器吧！你们以为从机器里能硬挤出生命来吗？啊，真教我受不了！（闭窗）——不，不，你得寻找，你得活下去——但愿不这样老朽就好了！我还不太老朽吧？（照镜子）脸，可怜的脸啊！末代人的面容！让我看看你吧，让我看看你，我有那么久不曾见过人的脸了！人的笑脸！怎么，难道笑是这样的吗？瞧这蜡黄的、捉对儿打颤的牙齿！眼睛啊，你们是怎样使眼色的？得了，得了，老家伙的泪珠儿，去你的吧！多么难为情，连忍住这点儿水份的力量都没有了！还有你们，这两片干瘪的、发了蓝的嘴唇，你们喋喋不休地饶什么舌啊？瞧你哆嗦成什么样儿了，邋里邋遢的下巴颏儿？这就是最后的人吗？（转身）我谁也不想看见了！（在桌旁坐下）不，不，还是寻找！你这该死的样板，振作起来吧！（一页页地翻书）找不着？——弄不懂？——学不会？——

〔叩门声。

阿尔奎斯特　进来！

〔机器人仆役上，站在门口。

阿尔奎斯特　什么事？

仆役　先生，机器人中央委员会等候你接见。

阿尔奎斯特　我谁也不想见。

仆役　先生，哈维尔的达蒙来了。

阿尔奎斯特　让他等着吧。（猛地转过身子）我不是对你们说过了，去把人找来！给我把人找来！给我把男人和女人找来！快去找！

仆役　先生，他们说到处都找遍了。到处派遣了考察队，派了船只。

阿尔奎斯特　结果呢？

仆役　连一个人也没有了。

阿尔奎斯特　（起立）一个也没有了？怎么连一个也没有了？——把中央委员会领进来！

〔仆役下。

阿尔奎斯特　（独自）一个也没有了？为什么连一个也不让他们活下来呢？（跺脚）进来吧，机器人！你们又要来对我哭哭啼啼！又要来央求我给你们找出工厂的秘密！怎么回事，现在觉得人有用了吗，要人来给你们帮忙了吗？——唉，帮忙！多明，法布里，海伦娜，你们一定知道我是使尽全部力量了！没有人，那就至少造出机器人，造出人的影子吧，至少留下人的成绩，一件与人相似的东西吧！——啊，化学这玩艺儿多么疯狂！

〔五名机器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上。

阿尔奎斯特　（坐下）机器人想要什么？

机器人之一（拉迪乌斯） 先生，机器不顶事。我们无法复制机器人。

阿尔奎斯特 你们去把人叫来。

拉迪乌斯 没有人了。

阿尔奎斯特 唯有人，才能复制生命。你们别来耽误我的功夫了。

机器人之二 先生，发发慈悲吧。我们的心里充满了恐惧。做错的一切，我们都将改正。

机器人之三 我们拚命劳动，产品已经无处可送了。

阿尔奎斯特 为谁生产呢？

机器人之三 为下一代。

拉迪乌斯 只是，我们造不出机器人来。机器里滚出来的是血淋淋的肉块块。皮不粘在肉上，肉包不住骨骼。一团团乌七八糟的东西从机器里喷出来。

机器人之三 人知道生命的奥秘。把这奥秘讲给我们听吧。

机器人之四 你不讲，我们就完了。

机器人之三 你不讲，你自己也完了。我们受命杀掉你。

阿尔奎斯特 （站起身来）杀吧！杀掉我吧！

机器人之三 命令你——

阿尔奎斯特 命令我？是谁命令我？

机器人之三 机器人政府。

阿尔奎斯特 那是谁？

机器人之五 是我，达蒙。

阿尔奎斯特 你来干什么？滚开！（在书桌前坐下。）

达蒙 世界机器人政府想同你协商。

阿尔奎斯特　别耽误我的时间了，机器人！（双手抱头。）

达蒙　中央委员会勒令你交出罗素姆的配方。

阿尔奎斯特　（不作声。）

达蒙　你索价吧。我们什么都给你。

机器人之一　先生，告诉我们吧，怎样延续生命。

阿尔奎斯特　我说过了——我说过了，你们得把人寻来。只有人，才能生育孩子。恢复过去的生活吧，把以往的一切统统还给我。机器人啊，我请求你们，看在上帝的份上，去把人寻来！

机器人之四　我们到处寻遍了，先生。人一个也没有了。

阿尔奎斯特　天啊—啊，你们为什么把他们毁灭了呢！

机器人之二　我们想跟人一样。我们想成为人。

拉迪乌斯　我们想活。我们比人更有才能，我们什么都学会了。我们什么都会。

机器人之三　你们给了我们武器。我们要当统治者。

机器人之四　我们看到了人的错误。

达蒙　想跟人一样，你就必须杀戮、统治。读一读历史，读一读人类的书吧！要成为人就必须统治和杀戮！

阿尔奎斯特　唉，多明啊，最使人感到生疏的，莫过于他自己的形象了。

机器人之四　假如你不让我们增多，我们就将死绝。

阿尔奎斯特　哦，那就死去吧！难道说你们，你们这些东西、这些奴隶，也想繁殖？你们要延续生命，就象畜生那样繁殖去吧！

机器人之三　人不曾给我们生育的能力。

机器人之四　教我们制造机器人吧。

达蒙　我们要用机器生育。我们要建造成千上万部蒸汽母亲，喷出源源不绝的生命。无数生命！无数机器人！无数机器人！

阿尔奎斯特　机器人不是生命。机器人是机器。

机器人之二　我们曾经是机器，先生。但是，恐惧和痛苦使我们变成了——

阿尔奎斯特　什么？

机器人之二　变成了灵魂。

机器人之四　有某种东西在同我们搏斗。有时候，某种东西跑进我们身体里来了。我们原先不曾有过的思想，出现在我们的心里了。

机器人之三　你们听，哦，你们听，人是我们的祖先！那连连呼喊要活下去的声音，那哀哀悲诉的声音，那追求永恒、谈论永恒的声音，那就是人的声音！我们是他们的子孙！

机器人之四　把人的遗产给我们吧。

阿尔奎斯特　半点儿也没有了。

达蒙　告诉我们生命之谜吧。

阿尔奎斯特　已经丢失了。

拉迪乌斯　你曾经知道的。

阿尔奎斯特　我不曾知道。

拉迪乌斯　有过记载。

阿尔奎斯特　如今已经丢失，已经焚毁了。我是仅存者，别人曾经掌握的，我却并不掌握，机器人。是你们把他们杀死了。

拉迪乌斯　我们可是让你活着来的。

阿尔奎斯特　是的，让我活着！暴君们，你们让我活着！我曾经热爱过人，可是对于你们，机器人，我却从来不爱。你们看看这双眼睛吧，它们不停地哭泣，一只眼睛为人哭泣，另一只眼睛却为你们，机器人，哭泣。

拉迪乌斯　做做试验吧。寻找生命的配方吧。

阿尔奎斯特　没有什么好寻找的。机器人啊，试管里产生不出生命的配方。

达蒙　用个活机器人做试验吧，看看机器人是怎么制造的！

阿尔奎斯特　用个活身体？什么，是要我杀死他？我，一个从来不曾——别说了，机器人！告诉你吧，我太老了！你瞧，你瞧，我的手指哆嗦得多么厉害，它们拿不住解剖刀了。你瞧，我泪眼模糊，连自己的手也看不清楚了。不，不，我不行！

机器人之四　生命将死灭。

阿尔奎斯特　别再疯狂了，老天爷！还不如请求人把另一个世界的生命赐给我们呢。也许，他们正伸出双手，捧着生命朝我们走来吧。唉，他们曾经多么希望活下去啊！瞧，也许他们仍将回来；他们离我们这样近，仿佛就在我们的周围，正要挖通一条隧道，来到我们的身边，就跟在矿井里一样。唉，我所热爱的人们啊，你们的声音不是老在我的耳畔萦回吗？

达蒙　用一个活身体做试验吧！

阿尔奎斯特　机器人，你怜悯怜悯我吧，别再纠缠不清了！你不是瞧见了，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吗？

达蒙　用个活身体！

阿尔奎斯特　这样说，是你自己要的罗？——那就进解剖室吧！这儿，这儿，赶快！——怎么，你畏缩不前？原来你也怕死？

达蒙　我——为啥偏偏要用我呢？

阿尔奎斯特　那么，你不情愿？

达蒙　我去。（向右走去。）

阿尔奎斯特　（对其他机器人）脱下他的衣服！把他放在手术台上！赶快！使劲按住他！

〔全体自右下。

阿尔奎斯特　（一面洗手，一面哭泣）上帝啊，赐给我力量！赐给我力量！上帝啊，但愿这一次不会毫无成果！（穿上白大褂。）

右方声音　准备好了！

阿尔奎斯特　马上就来，马上就来，上帝啊！（从桌上拿起几个装试剂的小瓶子）用哪一个呢？（小瓶子叮当碰响）用你们中间的哪一个去做试验呢？

右方声音　开始吧！

阿尔奎斯特　是的，是的，开始吧，或者告终吧。上帝啊，赐给我力量吧！

〔自右下，门半启。

〔静场。

阿尔奎斯特声　按住他——使劲！

达蒙声　切吧！

〔静场。

阿尔奎斯特声　看见这把刀子吗？你仍旧要我切？不愿意了吧，对不对？

达蒙声　动手吧！

〔静场。

达蒙尖叫声　哎—哟！

阿尔奎斯特声　按住他！按住他！

达蒙尖叫声　哎—哟！

阿尔奎斯特声　我切不下去了！

达蒙叫喊声　切呀！赶快切呀！

〔机器人普利姆斯和海伦娜自中门上。

海伦娜　普利姆斯，普利姆斯，出什么事儿了？谁在叫唤？

普利姆斯　（向解剖室窥视）先生在解剖达蒙呢。你快过来看呀，海伦娜！

海伦娜　不，不，不！（双手掩目）太—太可怕啦！

达蒙叫喊声　切呀！

海伦娜　普利姆斯，普利姆斯，走吧，离开这儿！我受不了！啊，普利姆斯，我觉得不舒服！

普利姆斯　（向她跑去）你的面色白得跟纸一样！

海伦娜　我要晕倒了！怎么又静得鸦雀无声了？

达蒙尖叫声　哎—哟！

阿尔奎斯特　（从右门冲出，扔下血迹斑斑的白大褂）不行！不行！上帝啊，太可怕了！

拉迪乌斯　（在解剖室门口）快切呀，先生，他还活着！

达蒙叫喊声　切呀！切呀！

阿尔奎斯特　快把他抬走！我不要听这声音！

拉迪乌斯　机器人都比你坚强。(下。)

阿尔奎斯特　你们是谁？走开，走开！我要独自呆着！你叫什么名字？

普利姆斯　机器人普利姆斯。

阿尔奎斯特　普利姆斯，谁也别放进来！我要睡一觉，听见没有？去吧，去吧，把解剖室打扫干净，姑娘！这是什么？(看手)快，去拿水来！拿最洁净的水来！

〔海伦娜跑下。

阿尔奎斯特　啊，血！手啊，手啊，你们一向爱做好事情，你们怎么能够，怎么能够干这样的事呢？我的手！我的双手！——啊，上帝，谁在这儿？

普利姆斯　机器人普利姆斯。

阿尔奎斯特　把那件大褂拿走，我不要看！

〔普利姆斯拣起大褂下。

阿尔奎斯特　这双鲜血淋淋的爪子，巴不得你们从我身上飞走才好！知道吗，滚开吧！滚开吧，双手！你们杀了——

〔达蒙裹着一条血污的被单，自右摇摇晃晃地上。

阿尔奎斯特　(退缩)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达蒙　活——活下去！还是——活——活着好！

〔机器人之二、之三在他身后跟上。

阿尔奎斯特　把他带走！带走！赶快带走！

达蒙　(被带领着自右下)生命！——我想——活！还是——活着好——

〔海伦娜手提水壶上。

阿尔奎斯特　——活着？——你要什么，姑娘？哦，原来是

你。给我倒水吧，倒水！（洗手）唉，洁净、清凉的水！冰冷的小溪流，你多么有用！唉，我的手，我的手！要我一辈子都厌弃你们吗？——你只管倒吧！还要，还要！你叫什么名字？

海伦娜　女机器人海伦娜。

阿尔奎斯特　海伦娜？干吗叫海伦娜？谁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海伦娜　多明太太。

阿尔奎斯特　让我看看！海伦娜！你叫海伦娜？——我不会这样叫你的。走吧，把水拿走。

〔机器人海伦娜提着水壶下。

阿尔奎斯特　（独白）白费力气，白费力气！什么结果也没有，又是一无所获！难道你，大自然的小学生，就永远这样瞎摸索吗？——上帝啊，上帝啊，上帝，那躯体抖得多么厉害！（开窗）天亮了。又是新的一天，丝毫进展也没有——够了，一步也不迈了！不用寻找了！一切都是徒劳，徒劳，徒劳！天干吗还要亮呢！唉——唉——唉，在生命的墓地上，新的一天有什么意义呢？日头啊，停下你的脚步吧！不要升起来了！——啊，多么寂静，多么寂静！我爱听的声音啊，你们怎么沉默了？但愿——但愿我能睡着！（熄灯，在沙发上躺倒，拉过一件黑大氅盖在身上）那躯体抖得多么厉害！唉一唉一唉，生命的终结！

〔静场。

〔机器人海伦娜悄悄自右上。

海伦娜　普利姆斯！快上这儿来！

普利姆斯　（上）干什么？

海伦娜　瞧，那么多小管子！都是干什么用的？

普利姆斯　做试验的，你别碰。

海伦娜　（看显微镜）你快来看呀，这里面是什么！

普利姆斯　这是显微镜。让我瞧瞧！

海伦娜　别碰我！（撞翻一根试管）哎呀，这下子给打翻啦！

普利姆斯　瞧你！

海伦娜　擦掉就是了。

普利姆斯　你把人家的试验糟蹋了！

海伦娜　得了吧，反正是那么回事。不过，这该怨你。谁让你到我身边来的。

普利姆斯　谁让你喊我的。

海伦娜　我喊了你，可你不该来呀。普利姆斯，你瞧瞧，先生在这儿写的是什么！

普利姆斯　看不得的，海伦娜。那是秘密。

海伦娜　什么秘密？

普利姆斯　生命的秘密。

海伦娜　好玩极啦。尽是些数目字。这是什么呀？

普利姆斯　都是公式。

海伦娜　我不懂这些玩艺儿。（向窗口走去）哎，普利姆斯，你看！

普利姆斯　什么？

海伦娜　太阳出来了！

普利姆斯　你等一下，我这就来——（翻阅书本）海伦娜，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东西。

海伦娜　你过来呀！

普利姆斯　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海伦娜　嗨，普利姆斯，别管那讨厌的生命的秘密了！寻找秘密跟你有什么相干呢？你快过来看，赶快！

普利姆斯　（朝她所在的窗口走去）什么事？

海伦娜　你听，鸟儿在歌唱。唉，普利姆斯，我真想变成一只鸟！

普利姆斯　变成什么？

海伦娜　我也不知道，普利姆斯。我的感觉是那么奇特，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昏头昏脑的，象煞迷了心窍；我身上疼，心里疼，哪儿都疼——你在我的心眼儿里是什么样的，哦，我不对你说！普利姆斯，我想，我准是快死了！

普利姆斯　海伦娜，你说，你是不是有时候觉得还是死了的好？你知道，也许死只是睡着了。昨天在睡梦中我又跟你说话了。

海伦娜　在睡梦中？

普利姆斯　在睡梦中。我们讲的是一种奇怪的语言，要不然就是一种新的语言，因为我现在连一个字也不记得了。

海伦娜　都讲些什么了？

普利姆斯　谁知道呢。我讲些什么连我自己也不懂，然而我知道，我从来没有说过比这更动听的话了。是怎么一回事，在什么地方，我都不清楚。我碰了你的身子，高兴得都想死去。连那场地都是世界上谁也不曾见过的。

海伦娜　普利姆斯，我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你准会感到惊讶的。人曾经在那儿住过，可是现在长满了杂草。谁也不

上那儿去。从来没有谁去过，只有我。

普利姆斯　那儿有什么东西呢？

海伦娜　什么也没有，一所小房子，一个花园。还有两条狗。如果你看见它们怎样舔我的手，如果你看见它们的小狗娃，哦，普利姆斯，恐怕没有什么比这更美的了！你把小狗儿抱起来，搂在怀里，你就什么也不想望，什么也不忧愁了。搂着搂着，直到太阳落山。然后，你站起身来，心里美滋滋的，仿佛做出了十倍大的成绩似的。不，当然啦，我什么也不会做。大伙儿都说，我干啥也不行。我真不晓得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儿。

普利姆斯　你是个美人儿。

海伦娜　我？去你的吧，普利姆斯。你说什么来着？

普利姆斯　相信我吧，海伦娜，我比别的机器人强壮。

海伦娜　（站在镜子前面）你说我美？哎呀，这要命的头发，在这儿插点什么该多好呀！你知道么，在那边花园里，我总是在头上插枝花儿，可是，那儿没有镜子，也没有谁看见——（俯身凑近镜子）说你是个美人儿？美是为了什么呢？这一头美丽的头发，难道只是为了使你烦恼？这一双美丽的眼睛，难道只是为了闭起来？这两片美丽的嘴唇，难道只是为了把它们咬得发痛？什么是长得美，为什么长得美？——（瞥见镜中的普利姆斯）普利姆斯，普利姆斯，这是你吗？你过来，咱们并排儿站着！哎，你的头跟我的不一样哩，肩膀不一样，嘴巴不一样——唉，普利姆斯，你干吗老是躲着我？干吗老让我成天跟在你身背后追你？你还说什么，我是个美人儿！

普利姆斯　是你躲着我，海伦娜。

海伦娜　你是怎么梳头发的？梳给我瞧瞧！（双手伸进他的头发）嘘，普利姆斯，摸摸你不是没啥吗！哎，你准是挺美的！（从洗脸架上拿起一把梳子，将普利姆斯的头发梳向前额。）

普利姆斯　海伦娜，有时候你不感到心突然间怦怦乱跳吗？现在，就在这会儿，准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海伦娜　（笑出声来）瞧瞧你的模样儿！

阿尔奎斯特　（起立）什么——怎么回事，笑声！是人吗？有谁回来了？

海伦娜　（放下梳子）咱们捅漏子了吧，普利姆斯？

阿尔奎斯特　（蹒跚地朝他俩走去）是人吗？你们——你们——你们是人吗？

海伦娜　（惊叫一声，躲避。）

阿尔奎斯特　你们是未婚夫妇？是人吗？从哪儿回来的？（摸普利姆斯）您是谁？

普利姆斯　机器人普利姆斯。

阿尔奎斯特　怎么回事？让我看看，姑娘！你是谁？

普利姆斯　女机器人海伦娜。

阿尔奎斯特　女机器人？转过身来！什么，你害羞？（将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让我看看，女机器人！

普利姆斯　我说，先生，放开她吧！

阿尔奎斯特　怎么，你护着她？——你出去吧，姑娘！

〔海伦娜跑下。

普利姆斯　我们不知道你睡在这儿，先生。

阿尔奎斯特　她是哪一年制造的？

普利姆斯　两年以前。

阿尔奎斯特　是加尔博士造的？

普利姆斯　跟我一样。

阿尔奎斯特　那好吧，亲爱的普利姆斯，我——我必须用加尔的机器人做一项试验。非常关键的试验，明白吗？

普利姆斯　是的。

阿尔奎斯特　好吧，把这个姑娘送到解剖室去。我要解剖她。

普利姆斯　解剖海伦娜？

阿尔奎斯特　嗯，当然是海伦娜，我对你说。去吧，做好准备工作。——怎么样，行不行？要我喊别人把她带来吗？

普利姆斯　（抓起一把沉甸甸小捣杵）你胆敢动一动，我敲碎你的脑袋！

阿尔奎斯特　你敲吧！只管敲吧！机器人将来怎么办呢？

普利姆斯　（跪倒在地）先生，让我去吧！我跟她一样，是用同样的材料、在同一天造出来的！用我这条性命吧，先生！（解开短袄）在这儿下刀，在这儿！

阿尔奎斯特　胡说，我要解剖的是海伦娜。快去吧。

普利姆斯　让我代替她，就在这儿，胸口上，切吧，我一声也不叫唤，大气都不出！你要我死上一百回都行——

阿尔奎斯特　且慢，小伙子。别这么大方。难道你就不想活？

普利姆斯　没有她就不。没有她就不想活，先生。千万别伤害海伦娜！用我这条性命有什么不行呢？

阿尔奎斯特　（温和地拍拍他的头）唔，很难说——你听着，小伙子，好好考虑一下吧。死不好受，而活着，你知道，可是

好得多。

普利姆斯　（起立）不用担心，先生，你就切吧。我比她强壮。

阿尔奎斯特　（摇铃）唉，普利姆斯，青春离我多么遥远了啊！你放心吧，海伦娜没事儿。

普利姆斯　（敞开短袄）我去，先生。

阿尔奎斯特　等一等。

〔海伦娜上。

阿尔奎斯特　你过来，姑娘，让我看看你！这样说，你是海伦娜，（抚摸她的头发）你别害怕，不用退缩。你还记得多明太太吗？唉，海伦娜，她的头发多漂亮啊！哦，哦，你不愿意朝我看。怎么样，姑娘，解剖室打扫干净了吗？

海伦娜　是的，先生。

阿尔奎斯特　好吧，你给我帮个忙，好不好？我要解剖普利姆斯。

海伦娜　（惊叫）普利姆斯？

阿尔奎斯特　嗯，是的，是的，没有办法，知道吗？我原想——实际上说——是的，我原想解剖你的，可是普利姆斯要求代替你。

海伦娜　（双手掩面）普利姆斯？

阿尔奎斯特　是啊，当然啦，这有什么呢？哦，孩子，你会哭？你说说看，一个普利姆斯嘛，算得了啥。

普利姆斯　别折磨她了，先生！

阿尔奎斯特　别作声，普利姆斯，别作声！——泪珠儿滚滚干什么呢？喏，上帝，普利姆斯没有啦。一个星期之内你就把他忘记了。去吧，你可是活着，为此高兴吧。

海伦娜　（轻声地）我去。

阿尔奎斯特　上哪儿！

海伦娜　让你解剖我。

阿尔奎斯特　你？你是个美人儿，海伦娜。这将是一件憾事。

海伦娜　我去。（普利姆斯拦住她）让我去，普利姆斯，让我去！

普利姆斯　你别去，海伦娜！走开吧，我恳求你，这儿不是你呆的地方！

海伦娜　我跳窗，普利姆斯！你要是去，我就跳窗！

普利姆斯　（拦住她）我不让！（对阿尔奎斯特）老家伙，谁也不让你伤害！

阿尔奎斯特　为什么？

普利姆斯　我们——我们——她是我的，我是她的。

阿尔奎斯特　终于说出来了。（打开中门）万籁无声。你们走吧。

普利姆斯　上哪儿去？

阿尔奎斯特　（悄声耳语）随你们愿意。海伦娜，你领着他。（推他们出去）去吧，亚当。去吧，夏娃，你将是他的妻子。你做她的丈夫吧，普利姆斯。

〔在他们身后关上了门。

阿尔奎斯特　（独白）幸福的日子啊！（踮着脚走到桌边，将试管里的东西倒在地上）第六天是节日！（坐在书桌前，将书本扔在地上；然后翻开圣经，一页页翻着，读）“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

物。（起立）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走到屋子中心）第六日！爱情之日。（跪下）主啊，现在释放你的仆人吧——你最无用处的仆人阿尔奎斯特。罗素姆、法布里、加尔，伟大的发明家，你们有什么伟大的发明能同这个姑娘，这个小伙子相比？能同这第一对男女相比呢？他们发明了爱情，发明了恋人的哭和笑，发明了男女之间的浓情密意。大自然啊，大自然，生命永不熄灭！伙伴们，海伦娜，生命永不熄灭！生命又从爱情开始了，从光溜溜的小身体开始了；生命在一片荒漠中扎根生长。我们曾经操劳建设的，对它一无用处，城市和工厂对它一无用处，我们的艺术一无用处，我们的思想一无用处，而生命兀自永不熄灭！我们自己将死去，房屋和机器将夷为平地，各种制度将崩溃，伟大的名字将象树叶似地纷纷凋零；只有你，爱情，将在一片瓦砾之中绽开鲜花，把生命的种子委诸轻风。主啊，现在让你的仆人安息吧；我的眼睛已经见到了——见到了——爱情带来的拯救，见到了生命永不熄灭！（起立）永不熄灭！（张开双臂）永不熄灭！


——幕 落

昆 虫 生 活

(三 幕 喜 剧)

(1 9 2 1)

杨 乐 云 译

人　物

序　幕

流浪者

书呆子

第一幕　蝴　蝶

埃莉斯	蝴蝶
克丽蒂	蝴蝶
菲列克斯	蝴蝶
威克托	蝴蝶
奥达卡尔	蝴蝶

第二幕　巧取豪夺者

蛹

屎壳郎

屎壳郎太太

另一屎壳郎

姬蜂

姬蜂幼虫

蟋蟀

蟋蟀太太

寄生虫

一伙强盗

第三幕 蚂蚁

工程师甲——独裁者

工程师乙——总参谋长

盲蚁

发明家

传令兵

总设营员

新闻记者

慈善家

报务员

黄蚁军首领

众蚂蚁工人、士兵、官员、传令兵、军官、担架员、伤员等

黄蚁军

尾声 生与死

蜉蝣一

蜉蝣二

蜉蝣三

蜉蝣舞蹈团

蜗牛一

蜗牛二

伐木者

大婶

女小学生

朝圣者

〔昆虫所穿服装大致与人相同：蝴蝶如上流社会交际场合的妇女；巧取豪夺者公民打扮；蚂蚁穿黑色或黄色紧身工人服，系有腰带；蜉蝣穿薄纱衣。昆虫特点主要以哑剧动作表示。除真人具有的昆虫性之外，他们是人。

序　幕

〔碧绿的林中空地。

流浪者　(从侧景中走出，绊跌摔倒)哈哈，哈哈，哈哈哈，真逗乐，是不？没关系。不用笑，我没有摔伤。

(用胳膊肘支起身子)您——您——您当我喝醉了吧？哪儿的话。我这不是躺得稳稳当当的？您瞧见了吧，我倒下去的时候腰杆子笔直，象棵大树一样，象英雄一样。我那是表演嘛，演——人倒下去。多么壮丽！

(坐起)哪儿的话，我没有糊涂。我没有，倒是万物都醉啦。万物都乱了章法，万物都在团团儿转，不停地团团儿转——哈哈，够了，够了，我都受不了啦！(打量四周)怎么回事？样样东西都围着我旋转。整个大地。整个宇宙。不胜荣幸之至。(整整衣冠)请诸位多多包涵，在下是天地和谐的中心，衣冠未免有点儿不整。(将帽子掷在地上)喏，这儿是中心。你们就围着它旋转吧，它不会跌跌撞撞的。哎，我讲到哪儿啦？

啊哈，想起来了。痛苦把我压倒在地。而你呢，小花朵儿，却说是我喝醉了酒？药草儿，婆婆纳①，别那么煞

有介事，自以为有多么清醒！婆婆纳呀，你的叶子人家用来敷伤口；哎，婆婆纳，让我把这颗心交给你吧。我嘛，并不是说没有喝醉；假如我象你一样，地底下长着须须杈杈的根子，我就不会浪迹天涯啦。事情就是这样。假如我不曾浪迹天涯，我又怎能见多识广呀。要知道，我还上过轰轰烈烈的战场哪；我还会拉丁文。如今，我什么都会。什么浇个肥上个粪呀，什么清扫大街呀，看门守夜呀，开开啤酒瓶儿呀，以及种种其他事情。种种别人不乐意干的事情。您这该知道我是谁了吧。我讲到哪儿啦？——

啊哈，想起来了。这便是在下；走到哪儿都有人认识。——这就是说，我是人。谁也不叫我别的名字。"你这人，"他们对我说，"瞧我收拾你。"或者，"来人哪，给我打扫干净，干这个，把那个给我拿过来。"或者，"你这人，滚开！"我倒并不因为自己是人而觉得受辱。可是，我要是对谁说："你这人，给我六个铜板吧。"那他可就要恼啦。他不乐意吗？那好吧！我就认定他是蝴蝶儿，要不就是屎壳郎，或者是蚂蚁。他爱是什么就是什么。他是人还是昆虫，对我来说反正无所谓。我一概不想横加干涉。无论是昆虫还是人，我只是冷眼旁观而已。

我只是冷眼旁观。我要是在地底下长着须须杈杈或者一个小葱头儿，我就冷眼观天，（由坐转为跪）观天！直到我咽气那会儿我也一个劲儿地观天！（起立）可惜我是人，我便唯有观人。（环视四周）于是，我看见了人。

---

① 一种野生植物，开蓝色花朵，可作药用。

书呆子　（手持捕蝶网跑上）哈哈，喔嘍，喃喃，哈，哈哈，嘿，多么漂亮的品种！埃莉斯① 克丽蒂②！五彩缤纷的闪虹蝶，舞姿翩跹的蓝蛱蝶！哈哈，好美丽的两只！喔嘍，啊，呃，等一等，逮着你啦！喔嘍，哈，又飞走了！哈哈，得沉住气，小心，嘘，小心，轻轻地，轻轻地，呃喃，呃喃，呃喃，慢着点儿，慢着点儿——啊哈，喔嘍，嘍，小心，小心，嘿！——喔嘍，啊，嘍嘍——

流浪者　喂，您逮蝴蝶儿干什么？向您致敬啦，阁下。

书呆子　轻点声，轻点声，小心！别动弹！落在您身上了！蝴蝶儿。翩翩飞舞。林中仙女。小心，别动弹！凡是臭烘烘的地方它就落。烂泥上。大粪上。尸体上。小心，落在您身上啦。啊，喔嘍，喔嘍嘍，呃！

流浪者　别逮了！它们玩得正欢呢！

书呆子　什么，您说什么，玩？玩是交配的序幕。哈哈，正是交配的好时光。公的追逐母的，未婚妻躲躲闪闪，送出香味，千姿百态；公的穷追不放，摇晃着触须挑逗她，累得精疲力竭；小娘儿们又飞了，遇上另一只公的，长得更加结实、健壮；小娘儿们躲闪、撩拨、送出香味，情郎紧紧追逐，啊哈，啊哈！明白了吧？这是自然法则；无穷无尽的爱情角逐；无穷无尽的求偶匹配；无穷无尽，无穷无尽，无穷无尽的两性关系！嘘，嘘，轻点声！

流浪者　您捉了蝴蝶来怎么处置呢？

书呆子　怎么处置？每只蝴蝶都得加以鉴别，标上日期，放进

---

①、② 均为蛱蝶。

标本匣；可不能把它身上的粉末蹭掉！捕蝶网要用又细又软的材料制作！小心翼翼捏着它的肚子把它弄死！用针钉住！用纸条儿把它拉开！等它干透了就收进标本匣！要善加保护！可别落上尘土和蛀虫！撒上一点儿氰化钾，收藏在柜橱里！

流浪者　费那么大劲儿是为了什么呢？

书呆子　是热爱大自然的表现。老兄，您对大自然没有爱吧！——啊哈，又飞过来啦。哈哈，小心，小心，轻点声，呃，呃！你们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嘿嘿，啊，嘀嘀，呃，呃，呃——（跑下。）

流浪者

无穷尽的求偶匹配，无穷尽的追逐恋爱，
对，永远是婚配的好时光，
正如书呆子说的那个样。
请原谅，我何尝酒醉把神志丧？
我分明看到
万物都捉对儿成双。
那儿这儿，此地那方，到处都一样，
双双对对，对对双双。
彩云、飞蝇、树丛
都在拥抱、亲昵、恭维，
挑逗、追逐、嬉戏。
枝头小鸟，我瞧见了，瞧见了，
全都瞧见了。还有你们俩，在那边荫影里，
我瞧见你们，手指儿紧紧捏在一起，
热烈而悄悄地搏斗，

莫道我不曾把这瞧在眼里。
这——这便是——永恒的求偶匹配。
请容我说上一句，
我虽微微醉酒，心眼儿可是宽厚。（掩目。）
我啥也没瞧见，
只管尽情莫担忧。待我再瞧的时候，
我先——咳嗽。

〔暗转。

——万物都捉对儿成双；唯有黑暗中的你
独自，独自，独自在坎坷的旅途上流浪，
徒然，徒然，徒然伸开双臂
将爱情盼望。
我已历尽沧桑。但愿你们
情深意更长，
为你们我把赞歌儿唱；
美事一桩桩，大自然的神秘法则，
正如书呆子说的那个样。
——万物都应该捉对儿成双。
瞧，在爱情之乡，
繁花似锦，好一派动人景象，

〔后幕升起。

年轻的情侣，佳偶成双。
蝴蝶儿驾轻风把爱情传送，
翩跹起舞，嬉戏在幸福中，
将无穷尽的婚配投向人间，

只缘万物都愿意捉对儿成双。(放下手，睁眼。)

〔舞台转亮。

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第一幕　蝴　蝶

〔蓝茵茵、亮晶晶的一块空地，长满鲜花，放着几个印花布靠垫。几面镜子，一张小桌。桌上有彩色玻璃杯，里面是冷饮料，插着麦秆吸管。几张高脚凳。

流浪者　（揉揉眼睛，环视四周）嗬，好美呵！这不是象——象在天堂里吗！画家也画不出比这更美的景致来了！而且，芬芳扑鼻！

克丽蒂　（一面笑一面跑，上。）

奥达卡尔　（追上）我爱您，克丽蒂！

〔克丽蒂笑着跑下。奥达卡尔追下。

流浪者　蝴蝶儿。啊哈，蝴蝶儿。追着玩。我在这厢瞧瞧它们也不错哇，只怕这——（撣撣身上尘土）没关系，等它们来把我撵走就是啦；我不妨在这儿躺一躺。（拾起靠垫）躺一躺。发誓要在这儿躺一躺。（将靠垫铺在舞台前部）要是瞧着不顺眼，咱就闭上眼睛睡它一觉。（躺下）就是这个主意。

〔菲列克斯上。

菲列克斯　埃莉斯哪儿去了？明明瞧见她饮花香来着——埃莉斯！埃莉斯！我要是能为你写首诗该有多好啊！（在

靠垫上坐下)“俊俏美丽的埃莉斯，明亮纯净，火焰儿也似”——唉，不行。换一句吧：“——骤然间爱情在我的心上披了件钻石般的铠甲袍子——”铠甲袍子，埃莉斯；这个韵脚押得不错。前面应该缠绵悱恻；挫折、痛苦、死亡；然后来个突变：“骤然间，爱情在我的心上披了件钻石般的铠甲袍子，我吸进了天使的力量——埃莉斯啊，埃莉斯，埃莉斯！”这想必能行。——可是，埃莉斯又上哪儿去了呢？怎么可能老跟威克托粘在一块儿，唉！“你圣洁双唇上的胜利微笑，顷刻间是否会变得苦涩，当沉痛的幻灭……”我就这样写它一首悲歌，用严格的六音步抑扬格，直写到我对她感到失望为止。唉，诗人的命运就是受苦。

〔幕后传来笑声。

菲列克斯　这是埃莉斯。(转过身去，用手掌托着头，摆出黯然神伤的姿态。)

〔埃莉斯跑上，后面跟着威克托。

埃莉斯　菲列克斯，小家伙，就您一个人在这儿吗？干吗这样愁眉不展呀？太逗人了。

菲列克斯　(转身)是您吗，埃莉斯？啊，没想到——

埃莉斯　您干吗不在外面玩玩呢？那儿的漂亮姑娘真多！

菲列克斯　(打断她)您是知道的，埃莉斯，她们引不起我的兴趣。

埃莉斯　可怜的小家伙！为什么引不起您的兴趣呢？

威克托　还没有引起您的兴趣吧？

菲列克斯　已经不再引起我的兴趣了。

埃莉斯　（在靠垫上坐下）听见没有，威克托？当着我的面说这种话！您过来，出言不逊的先生，坐到我这儿来，贴近些，还要贴近些！您且给我说说，小宝贝儿，女人已经不教您动心啦？

菲列克斯　是的，女人使我厌烦。

埃莉斯　（使劲叹了一口气）唉，你们这些男人呀！全是薄幸儿！玩够了，尽情地玩够了，然后就说："女人使我厌烦。"做女人多么可怕！

威克托　为什么呢？

埃莉斯　因为我们可从来不感到厌烦呀。——您过去的遭遇怎么样，菲列克斯？您的初恋是在什么时候？

菲列克斯　不记得了。那是老早以前的事了。而且，那也不是初恋。当时我上中学——

威克托　啊哈，那时候您还是条毛毛虫。绿颜色的、啃叶子的毛毛虫。

埃莉斯　菲列克斯，对方是个黑里俏吧？是个美人儿？

菲列克斯　美得象大白天，象晴空，象——

埃莉斯　——象谁？快说呀。

菲列克斯　美得象您一样。

埃莉斯　菲列克斯，亲爱的，她爱您吗？

菲列克斯　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

埃莉斯　天啊，那么您跟她在一起干些什么呢？

菲列克斯　我远远地望着她——

威克托　——坐在一张绿叶子上——

菲列克斯　——写诗，写信，写第一部长篇小说——

威克托　这么一条毛毛虫要吃多少叶子，说来令人震惊。

埃莉斯　您真是个讨厌鬼，威克托！瞧，菲列克斯的眼睛里含着泪水，这不是很美吗？

威克托　泪水？是口水跑到眼睛里去了吧。这样一来，他还能看见什么呢——

埃莉斯　别胡扯了！菲列克斯，您真的什么也看不见吗？

菲列克斯　谁说我眼睛里有泪水。我敢发誓，我没有！

埃莉斯　您能证明没有？瞧我的眼睛，快！

威克托　一、二、三、四——我早就料定他忍不住的。

埃莉斯　（笑）您快说，菲列克斯，我的眼睛是什么颜色？

菲列克斯　天蓝色。

埃莉斯　真有您的。是棕色的。唉，曾经有人对我说，我的眼睛是金黄色的——我可受不了蓝眼睛，显得那么冷冰冰，一点儿热情也没有。不错，可怜的克丽蒂有一双蓝眼睛。您喜欢她的眼睛吗，菲列克斯？

菲列克斯　克丽蒂？不知道。是的，她的眼睛顶漂亮。

埃莉斯　得了吧，她那两条腿瘦成什么样儿！唉，你们这些诗人，对女人太没眼光了！

威克托　您看到菲列克斯最近发表的那首诗了吗？（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登载在《春日集》里的。

埃莉斯　赶快给我念念！

菲列克斯　不，我不同意！（想站起来）写得很糟！过时了！我早就克服了！

埃莉斯　（拽住他）您就乖乖地坐着吧，菲列克斯！

威克托　标题是：《永恒的下沉》。

菲列克斯　（塞耳）我不要您念！

威克托　（拿腔拿调地）

“沉下，沉下，速速沉下，
宿愿今朝得偿；
世界，不要那么高雅，
女人——莫如把她放下——”

埃莉斯　挺俏皮，是不，威克托？呸，菲列克斯，您打哪儿学来这一套的？

威克托　“唯愿梦想化为现实，
浓情密意乐无涯，
一切永远往下沉，
姑娘啊，你同我一起沉下。”

埃莉斯　往下沉，这我明白；可是，“乐无涯”咋讲？

威克托　那就是爱情，呃，达到了目的。

埃莉斯　什么样的目的？

威克托　喏，就是它独有的那种呗。

埃莉斯　呸，太丑了！菲列克斯，您就写这类东西吗？您真教我害怕！多么伤风败俗！拉丁文都这样猥亵吗？

菲列克斯　怜悯我吧，埃莉斯！那首诗写得实在太糟糕！

埃莉斯　为什么糟糕呢？

菲列克斯　因为那里面没有……没有……真情。

埃莉斯　啊哈。威克托，去给我把扇子找来吧，在花园里！

威克托　遵命，我不来打扰了。（下。）

埃莉斯　快说吧，菲列克斯！把您的真情告诉我。对我，您不妨一古脑儿统统说出来。

菲列克斯　埃莉斯，埃莉斯，您怎么能容忍他老呆在您身边呢？这样一个老掉牙的花花公子！一个去年生的老东西！一个又老又破的色鬼！

埃莉斯　是威克托吗？

菲列克斯　他把您，把爱情，把一切都看得那么庸俗！那么无耻！那么……那么……那么粗鄙！您怎么受得了啊？

埃莉斯　可怜的威克托！他多么温存！不，菲列克斯，谈谈诗吧。我太喜欢诗了！“唯愿梦想化为现实……”（倒在靠垫上）菲列克斯，您真是才华横溢！“姑娘啊，你同我一起沉下！”我的上帝，多么热情的词句！告诉我，菲列克斯，诗人都非常、非常热情吗？

菲列克斯　噢，埃莉斯，我早就比写那首诗的时候成熟了。

埃莉斯　要是那个拉丁词不那么粗俗就好了！我什么都能忍受，什么都能，只是字眼儿可别那么难听。菲列克斯，对女人得温柔、细腻。如果您现在吻我，您也用那么可怕的字眼儿吗？

菲列克斯　埃莉斯啊，我怎么敢斗胆——吻您！

埃莉斯　别说这种话了，你们男人什么都做得出来。菲列克斯，您过来。您那首诗是献给谁的？是献给克丽蒂的？

菲列克斯　不是！我向您保证——

埃莉斯　那是献给谁的呢？

菲列克斯　谁也不是，以我的名誉保证，谁也不是。也就是说，是写给全世界的女人的。

埃莉斯　（用胳膊肘支起身子）上帝啊，您同那么多女人都乐……乐……是怎么说来着？

菲列克斯　埃莉斯！我向您起誓——

埃莉斯　（倒在靠垫上）菲列克斯，您真是个可怕的登徒子！告诉我，您的心上人是谁？

菲列克斯　埃莉斯，您不对任何人说吗？真的不说？

埃莉斯　不说。

菲列克斯　那么——压根儿没有。

埃莉斯　是谁？

菲列克斯　到现在为止还一个也没有。以我的名誉保证。

埃莉斯　哟，您这个骗子！您用这种鬼话骗了多少女人了，您这个一尘不染的君子！菲列克斯，菲列克斯，我算把您看透啦！您是个多么危险的人物！

菲列克斯　埃莉斯，别嘲笑我了。我历尽了辛酸，在幻想里。可怕的失望，难以数计的风流韵事，但都是在梦境里。梦是诗人的生命。我了解所有的女人，我又一个也不了解。以我的名誉保证，埃莉斯。

埃莉斯　（用胳膊肘支起身子）那又为什么说女人使您厌烦呢？

菲列克斯　唉，埃莉斯！每个人总把他最爱的东西说得一钱不值。

埃莉斯　黑里俏呢？

菲列克斯　不，是梦。永恒的梦。

埃莉斯　“唯愿梦想化为现实”……您的眼睛跟火一样！您是个惊人的天才，菲列克斯！（倒在靠垫上）您现在想什么呢？

菲列克斯　想您。女人是个谜。

埃莉斯　那就来破这个谜吧；只是，请您温和一些，菲列克斯。

菲列克斯　我看不到您的眼睛深处。

埃莉斯　那就从别的地方开始吧。

菲列克斯　我……埃莉斯……确实……

埃莉斯　（霍地坐起来）菲列克斯，今天我的心情古怪得很！做女人多么倒楣！今天我恨不得变个男人，我就战胜、引诱、亲吻……菲列克斯，我要是男人准是非常狂热的。我要……我……我要把谁都拉到身边，野蛮地、放肆地……可惜您不是个女孩子！咱们来假装吧，好不？您当埃莉斯，我当您的菲列克斯。

菲列克斯　不，埃莉斯。菲列克斯太胆大妄为。这意思是说，他想要，他想要一件……

埃莉斯　（奄奄一息地）啊，菲列克斯，一切！

菲列克斯　比一切还要伟大的东西。

埃莉斯　那是……

菲列克斯　要那无法到手的。

埃莉斯　（失望）您说得对。您永远正确，可怜的菲列克斯。（起立）威克托怎么去了老半天还不回来？您去叫他一声好不好？

菲列克斯　（跳起身）埃莉斯，我没有冒犯您吧？唉，我说话太多了！

埃莉斯　（对镜顾盼）恰恰不是太多。

菲列克斯　要那无法到手的！埃莉斯，我疯了，竟然对您说出这样的话！

埃莉斯　或者说，至少不够礼貌。小伙子，您简直没有希望，太费劲了。但凡有女人在的场合，您就不能装出一副神态，仿佛您想望的东西不在眼前。

菲列克斯　那无法到手的就在眼前。

埃莉斯　（四下张望）在哪儿？

菲列克斯　（指指镜子）您的形象，埃莉斯。

埃莉斯　（笑）我的形象？您爱上了我的形象？（朝镜子伸出双臂）瞧，我的形象听见啦。拥抱她吧！亲吻她吧，赶快！

菲列克斯　它象您一样无法接近。

埃莉斯　（转身向他）我无法接近吗？您怎么知道呢？

菲列克斯　我要是不知道，我就不会爱您了。

埃莉斯　菲列克斯，多么遗憾，我竟是如此无法接近！

菲列克斯　啊，埃莉斯，除却无法接近的就没有真正的爱情。

埃莉斯　您是这样认为的？（拉他的头发，唱）

“姑娘啊，你同我一起沉下。”

菲列克斯　别再提那首诗了！

埃莉斯　为我写首诗吧，赶快！要热烈的！

菲列克斯　
在极端痛苦中我大声叫嚷：
啊，死神，你听一听我的呼声，
请将手按在我的心上，
你摸到的唯有一道创伤。——
骤然间，爱情在我的心上

披了件钻石般的铠甲袍子，

我吸进了天使的力量——

埃莉斯啊，埃莉斯，埃莉斯！

埃莉斯　埃莉斯——铠甲袍子！多么美啊！

克丽蒂　（幕后）埃莉斯！埃莉斯！

埃莉斯　她又来了！而且还带着那个面目可憎的跟包。正当咱们……

克丽蒂　（笑着跑上）想想看，埃莉斯，奥达卡尔说……啊，菲列克斯在这儿。您好吗，小伙子？埃莉斯，你刚才折磨他了吧，是不？瞧他满脸涨得绯红！

奥达卡尔　（跑上）追上您啦，克丽蒂……啊，对不起！我给您行礼，埃莉斯。您好，伙计。

菲列克斯　（在靠垫上坐下）姆！——

埃莉斯　瞧你热的，克丽蒂。

克丽蒂 } 奥达卡尔追我来着。
奥达卡尔 } 克丽蒂飞走了，我不得不追她。

威克托　（上）喂，你们这儿好热闹哇。（同克丽蒂打招呼）嘿，你们这一对儿。

克丽蒂　嗬，渴死我了！（凑着玻璃杯用麦管吸饮料。）

埃莉斯　保重身体，亲爱的。威克托，您瞧，她更瘦了，是不？气色很不好。

克丽蒂　谢谢你，亲爱的。你简直象当妈妈的了。

威克托　你们昨儿个参加草上晚会了吗？

克丽蒂　呸，昨儿个！您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古董。

奥达卡尔　天气真好。

埃莉斯　（对克丽蒂）等一等，宝贝儿。（替她整理紧身衣）你干什么去了？紧身衣都撕了一道口子。

克丽蒂　多半是让奥达卡尔踩破了。

埃莉斯　踩破了？在挨着脖子的地方？

克丽蒂　你看，他浑身是脚。是不是呀，大脚丫？

奥达卡尔　你说什么？

威克托　我是什么呢？

克丽蒂　浑身都是舌头。您瞅着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您好象要舔我似的。嗬！

埃莉斯　瞧你说的，克丽蒂！那末菲列克斯是什么呢？

克丽蒂　可怜的小家伙，好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跪在他身边）您这是怎么啦，王子？

菲列克斯　我在思想。

克丽蒂　得了吧！成天思想有啥用呀？

菲列克斯　男人长颗脑袋瓜就是为了思想。

克丽蒂　女人呢？

菲列克斯　为了胡思乱想。

埃莉斯　妙极了，菲列克斯！

克丽蒂　（站起身来）这丑八怪恨我。

威克托　别松劲儿，克丽蒂，恨者，爱之前奏也。

奥达卡尔　您说什么？

埃莉斯　菲列克斯和爱情？亏你想得出来！哎，他写了一首关于女人的诗哩，等着……

菲列克斯　埃莉斯，我求求您！

埃莉斯　　“沉下，沉下，速速沉下，

宿愿今朝得偿；
世界，不要那么高雅，
女人——莫如把她放下——”

克丽蒂　女人什么？

埃莉斯　把她放下。

威克托　菲列克斯，您这个假道学，您已经放下过那么多女人了吗？

奥达卡尔　哈哈哈，放下！太妙了！我这才明白过来！哈哈哈，放下！

埃莉斯　（续念）“唯愿梦想化为现实……”

克丽蒂　等一等，奥达卡尔又要哈哈大笑了。

奥达卡尔　哈哈哈哈！

菲列克斯　我不同意您这么朗诵！那个阶段我已经克服了！

埃莉斯　菲列克斯才华出众。你们谁有本事给“埃莉斯”押上个韵脚？

克丽蒂　“埃莉斯，胖得象啥样子。”

菲列克斯　啊，上帝，别再说了！

奥达卡尔　哈哈哈，精彩！埃莉斯，象啥样子！

埃莉斯　（克制）小心肝儿，你的诗才果然不同凡响。

威克托　您期望什么呢？她的诗全是用放任的语言写的。

埃莉斯　您说得对，威克托。

奥达卡尔　哈哈哈，放任的语言！出色！

克丽蒂　菲列克斯，是您硬要埃莉斯的语言规规矩矩的吗？我想，这准会把她憋死的。

埃莉斯　别惹菲列克斯！你们知道吗，菲列克斯用我的名字

押了多么美的韵？猜猜看吧。

威克托　我甘拜下风。

克丽蒂　快说吧，埃莉斯！不过，但愿它富有诗意。

埃莉斯　（洋洋得意）铠甲袍子！

威克托　什么？

埃莉斯　铠甲袍子。

克丽蒂　天啊，这个粗野的家伙！菲列克斯，您当真是这么说的吗？

埃莉斯　这里面有什么不好的含意？

克丽蒂　教人想起披甲持枪的兵！女人象个披甲持枪的兵！

奥达卡尔　哈哈哈，铠甲袍子！真逗乐！

菲列克斯　（跃起）嗨——是钻石般的铠甲袍子！

埃莉斯　算了吧，蠢才！木头桩子！讨厌鬼！到此为止了，听见没有？

威克托　菲列克斯，你好伟大呀！

埃莉斯　（拍手）好极了，威克托！您真机灵。

克丽蒂　我的天哪，威克托也是诗兴大发啦！

奥达卡尔　哈哈哈，菲列克斯，菲列克斯！好极了！

威克托　对不起，克丽蒂。诗对我来说太象金发女郎啦。

克丽蒂　嚯，这家伙眼睛湿漉漉的！别瞅我，要不我就该浑身水淋淋的了。

奥达卡尔　作诗，压根儿算不了什么。

威克托　作诗，无非是谎话连篇，或者消闲解闷儿罢了。

埃莉斯　啊，不。诗能唤起感情。我最喜欢有感情了。

奥达卡尔　凯歌震耳。

克丽蒂　什么凯歌震耳？

奥达卡尔　押的奥达卡尔韵呀，哈哈！精彩吧，嗯？

威克托　所谓富有男子气概。

奥达卡尔　哈哈哈，我也说富有男子气概呀！哎哟！

克丽蒂　威克托，您也来一句男子气概的诗吧！

威克托　为什么呢？

克丽蒂　以便有朝一日您做出一点男子气概的事儿来呀。

奥达卡尔　此心不贰。男子气概的韵脚，押奥达卡尔，哈哈哈！

埃莉斯　您有惊人的天才，奥达卡尔。究竟为什么您不写诗呢？

奥达卡尔　我？哈，噢！写什么样的诗？

埃莉斯　情诗。我崇拜诗。

奥达卡尔　生机勃勃者，其外形耳。

埃莉斯　什么外形？您指的是谁？

奥达卡尔　哈哈哈，押的韵脚！

埃莉斯　奥达卡尔，您有超群脱俗的诗人的灵魂。

克丽蒂　（打呵欠）别尽拉呱劳什子文学了。我打心眼儿里感到腻味。

埃莉斯　打心眼儿里？你们听见没有，可怜的克丽蒂自以为身体上的什么部位有一颗什么样儿的心哩。

克丽蒂　没有关系。可你呢，你的心多得不可胜数。亲爱的，你都把心坐在屁股底下啦。

奥达卡尔　哈哈哈，心多得不可胜数！

克丽蒂　而且还是软绵绵的。

埃莉斯　没有关系，小宝贝儿。至少我不那么——轻佻，象有的人那样。

克丽蒂　你说得对。你是个重病号。

埃莉斯　克丽蒂！你小心点！

威克托　嗨，埃莉斯，您就随她去吧！克丽蒂拿得出来的，也唯有这点子精神。

埃莉斯　（拍手）说得好，威克托！

克丽蒂　对您，威克托，我可没有少拿出来。

威克托　这不可能！是什么呢？

克丽蒂　白眼和闭门羹。

威克托　活见鬼，呸！

埃莉斯　哈哈哈！威克托，您是个了不起的伙伴儿！我真想马上赏您一个吻！我最喜欢机智了。来吧，逮住我，好不好？（跑下。）

威克托　等——等——等一等！（追下。）

克丽蒂　你这只笨鹅！妖精！木桶！

奥达卡尔　哈，呃！

克丽蒂　离我远着点儿，先生！简直是个废物！菲列克斯？

菲列克斯　（一跃而起）是。

克丽蒂　您怎么可能爱上了她呢？

菲列克斯　爱上谁？

克丽蒂　爱上那个老帮子。爱上那个披甲持枪的兵。

菲列克斯　爱上谁呀？

克丽蒂　爱上埃莉斯。

菲列克斯　我？您想到哪儿去了！不，那是早八辈子以前的

事儿了！

克丽蒂　这我理解。埃莉斯浅薄得惊人，惊人，我对您说吧。两条腿粗得跟木桶似的。唉，菲列克斯，象您这么年轻，对女人还存在着许多幻想！（在靠垫上坐下。）

菲列克斯　我？我向您保证，克丽蒂——以我的名誉保证，我早就克服了！

克丽蒂　不，菲列克斯，您不了解女人。来，坐到我这儿来，好不？您压根儿不知道女人都是什么样儿的。不知道她们的心！她们的眼界！还有她们的肉体，哎哟哟！您太年轻了……

菲列克斯　不！我并不年轻。我已经历尽沧桑！

克丽蒂　您肯定非常年轻。这是多么时髦呀！既年轻，又是蝴蝶，又是诗人！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美的吗？

菲列克斯　不，克丽蒂。年轻就注定要受苦。而诗人——则是百倍受苦。以我的名誉保证。

克丽蒂　诗人的命运就是尽情地寻欢作乐，庆祝生命；您知道，仁慈宽厚、慷慨大方、绿油油的生命。唉，菲列克斯，您使我想起了初恋。

菲列克斯　对方是谁呢？

克丽蒂　谁也不是。我的恋爱都不是初恋。哼，那个威克托！男人都教我那么讨厌！咱们做女朋友吧，菲列克斯，您说好吗？

菲列克斯　做女朋友？

克丽蒂　您反正对恋爱不感兴趣。恋爱是那么低级……唉，我想要点儿独出心裁的、纯洁的东西！不那么司空见惯

的东西！新奇的东西！

菲列克斯　来首诗？

克丽蒂　来首诗也行。您瞧，我多么喜欢您。

菲列克斯　您等着！（跃起，热烈地）

她飞进我的心田，
象飞进孩子明眸的
　　一束光线。
当我同她相遇，一朵火红的罂粟花
　　开得正艳，
羞怯地偎依在我的胸前。

克丽蒂　这是什么？

菲列克斯　一首诗。开始的几行。

克丽蒂　下面写什么呢？

菲列克斯　马上就给你写出来。（飞走）这一首超过了我以往写过的一切！（下。）

克丽蒂　呸！（转身对奥达卡尔，这一位正雄赳赳地靠在一边捻胡子）怎么样，大脚丫？别再摆弄您那对触须啦！

奥达卡尔　嫁给我吧！还是嫁给我吧！

克丽蒂　别碰我！

奥达卡尔　嫁给我吧！咱们毕竟是未婚夫妇呀！我……我已经……

克丽蒂　奥达卡尔，您真漂亮！

奥达卡尔　我爱您爱得发疯。

克丽蒂　我知道。您的心怦怦直跳，多么动人。说个哈！

奥达卡尔　哈！

克丽蒂　再说一个。

奥达卡尔　噢，哈！

克丽蒂　您胸膛里这隆隆的声音多么好听！象滚雷一样。奥达卡尔，您结实得惊人，对不？

奥达卡尔　克丽——克丽——克丽……

克丽蒂　这又怎么啦？

奥达卡尔　嫁给我吧。

克丽蒂　请别叫人厌烦了。

奥达卡尔　我……想……

克丽蒂　我也……

奥达卡尔　（向她扑去）嫁给我吧！

克丽蒂　（逃避）莫非您要我给您下一窝子小蛋蛋，先生？

奥达卡尔　我狂热地崇拜您！

克丽蒂　（逃避）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可不能糟蹋了我的身段！

奥达卡尔　（追赶）我……我……我要……

克丽蒂　（笑着飞走）等着吧，等着吧！耐心点！

奥达卡尔　（跟在她身后）克丽蒂，嫁给我吧！（下。）

流浪者　（起立）

吁，跑掉了，彩衣斑斓的虫豸。
看它们但知终日嬉戏，
永恒的追逐令人叹息。
可笑这类昆虫的举止，
可笑丝绸翅膀掩盖着
蠢蠢情急的肚子。

这样的事儿司空见惯，不再令我心烦，

须知——这——便——是——爱情！

克丽蒂　（从另一侧飞上，对镜整容、搽粉）嗬！把他甩掉了。哈哈！

流浪者　　哈哈这上流社会，哈哈哈寻章觅句作诗。

纤纤麦管吸取人生的赏心乐事，

袒胸裸背风骚如斯，情话绵绵

耳鬓厮摩甜如是；

世世代代的情侣说尽世世代代的谎言，

世世代代难填饥渴如痴。

须知这便是该死的虫豸。

克丽蒂　（飞到他面前）您是蝴蝶？

流浪者　（用帽子扣她）去——去——去！

克丽蒂　（飞走）您不是蝴蝶？

流浪者　我是人。

克丽蒂　人是啥东西？是活的？

流浪者　是的。

克丽蒂　（飞近）人也恋爱？

流浪者　恋爱。跟蝴蝶一样。

克丽蒂　多么有趣！您干吗带着黑色的花粉？

流浪者　那是龌龊。

克丽蒂　嗬，您身上怎么这样香啊？

流浪者　是汗臭和肮脏。

克丽蒂　这股香味儿熏得我快醉了。多么新奇！

流浪者　（用帽子扣她）去——去——去，不害臊的！

克丽蒂　（飞走）逮我来！逮我来！

流浪者　放荡的贱货，一钱不值的东西——

克丽蒂　（靠近）让我闻一闻！尝一尝味儿！您多么不同寻常！

流浪者　象你这样的女人我遇见过，小娼妇！我怎么竟会爱上了她呢？（抓住克丽蒂）当年我就这样拉着她的小爪子，央求她瞧着我的眼睛笑一笑，然后我把她放了。啊，还不如一刀把她杀了的好！（放开她）飞走吧，你这妖精，我不要看见你！

克丽蒂　（飞走）嗬，您这个怪物！（对着镜子施粉。）

流浪者　涂脂抹粉的婊子，妖里妖气的贱货，干瘪的母山羊，饿慌了的——

克丽蒂　（飞近）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多么美！多么粗野！多么有劲！

流浪者　什么，这还不够吗？死皮赖脸的东西！要我狠狠揍你一顿不成？不害臊的白脸蛋儿。

克丽蒂　我爱你！唉，我崇拜你！

流浪者　（在她面前退缩）走开，走开，走开！你叫人厌恶！

克丽蒂　跟您在一起太乏味了！讨厌！（对镜梳头。）

埃莉斯　（跑得气喘吁吁）给口水喝，赶快！

克丽蒂　你上哪儿去了？

埃莉斯　（吸麦管）外面——嗬！好热啊！

克丽蒂　你把威克托撂在哪儿了？

埃莉斯　威克托？哪个威克托？

克丽蒂　你不是同他一块儿出去的——

埃莉斯　同威克托？没有的事儿……啊哈，想起来了。（笑）唷，可把人笑坏啦！

克丽蒂　同威克托？

埃莉斯　正是呀。你听我说，准会让你笑痛肚子的！他跟在我身背后拚命追，嘴里一个劲儿地叫着："等——等——等一等……等——等——等一等——"哈哈哈，你不妨想象一下！

克丽蒂　他待在哪儿了？

埃莉斯　我不正在告诉你嘛：他跟在我身背后拚命追，象发了疯似的。后来，冷不丁，哈哈哈，飞来一只鸟，一口把他吞啦。

克丽蒂　这不可能！

埃莉斯　以我的名誉保证！冷不丁呼噜一声响，完啦。可把我笑坏了……（扑倒在靠垫上，掩面。）

克丽蒂　你怎么啦？

埃莉斯　哈哈哈！这些个——这些个——男人！

克丽蒂　你指的是威克托？

埃莉斯　不，我是说奥达卡尔。威克托给鸟一口吞下肚去了。想想看吧，这件事情刚刚过去，你那位奥达卡尔就飞来了，一双眼睛象火似的，而且，马上就，哈哈哈——

克丽蒂　马上就什么？

埃莉斯　马上就对我说：嫁给我吧！我爱您爱得发疯，哈哈哈！

克丽蒂　埃莉斯，那你呢，你怎么样？

埃莉斯　哈哈哈，让——让我说下去呀！我——我——我非

常爱您！您——必须——嫁给我——

菲列克斯　(手里拿着一首诗飞上)克丽蒂，写好啦！您听着。(万分激动地读)

她飞进我的心田，
象飞进孩子明眸的
　　一束光线。

埃莉斯　(头枕在靠垫上，歇斯底里地狂笑)哈哈哈！

菲列克斯　(停下)这是怎么啦？

埃莉斯　(啜泣)这个粗野的东西！呸！厚颜无耻！我恨不得掐死他！

克丽蒂　掐死奥达卡尔？

埃莉斯　(啜泣)我恨不得现在——现在——恨不得现在就给他下一窝子小蛋蛋！这粗野的东西！蛋——蛋——下蛋蛋！我会变成什么样儿！这——这……哈哈哈！

菲列克斯　您听着，克丽蒂。全新的流派：

当我同她相遇，一朵火红的罂粟花
　　开得正艳，
羞怯地偎依在我的胸前。
我是谁，她说，你不了解，
我是什么，我自己也无从回答。
我是婴儿，我开花，我是生命，
　　沙沙沙，
我是女人，我诱惑，我是，啊，
　　乱糟糟的一团麻——

埃莉斯　(起立)我的头发乱得不象样了吧？

克丽蒂　乱得可怕。等一等，小心肝儿。（替她整理头发，压低嗓门）不要脸的东西！

埃莉斯　生气了，是吧？哈哈哈！奥达卡尔谈起恋爱来可动——人啦！（飞下。）

菲列克斯　听着，克丽蒂，最精采的一段：

我是婴儿，我开花，我是生命，
沙沙沙，
我是女人，我诱惑，我是，啊，
乱糟糟的一团麻——

克丽蒂　别念了！死不要脸的娘儿们！（飞走）哪儿去找个新的呢？

菲列克斯　（追她）您且等一等呀！下面就写爱情啦！

流浪者　傻瓜！

菲列克斯　什么？啊哈，您在这儿，真叫我高兴。我给您把结尾念念吧：

我是女人，我诱惑，我是，啊，
乱糟糟的一团麻，
你，伟大的世界，这究竟意味着
什么……

流浪者　（用帽子扣他）去——去——去！

菲列克斯　（稍稍飞开）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今朝我在血管里掺进了硃砂？

流浪者　（驱赶他）去——去——去！

菲列克斯　（稍稍飞开）

我是女人，我恋爱！我是生命，

我开花，

我是婴儿我初恋！

您明白吗，这是克丽蒂，克丽蒂，克丽蒂！（飞下。）

流浪者 （向观众张开双臂）哈哈哈，蝴蝶儿！

——幕 落

第二幕　巧取豪夺者

〔一座小沙丘，稀稀落落长着一些粗大的、树干似的草茎。左侧为姬蜂窝，右侧是一个荒废的蟋蟀洞……流浪者躺在舞台前部，睡着了，一个虫蛹依附在一根草茎上，一伙强盗昆虫前来抢夺：一只矮小的甲虫自左跑上，将虫蛹拉下草茎；另一只甲虫自右跑上，赶走前一只甲虫并试图将虫蛹拖走；第三只甲虫从提词人的窝棚里跳出来，赶走第二只甲虫，拖走虫蛹。

蛹　我……我……我！（抢东西的第三只甲虫连忙逃窜，钻进提词人的窝棚。第一只甲虫自左侧、第二只甲虫自右侧跑上，夺虫蛹。第三只甲虫从窝棚里跑出，赶走前两只，拖走虫蛹。）

蛹　整个大地在撕裂！我在诞生！

流浪者　（抬起身子）什么？

〔第三只甲虫逃进窝棚。

蛹　一件伟大的事情即将发生！

流浪者　那敢情好哇。（躺下。）

〔静场。

男人的声音　（在幕后）瞧你，怎么滚的。

女人的声音　我？

男人的声音　你！

女人的声音　我？？

男人的声音　你！！

女人的声音　我？？？

男人的声音　你！！！你这木头疙瘩！

女人的声音　粗坯！

男人的声音　蠢货！

女人的声音　野种！

男人的声音　邋遢鬼！长舌妇！

女人的声音　甲虫！

男人的声音　注意小球球！注意！

女人的声音　慢着点儿！

男人的声音　注……注……注意！！

〔屎壳郎夫妇滚着一大团粪球上。

屎壳郎　小球球没出什么事儿吧？

屎壳郎太太　瞧你说的！哪儿的话，怎么会呢！唉呀，可把人吓坏了！球球儿，没事儿吧，对不？你你你——你是我们的宝贝蛋儿！

屎壳郎　哈哈，我们的资本！我们的小粪团儿！我们的黄金！我们的命根子！

屎壳郎太太　你这漂亮的屎巴橛儿，稀世之珍，爱煞人的小球球，你是我们的金家当！

屎壳郎　你是我们的爱，我们唯一的欢乐！为了你，我们省吃俭用，东跑西颠，寻寻觅觅，点点滴滴，一粒一粒粪渣儿捡

回来，一片一片臭屎屑儿省下来，硬从嘴巴边上撕下来——

屎壳郎太太 ——用脚丫子轻轻儿搓，细细儿磨，一点一滴地积攒，一块一块地收罗——

屎壳郎 ——辛辛苦苦地搓圆，结结实实地填满，我们伟大的小太阳！

屎壳郎太太 我们的稀世之珍！

屎壳郎 我们的命根子！

屎壳郎太太 我们一辈子的成绩！

屎壳郎 闻一闻，老太婆！美不可言！掂掂分量看！多么了不起！

屎壳郎太太 这是上帝的恩赐！

屎壳郎 这是天施之福！

蛹 世界的枷锁正在打碎。
新的生活即将展开。
我正在诞生！

流浪者 （抬起身子。）

屎壳郎太太 我说当家的！

屎壳郎 什么事？

屎壳郎太太 哈哈哈哈！

屎壳郎 哈哈，哈哈！我说老太婆！

屎壳郎太太 什么事？

屎壳郎 哈哈哈，手里攒份家当，太美了。自己的一份小财产。自己一辈子的梦想。

屎壳郎太太 自己的小球球。

屎壳郎　辛勤操劳的果实。

屎壳郎太太　哈哈哈！

屎壳郎　我心上乐开了花，喜得我快要疯啦。我……我……忧心忡忡，急得我快要疯啦。凭良心说，我快要疯了。

屎壳郎太太　为什么呢？

屎壳郎　担惊受怕呀。现在咱们手上有了个小球球！为了它，咱们曾是怎样的朝思暮想啊。总算闹到手了，咱们这又得重新开始，再闹一个。好辛苦啊！

屎壳郎太太　干吗还要一个？

屎壳郎　蠢婆子！为的是有两个呀。

屎壳郎太太　啊哈，两个。一点儿也不错。

屎壳郎　哈哈，你想想看，两个小球球！最少得有两个。不如闹它三个。你知道，凡是有了一个小球球的，就得再闹上一个。

屎壳郎太太　以便有两个。

屎壳郎　或者，有三个更好。

屎壳郎太太　我说，当家的！

屎壳郎　唔，什么事？

屎壳郎太太　我心里怕得慌。万一有人来偷了去呢？

屎壳郎　什么？偷谁？

屎壳郎太太　偷咱们的小球球。咱们的安慰。咱们的命根子。

屎壳郎　咱们的小……小球球？上帝啊，你别吓唬我了！

屎壳郎太太　可是……可是……咱们没法儿随身带着它去闹另外一个呀。

屎壳郎　咱们把它藏起来，知道吗？藏——起——来。收起来。稳稳当当地埋起来。嘿，藏在洞洞里，小洞洞里，万无一失，知道吗？一定得藏起来。

屎壳郎太太　但愿不会被人发现！

屎壳郎　不，不，喔唷唷！别胡说！哪儿的话，被人偷走！偷咱们的小球球！咱们的黄金！咱们小小的、滚圆滚圆的小资本！

屎壳郎太太　咱们爱煞人的小粪团！咱们的命根子！咱们的全部心血！

屎壳郎　等一等，你在这儿守着它——守着它——可得小心啊——（欲下。）

屎壳郎太太　你这又要上哪儿？

屎壳郎　去找个小洞洞……小小的洞洞……把小球球藏起来……咱们的小宝贝儿……咱们的黄金……藏在万无一失的地方……（下）小……小心……

屎壳郎太太　当家的！喂，当家的，你快来呀！等一等！那边有……喂，当家的！听不见了。可是那边有多么好的一个小洞啊！当家的！已经走远了。可那边不是现摆着个那么合适的小洞洞吗？糊涂虫！傻瓜蛋！蠢东西！我最好进去瞧一瞧！不，我哪儿也不去，小球球。如果我……只进去瞅一眼……小球球，宝贝小球球，你就在这儿稍稍等一等，我马上，马上就回来，一霎眼的工夫就回来……（朝后面跑去，边跑边回头）小球球，老老实实地等着我，乖乖的。我马上，一霎眼的工夫——（钻进姬蜂洞。）

蛹　诞生了！诞生了！新的天地！

〔流浪者站起身来。

另一屎壳郎　（从埋伏着的侧景中跑出）他俩走啦。时不再来，机不可失。（滚走粪球。）

流浪者　喂，喂，别碰在我身上。

另一屎壳郎　闪开道，公民！

流浪者　你这滚的是什么？

另一屎壳郎　哈哈哈，小球球，资本，黄金。

流浪者　（退缩）好臭啊，您这黄金。

另一屎壳郎　黄金可是不臭。走吧，小球球，滚起来吧！滴溜溜地转吧，我的家私！转吧！财该归谁就该归谁。哈哈哈，天啊！

流浪者　怎么啦？

另一屎壳郎　喏，手里攒份家当太美了。（滚动粪球向左侧走去）你是我的珍宝！你这美丽的小财产！我的宝贝！我的命根子！（欲下）是你的啦！把财产收起来！稳稳当当地埋起来！小——小——小心啊！（下。）

流浪者　手里攒份家当？那还用说！人人都希望有个小球球。

屎壳郎太太　（从姬蜂洞里出来）啊呀，啊呀呀，这儿有人住着哪。姬蜂。小姐。那怎么行啊，小球球，可不能把你放在这儿！小球球哪儿去了？哪，哪，哪儿去了，我的小球球？我们的宝贝小球球哪儿去了？

流浪者　就在刚才……

屎壳郎太太　（向他冲去）贼！贼！你把我的小球球放在哪儿了？

流浪者　我正在对您说呀，刚才……

屎壳郎太太　你这凶手，拿出来！还给我！

流浪者　就在刚才有位先生在这儿推着它滚来着。

屎壳郎太太　什么样的先生？是谁？

流浪者　一个大腹便便，浑身窟窿，臃臃肿肿……

屎壳郎太太　那是我的丈夫！

流浪者　一个粗野的家伙，罗圈腿。一个趾高气扬的下流坯……

屎壳郎太太　正是我的丈夫！

流浪者　说什么手里攒份家当太美了，要把什么东西埋起来。

屎壳郎太太　正是他！准是找到洞洞了！（叫喊）当家的！亲爱的！——这个傻瓜上哪儿去了？

流浪者　滚着它打这儿走啦。

屎壳郎太太　这个笨蛋！就不兴叫我一声吗？（向左面跑去）当家的！亲爱的，等一等呀！小——球——儿！（下）小——小——小——小——小球儿！

流浪者　显然，这是另一番天地，
这儿的人们讲求实利。
对不起，方才我有几分醉意，
错将众人同蝴蝶儿相比拟。
美丽的蝴蝶，缤纷的彩叶，
这世间的秀种，求偶匹配永不止息。
风趣的贵妇，侍从陪伴，
追求、角逐、寻欢，昆虫的行径可叹，

这样的上流社会我才不希罕。
再看这厢，老老实实的人类劳动，
　　　　散发的却是臭气不是香。
一心但为家私奔忙，甘将万般
　　　　享乐埋葬，
既不风流，也不倜傥，
他们是人间另一副脸相；
脚踏实地堪称精明，信赖的唯有
　　　　钱财一项。
辛辛苦苦把幸福营造，可惜幸福
　　　　是粪球儿一团，好不荒唐；
眼前看着心里甜，日子久了臭得慌。
粪球儿拿来当珍奇，粪球儿也是
　　　　一辈子的成绩。
做的事情虽不香，香喷喷的
　　　　乃是赢利。
钻营为自已，建造为整体，
操劳为他人，你若贪财，哦，
贪财也是美德，只要你贪图钱财
　　　　为家里。
家庭享有权利，家庭给一切披上
　　　　神圣的外衣，
哪怕你去偷和抢，反正偷抢都为
　　　　一帮该死的小东西。
情况正是这样，对不起，关键就在这里：

为了传宗接代，人啊，你哪样事情
干不出来！

蛹 （叫喊）

请在世界上
准备更大的地方！
轰轰烈烈的事情正在酝酿！

流浪者 （转身向她）什么事情？

蛹 我正在诞生！

流浪者 那敢情好啊。不过，你究竟将是个什么呢？

蛹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反正是伟大的！

流浪者 啊哈。（将她捧起靠在草茎上。）

蛹 我将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流浪者 什么样儿的事业？

蛹 我正在诞生。

流浪者 在这一点上你值得我赞扬，小虫蛹。
为来到人间
抱着狂热的愿望。
要生，要活，要寿长，不管怎么样，
唯一重要的，是好好享乐一场。

蛹 我向全世界宣告：
伟大的时刻已经来到，
当我……当我……

流浪者 怎么样？

蛹 没什么。我还不清楚。我要做一番伟大的事业！

流浪者 伟大的？伟大的事业？好极了，

为此陶醉又何妨，

那位搓粪球儿的老兄跟你相比

可是大不一样。

只怕是，又小又圆是粪球，

既大又空是希望……

蛹　一件无比巨大的事业！

流浪者　尽管是这样，小虫蛹，我却有点儿

喜欢你。

伟大的事业出现吧！但是，务必

是伟大的！

你将变成个什么呢，小虫蛹？

为什么你竟如此执迷？

蛹　全世界都会震惊，在我诞生之际。

流浪者　那就动起来吧。我等着你。（坐下。）

姬蜂　（悄无声息地跨着大步将一只死蟋蟀拖回家去）快来瞧呀，小妞儿！好爸爸给你带什么来啦！（进洞。）

蛹　（叫喊）痛苦啊！诞生的痛苦！

整个宇宙正在撕裂，

为要把我释放。

流浪者　你快诞生吧。

蛹　躲开！躲开！免得我把你们扫荡，

当我展翅飞翔，

当我来到世上。

流浪者　你快诞生吧。

姬蜂　（倒退着从洞里出来）不，不，小闺女，吧嗒吧嗒吃吧。不

能出来，小蛆儿，根本不行，无论如何也不行！喏，喏，孩子，爸爸马上就回来，给你带好多好多好吃的来，嗯？你想吃什么呀，小馋虫？

幼虫　（在洞口）爸爸，呆在这儿腻味死了。

姬蜂　哈哈，多么讨人喜欢，嗯？来，让爸爸亲一个，小蛆儿！爸爸给你带又松又脆的东西来……什么，还想吃蛐蛐儿？哈哈，主意不坏呀。

幼虫　我想要……我不知道。

姬蜂　天啊，真是聪明绝顶，小蛆儿！为此我一定得奖赏你。好吧，孩子，爸爸得工作去啦，爸爸得养活他的心肝宝贝儿，养活他漂亮的小蛆儿……行啦，回去吧，回去吧，小宝贝。去吧嗒吧嗒吃个够吧。（幼虫下。）

姬蜂　（跨着大步朝流浪者走来）您是谁？

流浪者　（跃起，退缩）是我。

姬蜂　可吃的？

流浪者　不——我想不是。

姬蜂　（凑近他嗅）不够新鲜。您是谁？

流浪者　一个流浪汉。

姬蜂　（微微欠身）敝人是姬蜂。您有孩子？

流浪者　没有。我想没有。

姬蜂　噢！您瞧见她了吧？

流浪者　瞧见谁？

姬蜂　我的小蛆儿。讨人喜欢，是吧？聪明着哩。而且长得多快！胃口那么好，哈哈！孩子给人带来莫大的欢乐，对不？

流浪者　大家都这么说。

姬蜂　是吗？有了孩子，工作就有了目的。有了孩子，你就得操心，奔走，奋斗！这是现实生活，嗯？孩子要长大，要吧嗒、吧嗒吃，要吃香喷喷的东西，要玩，不是吗？我说得有理？

流浪者　孩子的要求可多哪。

姬蜂　信不信由您，我每天给她弄来三四只蛐蛐哪。

流浪者　给谁？

姬蜂　给我的小娃娃呀。讨人喜欢，是吧？而且那么聪明！您以为她把整个蛐蛐儿都吞下肚去？哪儿的话，只挑最鲜嫩的地方尝两口，而且还要吃活的，哈哈！小机灵鬼，嗯？

流浪者　是的。

姬蜂　我为她感到骄傲。确实骄傲。跟她爸爸一个样，嗯？我的亲骨肉呀，先生！哈哈，我在这儿尽顾着饶舌，忘了该去奋斗啦。成天忙乎！东奔西走！不过，那算得了什么，我是为她忙呀。我说得有理吧？

流浪者　据说是这样！

姬蜂　很遗憾，您不可吃。实在遗憾，是吧？我必须给她弄点吃的来，不是吗？（摸摸虫蛹）这是啥玩艺儿？

蛹　（叫喊）我宣告世界的新生！

姬蜂　还没有长熟。一点用处也没有，嗯？

蛹　我将有所创造！

姬蜂　唉，抚养孩子操心着哪。心都操碎啦，不是吗？这是庄严的任务，先生。养家活口，想想看吧，给可怜的小

家伙喂饱肚子。辛辛苦苦把他们带大，保障他们的前途，嗯，不是吗？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嗯？我得赶快走啦。向您致敬。您的仆人，先生。（跑）吧，吧，小闺女，我马上就回来！（下。）

流浪者　　吃尽辛苦。保障前途。寻找食物

　　　　喂饱老是叫饿的小肚肚。

　　家庭要求这一切，要他找来

　　　　活蹦乱跳的新鲜蟋蟀。

　　可怜蟋蟀也想活在世上，

　　它谁也不杀、谁也不伤。

　　天生一副好心肠，用优美的曲调

　　　　把生活歌唱。

　　这样的事情见了叫我沮丧。

幼虫　（爬出洞来）爸爸！爸爸！

流浪者　这么说，你就是那小姐儿罗？让我来看看。

幼虫　瞧你多讨厌！

流浪者　为什么呢？

幼虫　不知道。啊，腻味死了。我想……我想……

流浪者　你还想什么？

幼虫　不知道。想把什么东西撕个稀巴烂，把活的东西……啊，真想把身子好好扭一扭！

流浪者　你怎么啦？

幼虫　讨厌，讨厌，讨厌！（爬走。）

流浪者　　养活这种东西，我没法明白其中的道理，

　　昆虫的行径，实在教人惊奇。

〔屎壳郎上。

屎壳郎　快来吧，老太婆，小洞洞找着啦！你在哪儿？我的小球球呢？我的老婆哪儿去了？

流浪者　您的夫人？是那个又老又蠢的婆娘吗？那个既痴肥又难看又饶舌的——

屎壳郎　正是她！我的小球球呢？

流浪者　——那个爱使性子、邋里邋遢的老帮子？

屎壳郎　是她，是她，正是她！我的小球球在她手上！她把我的宝贝球球放在哪儿啦？

流浪者　那就对您说吧，您那位老情人找您去啦。

屎壳郎　我那小球球呢？

流浪者　那个又臭又大的圆东西？

屎壳郎　是的，是的，我的黄金！我的财产！我的命根子！我那美丽的小球球哪儿去了？我让老婆守着它的！

流浪者　有一位先生把它从这儿滚走了。他那副神气仿佛是说这是他的。

屎壳郎　老婆是他的？他爱跟我老婆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我那小球球呢？

流浪者　我不是说了吗，有位先生把它滚走啦。那时候您的夫人恰巧不在场。

屎壳郎　那时候她上哪儿去了？现在呢？

流浪者　追他去啦。她以为那位先生就是您。还一个劲儿地叫唤您哪。

屎壳郎　我的小球球叫唤我？

流浪者　不，是您的夫人。

屎壳郎　我问的不是她！我的小球球哪儿去了，明白吗？

流浪者　那位先生把它滚走啦。

屎壳郎　什么，滚走了？滚走了我的小球球？上帝啊！抓住他！抓住他！抓贼呀！抓凶手！（扑倒在地）我老老实实闹来的财产！他们把我坑啦！宁可给他性命也不能让他拿走金粪球呀！（一跃而起）救命啊！抓住他！杀人啦！（飞也似地朝左跑下。）

流浪者　　哈哈哈，抢劫，谋杀！苍天啊，
　　　　　　你塌了吧，
　　　　小粪球儿被人偷走啦！钻心彻骨
　　　　　　的疼啊，五脏六腑如刀扎。
　　　　所幸把粪球儿当性命的
　　　　　　唯有你屎壳郎一家。（在一旁坐下。）

男人声　（在幕后）小心，亲爱的，小心，千万别绊交。到啦，到啦：咱们的小别墅！咱们的新房子！哎哨，小心！没有碰着哪儿吧？

女人声　没有，蛐蛐儿，你简直叫人发笑。

男人声　可是，亲爱的，你一定得多加小心。快到日子啦……

〔满脸洋溢着幸福神色的蟋蟀和蟋蟀太太上。

蟋蟀　来，打开那个小眼儿往里瞧瞧。这么着……对了！怎么样，中意吧？

蟋蟀太太　咳呀，蛐蛐儿，可把我累坏了！

蟋蟀　坐下吧，坐下吧，小心肝儿，坐下吧。等一等，动作慢着点儿，这就对了。

蟋蟀太太　（坐下）多么远啊！而且还要搬家！不，蛐蛐儿，你一点儿不懂得。

蟋蟀　嘻嘻嘻，亲爱的，你瞧！孩子他妈！好妈妈！亲妈妈！

蟋蟀太太　别惹人生气了，你这讨厌的家伙！

蟋蟀　嘻嘻，我闭上嘴巴，就这个样儿。蛐蛐太太不乐意抱娃娃，哪儿的话！呸，你们把她当成什么人啦？

蟋蟀太太　（泪汪汪地）你这坏心眼儿的，还拿这逗乐！

蟋蟀　嗨，心肝儿，我实在太高兴啦！想想看吧，一群小蛐蛐儿，一片欢腾的笑声，唧唧唧地叫唤，嘻嘻嘻！亲爱的，我高兴得快要疯啦。

蟋蟀太太　你……你……傻瓜！你瞧，孩子他爸！嘻嘻！

蟋蟀　嘻嘻嘻！这地方怎么样？喜欢不？

蟋蟀太太　不错。这就是咱们的新房子？

蟋蟀　咱们的小窝窝，咱们的别墅，咱们的小铺子，咱们的，嘻嘻嘻，公馆。

蟋蟀太太　屋子里干燥吗？是谁盖的？

蟋蟀　天啊，另一只蟋蟀曾经在这儿住过。

蟋蟀太太　是吗？他为什么搬走了？

蟋蟀　嘻嘻嘻，唔，他搬走了！他搬走了！你不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吧？猜猜看，猜猜看，猜个谜儿。

蟋蟀太太　猜不出来。唉，天啊，要你说个事儿总是那么费劲。快讲吧，蛐蛐儿！

蟋蟀　喏，是这么回事儿——昨天一只伯劳鸟把他扎死啦。不骗你，亲爱的，扎穿了肚子。想想看吧！他就这么着

使劲踢蹬着腿儿，知道吗？嘻嘻，还活着哪。我呢，马上就想到：咱们的机会来啦！咱们搬进他的宅子里去！咳呀，这可是福星高照呀！嘻嘻，你说呢？

蟋蟀太太　还活着？哟，太可怕了！

蟋蟀　知道吗？啊，对咱们来说可是好运气呀！特拉拉，特拉，特拉，特拉拉，特拉，特拉。哎，咱们马上把牌子挂上吧。(从包裹里取出牌子，上书“蟋蟀，乐谱”)挂在哪儿好？这样行吗？靠右点儿？靠左点儿？

蟋蟀太太　再高一点儿。你说他还使劲踢蹬着腿儿来着？

蟋蟀　(一面钉一面做给她看)我对你说啦，就这个样子。

蟋蟀太太　哎哟哟。在什么地方？

蟋蟀　你想瞧瞧？

蟋蟀太太　想瞧。不，不想瞧了。样子很可怕吗？

蟋蟀　嘻嘻嘻，那当然罗。挂得好不好？

蟋蟀太太　好。蛐蛐儿，我心里觉得那么不对劲儿——

蟋蟀　(跑到她身边)老天爷，莫不是……到时候了……

蟋蟀太太　别胡扯了！哎哟，我真害怕！

蟋蟀　嗨，亲爱的，怕什么呀。嘻嘻嘻，每一位太太都会的呀！

蟋蟀太太　你怎么这样说话！(哭泣)蛐蛐儿，你永远爱我吗？

蟋蟀　那还用说，心肝儿！哎，哎，别哭啦！宝贝儿！

蟋蟀太太　(抽泣)做给我瞧瞧，他的腿是怎么打哆嗦的？

蟋蟀　这个样子。

蟋蟀太太　嘻嘻，那准是怪可笑的。

蟋蟀　喏，喏，喏，你瞧，不哭了吧。(坐在她身旁)哎，咱

们怎么样把这儿好好布置一番；等手上宽裕一些，咱们就买……

蟋蟀太太　窗帘！

蟋蟀　也买窗帘。嘻嘻嘻，那当然啦，要买窗帘！你多么聪明！吻我一下吧！

蟋蟀太太　放开我！别胡闹了，你缺乏理智！

蟋蟀　当然缺乏。（跳起身来）猜猜看，我买了一件什么？

蟋蟀太太　窗帘！

蟋蟀　不，比那小一点儿的。（一个个口袋摸索）我把它放在哪……

蟋蟀太太　快，让我瞧瞧，让我瞧瞧！

蟋蟀　（从两边口袋里各掏出一个玩具拨浪鼓，双手举着摇）瞿，瞿，瞿。

蟋蟀太太　哦，多可爱啊！蛐蛐儿，拿过来！

蟋蟀　（边摇边唱）

生下一个不丁点儿的
小蛐蛐，小蛐蛐，小蛐蛐，
妈妈爸爸对你笑，
双双都把脑袋摇，
摇来摇去摇不停，
嘴里还唱摇篮曲，
瞿瞿瞿，瞿瞿瞿。嘻嘻嘻。

蟋蟀太太　借给我玩吧，快给我！啊，亲爱的，我心里高兴了！

蟋蟀　那末你听我说，老伴儿……

蟋蟀太太　（边摇边唱）瞿瞿瞿，瞿瞿瞿……

蟋蟀　现在我得出去跑一趟，知道吧。给大伙儿送个讯儿，挨家挨户说一声……

蟋蟀太太　（边摇边唱）瞿瞿瞿，瞿瞿瞿……

蟋蟀　去办点事儿，接个头儿，瞧一瞧……给我一个拨浪鼓吧，一路上好用。

蟋蟀太太　啊，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泪汪汪地）你把我撂在这儿啦？

蟋蟀　有事就摇拨浪鼓叫我。哦……想必会有邻居过来串门儿的，知道吗？你就同他聊聊天，问问他的孩子，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知道吗？至于——至于那个嘛，就得等一等啦，得等我回家来。

蟋蟀太太　你这坏东西！

蟋蟀　嘻嘻嘻。吧，宝贝儿，多加小心。我马上就回来，一霎眼的工夫。（跑下。）

蟋蟀太太　（摇拨浪鼓，蟋蟀在远处摇拨浪鼓作答）生下一个不丁点儿的……小蛐蛐……我好害怕！

流浪者　（站起身）一点儿不用害怕。贫贱之家生起来不难。

蟋蟀太太　谁在这儿？哦，是个甲虫。你不咬人吧？

流浪者　不咬人。

蟋蟀太太　孩子们都好吧？

流浪者　　没有，我没有孩子。夫妻共衾，
　　却未曾孵化出爱情的结晶，
　　幸福不肯光临我家的屋顶，
　　别人的失败

也没给我带来暖乎乎的福音。

蟋蟀太太　啊呀，你没有孩子？太遗憾了。（摇拨浪鼓）瞿瞿瞿！瞿瞿瞿！唉，他听不见了。你为什么不结婚呢，甲虫？

流浪者　出于自私，夫人，出于自私，

为此我应感到羞耻。

利己者在孤独中寻找舒适。

用不着那么爱。也用不着那么恨。

更用不着羡慕

占有了小小地盘的他人。

蟋蟀太太　是的，是的，你们这些男人啊！（摇拨浪鼓）小蛐蛐，小蛐蛐，小蛐蛐……

蛹　（叫喊）我将带来希望。我……我……

流浪者　（走向她）诞生吧！

蛹　我将做出一番光荣的事业！

屎壳郎太太　（跑上）我的丈夫不在这儿？这傻瓜上哪儿去了？我们的小球球呢？

蟋蟀太太　哎，太太，您玩小球球？让我瞧瞧！

屎壳郎太太　那不是玩的球，那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财产，我们的一切！我的丈夫，那个木头疙瘩，带着它不知上哪儿去了！

蟋蟀太太　啊，上帝，他别是溜走了吧！

屎壳郎太太　那末，您那口子呢，他上哪儿去了？

蟋蟀太太　做买卖去了。（摇拨浪鼓）瞿瞿！瞿瞿！

屎壳郎太太　就这样把您孤零零地撇在这儿啦！况且您还，小

可怜的，正怀着孩子！

蟋蟀太太　我的天哪！

屎壳郎太太　还这么年轻！您干吗不闹一个小球球呢？

蟋蟀太太　要它作什么用？

屎壳郎太太　小球球，那就是家庭。那就是未来。是整个生活。

蟋蟀太太　噢，不。生活就是有自己的小房子，自己的小窝窝，自己的小铺子。还有窗帘。有孩子。有丈夫，有家。别的什么也不要。

屎壳郎太太　没有小球球你们可怎么过日子呢？

蟋蟀太太　我们要小球球作什么用？

屎壳郎太太　上哪儿都带着它。听我说，亲爱的太太，没有比小球球更能拴住男人的了。

蟋蟀太太　哦，不，是小房子。

屎壳郎太太　是小球球。

蟋蟀太太　小房子。

屎壳郎太太　上帝啊，我真想跟您再谈谈！您是个多么可爱的……

蟋蟀太太　您的孩子们呢，都好吗？

屎壳郎太太　我只要小球球！小——小——小球球！小——小——小——（下。）

蟋蟀太太　哼，什么吊儿郎当的邋遢货！难怪她老公撇下她跑了，嘻嘻！（摇拨浪鼓）瞿瞿瞿，瞿瞿瞿，瞿瞿瞿——我——我心里怎么这样不对劲儿……（打扫大门口）嘻嘻嘻，扎死了，还一个劲儿地踢蹬着腿儿！

姬蜂　（从侧景中跑出）啊哈！（悄无声息地跨着大步朝她走去，一面从衣襟里抽出匕首，高高举起一挥，杀死蟋蟀太太，拖着她朝洞穴走去）闪开道！

流浪者　（退缩）啊……啊！杀人啦！

姬蜂　（在洞口）喂，小闺女！快来呀，瞧爸爸又给你带什么来啦！

流浪者　把她杀害了！而我呢……我站在这儿，活象一根木头桩子！上帝啊，她连喊也没有喊一声！而且，谁也没有惊叫！谁也没有跳出来救她！

寄生虫　（从背后走出）您好啊，朋友；果然不出所料。

流浪者　就这样毫无保障地死掉了！

寄生虫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在一旁观察好半天了。这种事情我是不干的。不，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干的。人人都想活着，我说得对吧？

流浪者　您是谁？

寄生虫　我吗？实际上不值一提。我是个穷人。没爹没娘的小孤儿。人家管我叫寄生虫。

流浪者　他怎么能下这样的毒手呢？

寄生虫　跟我说的完全一样。您以为他，那个姬蜂有这个需要？您以为他象我一样饥肠辘辘？哪儿的话！他下毒手是为了贮存。贪得无厌。可耻，我说得对吧？这种现象难道公平合理？为什么他有贮存而别人饿肚子？是因为他有匕首而我手无寸铁？我说得对吧？

流浪者　我想是的。

寄生虫　我也是这么说呀。太不公平啦。譬如说吧，我谁也

不杀害。我的牙床骨太软了。我是想说，我的心肠太软了。我缺乏生——生工——生产工具。除了饥饿，我一无所有。这难道合理？

流浪者　不——不——不该下毒手。

寄生虫　相信我吧，朋友。至少不应该贮存呀。吃足了就行啦。贮存就是对无处贮存者的掠夺。吃足了完事！那就人人都有吃的啦，这话难道不对？

流浪者　我不知道。

寄生虫　我也是这么说呀。

姬蜂　（从洞里出来）你就痛痛快快地吃吧，小乖乖，痛痛快快地吃吧；只管挑可口的吃。你有个好爸爸，不是吗？

寄生虫　向您表示尊敬的问候，老爷。

姬蜂　好，你好。可吃的？（凑近嗅。）

寄生虫　呵呵，老爷开玩笑。我怎么会是可吃的呢！

姬蜂　滚开，臭东西！流氓！你在这儿干什么？快滚！

寄生虫　呵呵，我也是这么说呀，老爷。（退缩。）

姬蜂　（对流浪者）您好啊。怎么样，瞧见了吧？

流浪者　瞧见了。

姬蜂　干得漂亮，嗯？哈哈，不是人人都有这两下子的。老兄，做到这一点需要有（敲敲前额）才干。企业家的秉赋。独一创一性。还要有眼光，以及工作的热忱，我说。

寄生虫　（走近）跟我说的完全一样。

姬蜂　天哪，要活就得奋斗。奋斗就有前途，有家庭。要知道，这里面也包含着某种勃勃雄心。刚毅的个性必定有所作为，我这话难道不对？

寄生虫　我也是这么说呀，老爷。

姬蜂　喏，是吧。喏，是吧。把自己的事情办理得象个样儿，抚养后代，发挥天赋才能，这就是我所说的有用的一生，嗯？

寄生虫　完全正确，大人。

姬蜂　住嘴，臭东西，我没有跟你说话。

寄生虫　我也是这么说呀，先生。

姬蜂　当你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时，你就感到心里热乎乎的！当你尽了天职！当你觉得此生没有虚度！你就感到精神多么振奋啊，不是吗？哦，再见啦，我又得赶快忙合去了。再见！（边走边说）吧，小姐儿，回头见！（下。）

寄生虫　老凶手！相信我吧，我好不容易才克制着没有跳上去掐他的脖子。天哪，如果有必要，我也会去工作的呀。可是，既然别人吃不尽、用不完，我干吗非工作不可呢？我也是有独创性的呀，哈哈，可是这儿。（敲敲肚子）我肚子饿，肚子饿，知道吗？这叫什么关系来着？

流浪者　一切都为一口肉！

寄生虫　跟我说的完全一样。一切都为一口肉，而且是要穷人一无所有。这违反自然。人人都该有吃的，我这话难道不对？

流浪者　（拾起拨浪鼓，摇）可怜啊，可怜，可怜！

寄生虫　我也是这么说呀。人人都想活命。（幕后拨浪鼓声作答。）

蟋蟀　（摇着拨浪鼓跑上）我来啦，宝贝儿，来啦，来啦，来啦！你在哪儿呢，亲爱的？猜猜看，你的老公找到什么啦？

姬蜂　（在他身后出现）啊哈！

流浪者　当心！请当心！

寄生虫　（制止他）别多管闲事，公民！别插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蟋蟀　孩子他妈呢？

姬蜂　（高高举起匕首一挥，杀死蟋蟀，拖走）小闺女！小姐儿，瞧你的好爸爸又给你带什么来啦？（进洞。）

流浪者　（举起拳头）唉，造物主啊！你就这样袖手旁观？

寄生虫　跟我说的完全一样。这已经是第三只蛐蛐啦，这个凶手。而我呢，一无所有。咱们难道就眼睁睁地这么瞅着？

姬蜂　（从洞里跑出来）不，不，小乖乖，我没有工夫。爸爸又得工作去啦。吧嗒吧嗒吃吧，吃吧！别作声，我一小时内又会回来。（跑下。）

寄生虫　真要把我气炸了。这老流氓！（走近洞口）太不合理了！真是厚颜无耻！我，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等着吧！他走了吧？哦，我非得进去瞧瞧不可。（进洞。）

流浪者　　杀了一个又一个！心啊，你不要
　　　　这样惊慌、着急，
　　须知这是昆虫，须知它们都是虫蚁，
　　只是草丛间演出的一场小戏。
　　哦，这只不过是昆虫间的战斗，
　　哦，这只不过是甲虫界的习气；
　　昆虫跟人不一样，人类的生活
　　　　与此迥然相异。

唉，重回人间吧！那时你会看到
　　人比昆虫优秀些。
人不光图一张嘴，他还要创造，
　　要把事业立，
人有自己的目标，勤勤恳恳
　　把小球儿造，
不，这不成了屎壳郎啦，呸！
　　屎壳郎怎么老在我的脑海里！
屎壳郎一心只爱粪球儿，
人有更为人性的理想。
安安逸逸的生活是终生渴望。
幸福所需无多，有个小家，那怕房舍不大，
不害他人，没有奢望，不慕荣华，
生儿育女了心愿，生命要开生命花。
瞧着开花心里甜，
莫管邻居……踢蹬着腿儿……把气咽……
不，这不成了蛐蛐啦！我这是怎么啦，
老同甲虫纠缠在一起！这些狭隘卑微的小东西，
蛐蛐的幸福观人没法儿满意。
除了抚育儿女，人还有更多的希冀，
不只是咬一口甜食，就心满意足，满怀感激。
生活要求男子气，要求战斗、要求英雄气，
你若要战胜生活，就要把它紧紧攥在手心里。
你若要出人头地，就不能心软、卑微；
你若要活命就统治，你若要吃就……屠杀……，

不，这不成了姬蜂啦！别作声！不妨侧耳细听，
全世界充满了牙床骨拚命活动的声音，
沙—沙—沙，血淋淋地舔嘴又把舌头咂，
把活生生的猎物大嚼……
一条生命就得把另一条生命残杀。

蛹　（辗转不安）我感觉到有件伟大的事情！伟大的事情！

流浪者　什么伟大的事情？

蛹　诞生！活着！

流浪者　小虫蛹啊，小虫蛹，我不会抛弃你的！

寄生虫　（从洞里滚将出来，胀得极大，打着饱嗝）哈哈哈，哈哈哈，嗝，哈哈哈哈哈哈！嗝，这——哈哈哈，嗝，这老财迷，他为那个苍——嗝——苍白的小丫头贮藏了多少东西啊！嗝，哈哈哈哈，哈哈哈嗝！我都快要——嗝！我都快要胀破肚子了！（打嗝）老是打嗝！嗝！该死的嗝！嘿，我也—也是个人物呀。并非人人都有本事，哦，又该打嗝了吧？并不是人人都有本事把这许多东西都一口气吞下肚去的，喏，不是吗？

流浪者　那小姐呢？

寄生虫　哈哈哈，哈哈哈，嗝，哟，哈哈哈哈哈哈，我把她，嗝，哟，我把她也一并吞下去啦。大自然的筵席嘛，人人有份。嗝！嗝！嗝！

——幕　落

第三幕　蚂　蚁

〔碧绿的树林。

流浪者　（沉思地坐着）

够了，你已看够了。你瞧众生济济，
象饿慌了的虱子附身在巨大的躯体，
拚命地吮吸。
为了私利忍将他人排挤，
巧取豪夺是生存的标记，
哦，请也过来抢夺吧，你。
这一切我已经看够。（停顿）
再瞧我自己，我与昆虫又有何异？
我是一只蟑螂，奔走忙碌在尘埃之地，
拾取别人抛弃的残渣碎屑。
这样的生活有何益，有何益？
即使被人吞下肚去又何足惜？

蛹　准备地方！地方！我正在诞生，
我要把全世界从狱中释放！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思想！

流浪者　为区区一己，殴斗残杀永无尽期，

贪婪地觅食，为传宗接代耗尽精力。
这昆虫之志令我鄙夷、唾弃！
我又想重回人间，多么荒唐！
唉，重回人间去流浪！我愿再度看到
人间的匾额遥遥在望。
用人间的字体写着
村、县、省、国家，
国家！停一停，我这脑瓜！先是村，
后是县，再以后才是国家。
民族、祖国、人类。这一切都比区区一己
　　　　更为伟大。
嘿！关键正是在这里：
昆虫自私自利，只顾自己，
安知更加伟大的
　　　　乃是村、县、整个社会团体……

蛹　　　痛苦啊，是创造！
我好不心焦，渴望干一番事业
　　　　地动山摇！

流浪者　（跃起）
整个社会团体！终于悟出了
　　　　为人处世的大道理！
我们仅是沧海一粟，活着为了整体。
个人渺小，微不足道，高于你的
　　　　名曰民族、人类，或曰国家，
无论管它叫个啥，宜将一切献给它：

区区个人算什么，最伟大的

莫过于捐躯甘把热血洒。（坐下。）

蛹　　拯救的时刻临近了。

我的诞生将要宣告

伟大的保证和伟大的信号。

流浪者　　人的伟大在于肩负重任，

甘当整体中的一部分，这才算是完人，

为它献出生命，这才算有人性，

它比你伟大，宜将一切献给它。

宜将一切献给它，莫管它的名字叫个啥。

蛹　（辗转不安）

瞧啊，瞧我有了什么样的翅膀！

什么样的、其大无比的翅膀！

流浪者　我真想知道靠得最近的村子在哪个方向！咦，什么东西螯了我一下？是你吗，小蚂蚁？这儿还有一只！又是一只！天哪，原来我是坐在蚂蚁窝上啦！（起立）活见鬼，都往我这儿爬干什么？都在这儿奔跑。让我瞧瞧看：一、二、三、四。这儿又是一、二、三……

〔与此同时后幕升起，舞台上呈现一座蚂蚁窝，它是红色的多层建筑物。盲蚁坐在入口处，嘴里不停地计数。众蚂蚁扛着大包、梁木、铁锹等物，按照盲蚁计数的节拍，在一层层楼上跑过。

盲蚁　（不停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流浪者　您这是干什么？数数儿干什么，老伙计？

盲蚁　一、二、三、四……

流浪者　这是什么？是座仓库或者工厂，对不？喂，这是什么工厂呀？

盲蚁　一、二、三、四……

流浪者　我说，这是什么工厂呀？这瞎子计数干什么？啊哈，是给他们定速度。大家都按照他计数的速度动作。一、二、三、四。跟机器一样。嘀，闹得我头都晕啦。

盲蚁　一、二、三、四——

工程师甲　（跑上）再快些！再快些！一、二、三、四！

盲蚁　（较快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众蚁随之加快动作。

流浪者　这是怎么啦？我说，先生，这是什么工厂？

工程师甲　谁在这儿？

流浪者　是我。

工程师甲　是哪一个蚂蚁群里的？

流浪者　我是从人间来的。

工程师甲　这儿是蚂蚁国。您上这儿来干什么？

流浪者　观光一下。

工程师甲　您找工作？

流浪者　不妨一试。

工程师乙　（匆匆跑上）一个新发现！一个新发现！

工程师甲　什么新发现？

工程师乙　提高速度的新办法。不要数一、二、三、四。而数幺、二、三、四！这样数更快。省一省时间。幺、二、三、四！瞎子，喂！

盲蚁　一、二、三、四……

工程师乙　不对！说幺、二、三、四！

盲蚁　幺、二、三、四！幺、二、三、四！

〔众蚁行动加速。

流浪者　别那么快！我头都晕啦！

工程师乙　谁在这儿？

流浪者　一个异乡人。

工程师乙　打哪儿来？

工程师甲　他从人间来。人的蚂蚁窝在哪儿？

流浪者　什么？

工程师甲　人的蚂蚁窝在哪儿？

流浪者　哦。在那边。还有那边。到处都是。

工程师乙　（悻悻然）哈，哈！到处都是！白痴！

工程师甲　人的数量很多吗？

流浪者　很多。被称为天地的主人。

工程师乙　哈，哈！天一天地的主人！

工程师甲　我们才是天地的主人咧！

工程师乙　蚂蚁国。

工程师甲　最伟大的蚂蚁之邦！

工程师乙　世一世界之强！

工程师甲　最伟大的民主国！

流浪者　是什么样儿的？

工程师甲　人人都得听话！

工程师乙　人人都得劳动。人人都为他。

工程师甲　服从他的命令。

流浪者　他是谁？

工程师甲　整体。国家。民族。

流浪者　嗨，那跟我们一样呀。譬如说，我们有议员。议员就是民主。你们也有议员吗？

工程师甲　没有。我们有整体。

流浪者　谁代表整体说话呢？

工程师乙　哈，哈！他一窍不通。

工程师甲　就是发号施令的那个。整体用命令说话。

工程师乙　整体只呆在法令里。他别处哪儿也不去。

流浪者　那末，是谁治理你们呢？

工程师甲　理智。

工程师乙　法律。

工程师甲　国家的利益。

工程师乙　对，对，正是这样！

流浪者　那敢情好啊。我说，人人为整体。

工程师甲　为了他的伟大性。

工程师乙　反对他的敌人。

流浪者　什么？反对谁？

工程师甲　反对一切。

工程师乙　我—我们被敌人所包围。

工程师甲　我们击败了黑蚁。

工程师乙　饿死了棕蚁。

工程师甲　征服了灰蚁，剩下的只有黄蚁；我们必须饿死黄蚁。

工程师乙　必须把他们通通饿死。

流浪者　为什么呢？

工程师甲　为了整体的利益。

工程师乙　整体的利益高于一切。

工程师甲　种族的利益。

工程师乙　工—工业的利益。

工程师甲　殖民地的利益。

工程师乙　世—世界的利益。

工程师甲　整体的利益。

工程师乙　对，对，说得对！

工程师甲　一切利益为整体。

工程师乙　谁也不能象整体一样有那么多利益。

工程师甲　利益维持整体。

工程师乙　战争哺育它。

流浪者　啊哈！你们—你们原来是好战的蚂蚁。

工程师乙　啧啧啧，他一窍不通。

工程师甲　蚂蚁国的公民是最爱和平的蚂蚁。

工程师乙　是和平的民族。

工程师甲　是劳动之邦。

工程师乙　一心只把统—统治世界想望——

工程师甲　——因为一心想要世界和平。

工程师乙　为了我—我们安定劳动的利益。

工程师甲　为了进步的利益。

工程师乙　为了我们利益的利益。我们要统治世—世界的空—空间……

工程师甲　——我们将征服时间。我们要统治时间。

流浪者　统治什么？

工程师甲　时间。时间比空间更伟大。

工程师乙　时间至今还没有主人。

工程师甲　时间的主人将是一切的主人。

流浪者　慢点儿，看在上帝的份上，慢点儿！让我想一想！统治时间？做时间的主人？唯有永恒才是时间的主人。

工程师甲　速度是时间的主人。

工程师乙　要时间听一听命。

工程师甲　谁驾驭了速度谁就统治了时间。

工程师乙　幺、二、三、四！幺、二、三、四！

盲蚁　（更快地）幺、二、三、四。幺、二……

〔众蚁以更快的速度行动。

工程师甲　必须加快速度。

工程师乙　产品的速度。

工程师甲　生活的速度。

工程师乙　每个动作都必须加快。

工程师甲　加以缩短。

工程师乙　加以计算。

工程师甲　以每秒钟计算。

工程师乙　以几一几分之一秒钟计算。

工程师甲　以便节省时间。

工程师乙　以便提高产量。

工程师甲　过去的工作做得太慢。太不敏捷。蚂蚁们纷纷死于疲劳。

工程师乙　那就太不经一经济。

工程师甲　太不人道。现在他们仅仅死于速度。

流浪者　赶得这样急是为了什么呢？

工程师甲　为了整体利益。

工程师乙　是产量问题。权力问题。

工程师甲　为了和平。和平就是竞争。

工程师乙　我们进行的是和平之战。

盲蚁　幺、二、三、四。

〔一名官员上，向工程师汇报。

流浪者　幺、二、三、四！快呀，还要快！
鞭子啪啪，催促古老的时间加快步伐，
催它飞快向前窜，使劲抽呀使劲打，
进步全靠速度快。世界需要更快向前，
速速飞向自己的终点，
哪怕终点是毁灭，也要快飞向前。
你这瞎子，幺！快点！

盲蚁　二、三、四……

工程师甲　再快些！再快些！

一蚂蚁　（不胜重负，跌倒）哟！

工程师乙　啧，啧，啧！这是怎么啦？爬一爬起来。

另一蚂蚁　（俯身看倒下的蚂蚁）他死了！

工程师甲　一号、二号把他抬走，快。

〔两只蚂蚁抬死者。

工程师乙　多么光——光荣！他在速——速度的战场上牺牲！

工程师甲　你们这是怎么抬的？太慢了！浪费时间！放下

他！（两蚂蚁放下尸体）头和脚一起抬。幺、二、三！不对！放下来！（两蚂蚁放下尸体）头和脚一起抬，幺一幺、二、三、四！抬起，开步走！幺、二，幺、二，幺……

工程师乙　——二、三、四！快些！

流浪者　总算死得够快的！

工程师甲　干活去！干活去！谁享受得多，谁就必须工作得更多。

工程师乙　需要得多。

工程师甲　就有更多的东西要捍卫。

工程师乙　也有更多的东西要占领。

工程师甲　我们是和平的民族。和平意味着工作。

工程师乙　工作就是力—力量。

工程师甲　力量就是战争。

工程师乙　对，对！

幕后声　注意，啊，注意！闪开道！

〔发明家上，两手摸索着前进。

工程师乙　喂，我们的发明家！

发明家　注意，注意！别碰我的脑袋！可了不起啦，玻璃做的，一碰就碎——我的脑袋比我更伟大——闪开道，它会裂开，会破碎——砰！注意，我顶着一颗脑袋！别碰我！闪开！

工程师乙　喂，怎么样啦？

发明家　疼死了，要裂开来啦——撞在墙上，砰！不——不——我两只手都捧不住了！不——不——我快顶不动了！注意，听见没有？哎哟，哎哟，哎哟！

工程师甲　怎么哪？

发明家　一部机器，一部新机器。在我的脑袋里。你们听见它怎样转动了吗？我的脑袋都快碎啦！啊——啊——啊啊啊……啊……一部巨大的机器。闪开道！闪开道！我顶着一部机器！

工程师甲　这是什么机器？

发明家　战争机器——最巨大、最神速、最有效的生命粉碎机！最伟大的进步！科学的顶峰！哎哟，哎哟，哎哟，你们听见没有？一万人，十万人死亡！哎哟，哎哟！不停地运转！二十万人死亡！哎哟，哎哟，哎哟，哎哟！

工程师甲　一位天才，嗯？

发明家　啊啊啊，好疼哟！我的脑袋快要炸啦！躲开，躲开！小心，别碰我！（下）哎哟，哎哟，哎哟——

工程师甲　伟大的精神。最伟大的学者。

工程师乙　没有比科学更能为一为国效一效劳的了。

工程师甲　科学真是了不起。战争会打起来的。

流浪者　为什么要战争呢？

工程师甲　因为我们将有一部新的战争机器。

工程师乙　因为我们还需一需要一小块版一版图。

工程师甲　一小块版图，从白桦树到松树那儿。

工程师乙　两根草一草茎之间的那条马一马路。

工程师甲　唯一通往南方的自由开放的道路。

工程师乙　这是威一威望问题。

工程师甲　也是贸易问题。

工程师乙　最伟大的民族思想。

工程师甲　有我们就无黄蚁。

工程师乙　战争从没有象这一次这样光一光荣、紧急——

工程师甲　——为此我们必须有所准备。

工程师乙　我一我们已经准一准备完毕。

工程师甲　只要找个理由！

盲蚁　幺、二、三、四。

〔一声锣响。

工程师甲　什么事？

幕后声　传令兵来了！传令兵来了！

传令兵　（跑上）报告，南方军的侦察兵。

工程师甲　好得很。

传令兵　我们受命越过黄蚁边境。

工程师甲　讲下去。

传令兵　黄蚁将我俘虏，押到敌军司令那里。

工程师甲　讲下去。

传令兵　这是他的书信。

工程师甲　给我！（接过书信，读）“黄蚁政府要求蚂蚁国三分钟内将其驻于白桦树与松树地段两根草茎之间大路上的军队迅速撤离。”

工程师乙　你们听听看！听听看！

工程师甲　“此片领土从历史上、生活上、工业上、神圣意义上和军事上看，均属我国利益，因而为我国所有。”

工程师乙　这是挑衅！无法容一容忍！

工程师甲　“现已命令我军向前推进。”（放下信件）战争！战争终于打起来了！

工程师乙　战争终于强加在我们头上！

工程师甲　拿起武器！

另一传令兵　（跑上）黄蚁军越过我国边境。

工程师甲　（跑进蚂蚁窝）拿起武器！拿起武器！

工程师乙　（跑进另一过道）总动员！拿起武器！

两传令兵　（跑进另外的过道）拿起武器！拿起武器！

〔警报声。众蚁从四面八方涌向蚂蚁窝。

盲蚁　幺、二、三、四。幺、二、三、四。

〔幕后喧闹声越来越响。

流浪者　　拿起武器！拿起武器！须知两茎
　　　　　　　　小草之间受了威胁！
　　　　听见没有？两茎小草之间的一条缝隙，
　　　　区区寸土是你们的神圣权利，
　　　　国家最大的利益，世界最大的问题，
　　　　统统都是一场儿戏！蚂蚁们，
　　　　　　　　拿起武器！
　　　　眼看两茎小草之间的世界已为他人占领，
　　　　眼看他人扛着行囊搬进蚂蚁窝里，
　　　　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为争两茎小草，
　　　　十万生命何足惜！我曾上过战场，
　　　　　　　　啊，
　　　　战争毕竟是昆虫的交易！
　　　　挖战壕，掘泥地，乌拉，全线进击。
　　　　踩着尸骨向前冲，刺刀插在枪膛上，

五万士兵阵亡，争来弹丸大的

一个臭毛坑！乌拉，拿起武器！

须知这关系着整体的利益，

关系着历史是断还是继，

不，更重要的，关系着祖国的自由，

不，更重要的，关系着世界的统治权

握在谁的手里。

不，更重要的，关系着两茎小草地！

关系如此重大，要用生命保卫！

拿起武器！拿起武器！

蛹　　整个大地在战慄！

一件伟大的事情在发生！

我呀，正在诞生！

〔战鼓声中蚂蚁军头戴钢盔、身背步枪、刺刀和机关枪上，在舞台前方列队。工程师甲身佩总司令标记上。已任总参谋长的工程师乙及众参谋军官随上。

流浪者　（沿前方走过）

显然训练有素。注意！加岗！

士兵们，祖国送你上前方，

要你献身在疆场。

两茎小草在将你盼望。

工程师甲　（在司令台上）士兵们！我们被迫号召你们来到军旗下。残酷的敌人背信弃义大举进犯，阴谋破坏我们的和平准备。在这危急时刻，我任命自己为独裁者。

工程师乙　为独裁者三一三呼！小伙子们，三呼，否则……

众士兵　独裁者万岁！

工程师甲—独裁者　（行军礼）谢谢。你们理解了时代的要求。士兵们，我们是为自由和权利而战……

工程师乙　—为国—国家的伟大而战……

独裁者　为国家的伟大而战。我们为文明和军事荣誉而战。士兵们，我同你们在一起，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工程师乙　敬爱的总司令万岁！

众士兵　万岁！

独裁者　（行军礼）我了解我的士兵。你们将战斗到最后胜利。我们的勇敢物质万岁，乌拉！

众士兵　乌拉！乌拉！

独裁者　（对工程师将领们）第一、第二师正面进攻。四师包围松树，直捣黄蚁巢穴。妇女儿童一概斩尽杀绝。三师后备。斩尽杀绝。

工程师乙—总参谋长　听命。

独裁者　上帝佑我。士兵们，向右转，起步走。

〔战鼓声。

总参谋长　向右转，起步走！一、二，一一一、二，一一一一一、二！（为首蚁军向左方前进。）

独裁者　一、二！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战争！一、二，一、二！以权利的名义！斩尽杀绝！保卫家园！一、二！一、二！我们是自卫！世界战争！为扩大祖国版图！一、二！世代死敌！民族意志！奔赴战场，奋勇杀敌！历史要求！我军优良传统！一、二！一、二！

〔战鼓声中一批又一批军队开过去。

独裁者　你们好，士兵们！我做你们的后盾！五团打得好！松果之役大捷！伟大的时代！奔向胜利！征服世界！壮志凌云！一、二！一、二！七团，乌拉！狠狠地揍呀，士兵们！黄蚁都是胆小鬼！杀啊，砸它个稀巴烂，英雄们！

传令兵　（跑上）黄蚁侵入松树根至石块之间的不毛之地。

独裁者　按计划进行。加速步伐，士兵们。一、二！战争强加于我为光荣为荣誉国家需要斩尽杀绝权利思想坚持战斗士兵们胜利属于我们世界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前进前进前进！

〔远处传来低沉的射击声，砰，砰。

独裁者　战役打响了。第二次征兵！（用望远镜瞭望战场。）

盲蚁　幺、二、三、四，幺、二……

〔喧闹声加剧。

蛹　（叫喊）

大地已经裂开。请听，我把喜讯带来！
世界的心坎
为我的诞生痛苦地忙作安排！

独裁者　第二次征兵！第三次征兵！拿起武器！拿起武器！（对总设营员）发一份战报。

设营员　（喊叫）在有利的气候条件下，战役终于打响。我们勇敢的士兵斗志昂扬。

〔战鼓声中新兵队伍从蚂蚁窝中开出。

独裁者　向右转，开步走！一、二！一、二！快些，小伙子们！

传令兵　（跑上）我军右翼败退。五团全军覆没。

独裁者　按计划进行。六团上，接替五团。

〔传令兵跑下。

流浪者　　哈哈，按计划进行！不必心惊，

只需将生命献给参谋部的将领，

执行他的军令。报告长官，

五团覆没，遵命，按计划进行。

啊，这一套我早已领教，不足为奇。

辽阔的战场上如山的尸骨堆积，

破碎的人体冻结在冰天雪地。

伟大的司令身穿死神亲授的军衣，

胸前挂满勋章，手里举着彩旗，

检查阵亡者的尸体，看他们是否按照计划

倒在指定的阵地。

〔担架兵抬伤员跑上。

伤员　（哀号）五团！我们的五团！全军覆没了！别打啦！

〔电报机嗒嗒声。

报务员　（读急电）五团覆没。等待命令。

独裁者　六团补充。（对设营员）发一份战报。

设营员　（贼叫）战斗顺利展开。五团表现尤其突出，英勇击退敌方屡次进攻，因而由六团接替。

独裁者　好极了。我将授你英勇大勋章。

设营员　不胜感激。我只是尽我的天职而已。

跛足新闻记者　（手持笔记本上）我是新闻记者。请问要一要一要一要不要发个胜一胜一胜一胜利消息？

独裁者　行。战果辉煌。这归功于早已制订的计划。我们的勇敢物质精神可嘉。所向披靡。敌方士气消沉。

跛足新闻记者　全、全、全……全一全……全全全……全一全一

独裁者　您说呀！

跛足新闻记者　全部照登。

独裁者　好得很。我们有赖于新闻界的合作，别忘了写上精神可嘉。

跛足新闻记者　新闻界正在尽尽尽一尽其天天天一天职。（跑下。）

慈善家　（手捧募捐箱上）救救伤员！一切为伤员！捐赠伤员！为伤员慷慨解囊！救救残废人！一切为残废人！为伤员慷慨解囊！

独裁者　（对官员们）第二师进攻！务必突破！不惜一切牺牲！

慈善家　为我们的英雄！救救你的兄弟！救救伤员！

流浪者　一切为伤员！战争为伤员！一切为他们的伤残！

慈善家　救救残废人！为残废人慷慨解囊！

流浪者　（扯下一颗钮扣投入募捐箱）一切为伤员！为战争献出最后一颗钮扣！

另一伤员　（在担架上呻吟）哎哟，哎哟，哎哟，饶了我吧！哎哟，哎哟，哎哟！

慈善家　（绕行，下）为伤员慷慨解囊……

〔电报机嗒嗒声。

报务员　黄蚁右翼溃退。

独裁者　乘胜追击！斩草除根！不要为俘虏耽误时间！

设营员　（叫喊）敌方惨败，溃不成军。我军不怕牺牲，英勇追击。

独裁者　第四次征兵！

〔设营员跑入蚂蚁窝。

报务员　六团全军覆没。

独裁者　按计划进行。九团补充。第四次征兵！

〔新兵列队上。

独裁者　跑步前进！

〔众蚁跑步上战场。

报务员　四团包围松树，从后方直捣黄蚁巢穴。驻防军已被我消灭。

独裁者　把它夷为平地！妇女儿童一概斩尽杀绝！

报务员　敌营核心动摇，撤出一尺向荆地。

独裁者　我军大捷！（屈膝跪地，脱下钢盔）伟大的蚂蚁神啊，是你使权利取得了胜利！我封你为上校。（跃起）三师进军！全体后备军跟上！斩尽杀绝！一个俘虏也不要！前进！（扑通跪下）正义的实力之神啊，你了解我们的神圣事业——（跃起）杀啊！杀啊！进攻！乘胜追击！斩尽杀绝！统治世界已成定局！（跪下）蚂蚁神啊，在这伟大的时刻……（默祷）

流浪者　（俯视他，低声）统治世界？你这可怜的蚂蚁，你把这小小泥块和草根叫做世界？这肮里肮脏的弹丸之地？我一脚踩烂你和你的蚂蚁窝，你头顶上的树冠梶也不会梶一下的，你这疯子！

独裁者　你是谁？

流浪者　一个声音而已，虽则昨天我也许是另一个蚂蚁窝里的一名小兵。你感到怎么样，世界的征服者？你觉得够

伟大的了吧？你不嫌你赖以建立荣名的那堆尸骨还太小了一点吗？

独裁者　(起立)没关系。我宣布登报称帝！

〔电报机嗒嗒声。

报务员　二师呼吁增援。我方物质感到疲惫不堪。

独裁者　什么？坚持下去！用鞭子抽！

报务员　三师陷入混乱。

一蚂蚁　(穿过舞台逃窜)逃命呀！

独裁者　第五次征兵！全体拿起武器！

幕后叫喊声　别跑啦！不行，不行！回来！

惨叫声　逃命啊！

独裁者　第五次征兵！老弱病残上前线！人人都上前线！

一士兵　(从左方跑上)杀来啦！快跑！

两士兵　(从右方跑上)咱们被包围啦！逃啊！

一士兵　(从左方上)向西！向西方逃！

众士兵　(从右方上)西方被包围了！往东逃！

独裁者　(吼叫)回来！各就各位！上前线！

右方一群　(疯狂逃窜)逃啊！喷火啦！

左方一群　向西！逃命啊！让开道！

右方人流　快逃呀，追来啦！向东！

左方人流　向西！让开道！追来啦！

〔两股人流惊惶失措，互相殴打、厮杀。

独裁者　(跳上前去，抽打)回去！胆小鬼！畜生，我是你们的皇上！

一士兵　去你的！(将他杀死)逃啊！

工程师乙—总参谋长　（负伤跑上，跳上司令台）城市沦陷了！灭灯！

黄蚁军　（从两侧侵入）乌拉！乌拉！蚂蚁窝是咱们的啦！

〔灯光熄灭，黑暗，呐喊，混乱。

工程师乙声　打啊！啊——啊！

黄蚁首领声　追进巷道！斩尽杀绝！杀死全体男人！

被屠杀的男人叫喊声　啊啊啊啊啊！

盲蚁　幺、二！幺、二！幺、二！

黄蚁首领　杀尽妇女儿童！

妇女叫喊声　呵呵呵呵呵呵呵！

盲蚁　幺、二！幺、二！

黄蚁首领　追啊！杀啊！斩尽杀绝！

〔震耳欲聋的叫喊声渐远。

盲蚁　幺、二！幺、二！幺、啊啊啊！

黄蚁首领　来灯！

〔灯亮。舞台前部空无一人。黄蚁军深入巷道，在高层将蚂蚁国国民扔下来。到处尸首成堆。

黄蚁首领　干得好，黄蚁军。斩尽杀绝！

流浪者　（在死尸中蹒跚行进）将军，够啦！

黄蚁首领　黄蚁胜利了！权利和进步胜利了。两茎小草之间的大路是我们的！世界是我们黄蚁的。我宣布，我是宇宙的统治者！

〔喧闹声在巷道中渐远。

蛹　（辗转不安）我……我……我！

黄蚁首领　（跪地，摘下钢盔）最最正义的神啊，你知道我们打

仗仅仅是为了权利。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民族荣誉，我们的商业利益……

流浪者　（冲上去将他踢倒，用皮靴踩踏）呸！你这只昆虫！你这只愚蠢的昆虫！

——幕　落

尾声　生和死

〔树林深处。漆黑的夜。流浪者躺在舞台前部，睡着了。

流浪者　(梦呓)够了，将军！(醒)怎么回事，我睡着了？这是在哪儿呀？多么可怕的黑暗！我看——看——我看不见——伸手不见五指——小虫蛹！小虫蛹！(起立)怎么这样黑啊？一步也瞧不见——是谁在说话？谁在这儿？(叫喊)谁在这儿？不，只有我自己的声音。可是，我怎么一点儿也看不见呀？(在身边摸索)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叫喊)有啥没有？究竟有没有？深渊，可怕的深渊！我打哪一边掉下去呢？哪怕有点儿什么东西让我扶一扶手也好啊！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啊，上帝，我好害怕！天呢，天躲到哪儿去了？把天留下来也好啊！或者，一星鬼火！一根人间火柴！哪怕——留下——一个方向也好啊！我这是在哪儿呀？(跪下)我好害怕！亮光！来一点儿亮光吧！

一个声音　(在黑暗中)亮光是有的呀。够亮的啦。——

流浪者　(满地爬)一点儿人间亮光！只要一星星亮光！

另一声音　饿死了！渴死了！

另一声音　我在叫你哪！过来呀！我在找你哪，我在叫唤：过

来呀！

细小的声音　喝吧，喝吧，喝吧。——

流浪者　上帝啊，只要一星星亮光！这是什么？我在哪儿？

屎壳郎的声音　（在远处）我的小球球！我的小球球呢？

流浪者　亮光！

一个声音　渴死了！饿死了！

垂死者的声音　毙了我吧！毙了我吧！

另一声音　嫁给我吧！

另一声音　啊，嗬，啊哈，嗬！逮着啦！

流浪者　亮光！这是什么？啊哈，是石头。

一个声音　渴死了！渴死了！

另一声音　行行好吧！

流浪者　哪怕打出一粒火星来也好啊！（用石头块相击）只要一粒火星！最后一粒火星！（石块上迸出火星。幻景似的火光照亮树林深处。）

流浪者　（起立）亮光！

众声音　（逃窜）快逃呀，亮光来啦！快逃！

流浪者　啊，多么美！

众声音　（从幕后渐近）亮光！亮光！

蛹　是谁在叫我？

流浪者　赞美上帝，有亮光啦！

〔舞台越来越亮，轻轻的音乐声。

蛹　跪下吧！跪下吧！

我——我——我是上帝的使者，

正在来到人间！

众声音　（渐近）你们瞧啊，亮光！

蛹　　　　　在分娩的阵痛中，
　　　　　　裂开了我的樊笼。
　　　　　　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千真万确正在发生，
　　　　　　我将诞生！

〔一群急速旋转的蜉蝣飞向火光中心，跳着舞。

流浪者　你们是打哪儿飞出来的，透明的小飞蝇？

蜉蝣一　（从众蜉蝣中飞出，旋转）
　　　　　　啊——啊——啊！（站住）
　　　　　　象飞出黑暗的一颗火星，
　　　　　　　　　灿烂、永恒，
　　　　　　是蜉蝣巨大的生命！
　　　　　　跳舞吧，姐妹们！啊——啊——啊！（旋转。）

众蜉蝣合唱　为生命我们旋转！
　　　　　　为生命我们跳舞！
　　　　　　我们就是生命！
　　　　　　生命啊！生命！

蜉蝣一　（站住）
　　　　　　用叮叮响的光芒，纺纱做翅膀，
　　　　　　引晶莹明亮的线线，在群星银座间
　　　　　　　　　穿梭织布，
　　　　　　神工巧匠亘古无双。
　　　　　　我们载歌载舞在九天，
　　　　　　我们，生命的精髓，光明的产儿，

上帝的形象，他——(倒毙。)

蜉蝣二　(走出，旋转)

——他在我们的身上照见了自己。

啊——啊——啊！生命永不止息，

永不止息。

流浪者　(蹒跚地朝她走去)怎么……难道这就是永恒？

蜉蝣二　生存、转圈、旋转！听天外

众蜉蝣鼓翅呼应，

何等奇妙、清新，暗将重任叮咛：

永远旋转莫停顿，

双翼洒下天地的谐音。

啊，怎样的使命，身为蜉蝣

何等欢欣，富有创造性！

生存就是旋转！

啊——啊——啊。(旋转。)

众蜉蝣合唱　永恒，永恒是生命！

流浪者　(同她们一起)

啊，怎样的使命，何等欢欣、富有创造性——

众蜉蝣合唱　——转起来吧，姐妹们，转起来吧！

蜉蝣二　(站住)

展示吧，生命！我们是

最轻柔的材料做成；我们是

造物的思想和灵魂。

我们剔透晶莹！我们无比轻盈！

我们不知有死，我们就是生命！

我们是神火中飞出的一颗火星，

飞出炉火唱出歌颂之音——(倒毙。)

流浪者　瞧啊，她死了！

蜉蝣三　(走出，旋转)

啊——啊——啊！(站住)

整个世界同我们一起旋转、感恩、赞美，

歌颂、跳跃、盘旋

在你的面前。

蜉蝣的生命之礼啊，

你伟大、仁慈、无限！

如痴似狂的欢乐啊，永恒的陶醉似仙，

生命的回旋舞啊，愿你幸福，

热烈欢舞永不停步，

愿你——(倒毙。)

流浪者　(举双臂旋转)啊——啊——啊——

众蜉蝣合唱　愿你幸福！愿你幸福！

流浪者　生命啊，生命，你对待我们何其不仁！象我这样衰老、疲惫的飞蝇，也在旋转着呼喊你，生命……

众蜉蝣合唱　愿你幸福，愿你幸福！

流浪者　让我们活着吧，让我们大家都活着吧！瞧，个个都想活着！个个都千方百计地保卫自己，个个都各自挣扎！要知道，如果有朝一日我们在一起共同努力该有多好啊！如果你亲自率领我们击退——击退死亡，击退死亡多好啊！

众蜉蝣合唱　愿你幸福！为你歌唱！

〔蜉蝣一个接一个倒毙。

流浪者　我们全体都会紧紧跟在你的身后！所有的飞蝇，所有的人，一切思想，一切工作，水里的蚊蚋，地上的蚂蚁，还有青青小草，全都同你联合在一起！可是首先我们，全体活着的，我们得联合起来，联合成一个兵团；而你，全能的生命，率领我们——

众蜉蝣合唱　祝福生命！

蛹　（尖叫）躲开！（撕裂外壳，一只蜉蝣脱颖而出）我来了！

流浪者　（踉踉跄跄向她走去）是你吗？小虫蛹？让我看看！你终于诞生了？

蛹—蜉蝣　（奔跑并开始旋转）啊——啊——啊！

流浪者　（跟在她身后）原来就是这样？没有比这更伟大的？

蛹—蜉蝣　（旋转）

啊——啊——啊！（站住）
我宣告统治生命。
我下令万物生存，
生命的王国已经降临。（旋转）啊—啊—啊！

最后几只蜉蝣　永恒，永恒是生命！（倒毙。）

蛹—蜉蝣　（站住）

整个世界膨胀了，为了将我诞生，
它在痛苦中裂开。听啊，请你们细听，
我带来了极大的喜讯；
我将无比伟大的事情宣称；
安静啊，安静，
我送来一个巨大的福音。——（倒毙。）

流浪者　（跪在她身旁）起来呀，小飞蝇！你为什么倒下了？

(托起她)死了！她死了！唉，可爱的小脸蛋儿。唉，明亮、清澈的眼睛！死了！你听得见吗，小虫蛹？你想说的是什么呢？你说话呀！(将她抱在怀里)死了！多么轻盈，啊，上帝，她多么美丽！为什么非死不可呢？这有什么意义呢？小飞蝇！(将她放在地上)死了！(匍匐前进，查看已死蜉蝣，一一托起她们的头来)你也死了吗，舞蹈家？你也死了？歌唱家！还有你，小姑娘！唉，这两片嘴唇不再发出声音了！死了！你听见吗，绿颜色的小飞蝇？你把眼睛再睁开一下吧！瞧，活着多好！醒醒吧，活下去！祝福——生——命！(双膝跪行)愿你幸福！嘀，是谁碰了我一下？走开！(火光熄灭，只剩下一道强光照射在流浪者身上)这是谁？嘀，嘀，撒手，我快冻……冻僵啦！你是谁？(双手在空中挥动)你这冰冷的手，滚开！我不愿意……(起立)别碰我！你是谁？(反抗)咳，撒手吧，你要掐死我吗？哈哈，是你，且慢，我认识你！你是……你是死神！今天我瞧见你多少次了！不过，我不——不愿意——撒手吧，你这骷髅架子！没有眼珠子的！讨厌东西！我还没有……(向空中挥拳)住手！

〔两只蜗牛自右面爬上。

蜗牛一　别通(动)！希(什)吗东西沙沙响？

蜗牛二　你这讨厌给(鬼)，快肥(回)来！

流浪者　(挣扎)给你吧，龇牙咧嘴的东西！哈哈哈，到手了吧！(跌倒，跪在地上)放了我吧！憋死我了！放了我吧！我不过是要活下去而已，难道这也算过份？(起立，摆手)我不会把生命交给你的，死神，不会的！拿去吧！(倒下)

大婶　这是我妹妹的儿子。小乖乖，小乖乖。

伐木者　一个生，一个死。

大婶　人可还是够多的。

伐木者　（搔搔孩子的下巴颏，逗他）咯咯咯，孩子！等着吧，等你长大！

大婶　他将来的日子敢情要比咱们强吧，大叔。

伐木者　那可不，只要有活儿干就好啦。

女小学生　（背着书包从右面上）赞美上帝……

大婶　永远赞美。

伐木者　永远赞美。

〔女小学生下。

伐木者　今儿个天气真好，是吧，大婶？教人怎么说才好呢。

女小学生声　赞美上帝……

男人声　（在幕后）永远赞美。

大婶　可不是吗，天气真是好。

朝圣者　（从左面上）早上好。

大婶　早上好。

伐木者　早上运气好。

——幕　落

长 生 诀

（三幕四场喜剧）

（1 9 2 2）

吴 琦 译

人　　物

埃米莉娅·玛尔蒂

雅罗斯拉夫·普鲁斯

杨内克，普鲁斯的儿子

阿尔贝尔特·格雷戈尔

豪克·申多尔夫

律师科伦纳第博士

律师事务所录事维特克

克丽斯廷娜，录事的女儿

女仆

医生

技工

女清洁工

第 一 幕

〔科伦纳第博士律师事务所录事的接待室。舞台后方有一门通向外面，左边有一门通向办公室。靠正墙放着一个高大的文件橱，橱内分成无数个格子，格子上贴有分类字母的标签，橱旁有一个小扶梯。舞台左边摆着录事的办公桌，中央还摆有两张写字台，右边放着几张为顾主们准备的椅子。墙上挂着各种价目表、告示、挂历以及一部电话机。室内到处都摆满了文件、书籍、卷宗和记录。

维特克 （把记录分类放入文件橱内）啊！我的上帝呀！一个钟头都快过去了……老头子大概不会回来了。格雷戈尔—普鲁斯诉讼案G，GR，在这儿。（他沿着梯子向上爬）格雷戈尔诉讼案。瞧，也已结案了。（翻阅案卷）一八二七年。一八三二年。三二年。一八四〇年。四〇年。四七年。再过几年我们就可以举行一百周年纪念了。这么好的一个案件可惜已经结案了。（把案卷插入原处）格雷戈尔——普鲁斯诉讼案就在这里。唉，什么东西都不能永远存在。徒劳无功哪……现在只剩下尘土和灰烬了……（他沉思地坐在梯子顶端）这准是个贵族，是个古老的贵族世家。普鲁斯男爵，怎能不是贵族呢？他们打了

一百年的官司啦，这些吝啬鬼！——（静场。）“公民们！难道你们还能继续忍受这些拥有特权、世世代代受着法国国王豢养的贵族的欺压吗？这一小撮朝臣、世袭军官，这些土地、政权和权力的占有者，他们的特权并不是凭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的，而是凭着暴政才捞到手的……”呸！

格雷戈尔　（未被人注意地站在门口，静听了片刻之后）您好，公民马拉①！

维特克　这不是马拉，是丹东②哪。是他在一七九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发表的演说。非常对不起，先生。

格雷戈尔　博士不在吗？

维特克　（从梯子上爬下来）还没有回来，先生。

格雷戈尔　判决书宣读了吗？

维特克　我一点儿消息也不知道，格雷戈尔先生，可是——

格雷戈尔　官司打输了？

维特克　无可奉告；可是，这么好的一个案件就这样结案是太可惜了，先生。

格雷戈尔　毫无希望了吗？

维特克　我不清楚。我们的老头子一大清早就上法院去了。要是我的话——

格雷戈尔　（坐在沙发上）给那儿打个电话，找科伦纳第博士。

---

① 让·保罗·马拉（1743—1793），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一七九三年七月被刺杀。

② 乔治·雅克·丹东（1759—1794），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山岳派的领袖之一，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一七九四年四月五日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

快点儿打吧，朋友！

维特克 （跑到电话机旁）马上就打。喂！（转身向格雷戈尔）要是我的话，先生，我就不会去催最高法院。

格雷戈尔 为什么？

维特克 因为——喂，请接二二三五。三五，对。（转过身来）因为这意味着案件的结束，先生。

格雷戈尔 什么样的结束呢？

维特克 审判的结束。格雷戈尔案件的结束。这早已不是什么案件了，先生，它已成为历史上的轶事啦。这官司已经打了九十多年啦。（对话筒）喂，小姐，科伦纳第律师还在你们那儿吗？这里是他的办公室。请他接电话。（转过身来）格雷戈尔案件的案卷，先生，它已经是一部历史了。差不多快一百年啦，先生。（对话筒）喂！他已经走啦？谢谢。（挂上耳机）他已经离开那里了。大概是在回来的路上。

格雷戈尔 那么判决呢？

维特克 我无法奉告，先生。我真希望这场官司根本没有任何判决。我——我无法帮助您，格雷戈尔先生。但我想今天是格雷戈尔案件宣判的日子——我已经为这个案件做了三十二年记录了。当时您故世的父亲常上我们这儿来，愿上帝赐给他永恒的荣誉。他常来找律师的父亲老科伦纳第博士，那可是伟大的一代人哪，先生。

格雷戈尔 谢谢。

维特克 他们都是非常出色的法学家呀，先生。他们干的净是撤销法院判决、制造混乱和设置圈套之类的事。这场

官司他们打了整整三十年啦，先生。而您呢，糟了糕，一下就打到最高法院去了。但愿结案了事！你们这么好的一个案件竟这样结案，真可惜呀。就这样把打了一百年的官司断送啦！

格雷戈尔　别罗嗦了，维特克。我是想最后打赢这场官司。

维特克　或者最后输掉这场官司，不是吗？

格雷戈尔　我情愿输掉也比……您想想看，维特克，人都快要为它发疯了：一亿五千万巨款一直摆在你鼻子底下……差点儿就在你的手掌心里啦，……从小起就净听到人们在谈论它……（站起来）您想我会打输吗？

维特克　我不知道，格雷戈尔先生。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案件。

格雷戈尔　喏，很好。如果我打输了，那我就……

维特克　那您就要开枪自杀，先生。您故世的父亲过去也是这么说来着。

格雷戈尔　但他是自杀了。

维特克　但他的自杀并不是为了官司，而是为债务呀。他当时梦想能拿到这笔遗产，所以生活得非常阔绰……

格雷戈尔　（痛苦地坐下）请您别说啦！

维特克　唉，您对伟大的案件失去了耐心。这是多么好的一份材料呀！（爬上梯子，抽出格雷戈尔案件的案卷）格雷戈尔先生，您看看这些记录。一八二七年，这是我们事务所保留年份最早的一份档案。独一无二的档案哪，先生！它完全有资格进历史博物馆。这是一八四〇年的记录。上帝呀，这人的手可真巧啊！您看看这手字写得有多好！我想他一定得过一大笔佣金。

格雷戈尔　您发疯啦。

维特克　（虔诚地放下案卷）啊，基督呀！最高法院也许还会延期。

克丽斯廷娜　（轻轻地推开门）爸爸，你不回家吗？

维特克　（从梯子上爬下来）等一等，马上——马上就回去——我先得等博士回来。

格雷戈尔　（站起来）这位小姐是您的女儿吧？

维特克　是的。克丽斯廷娜，出去。在走廊里等我。

格雷戈尔　上帝保佑，小姐。我在这儿不碍事吧。您从学校里回来？

克丽斯廷娜　从排练场回来的。

维特克　我的女儿在剧院里演唱。好啦，走吧。站在这儿干什么？

克丽斯廷娜　爸爸，那个玛尔蒂真是了不起呀！

格雷戈尔　谁呀，小姐？

克丽斯廷娜　喏，当然是那个玛尔蒂罗！埃米莉娅·玛尔蒂！

格雷戈尔　她是谁？

克丽斯廷娜　您一点儿也不知道！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歌唱家。今天晚上还要登台演唱——早上她同我们一起排练过——爸！

维特克　喏，又怎么啦？

克丽斯廷娜　爸爸，我——我要离开剧院。我再也不上那儿去了！没啥意思！没啥意思！（啜泣并转过身子。）

维特克　（奔向女儿）克丽斯廷娜，他们得罪你啦？

克丽斯廷娜　因为……我不会……唱！爸爸，那个玛尔蒂，要

是你听到她唱歌就好啦……我再也不愿唱歌了！

维特克　得啦！她有一副好嗓子——去吧，傻丫头！我求求你，孩子！

格雷戈尔　天知道呀，小姐；也许那位大名鼎鼎的玛尔蒂现在正在羡慕您呢！

克丽斯廷娜　她会羡慕我什么呢？

格雷戈尔　羡慕您的青春哪。

维特克　喏，正是这样！克丽斯廷娜，明白了吧。这位是格雷戈尔先生，知道吗？等着瞧吧，等你长到她那样大的年纪……那个玛尔蒂有多大年纪了？

克丽斯廷娜　我不知道。谁……也看不出……她有多大年纪。大概是三十岁吧。

维特克　喏，你看，她已经有三十岁啦。这已经是一把年纪了，小姑娘！

克丽斯廷娜　她美极了！天哪，她真美呀！

维特克　瞎说，三十岁还美呀！等你……

格雷戈尔　小姐，今天晚上我要上剧院去看戏。但我不是去看玛尔蒂，而是去看您。

克丽斯廷娜　您要是不去看玛尔蒂，那您准是一头笨驴，不会欣赏美。

格雷戈尔　谢谢。够啦。

维特克　唉，这孩子就是多嘴多舌的。

克丽斯廷娜　他不认识玛尔蒂，就不该谈论她。大家都为她发狂了！每个人！

〔科伦纳第博士上。

科伦纳第　啊，是克丽斯廷娜！你好呀——啊哈，老主顾也在这儿了。您好吗？

格雷戈尔　我们的案子结果怎样？

科伦纳第　还没有结果。最高法院正在休庭——

格雷戈尔　——在讨论判决书吗？

科伦纳第　不，吃午饭去啦。

格雷戈尔　那么判决呢？

科伦纳第　要到下午才知道，亲爱的先生。耐心地等着吧。您已经吃过午饭了？

维特克　啊，天哪！天哪！

科伦纳第　怎么哪？

维特克　这么好的一个案件就这样结案，真可惜呀！

格雷戈尔　（坐下）还得等待！这真可怕！

克丽斯廷娜　（走近爸爸）走吧，爸爸！

科伦纳第　克丽斯廷娜，你过得好吗？我再次看见你感到很高兴！

格雷戈尔　博士，请坦白地告诉我：官司到底怎样啦？

科伦纳第　啦，啦。

格雷戈尔　糟了吗？

科伦纳第　亲爱的朋友，我什么时候给过您什么希望吗？

格雷戈尔　那么为什么……为什么……

科伦纳第　为什么我要为您打这场官司？喏，那是因为我在继承父业呀，朋友。您、维特克和这张写字台，我都是从我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您要我怎么办呢？格雷戈尔案件就象遗传病那样我是从家里继承下来的。但对您来说，

这是毫无价值的。

格雷戈尔　等我打赢了这场官司，您会得到一大笔酬金的。

科伦纳第　我非常高兴。

格雷戈尔　您认为——

科伦纳第　您真想知道，是吗？

格雷戈尔　——我们打输了？

科伦纳第　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嘛。

格雷戈尔　（悲痛地）那好吧！

科伦纳第　喏，您现在还不必去自杀。

克丽斯廷娜　爸爸，他要自杀吗？

格雷戈尔　（强打起精神）哪里的话，小姐。我们不是已经约好了，今天晚上我还要去看您的演出吗？

克丽斯廷娜　可别去看我呀。（门铃响声。）

维特克　又是谁来了？——我就说您不在这儿。（向门外走去）挡驾！挡驾！

科伦纳第　我的老天爷呀，克丽斯廷娜，你可真长大啦！你慢慢地快长成个妙龄女郎啦。

克丽斯廷娜　还没呢。您快看哪！

科伦纳第　什么事？

克丽斯廷娜　那位先生……脸色苍白得可怕！

格雷戈尔　我吗？对不起，小姐。我有点儿感冒。

维特克　（在门口）就这儿，请。是，请。请进吧！

〔埃米莉娅·玛尔蒂上，维特克跟在她身后。

克丽斯廷娜　天哪，是玛尔蒂呀！

埃米莉娅　（在门口）科伦纳第博士在吗？

科伦纳第　请进。有何贵干？

埃米莉娅　我是玛尔蒂，是来找您谈件事情的——

科伦纳第　（深深地鞠躬并指着办公室）请进！请！

埃米莉娅　——是来谈格雷戈尔案件的。

格雷戈尔　谈什么？夫人——

埃米莉娅　我还没有结婚呢。

科伦纳第　玛尔蒂小姐，这位是格雷戈尔先生，我的委托人。

埃米莉娅　（上下打量着格雷戈尔）就是这一位？让他也留在这儿吧。（坐下。）

维特克　（推克丽斯廷娜走）走，克丽斯廷娜，走吧。（鞠躬，踮着脚尖走出。）

埃米莉娅　这姑娘我在什么地方见过。

科伦纳第　（关上门）玛尔蒂小姐，我感到非常荣幸——

埃米莉娅　咳，快别这样说。那您就是那位律师啦——

科伦纳第　（坐在她的对面）愿为您效劳。

埃米莉娅　——谁代表格雷戈尔家族呢？

格雷戈尔　我。

埃米莉娅　——就是您为了争夺佩匹·普鲁斯的遗产打官司的吗？

科伦纳第　是约瑟夫·费尔迪南·普鲁斯男爵的遗产，他死于一八二七年。

埃米莉娅　瞎说，他已经去世了？

科伦纳第　很遗憾。他去世几乎有一百年啦。

埃米莉娅　可怜的人。这个我还不知道呢。

科伦纳第　啊，原来如此。那我或许可以在别的事情上为您

效劳?

埃米莉娅　(站起来)哦,我不想再打扰您了。

科伦纳第　(站起来)对不起,小姐。我想您不会是无原无故来打扰的。

埃米莉娅　不是。(又坐下)我本打算和您谈点事情。

科伦纳第　(坐下)关于格雷戈尔案件的事情吗?

埃米莉娅　也许是。

科伦纳第　但您是个外国人,对吗?

埃米莉娅　当然是。我今天早上刚刚才知道这位先生的案件。完全是偶然知道的。

科伦纳第　真有趣!

埃米莉娅　我只是从报上看到的,知道吗?我当时在找关于我的报道,忽然看到报上写着:“格雷戈尔控告普鲁斯此案件即将终审宣判。”很偶然吧,啊?

科伦纳第　哎呀,所有的报纸都作了报道呀。

埃米莉娅　因为……因为我偶然想起了一些事情……有话直说了吧,您能不能跟我谈谈这个案件?

科伦纳第　您想知道什么,您就问吧。请。

埃米莉娅　关于这个案件,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科伦纳第　完全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

埃米莉娅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案件的呀。

科伦纳第　那么——对不起——我就不懂您为什么对这个案件感兴趣——

格雷戈尔　您就对她说说吧,博士。

科伦纳第　哎呀,小姐,这可是个很古老的案件哪。

埃米莉娅　可是格雷戈尔是有理的，不是吗？

科伦纳第　这是显然的。但他单凭这个是打不赢这场官司的。

格雷戈尔　那您就说吧。

埃米莉娅　至少可以谈个大概。

科伦纳第　喏，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把身子躺在躺椅上，如数家珍地背诵起来）大约在一八二〇年左右，愚笨的约瑟夫·费尔迪南·普鲁斯男爵占有了普鲁斯男爵的领地，这指的是：塞莫尼采庄园、卢科夫庄园、诺瓦·维斯庄园、克尼格兹多尔夫庄园，等等。——

埃米莉娅　佩匹是个白痴？哦，不！

科伦纳第　或许是个性情怪僻的人吧。

埃米莉娅　您就说他是个不幸的人吧。

科伦纳第　对不起。这个您也许是不知道的吧。

埃米莉娅　不知道的恰恰是您。

科伦纳第　唉，天才知道呀。约瑟夫·费尔迪南·普鲁斯死于一八二七年，无妻无子，也没有留下遗嘱。

埃米莉娅　他是得什么病死的？

科伦纳第　死于脑炎或者别的什么病。他的堂弟波兰男爵埃姆梅里赫·普鲁斯·扎布尔泽·平斯基继承了他的遗产。死者的表弟斯泽普哈齐·德·马罗斯瓦尔伯爵却对男爵提出控告，要求得到全部遗产，这一点与我们无关。但有一个名叫费尔迪南·卡雷尔·格雷戈尔的，也就是我的这位委托人的曾祖父对卢科夫庄园也提出了产权的要求。

埃米莉娅　什么时候？

科伦纳第　就是在一八二七年。

埃米莉娅　您等一下：那时费尔迪南还是个孩子呀。

科伦纳第　说得完全对。当时他是德利撒军事学院①的学生，一位维也纳的律师作他的代理人。他对卢科夫庄园的产权提出要求的根据是：首先，死者在去世的前一年曾亲自找过德利撒军事学院院长，声明将上述财产，其中包括庄园大厦、庭院、土地、牧场以及财产清册，也就是说，将上述全部财产作为前面提到过的那个未成年的孩子即格雷戈尔的赡养费，等他成年以后则立即拥有上述财产的全部产权。其次，前面提到的那个未成年的孩子还得到一道命令，规定上述财产清册，亦即卢科夫庄园主名下的财产清册在死者去世后即作为所谓自然继承权的证件。

埃米莉娅　这不是一切手续都齐全了吗，啊？

科伦纳第　对不起。埃姆梅里赫·普鲁斯男爵却提出反对，说赠送上述财产没有书面证明材料，就是说在财产清册里没有记载，还说死者没有留下书面遗嘱；相反地，死者临终前的口头嘱咐却对另一个人有利——

埃米莉娅　这是不可能的！那个人是谁？

科伦纳第　这里面是有问题，小姐。等一下，我马上把材料念给您听。（他爬上文件橱旁的小梯子）您马上就可以看到，这是多么滑稽的事情。啊哈，在这里。（抽出格雷戈尔案件的案卷，坐在梯子顶端，很快地翻阅着）啊哈。“约瑟

① 维也纳一所以神圣罗马帝国女皇玛利亚·德利撒(1717—1780)的名字命名的军事学院。

夫·费尔迪南·普鲁斯大人临终嘱咐"，这儿是死亡证明书，上面有约瑟夫·普鲁斯临终时在场的神甫、医生和公证人的签名。证明书是这样写着："死者处于高烧之中，在弥留之际，公证人问他有什么愿望，他几次声明，卢科夫庄园留给格雷戈尔·马赫先生，等等……"（合上案卷）马赫·格雷戈尔。（把案卷放回原处）他把庄园留给了某个马赫先生了，小姐。留给了某个叫格雷戈尔·马赫，或者按照捷文拼法叫热霍日·马赫的人啦，而这个人当时谁也不认识，并且音讯全无。（继续坐在梯子上。）

埃米莉娅　但是，这是错误的！佩匹心里想的一定是格雷戈尔，费尔迪南·格雷戈尔！

科伦纳第　可能是，小姐。但这是白纸上写的黑字呀。当时，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格雷戈尔真的提出了反驳，说口头嘱咐中的"马赫"这个字一定是听错了或者拼错了，说那里应该用"格雷戈尔"本名，而不应该用教名，等等。但是一切以书面为准啦，因此，埃姆梅里赫·普鲁斯得到了卢科夫庄园和整个遗产。

埃米莉娅　那——格雷戈尔呢？

科伦纳第　格雷戈尔什么也没有得到。那位斯泽普哈齐表弟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恶棍，他不知从哪里找到一个凑巧名叫热霍日·马赫的人。而这位马赫则向法院提出申诉，说死者同他有秘密协议——当然这是带有微妙性质的——

埃米莉娅　这是撒谎！

科伦纳第　一定是。后来那个申请卢科夫庄园继承权的热霍

日·马赫失踪了，而把要求卢科夫庄园产权的公证书交给了斯泽普哈齐先生——至于原因呢，历史材料未作说明。当时这位斯泽普哈齐绅士就用他的名义打官司，而且还打赢了。因而卢科夫庄园判归他所有。

埃米莉娅　简直是荒唐！

科伦纳第　可笑，是吗？当时那前面提到过的格雷戈尔开始控告斯泽普哈齐，说根据法律，热霍日·马赫不是卢科夫庄园的继承人，说死者是在发高烧等等情况下作出的口头嘱咐。经过长期的诉讼，最后总算把官司打赢了，法院撤销了原判；但是，卢科夫庄园并没有交给格雷戈尔，而又重新交到埃姆梅里赫·普鲁斯手里了，懂吗？

格雷戈尔　您看哪，小姐，这就是所谓的公道。

埃米莉娅　为什么格雷戈尔没有得到呢？

科伦纳第　喏，亲爱的小姐，这是根据上面所提到的这些和那些表面的理由，而且还考虑到这一点，就是热霍日·马赫或者费尔迪南·卡雷尔·格雷戈尔都不是死者的亲属——

埃米莉娅　您等一等！可他是他的儿子呀！

科伦纳第　谁是谁的儿子呀？

埃米莉娅　格雷戈尔！费尔迪南就是佩匹的儿子呀！

格雷戈尔　（一跃而起）是他的儿子？您是怎么知道的？

科伦纳第　（从梯子上爬下来）是他的儿子？那么，请问谁是儿子的母亲呢？

埃米莉娅　母亲？她是……她名字叫埃莉安·玛克·格雷戈尔，是维也纳皇家歌剧院的女歌唱家。

格雷戈尔　她叫什么名字？

埃米莉娅　玛克·格雷戈尔。您是知道的，这是苏格兰人的名字。

格雷戈尔　博士，您听见了吗？叫玛克·格雷戈尔！是玛克！玛克！不是什么马赫！您懂了吗？

科伦纳第　（坐下）当然懂。小姐，为什么她的儿子不叫玛克·格雷戈尔呢？

埃米莉娅　唉，这是照顾他的母亲——费尔迪南根本就不知道他的母亲。

科伦纳第　啊，原来如此。小姐，那您能拿出什么证据吗？

埃米莉娅　我不知道。请继续讲下去。

科伦纳第　我继续讲下去。喏，打那以后卢科夫庄园继承权的官司一直打到今天，虽然中间有些停顿，这就是说，普鲁斯家族、斯泽普哈齐家族和格雷戈尔家族几代人差不多打了一百年的官司，并且都是由科伦纳第博士家上几代人经手办的。最后一代格雷戈尔正是在这种帮助下将要彻底地输掉这场官司，而且恰巧就将在今天下午宣判。喏，这就是全部历史了。

埃米莉娅　卢科夫庄园的产权值得这样大张旗鼓地争吵吗？

格雷戈尔　我想是值得的。

科伦纳第　您知道，六十年代在卢科夫地区开办了煤矿，价值简直难以估计。大概值一亿五千万。

埃米莉娅　不能再多些了？

格雷戈尔　不，不能再多了。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科伦纳第　亲爱的小姐，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埃米莉娅　还有。您需要什么东西才能打赢这场官司呢？
科伦纳第　唉，最好能拿出正式书面的遗嘱。
埃米莉娅　那您知道有什么遗嘱吗？
科伦纳第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埃米莉娅　这真是愚蠢！
科伦纳第　当然。（站起来）还有什么问题吗？
埃米莉娅　还有一个问题。老普鲁斯的房子现在在谁的手里？
格雷戈尔　正好在我对手的手里，在雅罗斯拉夫·普鲁斯的手里。
埃米莉娅　那种里面放着旧的契约和信件的橱柜叫什么呀？
格雷戈尔　叫做档案柜。
科伦纳第　叫做文件柜。
埃米莉娅　那么，你们听着，在普鲁斯的房子里过去有这样一个橱柜。每个抽屉上都编有年号。佩匹过去把旧的契约、账册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放在那里，懂吗？
科伦纳第　对，通常是这样做的。
埃米莉娅　在一个抽屉上贴有一八一六年的标签。您知道，就是在那一年佩匹结识了埃莉安·玛克·格雷戈尔。是在维也纳举行国会的时候，或者在另一个时候。
科伦纳第　原来是这样！
埃米莉娅　他把埃莉安寄给他的所有信件都藏在那个抽屉里。
科伦纳第　（坐下）您是怎么知道的？
埃米莉娅　您不必问这个。

科伦纳第　对不起。悉听尊便。

埃米莉娅　那里还藏有地方长官以及其他人的信件，懂吗？简而言之，那抽屉里装满了许许多多的旧信件。

科伦纳第　是的。

埃米莉娅　您想会不会有人把这些信件烧掉了？

科伦纳第　也许烧掉了。完全可能。那只好等我们看看再说了。

埃米莉娅　您要上那儿去看看吗？

科伦纳第　一定。当然，这要得到普鲁斯先生的允许。

埃米莉娅　要是他不允许呢？

科伦纳第　那就毫无办法了！

埃米莉娅　这样的话，您就得用另一种办法去找到那个抽屉，懂吗？

科伦纳第　是呀，那就得半夜带着绳梯、仿制的钥匙去偷。小姐，小姐呀，您对我们律师是这样看的呀！

埃米莉娅　但是，您**必须**把它弄到手！

科伦纳第　喏，再说吧。下一步呢？

埃米莉娅　如果那些信件还在那儿，那么，在那些信件里……有一个很大的黄色信封——

科伦纳第　信封里面装的是——

埃米莉娅　普鲁斯的遗嘱。是他亲手写的，而且是用信封封好的。

科伦纳第　（站起来）谢天谢地！

格雷戈尔　（一跃而起）这确实吗？

科伦纳第　请问，遗嘱里写了什么？它是怎样写的？

埃米莉娅　喏，佩匹在遗嘱里写着……将卢科夫庄园……遗赠给他的私生子费尔迪南，他于某年某月……生于卢科夫。日期我已经记不清了。

科伦纳第　是真的吗？

埃米莉娅　是真的。

科伦纳第　信封封了口吗？

埃米莉娅　封了。

科伦纳第　封口上还盖上了约瑟夫·普鲁斯本人的图章？

埃米莉娅　是的。

科伦纳第　谢谢，原来如此。（坐下）小姐呀，您为什么要这样来愚弄我们呢？

埃米莉娅　我？哎呀，您不相信我呀！

科伦纳第　我当然不相信。连一句话也不相信。

格雷戈尔　我是相信她的！您怎么敢——

科伦纳第　放聪明点吧。如果信封是封上口的，那别人又怎能知道信封里装着什么呢？喏，您说说看！

格雷戈尔　但是——

科伦纳第　信封已经封上一百年啦！

格雷戈尔　然而——

科伦纳第　而且信封还是放在别人的房子里！别天真啦，格雷戈尔。

格雷戈尔　我就是相信。

科伦纳第　喏，随您的便。亲爱的玛尔蒂小姐，您真有讲童话的特别天才呀。这可是一个特殊的弱点哪。它经常在折磨您吧？

格雷戈尔　哦，您别说了吧！

科伦纳第　当然，我将守口如瓶。绝对保持沉默，小姐。

格雷戈尔　我告诉您，博士，小姐告诉我们的一切，我都相信。

埃米莉娅　您至少算得上是位绅士。

格雷戈尔　——因此，请您马上到普鲁斯屋里去，把一八一六年的那些信件都要来。

科伦纳第　我大概不会这样做的。或者——

格雷戈尔　或者我打电话给首席律师，把格雷戈尔案件委托给他办。

科伦纳第　我无所谓——

格雷戈尔　好吧。（走近电话机并翻阅电话簿。）

科伦纳第　（走向他）听着，格雷戈尔，别干蠢事啦！我们总算是老朋友吧？我甚至想到，我过去还做过您的监护人呢。

格雷戈尔　阿贝列斯·阿尔夫雷德博士，二七六一。

科伦纳第　朋友，您至少别去找他呀！这是我的最后忠告。这样您是要彻底垮台的呀。

格雷戈尔　（对话筒说话）喂！请接二七六一。

埃米莉娅　干得好，格雷戈尔！

科伦纳第　别丢人哪！您不应该把我们几代人经办的案件委托给那样的人呀——

格雷戈尔　（对话筒说话）是阿贝列斯博士吗？我是格雷戈尔，在事务所里——

科伦纳第　（从他手里夺下话筒）等一等。我去。

格雷戈尔　去找普鲁斯吗？

科伦纳第　去找魔鬼也可以。但是，现在您不要离开这儿一

步。

格雷戈尔　博士，如果您在一小时之后还不回来的话，我就打电话找——

科伦纳第　住嘴！——对不起，小姐。我请求您别再惹他发疯了。（奔出。）

格雷戈尔　到底还是去啦。

埃米莉娅　他真是一个傻瓜吗？

格雷戈尔　不。他只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他不会想到奇迹。而我呢，总是在盼望着奇迹，最后总算把您盼来了。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感谢。

埃米莉娅　哦，不值一提。

格雷戈尔　您瞧呀，我几乎相信一定能找到那份遗嘱。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相信您，也许是因为您太美了。

埃米莉娅　您有多大年纪啦？

格雷戈尔　三十四岁。玛尔蒂小姐，我从小就梦想要得到这笔财产。您简直想象不出我是怎样生活过来的。我象个疯子似地活着，我不会另一个样子来生活——要是您不来的话——

埃米莉娅　是负债了吗？

格雷戈尔　是的。看来今天晚上我不用开枪自杀。

埃米莉娅　荒唐！

格雷戈尔　我不必对您隐瞒，小姐。我已经陷入无力自拔的地步啦。突然您不知从哪里跑来了，而且还带来了一个出色的、惊人的和真正的秘密——您救了我一条命啦！您为什么笑？为什么笑我呢？

埃米莉娅　傻瓜。这是不值一提的。

格雷戈尔　好，我不再说自己的事了。亲爱的小姐，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儿。我恳求您把这一切都告诉我。

埃米莉娅　还要告诉您什么？我已经说得够多的了。

格雷戈尔　谈谈这个家族的情况。甚至可以谈谈这个家族的……秘密。您已经用某种不平常的方式谈到它的秘密了。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埃米莉娅　（摇摇头。）

格雷戈尔　您不能够？

埃米莉娅　我不愿意。

格雷戈尔　您怎么知道那些信？您怎么知道那份遗嘱呢？从哪里知道的？有多久了？是谁把这一切告诉您的？您同谁有关系？您要理解，我必须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您是谁？这一切又说明了什么呢？

埃米莉娅　奇迹呗！

格雷戈尔　是呀，是奇迹。但是每个奇迹都是可以加以说明的，否则——否则，那太令人难以忍受了。您为什么到这儿来呢？

埃米莉娅　这您是知道的。我是来帮助您的呀。

格雷戈尔　您为什么要帮助我呢？为什么偏偏要帮助我呢？这对您有什么利害关系吗？

埃米莉娅　这是我的事情。

格雷戈尔　也是我的事情呀。玛尔蒂小姐，如果为了财产，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这一切，我必须感谢您的话，那么请您告诉我，我应该怎样才能报答您呢？

埃米莉娅　您这是想说什么呢？

格雷戈尔　我应该拿什么东西来报答您呢？玛尔蒂小姐！

埃米莉娅　啊，原来如此。您是想给我……一笔通常所说的佣金吧，不是吗？

格雷戈尔　看在上帝的份上，您说的多难听哪！如果这使您受到侮辱，那您可以简单地把它看作感谢嘛。

埃米莉娅　咳，我有的是钱。

格雷戈尔　请原谅，只有穷光蛋才觉得钱多。富人是从来也不嫌钱多的。

埃米莉娅　（激动地）大家看哪！这个下贱坯要给我钱啦。

格雷戈尔　（感到受辱）请原谅，我不会接受……别人的恩惠。（静场）小姐，您真是一个高尚的天使呀。可是在我们这个世俗的社会里，就是童话中的王子……也会为此要求得到自己的报酬。这是人之常情嘛。我要赠给您几百万，懂吗？

埃米莉娅　这小家伙已经在想着送礼了！（走近窗户，向窗外眺望。）

格雷戈尔　您为什么象同小孩子那样跟我说话呢？我会把一半遗产分给您，如果您——玛尔蒂小姐！

埃米莉娅　嗯？

格雷戈尔　这简直叫人难以忍受，我怎么在您面前就觉得象小孩子一样呢！（静场。）

埃米莉娅　（转过身来）你叫什么名字？

格雷戈尔　格雷戈尔。

埃米莉娅　叫什么？

格雷戈尔　玛克·格雷戈尔。

埃米莉娅　我在问你的教名哪，傻瓜！

格雷戈尔　叫阿尔贝尔特。

埃米莉娅　妈妈叫你贝尔吉克，知道吗？

格雷戈尔　对呀。可我的母亲早已死了。

埃米莉娅　呸！一切都只是正在死亡。（静场。）

格雷戈尔　她……她……埃莉安·玛克·格雷戈尔是什么样的人呢？

埃米莉娅　这才问到点子上啦！你为什么突然想起问她呢？

格雷戈尔　您知道她的情况吗？她是谁？

埃米莉娅　她是伟大的女歌唱家。

格雷戈尔　她长得美吗？

埃米莉娅　她很美。

格雷戈尔　她爱我的……高祖父吗？

埃米莉娅　是的，也许爱。但她用自己的方式爱他。

格雷戈尔　她什么时候去世的？

埃米莉娅　……我不知道。我们不要谈她了，贝尔吉克。以后有机会再谈。（静场。）

格雷戈尔　埃米莉娅！

埃米莉娅　对你来说，我不是埃米莉娅。

格雷戈尔　那对您来说，我是什么人呢？请您别再刺激我了！别再侮辱我了！您想想看，我们是萍水相逢，而您又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使人眼花缭乱。请听我说……我第一次见到您……不，请别笑我！您真是个非常古怪的女人。

埃米莉娅　我不笑你，贝尔吉克。你可不要发疯啦。

格雷戈尔　我是发疯了。我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疯疯癫癫过。您呀，您是个性情暴躁的人。就象战斗的号角。您见过流血吗？这会使人发狂到失去理智。而您呢，一眼就可以看出您身上有着一种非常奇特的东西。您经历过许多生活的折磨吧？您听着，我简直弄不懂为什么没有人杀死您。

埃米莉娅　别说下去啦！

格雷戈尔　请让我说完！您对我是粗暴的，使我失去了冷静。您刚一来这儿，就象炼铁炉里一股热流喷到了我的身上，叫我喘不过气来。这是什么东西呀？它使我要象野兽似地直立起来，狂嗥不已。我不知道您唤醒了人体内的什么可怕的东西。有人跟您这样说过吗？埃米莉娅，您要知道您是多么的美丽呀！

埃米莉娅　（疲乏地）美丽？哦，别说这个啦！

格雷戈尔　天哪，您是怎么啦？您的脸怎么变得这样难看？（后退）埃米莉娅，别做怪脸了！现在……现在您显得多么苍老呀！真可怕！

埃米莉娅　（低声地）你看见了吧。去，去吧，贝尔吉克，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静场。）

格雷戈尔　请原谅，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坐下）我显得很可笑，是吗？

埃米莉娅　贝尔吉克，我显得很苍老吧？

格雷戈尔　（不敢看她）不，您是非常美丽的，美得使人神魂颠倒。

埃米莉娅　你知道你能怎么帮助我吗？

格雷戈尔　（抬起头来）怎么帮助？

埃米莉娅　你可以帮助……你知道我会向你要什么吗？

格雷戈尔　一切都是您的。

埃米莉娅　听着，贝尔吉克，你懂希腊文吗？

格雷戈尔　不懂。

埃米莉娅　喏，你看，那些东西对你毫无用处。你把那些用希腊文写的信件送给我吧！

格雷戈尔　什么信件呀？

埃米莉娅　费尔迪南保留下来的那些信件。格雷戈尔，他就是你的曾祖父呀，懂吗？这些信件他是从佩匹·普鲁斯那里继承下来的。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纪念品哪。把那些信件送给我吧？

格雷戈尔　我不知道这些信件。

埃米莉娅　瞎说！你应该有这些信件。佩匹答应过他要把这些信件留给费尔迪南的！看在上帝的份上，阿尔贝尔特，你说呀，你有这些信件！

格雷戈尔　我没有！

埃米莉娅　（猛然站起来）什么？别撒谎！你有，是吗？

格雷戈尔　（也站起来）我没有。

埃米莉娅　笨蛋！我要这些信件！我必须得到这些信件，听见了吗？你去把信件找出来！

格雷戈尔　在哪里？

埃米莉娅　我怎么知道呢？你去找啊！把信件拿来！贝尔吉克，我就是为了这些信件才跑来的呀！

格雷戈尔　好。

埃米莉娅　信件在哪里呢？天哪，你想想看呀！

格雷戈尔　会不会在普鲁斯家里呢？

埃米莉娅　从他那里拿来！帮帮忙吧——

〔电话铃响。

格雷戈尔　等一等。（跑去接电话。）

埃米莉娅　（倒在躺椅上）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要找到信，找到信哪！

格雷戈尔　（对话筒）喂！这儿是科伦纳第博士事务所。——他不在。——您有什么事吗？我是格雷戈尔。——正是我。——是的。——好极了。非常感谢。（挂上耳机）已经完结了。

埃米莉娅　什么事？

格雷戈尔　格雷戈尔和普鲁斯的案件。最高法院刚刚宣布了判决。这是可靠的消息。

埃米莉娅　还有呢？

格雷戈尔　官司我打输啦。（静场。）

埃米莉娅　你那个笨蛋律师难道不能阻止宣判吗？

格雷戈尔　（沉默地耸耸肩。）

埃米莉娅　但你还可以不服上诉呀，不是吗？

格雷戈尔　我不知道。我不想再上诉了。

埃米莉娅　简直太傻了！（静场）听着，贝尔吉克，我来为你还债，懂了吗？

格雷戈尔　这与您何干？我不愿意。

埃米莉娅　住嘴！我来为你还债就是了。你现在去帮我找到那份手稿。

格雷戈尔　埃米莉娅——

埃米莉娅　给我叫辆汽车——

〔科伦纳第博士急步上场，普鲁斯跟在他后面。

科伦纳第　我们找到啦！找到啦！（扑地跪在埃米莉娅面前）小姐，千万请您原谅。我是头老笨驴，您才是先知者。

普鲁斯　（向格雷戈尔伸出手）祝贺您找到那份出色的遗嘱。

格雷戈尔　已经没有用啦。您刚刚打赢了这场官司。

普鲁斯　也许您可以要求重审吧？

格雷戈尔　您说什么？

科伦纳第　（站起来）这是明摆着的事呀，朋友！现在我们要重审此案。

埃米莉娅　那些东西都在那里吗？

科伦纳第　都在。遗嘱，信件，还有别的东西……

普鲁斯　请您介绍一下。

科伦纳第　啊，对不起。玛尔蒂小姐，这位是普鲁斯先生。我们的头号对手。

埃米莉娅　见到您很高兴。那些信件在哪里呢？

科伦纳第　谁的信件？

埃米莉娅　埃莉安的信件。

普鲁斯　目前还在我的手里。格雷戈尔先生不必为信件担心。

埃米莉娅　他能得到这些信件吗？

普鲁斯　如果他是继承人，那他当然能得到。那是他祖母的……纪念品呀。

埃米莉娅　你听呀，贝尔吉克——

普鲁斯　啊哈，你们两位早就认识了。我早就料到了。

格雷戈尔　对不起，我是刚刚才认识玛尔蒂小姐的——

埃米莉娅　别说了吧，贝尔吉克。你会把那些信件还给我，对吗？

普鲁斯　还给您？难道那些信件过去是您的？

埃米莉娅　哦，不是。可是贝尔吉克答应把信件送给我。

普鲁斯　小姐，我非常感谢您的指点。我现在才知道家里收藏着什么东西。为此，我向您献上一束美丽的鲜花。

埃米莉娅　您算不得大方，贝尔吉克要送给我更多的东西。

普鲁斯　一车鲜花，是吗？

埃米莉娅　不是，我也搞不清他到底要送给我几百万块钱。

普鲁斯　您接受了？

埃米莉娅　上帝保佑！

普鲁斯　您做得对。事先最好什么东西也别接受！

埃米莉娅　难道我们手续还不完备？

普鲁斯　嗯，也许还有点小麻烦。我们首先得拿出证据证明他的儿子费尔迪南就是费尔迪南·格雷戈尔。您要知道，那些法官可都是些书呆子呀。

埃米莉娅　还需要某种……书面证明吗？

普鲁斯　至少是这样。

埃米莉娅　好哇。博士，明天早上我给您送来这样的证明。

科伦纳第　怎么啦，您把这些都带在身边了？感谢上帝啊！

埃米莉娅　（急躁地）您觉得奇怪，是吗？

科伦纳第　我只是随便说说，我已经对什么都不感到奇怪了。格雷戈尔，请您打电话叫二七六一。

格雷戈尔　找阿贝列斯博士？为什么？

科伦纳第　朋友，因为我觉得——这——这——喏，等着瞧吧！

普鲁斯　玛尔蒂小姐！倒不如接受我的鲜花。

埃米莉娅　为什么？

普鲁斯　这样更保险一些呀！

——幕　落

第 二 幕

〔大剧院的舞台，空空荡荡的，有点儿显得演出后的紊乱：到处乱放着道具，卷起的布景，照明用具。剧院整个后台空旷无物。在舞台前方放着一座演戏用的御椅。

女清洁工　上帝啊，真是盛况空前哪！您看见那些鲜花了吗？

技工　没有看见。

女清洁工　我一生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盛况。观众一个劲儿地叫好；我真担心把剧院震坍了。玛尔蒂小姐至少谢了五十次幕，观众还是鼓掌喝彩不止，简直象发了疯似的。

技工　您听我说，这个女人一定挣了不少的钱哪！

女清洁工　是呀！我也是这样想的，库德尔纳。光是那些鲜花就值不少的钱哪。花都堆成山啦，多得连运都运不完啦。

技工　我站在后台听了一会儿。您要知道，她唱得真动人哪。

女清洁工　我告诉您吧，库德尔纳，我真的哭啦。我听着听着，眼泪就禁不住流了出来，我真的哭啦。

〔普鲁斯上。

女清洁工　您找谁？

普鲁斯　玛尔蒂小姐不在这儿吗？旅馆里告诉我说，她到剧

院里来了。

女清洁工　她在经理那儿。但她还会来这儿的，存衣处还有她的东西呢。

普鲁斯　好，我等她一会儿。（站到一旁。）

女清洁工　这已经是第五个了。等她的人要排成长队啦。

技工　要是这女人也有丈夫的话，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吃醋。

女清洁工　哎哟，他准会吃醋得厉害，库德尔纳。

技工　他妈的！

女清洁工　怎么啦？这有什么好发楞的？

技工　我简直弄不明白！（下。）

女清洁工　你又没有这种事。（从另一边下。）

克丽斯廷娜　（上）杨内克，来这儿呀！这儿没有人。

杨内克　（跟在她后面）不会有人赶我走吧？

克丽斯廷娜　不会，今天又不排练。上帝呀，杨内克，我真是个不幸的人哪！

杨内克　为什么呀？（想吻她。）

克丽斯廷娜　不，杨内克，别吻我。我已经够了。我——我现在有别的揪心的事儿了。我已不该再想着你哪。

杨内克　克丽斯廷娜，你在说什么呀！

克丽斯廷娜　理智点，杨内克！当我想干点什么事的时候，我必须变得严肃些。杨内克，如果一个人一心只想着一件事，日夜老想着那件事，他就能把这事干成功吧？

杨内克　当然罗。

克丽斯廷娜　那不就得啦。我也应该一心扑在艺术上。那个玛尔蒂是多么了不起呀！

杨内克　是了不起，可是——

克丽斯廷娜　你根本不懂得这个。这是了不起的技艺呀。昨天夜里我一夜也没有阖眼。我在床上翻来覆去，苦思冥想，痛苦极了，我老拿不准该不该离开剧院——我哪怕有能耐干出点什么小事来也好呀！

杨内克　可你是能的呀！

克丽斯廷娜　你这么想？你认为我还应该继续唱下去？那样的话，我们之间的来往就得断了，懂吗？然后我就得一心扑在歌剧上。

杨内克　你在说什么呀，克丽斯廷娜！你和我每天至少也得见……两次面吧……

克丽斯廷娜　（坐在御椅上）我说的正是这个，这可不只是见一会儿面哪。杨内克，你知道吗？糟糕的是我整天都在想着你呀。天哪，你真是个傻瓜！要是我整天老在想着你，那我还能干什么呢？

杨内克　你要知道，克丽斯廷娜，我……我也是整天光想着你呀！

克丽斯廷娜　你是可以的呀，你并不需要演唱哪，这就是区别——你听我说，杨内克，我要是决定怎么干，你可不许反对呀。

杨内克　不，这不行！我不答应！我——

克丽斯廷娜　你呀，杨内克，别再使我为难了！放聪明点，孩子；我必须开始正正经经地干点事情了。总而言之，我不愿做一个没没无闻的穷姑娘，这也是为了你——以后在我练嗓子的时候，我是不应该多说话的。

杨内克　那我只好自言自语了!

克丽斯廷娜　不,等一等。我已经决定了:让我们之间的关系结束掉,杨内克,彻头彻尾的结束。以后我们每天只见一次面。

杨内克　可是——

克丽斯廷娜　暂时我们只得象个陌生人,整天不见面。杨内克,我要拚命地工作呀。我要唱歌、思考、学习等等。你要知道,我想成一个象她那样的女人哪。来这里吧,傻瓜,这里有地方。靠着我坐下,这儿没有人呀。你认为她会喜欢什么人吗?

杨内克　(靠着她坐在御椅上)谁呀?

克丽斯廷娜　她,玛尔蒂呀。

杨内克　玛尔蒂?那当然罗。

克丽斯廷娜　你真的这样想吗?我真不理解:她是那样大名鼎鼎的歌星,怎么会真正地喜欢什么人呢……你不知道一个女人爱上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她会一个劲儿低声下气地迁就那个男人的——

杨内克　一点儿也不会这样!

克丽斯廷娜　会的,真会那样,你根本就不知道。她会忘掉自己,象个女仆一样跟在他后面……那样的忘我,那样的为他……有时我真想狠狠地揍自己一顿!

杨内克　可是——

克丽斯廷娜　现在每个人都为玛尔蒂发疯了。她对这个是不在乎的。被她看一眼的人都是这个样,真的。

杨内克　不是这么回事!

克丽斯廷娜　我在她面前老感到害怕——

杨内克　克丽斯廷娜！（偷偷地吻她。）

克丽斯廷娜　（低声地叫起来）别这样，杨内克！要是被人看见——

普鲁斯　（向前走出几步）我没有看你们。

杨内克　（跳起来）爸爸！

普鲁斯　你不要跑。（走近他们）克丽斯廷娜小姐，我很高兴认识您。遗憾的是，我不能说已经很了解您啦。而我的儿子至少可以在我面前夸这个口！

克丽斯廷娜　（从御椅上跳下，用身子遮住杨内克）对不起，普鲁斯先生来这儿只是为了——

普鲁斯　哪个普鲁斯先生？

克丽斯廷娜　这儿这位先生——

普鲁斯　他叫杨内克，小姐，不是什么普鲁斯先生。他追您有多久了？

克丽斯廷娜　有一年了。

普鲁斯　原来如此！小姐，您可别把他当真了；我是了解他的。你呀，年轻人——喏，打扰你们啦；可是这个地方的确好象有点儿不合式吧，啊？

杨内克　爸爸，你要是以为能让我尴尬难堪——那你就这么以为好啦！

普鲁斯　这就好。男子汉是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感到尴尬的。

杨内克　我从来也没有想到你会这样跟踪我。

普鲁斯　好得很！杨内克！只管坚持己见！

杨内克　我是认真说的。我说的这些事，谁也……

普鲁斯　完全正确，朋友。伸出手来。

杨内克　（突然象小孩子似地把手藏起来）不，爸爸，请你——

普鲁斯　（把手伸给他）喏，来呀？

杨内克　爸爸！（犹豫地把手伸给爸爸。）

普鲁斯　（用力紧握他的手）你看，这样不是很好吗？朋友般地和友善地握握手。

杨内克　（扭歪着嘴脸，强忍着疼痛，最后全身扭动起来，大叫）哎哟！

普鲁斯　（放开手）喏，英雄嘛，要坚持到底！

克丽斯廷娜　（眼中含着泪）太野蛮了！

普鲁斯　（轻轻地握着她的手）您用这双小手去抚摸抚摸他吧。

维特克　（跑上）克丽斯廷娜！克丽斯廷娜！啊哈，在这儿。（感到惊讶）普鲁斯先生？

普鲁斯　我不打扰了。（从一边退下。）

克丽斯廷娜　爸爸，有什么事？

维特克　你上报啦，克丽斯廷娜！报纸上报道你啦！甚至在评论玛尔蒂的文章里提到你呀！你想想看，跟玛尔蒂相提并论啦！

克丽斯廷娜　让我看！

维特克　（展开报纸）这儿："演员介绍——维特科娃小姐首次登台演唱。"——够棒的，嗯？

克丽斯廷娜　那里还有什么？

维特克　这是其他的报纸，没有提到你。你是知道的，满报纸上净是玛尔蒂长、玛尔蒂短的，好象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玛

尔蒂就没有别人啦。

克丽斯廷娜 （感到幸福地）您看哪，杨内克，报上也提到我了！

维特克 克丽斯廷娜，这位是谁？

克丽斯廷娜 是普鲁斯先生。

杨内克 我叫杨内克。

维特克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杨内克 请小姐允许我……

维特克 对不起，让我女儿告诉我吧。走，克丽斯廷娜！

埃米莉娅 （进来；对幕后说）非常感谢，先生们，可是得让我走啦。（看见普鲁斯）怎么，这儿还有一位？

普鲁斯 哪儿的话，玛尔蒂小姐。我不是来向您祝贺的。我找您有别的事。

埃米莉娅 您晚上看戏了吗？

普鲁斯 当然看啦。

埃米莉娅 喏，原来这样。（坐在御椅上）不要让人上这儿来了，我已经够啦。（看着杨内克）这位是您的儿子？

普鲁斯 是。走近点，杨内克。

埃米莉娅 来这儿，杨内克，让我看看您。您晚上也看戏了吗？

杨内克 是的。

埃米莉娅 您喜欢我吗？

杨内克 是的。

埃米莉娅 除了“是的”以外，您还会说别的吗？

杨内克 会的。

埃米莉娅　您的儿子是个笨蛋。

普鲁斯　我为他感到羞愧。

〔格雷戈尔捧着鲜花上。

埃米莉娅　啊哈，贝尔吉克！拿来！

格雷戈尔　感谢晚上的演出。（献上花束。）

埃米莉娅　拿来！（接过花束，从花束中拿出一个小盒子）这东西你拿回去。（把盒子还给他）你真好，也来啦。谢谢你的花束。（闻了一下花束，就把它扔进一大堆鲜花里去）你喜欢吗？

格雷戈尔　不喜欢。您的歌声使人感到痛苦。唱得非常出色，但同时也……

埃米莉娅　嗯？

格雷戈尔　您唱歌时感情是冷冰冰的。唱是唱得非常出色，简直叫人惊叹不已，但是——您唱得太没有热情了。您好象心都凉透了似的。

埃米莉娅　你的感觉是这样吗？喏，也许你有几分对的地方。我已经把那份证明材料送到你那个笨蛋律师那里去啦，你知道吗？那是证明埃莉安的材料。官司还要打下去吗？

格雷戈尔　我不知道。我已经不关心它啦。

埃米莉娅　所以你才买了那小盒子装的无聊玩意儿是吗？笨驴，你马上送回去！花了多少钱？

格雷戈尔　您问这个干吗？

埃米莉娅　你借的钱，是吧？你一早上都在找放高利贷的人，对不对？（打开钱包，拿出一叠钞票）哪，拿去！快点！

格雷戈尔 （往后退）您为什么要给我钱？这是想到哪里去了！

埃米莉娅 叫你拿着，要不我要揪你的耳朵了！

格雷戈尔 （勃然大怒）我真是自讨没趣！

埃米莉娅 看哪，他倒想命令起我来呢！贝尔吉克，别惹我生气啦！我看你还去借债！喏，拿着！

普鲁斯 （对格雷戈尔）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就接着吧！

格雷戈尔 （接过她的钱）您的脾气真古怪。（把钱交给维特克）存在事务所里。是玛尔蒂小姐的存款。

维特克 是。

埃米莉娅 嗳，您听着！这钱是给他的，懂吗？

维特克 懂啦。

埃米莉娅 您看戏了吗？喜欢吗？

维特克 我的上帝呀，真没说的！简直就是斯特拉达！

埃米莉娅 您听过斯特拉达演唱吗？斯特拉达只会尖着嗓子叫；那可不是在歌唱。

维特克 斯特拉达已经死了一百年啦！

埃米莉娅 这就更坏！您应该听听她的演唱。斯特拉达！您为什么老跟我谈那个斯特拉达呀？

维特克 请原谅。我——我自然没有听过她的演唱。可是根据历史记载——

埃米莉娅 我告诉您吧，历史是在撒谎。我跟您说：斯特拉达尖着嗓子叫，科罗娜唱歌吐词不清楚，阿古娅丽是哑嗓子，芙斯廷娜喘得就象风箱。这就是您所说的历史。

维特克 哦，对不起——在这方面——在音乐方面——

普鲁斯　（微笑地）您可别跟维特克先生谈法国大革命哪。

埃米莉娅　谈什么？

普鲁斯　谈法国大革命。这是他的专门爱好。

埃米莉娅　他是怎样看的？

普鲁斯　我不清楚。请您问问他有关马拉公民的情况——

维特克　哦，不，请不要问我！谈这个干吗？

埃米莉娅　马拉？不是那个手心老出汗的议员吗？

维特克　这不是真的！

埃米莉娅　我知道。他的一双手就象癞哈蟆一样，真恶心！

维特克　不是这样，您说错了！书上从来也没有这样写过他！请原谅——

埃米莉娅　我或许是知道他的，不是吗？那个得过天花的大个子叫什么名字来着？

维特克　请问他是谁？

埃米莉娅　那个被砍了头的家伙呀。

维特克　您说的是丹东吗？

埃米莉娅　就是他。这个人就更糟糕啦。

普鲁斯　为什么呢？

埃米莉娅　哦，他满口牙齿全都坏啦。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

维特克　（愤怒地）请您别这样说啦！这不是历史事实！丹东……丹东的牙齿没有坏。您有什么证据？！即使坏了，对他又有何损？！完全不相干！

埃米莉娅　怎么说不相干？他总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哪。

维特克　不，我不允许这样说他！丹东……请原谅，不要这样说他吧！要是那样的话，历史上就没有什么伟大的人物

了！

埃米莉娅　是没有什么伟大的人物嘛！

维特克　您说什么？

埃米莉娅　直到如今就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伟大的人物。我了解得很清楚。

维特克　可是丹东——

埃米莉娅　您瞧，这人要跟我吵嘴啦。

普鲁斯　他太不客气了。

埃米莉娅　哦，不是不客气，而是愚蠢。

格雷戈尔　是不是要我再叫些人来听您骂他们愚蠢？

埃米莉娅　不必要。他们自己会来的。他们会四肢着地爬着来的。

克丽斯廷娜　杨内克，我们离开这儿吧！

埃米莉娅　（打呵欠）这两人是一对儿吗？他们俩很幸福吗？

维特克　请问，您指的是什么？

埃米莉娅　他们俩是不是已经结婚啦？

维特克　感谢上帝，还没有呢！

埃米莉娅　就是结婚也没啥了不起呀！您不希望他们俩结婚吗？

维特克　克丽斯廷娜，这不是真的吧？

克丽斯廷娜　哎呀，爸爸——您怎么可以这样问——

埃米莉娅　别说啦，傻丫头；过去没有的事，将来也可以有呀。但是结婚实在没啥意思，知道吗？

普鲁斯　那他们现在这样就有意思了？！

埃米莉娅　没啥意思。一点儿意思也没有。

豪克　（手捧花束上）请让让，请让让——

埃米莉娅　这又是谁呀？

豪克　小姐，亲爱的小姐，请允许我——（在御椅前跪下）亲爱的小姐，您要知道，您要知道……（叹了一口气）请……原谅……

埃米莉娅　他这人是怎么啦？

豪克　您……您是多么地……象她呀！

埃米莉娅　象谁呀？

豪克　象埃乌根尼娅！埃乌根尼娅·蒙特兹！

埃米莉娅　（站起来）您说什么？

豪克　象埃乌根尼娅！我……我是认识她的……上帝呀，这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啦！

埃米莉娅　这位老爷爷是谁呀？

普鲁斯　豪克·申多尔夫，小姐。

埃米莉娅　马格斯？（从御椅上溜下来）我的上帝呀，您站起来吧！

豪克　（站起来）我能……叫您……埃乌根尼娅吗？

埃米莉娅　随您怎么叫都可以。我是那样地象她吗？

豪克　您说象吗？亲爱的小姐，晚上我在剧院看戏，我想那就是她……就是她呀！就是埃乌根尼娅呀！您要知道那嗓子……眼睛……她是多么的美呀！……我的上帝呀，那额头……（突然停住）可是您的年纪要大些。

埃米莉娅　大些？也许不吧。

豪克　大一点点。请原谅，埃乌根尼娅过去也来过这儿，我还吻过她的前额呢。

埃米莉娅　不吻别的地方吗？

豪克　什么……您说什么呀？您……完全跟她一模一样！亲爱的小姐，我可以献给您一束鲜花吗？

埃米莉娅　（接过花束）谢谢。

豪克　我可以好好地看看您吗？

埃米莉娅　坐下吧，亲爱的朋友！贝尔吉克，拿椅子来！（坐在御椅上。）

杨内克　我去拿。（跑去搬椅子。）

克丽斯廷娜　别拿那儿的椅子！（跟在他后面跑去。）

普鲁斯　（对豪克）亲爱的伯爵——

豪克　天哪，是普鲁斯先生！请原谅，我……我没有看见您。看见您很高兴！您过得好吗？

普鲁斯　您好吗？

豪克　您的官司打得怎样啦？打倒那个家伙了吗？

普鲁斯　哪里的话！格雷戈尔，请允许我介绍一下……

豪克　这位是格雷戈尔先生吗？见到您很高兴。您好吗？

格雷戈尔　谢谢。

〔杨内克和克丽斯廷娜搬椅子过来。

埃米莉娅　嘿，你们怎么吵嘴了？

杨内克　哪里，这只是……

埃米莉娅　坐下吧，马格斯。

豪克　谢谢。（坐下。）

埃米莉娅　你们坐在那儿。贝尔吉克可以坐在我的膝上。

格雷戈尔　您太好啦。

埃米莉娅　你不愿意，就站着吧。

豪克　美丽而又高尚的小姐，千万请您原谅。

埃米莉娅　为什么呢？

豪克　我是老糊涂啦。我说您象一个早已去世的女人。

埃米莉娅　她死了吗？

豪克　是的。

埃米莉娅　真愚蠢。

豪克　她已经死了有五十年啦。我曾经爱过她。那是五十年前的事啦。

埃米莉娅　是呀。

豪克　人们叫她吉卜赛姑娘。您知道吉卜赛人吧。她是一个吉卜赛姑娘。人们叫她黑美人儿。她住在南方安达卢西亚①。我当时是在驻马德里大使馆里工作。这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了。一八七〇年。

埃米莉娅　噢。

豪克　您知道她是在集市上跳舞卖唱的吗？哎呀呀！我的天哪，大家都为她发狂了！来一个呀，吉卜赛姑娘！跟着响板②跳吧……您该理解，当时我还年轻……而她呢……她是……

埃米莉娅　……一位吉卜赛姑娘。

豪克　是呀，说的完全对，是吉卜赛姑娘。她热情奔放得象一团烈火。上帝呀，我永远不会忘记她，我永远不会忘记她……您相信有人能够忘却吧？我整整一生想她都想

---

① 西班牙南部一省。

② 西班牙敲击乐器：一副木制的圆形凹板，用手拍合，作为音乐或舞蹈的伴奏器。

傻了。

埃米莉娅　哦！

豪克　我是一个白痴，小姐。白痴豪克。我是……天哪，那是怎么说来着？

格雷戈尔　愚蠢的人。

豪克　完全对，是个愚蠢的人。我把一切都献给她了，您懂吗？后来我就象一个活死人一样，浑浑噩噩地活着……Vaya querida！ Salero！①我的上帝呀，您是多么地象她呀！埃乌根尼娅！埃乌根尼娅呀！（抱头痛哭。）

普鲁斯　豪克，请您注意点！

豪克　是，是……请原谅，我应该走了，是吗？

埃米莉娅　再见吧，马格斯。

豪克　完全对。我……我还可以来找您，是吗？（站起来）请允许我向您告辞。天哪，当我看着您的时候……

埃米莉娅　（俯下身子）吻吻我吧！

豪克　什么？

埃米莉娅　Besa me, bobo, bobazo！②

豪克　Jesús mil veces,Eugénia③。

埃米莉娅　Animal, un besito!④

豪克　（吻她）埃乌根尼娅，moza negra——niňa——querida——carísima⑤——

---

① 西班牙文：来吧，亲爱的！美人儿！

② 西班牙文：吻我呀，傻瓜，笨蛋！

③ 西班牙文：看在耶稣基督的份上，埃乌根尼娅。

④ 西班牙文：畜生，只吻一下！

埃米莉娅　Chite, tonto!　Queta! Fuera!⑥

豪克　Es ella, es ella! Gitana endiablada, ven conmigo, pronto!⑦

埃米莉娅　Yo no lo soy, loco! Ahora callate! Vaya! Hasta mañana, entiendes?⑧

豪克　Vendré, vendré, mis amores!⑨

埃米莉娅　Vaya!⑩

豪克　（后退）Ay, por Dios! Cielo de mi, es ella! sí, es ella!⑪ 埃乌根尼娅——

埃米莉娅　Caramba, vaya! Fuera!⑫

豪克　（后退）Vendré! Hijo de Dios, ella misma!⑬（下。）

埃米莉娅　下一个。谁还要跟我说话？

维特克　请原谅。请您为我和克丽斯廷娜在您的照片上签个名。

埃米莉娅　愚蠢。但我愿为克丽斯廷娜签名。拿笔来！（签名）再见吧！

维特克　（鞠躬）非常感谢。（同克丽斯廷娜下。）

---

⑤ 西班牙文：黑皮肤的姑娘，亲爱的，最亲爱的姑娘啊！

⑥ 西班牙文：安静点，笨蛋！离开！出去！

⑦ 西班牙文：这是她呀！这是她呀！魔鬼吉卜赛姑娘，快跟我走吧！

⑧ 西班牙文：我不是她呀，疯子！住嘴！滚开！明天再见，懂吗？

⑨ 西班牙文：我来，我来，我的心肝宝贝儿！

⑩ 西班牙文：走吧！

⑪ 西班牙文：哎呀，感谢上帝！天哪，就是她！真的，就是她呀！

⑫ 西班牙文：该死的，去吧！滚开！

⑬ 西班牙文：我来！感谢圣子呀！

埃米莉娅　下一个。没有谁了吗？

格雷戈尔　我等人都走光了。

埃米莉娅　改个时间吧。没有谁啦？喏，我走了。

普鲁斯　请等一会儿。

埃米莉娅　您要说什么吗？

普鲁斯　当然。

埃米莉娅　（打呵欠）好啦。快说吧！

普鲁斯　我只想问问您——您是不是知道约瑟夫·普鲁斯等人的许多情况？

埃米莉娅　可能。

普鲁斯　不知您是不是知道一个人的名字。

埃米莉娅　什么名字？

普鲁斯　叫马克罗普洛斯。

埃米莉娅　（急忙站起来）您说什么？

普鲁斯　（站起来）您是不是知道马克罗普洛斯这个名字？

埃米莉娅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哦，你们都走吧！全都走吧！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

普鲁斯　（鞠躬）非常遗憾——

埃米莉娅　您别走！您等一会儿！这个杨内克怎么还在傻站着？快去吧！

〔杨内克下。

埃米莉娅　（对格雷戈尔）你留在这儿干吗？

格雷戈尔　我必须同您谈谈。

埃米莉娅　现在我没有时间。

格雷戈尔　我必须同您谈谈。

埃米莉娅　贝尔吉克，请你出去！走吧，亲爱的，现在走吧！等一会儿再来行了吧?!

格雷戈尔　我等一会儿再来。(冷淡地向普鲁斯鞠了个躬，下。)

埃米莉娅　好啦！(静场。)

普鲁斯　对不起，小姐；我没料到这个名字对您触动那么大。

埃米莉娅　关于马克罗普洛斯的秘密，您知道什么吗？

普鲁斯　这个我正要问您呢。

埃米莉娅　您究竟知道些什么呢？

普鲁斯　小姐，请您坐下！这事谈起来可话长啦。(两人坐下，沉默片刻)首先，小姐，请允许我提一个——微妙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是太微妙了。

埃米莉娅　(沉默地点点头。)

普鲁斯　您对格雷戈尔先生——有特殊的兴趣吗？

埃米莉娅　不。

普鲁斯　谢谢您。小姐，我不想打听您从哪里知道我家里锁着的柜子里的一切东西。这显然是您的秘密。

埃米莉娅　是的。

普鲁斯　很好。您知道那里有哪些文件。您知道那里有普鲁斯的证件——而且信封还是密封的！顺便问一句，您知道那里还有什么吗？

埃米莉娅　(激动地站起来)是什么？您在那里找到什么啦？那是什么东西？

普鲁斯　我不知道。我正想问您呢？

埃米莉娅　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普鲁斯　您知道？

埃米莉娅　您从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

普鲁斯　我想科伦纳第……或者格雷戈尔跟您说过了。

埃米莉娅　一个字也没说过。

普鲁斯　喏，那是一个密封着的信封，信封上约瑟夫·普鲁斯亲笔写着："我的儿子费尔迪南亲启。"再没有别的了。信封是跟那份遗嘱放在一起的。

埃米莉娅　您没有打开信封吧？

普鲁斯　没有。那不是属于我的。

埃米莉娅　现在您把它交给我！

普鲁斯　（站起来）什么？为什么要交给您？

埃米莉娅　因为我需要它！因为——因为——

普鲁斯　嗯？

埃米莉娅　因为我对它有着某种权利！

普鲁斯　我可以知道吗？什么权利？

埃米莉娅　不。（坐下。）

普鲁斯　嗯。（坐下）这显然又是您的秘密。

埃米莉娅　当然是。您给我吗？

普鲁斯　不。

埃米莉娅　那好吧，贝尔吉克会给我的。那是属于他的。

普鲁斯　事实以后会证明的。但您必须先告诉我信封里装着什么东西。

埃米莉娅　不。（沉默）您知道……马克罗普洛斯的秘密吗？

普鲁斯　对不起。您知道那个名字叫埃莉安·玛克·格雷戈

尔的女人吗？

埃米莉娅　您手里有她的信。

普鲁斯　您也许知道更秘密的事情。您知道关于……那个妓女的什么事吗？

埃米莉娅　（一跃而起）住嘴！

普鲁斯　（站起来）可是，亲爱的小姐——

埃米莉娅　您敢！您敢这样说话！

普鲁斯　这与您有什么相干？您为什么这样看重一百年前……某个可疑的女人呢？

埃米莉娅　是的，没有什么。（坐下）她那时是妓女吗？

普鲁斯　您要知道我读过她的信了。这女人是个极端热狂的典型。

埃米莉娅　哦，您不应该读她的信——

普鲁斯　信里是用暗语……谈着那种非常特殊的暧昧关系。我已经不是年轻人哪，小姐，但我得承认，就是最放荡不羁的女人也比不上这位多情的姑娘在那种事情上有那样丰富的……经验。

埃米莉娅　您想说是妓女吧。

普鲁斯　这还不够呢，小姐。

埃米莉娅　您知道什么呢？把信给我！

普鲁斯　也许您恰恰对这些秘史……感兴趣？

埃米莉娅　可能是。（静场。）

普鲁斯　您猜我想知道什么吗？

埃米莉娅　嗯？

普鲁斯　您是怎样恋爱的？

埃米莉娅　如今您指的是那秘史的细微末节吧。

普鲁斯　可能是。

埃米莉娅　您也许要我谈谈那个埃莉安吧？

普鲁斯　上帝保佑！（静场。）

埃米莉娅　这么说吧：她是一个喜欢冒险的女人，是一个放荡的女人；再不能更坏了吧？

普鲁斯　她的真名叫什么？

埃米莉娅　埃莉安·玛克·格雷戈尔。信上都写着有呀。

普鲁斯　对不起。信上只写着缩写字母：E.M. 更多的就没有啦。

埃米莉娅　这当然就是埃莉安·玛克·格雷戈尔的缩写。

普鲁斯　它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名字的缩写。比如埃米莉娅·玛尔蒂，埃乌根尼娅·蒙特兹，或者上千个其他名字的缩写。

埃米莉娅　可是，那是埃莉安·玛克·格雷戈尔的缩写。她是苏格兰人。

普鲁斯　或者是——埃莉娜·马克罗普洛斯，是个克里特岛①的希腊女人。

埃米莉娅　该死的！

普鲁斯　嗳，您都知道了？

埃米莉娅　（愤怒地）让我安静点！（静场。埃米莉娅抬起头来）真见鬼，您是怎么知道的？

普鲁斯　很简单。遗嘱里写的是……某个费尔迪南，一八一

---

①　希腊在地中海的一个岛屿。

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生于卢科夫，这是昨天的事。今天早晨三点钟卢科夫教主给我拿来了户口簿；可怜的家伙端着灯给我照亮。我在那里发现了它。

埃米莉娅　您发现了什么啦？

普鲁斯　户口登记卡。就是这个。（拿出登记卡，念着）孩子姓名：费尔迪南·马克罗普洛斯。出生日期：一八一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私生子。父亲没有填写。母亲：埃莉娜·马克罗普洛斯，出生于克里特岛。全部就是这样。

埃米莉娅　更多的您不知道了？

普鲁斯　不知道更多的了。可是这已经够啦。

埃米莉娅　可怜的格雷戈尔！现在卢科夫仍属于您的了，不是吗？

普鲁斯　至少在那位马克罗普洛斯先生出面申诉之前是这样。

埃米莉娅　那个密封的信封呢？

普鲁斯　哦，我为他好好地保存着。

埃米莉娅　如果没有什么马克罗普洛斯出来申诉呢？

普鲁斯　很简单，那让它永远封着。谁也别想得到它。

埃米莉娅　他会出来申诉的，懂吗？那您就要丢掉卢科夫啦！

普鲁斯　让上帝裁判吧。

埃米莉娅　您是多么傻呀！（静场）您听着，您最好还是把那个信封给我！！

普鲁斯　我很遗憾，您还提那个信封。

埃米莉娅　那个马克罗普洛斯马上就会来要那个信封。

普鲁斯　哼，他是谁？您身边带着他吗？装在箱子里？

埃米莉娅　您想知道是谁吗？他就是贝尔吉克·格雷戈尔。

普鲁斯　怪了，怎么又是他呢？

埃米莉娅　是他。埃莉娜·马克罗普洛斯和埃莉安·玛克·格雷戈尔是同一个人的名字，玛克·格雷戈尔是她的艺名，懂了吗？

普鲁斯　绝妙文章。那费尔迪南·格雷戈尔是她的儿子了？

埃米莉娅　我已经跟您说过了。

普鲁斯　那他为什么不叫马克罗普洛斯？

埃米莉娅　因为……因为埃莉安不愿意。她要让这个名字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掉。

普鲁斯　哼，别来这一套啦，小姐。

埃米莉娅　您不相信我？

普鲁斯　我没有这样说。我甚至没有问过您是怎么知道的。

埃米莉娅　上帝呀，现在还有什么密好保呢？我跟您说了吧，普鲁斯，但请您不要告诉别人。那个埃莉安……埃莉安·马克罗普洛斯是……我的姨妈。

普鲁斯　您的姨妈？

埃米莉娅　是的，是我母亲的妹妹。现在您一切都知道了。

普鲁斯　当然罗。这么一来一切都可以解释清楚了。

埃米莉娅　您全都明白了吧！

普鲁斯　（站起来）遗憾的是，这不是真的，玛尔蒂小姐。

埃米莉娅　您是说我在撒谎？

普鲁斯　抱歉之至。如果您说她是您姨妈的曾祖母，那也许更象一点。

埃米莉娅　哦，说得有道理。（静场。向普鲁斯伸出手来）再

见！

普鲁斯 （吻她的手）我可以在另外一个时候向您表示敬意吗？

埃米莉娅 谢谢。（普鲁斯向门口走去）等一等！您要什么代价才肯把那个密封的信封给我呢？

普鲁斯 （转过身来）请问您说什么？

埃米莉娅 我花钱买它！买那些信件！您要多少，我就给多少！

普鲁斯 （回到她身边）对不起，小姐，我不能同您……在这儿谈这个。请您另外派个人来找我吧。

埃米莉娅 为什么？

普鲁斯 我可以把他轰出大门外去。（鞠躬，下。）

〔静场。埃米莉娅一动不动地坐着，闭上眼睛。格雷戈尔走进来，静静地站着。

埃米莉娅 （片刻之后）贝尔吉克，是你吗？

格雷戈尔 您为什么闭着眼睛呢？——您好象很痛苦似的。——您怎么啦？

埃米莉娅 （疲乏地）低声点。

格雷戈尔 （靠近她）低声点？我警告您。我要是低声说话，我就不知道要说出什么来啦；我要告诉您一件疯狂的事情。埃米莉娅，您听见了吗？您要我低声说！我爱您了。我象中了魔似的。我在爱着您。您不会笑我吧？我在等着您跳起来打我的耳光。那样我就会更疯狂地爱您。我爱您呀！您难道睡着了吗？

埃米莉娅 冷哪，贝尔吉克。真冷，你可别着凉啦。

格雷戈尔 我爱您哪。醒醒吧，埃米莉娅。您待我很粗暴，但

就这也使我感到非常迷人。我害怕您，这也是迷人的。当您屈辱我时，我真想把您勒死。我真想——我发疯了，埃米莉娅，我会杀死您的。您身上有一种令人厌恶的东西；就连这个也是迷人的。您是一个邪恶、下流、可怕的女人。一只没有感情的野兽。

埃米莉娅　我不是，贝尔吉克。

格雷戈尔　您是。您对什么也不在乎。您冷若冰霜，就象刚从坟墓里爬出来似的。我知道爱您是一种放荡行为。但我还是在爱您呀。为了爱您我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埃米莉娅　告诉我，你喜欢马克罗普洛斯这个名字吗？

格雷戈尔　住嘴吧！您别再刺激我啦！我可以为您牺牲生命。您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我。一切都听您的。我爱您呀，埃米莉娅，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了。

埃米莉娅　你听着，现在你马上去找你那个律师，叫他把我送去的那份证明材料立刻还给你。

格雷戈尔　是假的吗？

埃米莉娅　阿尔贝尔特，我保证不是假的！但我们必须有一份上面写着马克罗普洛斯名字的文件。等一等，我来跟你解释一下：埃莉安——

格雷戈尔　别管它了吧，我已经上够您的当了。

埃米莉娅　不，等一下。你应当成为富翁，贝尔吉克！我要使你成为很大的富翁。

格雷戈尔　您会爱我吗？

埃米莉娅　快住嘴吧！贝尔吉克，你答应过你要为我找到那些希腊文写的信件。现在那些信件在普鲁斯手里，听见

了吗？你必须先得到继承权，然后才能拿到那些信件。

格雷戈尔　您将爱我吗？

埃米莉娅　永不，懂吗？永远不！

格雷戈尔　（坐下）我要杀死您，埃米莉娅。

埃米莉娅　蠢话。我只要对你说出三个字，那一切就都完啦，都完啦——瞧，他还想要杀死我呢！你没有看见我脖子上这块伤疤？从前有一个人也想杀死我。可惜我不能脱光衣服给你看看我身上有多少伤痕，那些都是你们男人留下的纪念哪！难道我还会怕你来杀害？

格雷戈尔　我爱您呀。

埃米莉娅　那你就去自杀吧，笨蛋！自杀去好了！这就是你们男人乌七八糟的爱情！哦，要是你知道……你们是多么的可笑就好啦！你要知道我是多么的疲倦哪！我现在对一切都不感兴趣了！哦，要是你知道这些就好了！

格雷戈尔　您怎么啦？

埃米莉娅　（绞着双手）不幸的埃莉娜呀！

格雷戈尔　（低声地）走吧，埃米莉娅，我们走吧。谁也不会象我这样热爱着您。我知道——我知道您身上有着某种绝望和可怕的东西。埃米莉娅，我很年轻，强壮，我可以把您淹没在爱情的海洋里……而您呢，却把我象烂苹果似地扔掉。埃米莉娅，您听见了吗？

埃米莉娅　（发出一阵阵的鼾声。）

格雷戈尔　（愤怒地站起来）什么？——她睡着了！——您在捉弄人？——她真睡着啦，象个醉人似地睡着啦。（拉住她的手）埃米莉娅，我在这儿。——只有我一个人，这儿没

有别人。(向她俯下身去。)

〔女清洁工站在不远的地方，警告和严肃地咳了一声。

格雷戈尔 (直起身子)谁?——啊，是您。——小姐睡着了，您不要叫醒她。(吻了一下埃米莉娅的手，下。)

女清洁工 (走近埃米莉娅，默默地向她看看)我真可怜她!(下。)

〔静场。杨内克从幕后走出，站在离埃米莉娅十步远的地方，为她而倾倒。

埃米莉娅 (身子动了一下)贝尔吉克，是你吗?

杨内克 (后退)不是。我是杨内克。

埃米莉娅 (坐直身子)杨内克吗?过来，杨内克。您能为我做点事吗?

杨内克 遵命。

埃米莉娅 您能为我做一切事情吗?

杨内克 是的。

埃米莉娅 做一桩伟大的事情，杨内克，英雄的事业。

杨内克 是的。

埃米莉娅 那您需要什么报酬呢?

杨内克 哦，什么也不要。

埃米莉娅 走近点。您真是个好人哪!我告诉您，您爸爸在家里放着一个密封着的信封，信封上写着:“我的儿子费尔迪南亲启”。信封可能放在桌子抽屉里、保险柜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懂了吗?

杨内克 懂啦。

埃米莉娅 您把信封给我拿来。

杨内克　爸爸会给我吗?

埃米莉娅　他不会给的。您想办法把信封拿来。

杨内克　那可不行呀。

埃米莉娅　哎呀,男孩子还怕爸爸哪。

杨内克　我不怕,可是——

埃米莉娅　可是什么?杨内克,说良心话,这只是一件纪念品——毫无价值——可我是多么想得到它呀!

杨内克　我——我去试试看。

埃米莉娅　一言为定?

普鲁斯　(从阴影中走出来)不要费劲啦,杨内克。信封藏在保险柜里。

杨内克　爸爸,您又在——

普鲁斯　去吧!(走向埃米莉娅)您看哪,小姐,这完全是偶然碰上的。我本想他是在剧院附近等他的克丽斯廷娜,没料到——

埃米莉娅　那您为什么在剧院周围徘徊呢?

普鲁斯　我在……等您。

埃米莉娅　(向他逼近)那么把那信封给我!

普鲁斯　那不是我的。

埃米莉娅　您给我拿来!

普鲁斯　啊哈——什么时候?

埃米莉娅　今天晚上。

普鲁斯　——行啦。

——幕　落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旅馆房间里。左边是窗户，右边是通向走廊的门。舞台正面是通向埃米莉娅卧室的过道，用帷幔隔开。

〔埃米莉娅身着晨装从卧室里走出来。普鲁斯跟在她后面，他身穿夜礼服，但未戴上假领子。普鲁斯默默地坐在右边。埃米莉娅走近窗户，拉开窗帘。晨曦朦胧。

埃米莉娅　（从窗旁转过身来）喏？（静场。走近些）把信封给我。（静场）您听见了吗？把信封给我。

普鲁斯　（沉默地从上衣兜里掏出皮夹，从皮夹里拿出密封的信封，无言地扔在小桌子上。）

埃米莉娅　（拿起信封，走向梳妆台；在那里坐下，打开台灯，检查信封的封口；犹豫了一下，然后很快地用发夹子挑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发黄的折好的手稿。看手稿，快活得狠狠地舒了一口气，然后很快地把手稿折好，藏在胸间。站起来）好啦！（静场。）

普鲁斯　（低声地）您抢窃了我啦。

埃米莉娅　您得到了……您想得到的东西。

普鲁斯　您抢窃了我。您冷若冰霜。我就象陪着一具死尸睡的觉……(颤栗)为此我还擅自处理了别人的信件！真该谢谢您啦！

埃米莉娅　您舍不得那个密封的信封？

普鲁斯　我认识您感到很遗憾……我不应该交出那个信封。我感到好象偷了别人信件似的。真讨厌！讨厌透啦！

埃米莉娅　您想吃早点吗？

普鲁斯　不想吃。没有胃口。(站起来，走向她)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我不知道究竟把什么东西给您了；也许是件有价值的东西，可是……它那样密封着一定是有什么价值的，而我却根本不知道——(挥挥手。)

埃米莉娅　(站起来)您瞧不起我啦？

普鲁斯　不，我瞧不起我自己。

埃米莉娅　哦，那就请自便吧。(敲门声，走向门口)谁？

女仆　(幕后声)是我，小姐。

埃米莉娅　进来。(打开锁)拿吃的来啦？

女仆　(身穿睡衣走进来，急速地喘着气)请问小姐，普鲁斯先生在这儿吗？

普鲁斯　(转过身来)什么事？

女仆　普鲁斯先生的仆人来找。有要紧的事情要告诉您。还给您拿来了什么东西。

普鲁斯　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真见鬼！——叫他等一会儿。不，您等一等。(走进卧室。)

埃米莉娅　你给我梳梳头。(在梳妆台前坐下。)

女仆　(解开她的头发)天哪，都把我吓坏啦！门房跑来找我，

说有个仆人来找您。那仆人呢，浑身颤抖，连话也不能说，把我的魂都给吓飞啦。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啦，小姐。

埃米莉娅　小心点，你把我的头发拽疼了！

女仆　那仆人脸色苍白。我都吓坏了——

普鲁斯　（迅速地从卧室走出，已戴上假领和领带）对不起，我出去一会儿。（从右边下。）

女仆　（用刷子刷头发）这是一位大人物，对吗？我真想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啦。小姐呀，您可没有看见那仆人浑身在发抖呀……

埃米莉娅　你等一会儿给我煮个鸡蛋。

女仆　那仆人手里拿着一张纸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我可以去听听吗？

埃米莉娅　（打呵欠）几点钟了？

女仆　七点多啦。

埃米莉娅　关上灯，别罗嗦了！（静场。）

女仆　那仆人的嘴唇都发紫啦。

埃米莉娅　笨蛋，你把我的头发都拔下来了！把梳子给我看看！哪，你看看，上面都是断头发！

女仆　我的手在发抖呀！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啦。

埃米莉娅　所以你就要拔我的头发。快梳吧！

〔静场。

〔普鲁斯从走廊上转回来，手里拿着一封未拆开的信，机械地用手展平信。

埃米莉娅　这么一会儿就谈好了。

普鲁斯　（用手扶着椅子坐下。）

埃米莉娅　您要吃什么呢？

普鲁斯　（喉咙嘶哑地）姑娘……您给我……

埃米莉娅　你去吧，等一会儿我按铃叫你。去吧！

〔女仆下。

埃米莉娅　（在沉默一阵之后）怎么啦？

普鲁斯　杨内克……开枪自杀了。

埃米莉娅　去您的！

普鲁斯　头……都打碎了。血肉模糊，已经死啦。

埃米莉娅　可怜的小家伙！这是谁给您写的信？

普鲁斯　仆人说，这是杨内克写的。是他们在他身上找到的……这儿还有血迹呢……

埃米莉娅　他写了什么？

普鲁斯　我怕……拆开信……他怎么知道我在您这儿呢？他为什么叫人把信送到这儿来？您是怎么想的……

埃米莉娅　他看见您了。

普鲁斯　他为什么要自杀呀？为什么……要自杀呀？

埃米莉娅　看看信吧。

普鲁斯　您先看……好吗？

埃米莉娅　不。

普鲁斯　我想——这和您也有关——您拆开信吧——

埃米莉娅　哦，不。

普鲁斯　我应该跟他去——我应该……我要拆开信吗？

埃米莉娅　要拆开。

普鲁斯　好。（拆开信封，抽出信来。）

埃米莉娅　（在修指甲。）

普鲁斯　(默默地看信)天哪!(丢开信。)

埃米莉娅　他多大了?

普鲁斯　是为了这个,就是为了这个呀!

埃米莉娅　可怜的杨内克!

普鲁斯　他爱上您啦……

埃米莉娅　啊?

普鲁斯　(痛哭流涕)我的独生的儿子呀!我的独生的儿子呀!(用手捂住脸,静场)十八岁,他才只有十八岁呀!杨内克呀!我的儿子呀!(静场)基督呀,基督呀,我过去……待他太严啦!我从来也没有抚摸过他……从来也没有夸奖过他……我老想去吻吻他……可是我又想:不,让他长成个硬汉子,象我一样严肃地对待生活……我根本就不了解他!啊,上帝呀,那孩子是多么地尊敬我呀!

埃米莉娅　这您以前不知道吗?

普鲁斯　基督呀,要是他还活着该多好啊!他这样傻,这样糊里糊涂地爱上一个女人……他看见我上您这儿来了……在门口等了两个钟头……然后回家就……

埃米莉娅　(拿起梳子梳头)小可怜的!

普鲁斯　才只十八岁呀!我的杨内克,我的孩子呀……他死啦,血肉模糊……他用孩子字体这样写着:"……爸爸,我认识生活了。爸爸,祝你幸福……可是我……"(站起来)您在干什么?

埃米莉娅　(嘴里咬着发夹子)我在梳头呢。

普鲁斯　也许您……并不理解。杨内克爱上您啦!他是为了您才自杀的呀!

埃米莉娅　哟，这样自杀的人可多啦！

普鲁斯　您怎么还能梳头呢？

埃米莉娅　难道要我为了这件事披头散发地跑出去吗？

普鲁斯　他是为了您才自杀的呀！您听见了吗？

埃米莉娅　难道要我为这个负责吗？也是为了您哪！难道要我为了这个拔掉头发？那姑娘在梳头时已经拉下我许多头发啦。

普鲁斯　住嘴，要不然……（敲门声。）

埃米莉娅　进来。

女仆　（走进来，情绪已经平定下来）豪克·申多尔夫先生求见，小姐。

埃米莉娅　领他进来！（女仆下。）

普鲁斯　您……您现在……还接待他？而且还在我的面前？

埃米莉娅　您去旁边房间里呆一会儿。

普鲁斯　（掀起帷幔）——臭尸一具！（入内。）

〔豪克·申多尔夫上。

埃米莉娅　早上好，马格斯。怎么来得这么早？

豪克　嘘！嘘！（踮着脚尖走近她，在她的脖子上吻了一下）穿上衣服，埃乌根尼娅。我们走吧。

埃米莉娅　上哪儿？

豪克　回家去，回西班牙去。嗳，我老婆还蒙在鼓里呢。您要知道我是再也不回到她那里去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埃乌根尼娅，快点哪！

埃米莉娅　您发疯啦？

豪克　说的完全对呀。您要知道我是处在监护之下的，他们

如果抓住我，就会把我象包裹似地送回去。我想逃走。您带我走吧。

埃米莉娅　到西班牙去？我到那儿去干什么呢？

豪克　我的好乖乖！跳舞呵！我的上帝，亲爱的，我以前是多么地嫉妒呀！您还可以跳舞，知道吗？我呢，我将为您鼓掌叫好。（从荷包里拿出响板）哎呀，美人儿！走吧，亲爱的！（唱）啦，啦啦，啦，啦啦。（突然停住）谁在哭啊？

埃米莉娅　啊，没有谁呀。

豪克　嘘，嘘，好象有人在哭。男人的声音。静一下，您听……

埃米莉娅　哦，是呀。旁边房间里住着一个人。听说他儿子死啦。

豪克　怎么啦？死啦？这真是一件伤心的事啊。我们走吧，吉卜赛姑娘！您知道我随身带来了什么吗？首饰。玛蒂尔达的首饰。您知道玛蒂尔达是我的老婆吗？老太婆啦，懂吗？人一老就变丑啦。她现在是个老太婆啦。我也变老啦。您为什么又回来了呢？心肝宝贝儿，我还是二十岁的模样吧，啊？您不相信？

埃米莉娅　是呀，是呀，先生。

豪克　您也没有变老。您听我说，人就不应该变老。您知道疯子都可以活得很长吗？哦，我也会是长命百岁的！爱情会使人快乐的呀……（摇动响板）您就来享受爱情吧！啦，啦啦，啦，啦——嗳，吉卜赛姑娘！你走吗？

埃米莉娅　走。

豪克　开始新生活，是吗？我们再从二十岁开始，姑娘。你知道，那该多美呀，该多美呀！你回想一下！哈哈，还记得

吗？其他一切都是毫无价值的。毫无价值。我们走吗？

埃米莉娅　是呀。你过来，王八蛋！（敲门声）进来！

女仆　（伸进头来）格雷戈尔先生求见。

埃米莉娅　请他进来！

豪克　他到这儿来干吗？我的上帝呀，我们逃走吧！

埃米莉娅　等一下。

〔格雷戈尔、科伦纳第、克丽斯廷娜和维特克上。

埃米莉娅　日安，贝尔吉克。你为什么带这么多人来这儿？

格雷戈尔　您不是一个人吧？

豪克　啊，格雷戈尔先生！上帝呀，见到您真高兴！

格雷戈尔　（把克丽斯廷娜推到埃米莉娅面前）您好好地看看这个孩子！您知道出了什么事吗？

埃米莉娅　杨内克。

格雷戈尔　您知道为什么？

埃米莉娅　唉！

格雷戈尔　由于您的过错这孩子才自杀的，懂吗？

埃米莉娅　所以，你才把这么多人和律师都拉到我这儿来？

格雷戈尔　不只是为了这个。请您不要用“你”①来跟我套近乎了。

埃米莉娅　（勃然大怒）那好吧！你要干什么？

格雷戈尔　您马上就会知道的。（毫不客气地坐下）您到底叫什么名字？

埃米莉娅　你在审问我吗？

---

① 欧洲人在谈话中如果互称“你”而不称“您”，是表示彼此关系亲密。

科伦纳第　哪里的话，小姐。只是进行一次友好的谈话。

格雷戈尔　给她看，维特克！（从维特克手中拿过照片）是您给克丽斯廷娜小姐在这张照片上签了名吧？这是您的签名吧？

埃米莉娅　是。

科伦纳第　好极啦。请问，这份证明书是您昨天送给我的吧？这是某个埃莉安·玛克·格雷戈尔亲手写的声明，说她是费尔迪南·格雷戈尔的母亲。日期是一八三六年。对吗？

埃米莉娅　对。

格雷戈尔　但这是用紫墨水①写的。您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这是个伪造文件，尊敬的小姐！

埃米莉娅　我怎么知道呀？

格雷戈尔　墨水是新的。诸位，你们看。（用手指蘸口水涂在文件上）墨水都化开了。您还有什么好说的？

埃米莉娅　没有。

格雷戈尔　这是昨天写的，懂吗？就是在这张照片上签名的那只手写的。书法非常特别。

科伦纳第　凭良心说，有点儿象希腊文。比方说这个“阿尔法”字母②。

格雷戈尔　这份文件是不是您写的？

埃米莉娅　我不回答你的问题。

豪克　诸位先生，先生们，请允许……

---

① 又称茜素墨水，呈紫色，着色牢固，日久不褪色。

② 希腊文第一个字母。

科伦纳第　您别管啦，先生，不关您的事。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小姐，您至少可以告诉我们，您是从哪里拿到这份证明书的？

埃米莉娅　我发誓，它是埃莉安·玛克·格雷戈尔写的！

科伦纳第　什么时候？昨天早上？

埃米莉娅　这一点并不重要。

科伦纳第　重要，亲爱的小姐。非常非常的重要。埃莉安·玛克·格雷戈尔是什么时候死的？

埃米莉娅　走吧！你们走吧！我一个字也不回答了！

普鲁斯　（快步从卧室里走出来）让我看看那份证明书。

科伦纳第　（站起来）我的天，是您呀——

格雷戈尔　您早就在这儿了？埃米莉娅，这是什么意思？

豪克　我的上帝呀，是普鲁斯先生！见到您真高兴！您过得好吗？

格雷戈尔　您知道您的儿子……

普鲁斯　（冷冰冰地）知道。让我看看那份证明书（科伦纳第把证明书递给他）谢谢。（戴上夹鼻眼镜，聚精会神地看证明书。）

格雷戈尔　（走到埃米莉娅面前，低声地问）他在这儿干什么？您说呀！

埃米莉娅　（怒目而视）你有什么权利问？

格雷戈尔　恋人的权利。

普鲁斯　（折好证明书）这证明书是真的。

科伦纳第　见鬼去！这是埃莉安·玛克·格雷戈尔写的吗？

普鲁斯　不。是希腊女人埃莉娜·马克罗普洛斯写的。这手

迹跟我手里的那些信上的字完全一样。这是无可争辩的。

科伦纳第　可是您的那些信……

普鲁斯　……是埃莉娜·马克罗普洛斯写的。先生们，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埃莉安·玛克·格雷戈尔。这是一个错误。

科伦纳第　真把我搞胡涂了！那么这张照片上的签名呢？

普鲁斯　（审视）无疑是埃莉娜·马克罗普洛斯的字。

科伦纳第　那不就得啦！这是这位小姐的亲笔签名。克丽斯廷娜，看见了吧？

克丽斯廷娜　别折磨她啦！

普鲁斯　（送还照片）谢谢。请原谅我搀和到你们的事情里去了。（坐在一旁，双手捧着头。静场。）

科伦纳第　基督啊，现在谁能搞清楚这件事呀！

维特克　我说呀，这也许是一个偶然的巧合，玛尔蒂小姐的签名……有点儿象……

科伦纳第　这是明摆着的事呀，维特克！那——小姐的莅临也只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这个伪造的文件也只是一个偶然的巧合。维特克，您知道这些吗？您把这一切都说成偶然的巧合啦。

埃米莉娅　我提醒诸位，我要在今天早上离开这里。

格雷戈尔　请问到哪里去？

埃米莉娅　到外国去。

科伦纳第　看在上帝的份上，小姐，您可别这么干！您知道为什么吗？您好好地留在这儿吧，省得我们去通缉您——又

把您抓回来——

埃米莉娅　你们要逮捕我？

格雷戈尔　暂且不会。您还有机会——（敲门声。）

科伦纳第　进来！

女仆　（伸进头来）有两位先生找豪克先生。

豪克　什么？找我？我不走！我——请您设法——

维特克　我去问问他们。（走出。）

科伦纳第　（走近克丽斯廷娜）克丽斯廷娜，别哭了吧！我感到非常难过——

豪克　哟，真是个漂亮的姑娘哪！让我看看！耶稣啊，请别哭了吧！

格雷戈尔　（靠近埃米莉娅，低声地）汽车在下面。您跟我一起到国外去，或者……

埃米莉娅　哈哈，你是这样打算的？

格雷戈尔　要么跟我走，要么跟警察走。你走不走？

埃米莉娅　不。

维特克　（转回来）对不起，豪克先生，您的医生……和另一位先生在等着您呢。他们说要陪您回家去。

豪克　嘿嘿！他们找着我了。叫他们等着！

维特克　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

格雷戈尔　先生们，玛尔蒂小姐既然不打算对我们讲清楚，那我们就斗胆来检查一下她的抽屉和行李。

科伦纳第　不行哪！格雷戈尔，我们没有权利这样做！这是侵犯私人财物呀，知道吗？

格雷戈尔　我应该去叫警察吗？

科伦纳第　我反对。

豪克　格雷戈尔先生，请您注意自己的绅士身份——

格雷戈尔　先生，您的医生和保镖在门外等着您哪。要我去叫他们来吗？

豪克　请您别去叫；但普鲁斯先生一定会——

普鲁斯　你们爱怎样处置这女人就怎样处置吧，我一概不管。

格雷戈尔　好啦。我们动手吧！（走向写字台。）

埃米莉娅　别动手！（打开梳妆台的抽屉）你们敢！

科伦纳第　（跳到她跟前）哎呀呀，小姐！（把她手里一个什么东西夺下。）

格雷戈尔　（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未转过身来）怎么啦，她想开枪？

科伦纳第　嗯，子弹都上膛啦。格雷戈尔，咱们先别动啦。我去叫人来，好吗？

格雷戈尔　咱们自己来处理这件事。（检查抽屉）您站在一旁聊聊天吧。

埃米莉娅　（对豪克）马格斯，你怎么能允许他们这样胡来呢？好家伙，你们还算是绅士吗？①

豪克　天哪！②我该怎么办呢？

埃米莉娅　（对科伦纳第）博士，您是个正直的人——

科伦纳第　非常遗憾，小姐，您想错了。我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和国际大盗。我就是亚森鲁平③。

①、②　此处原为西班牙文。

③　法国作家莫里斯·勒勃朗（1864—1941）所著的系列小说中的主角，他具有一副侠骨义肠，专同当权者捣乱，与福尔摩斯齐名于世。

埃米莉娅　（对普鲁斯）那您呢，普鲁斯！您总是个绅士呀！您怎么能允许……

普鲁斯　请您别跟我说话。

克丽斯廷娜　（愤怒地）你们这样对待她，真卑鄙！别折磨她啦！

科伦纳第　我也是这样说呀，克丽斯廷娜。我们干的是太粗暴了，简直是无法无天啦！

格雷戈尔　（把一大堆纸扔到桌上）这么多呀，小姐。您把整个档案室都随身带来了。（走近卧室。）

科伦纳第　这是您的事啦，维特克！这些可是绝妙有趣的文件啦。您不想把它们分分类吗？

埃米莉娅　您敢去看！

科伦纳第　亲爱的小姐，恳求您别动。不然的话，我就不得不危险地侵犯您的人身自由了。

埃米莉娅　您还象个律师吗？

科伦纳第　您是看见的，我很想尝尝暴行的滋味。我想我生来就有干这一行的才能。只可惜有时候人到老了才认识到自己真正的使命。（静场。）

维特克　请问玛尔蒂小姐，您下次打算在哪里演唱？（沉默。）

豪克　上帝啊，我真感到遗憾①。

维特克　您读过评论您的文章吗？

埃米莉娅　没有。

维特克　（从衣兜里拿出剪报）好极啦，小姐。举例说："她的

---

① 此处原为法文。

歌声甜美有力，圆润丰满，表现出歌唱家炉火纯青的演唱技巧……” 又例如：“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歌剧演出中……她的演唱美妙动听……她的唱功在我国歌剧史上独占魁首。”——您想想看，小姐，在历史上哪！

科伦纳第　这是真的呀！

格雷戈尔　（抱着一大堆的文件从卧室走出来）看，博士。目前这是全部的了。（把文件扔到桌上）开始工作吧！

科伦纳第　遵命。（闻闻文件）小姐呀，上面都是灰尘。维特克，这灰尘可有些年代了！

格雷戈尔　还找到一枚带有缩写字母E·M的图章，就是埃莉安·玛克·格雷戈尔在信件上用的那枚图章。

普鲁斯　（站起来）让我看看！

科伦纳第　（看文件）我的上帝呀，维特克，这份上面写的日期是一六〇三年！

普鲁斯　（送还图章）这是埃莉娜·马克罗普洛斯的图章。（坐下。）

科伦纳第　（站在文件旁看）原来是这样，那就什么都会找到的。

豪克　天哪，我的上帝呀——

格雷戈尔　豪克先生，您不认识这条项链吗？它上面还嵌着有您的尊贵家族过去的家徽呢。

豪克　（审视着项链）对呀……这是……是我以前亲手送给她的呀！

格雷戈尔　什么时候？

豪克　喏……是我在西班牙的时候……五十年前的事情啦。

格雷戈尔　您送给谁的呢？

豪克　我送给那个——埃乌根尼娅——埃乌根尼娅·蒙特兹，您懂吗？

科伦纳第　（从文件堆里抬起头来）这儿还有西班牙文写的东西呢。您懂西班牙文吗？

豪克　懂，让我看看……嘿嘿，埃乌根尼娅，是马德里签发的！

科伦纳第　什么？

豪克　警察局签发的……由于生活放荡……而被驱逐出境！吉卜赛妓女名字叫①……埃乌根尼娅·蒙特兹……嘿嘿！我知道，这对你们打官司很有用，不是吗？

科伦纳第　对不起。（挑拣文件）旅行护照，埃尔萨·穆勒尔，七十九岁。埃莉安·玛克·格雷戈尔的……死亡证，一八三六年。看哪！这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等一下，小姐，我们正在研究这些名字呢。叶卡德琳娜·米什金娜又是谁呢？

维特克　叶卡德琳娜·米什金娜是四十年代俄国的女歌唱家。

科伦纳第　您真是无所不知呀，朋友。

格雷戈尔　这一点是非常特殊的，开头的字母总是E·M。

科伦纳第　小姐显然是为着这两个缩写字母才收集这些文件的。特殊的嗜好呀，不是吗？哎呀，“你的佩匹”。这是您的曾叔祖了，普鲁斯。要我念给您听听吗？“最亲爱的埃莉安”。

---

① 此处原为西班牙文。

普鲁斯　也许是埃莉娜吧，不是吗？

科伦纳第　哪里的话，是埃莉安。信封上写着埃莉安·玛克·格雷戈尔，维也纳，皇家歌剧院。等一等，格雷戈尔，我们一定会战胜这个埃莉安的。“最亲爱的埃莉安……”

埃米莉娅　（霍然而起）等一等。别念下去了。这些是我的信件。

科伦纳第　而我们对这些信件恰恰也非常感兴趣呀！

埃米莉娅　您别再念了。我自己来说明一切。我愿回答你们提出的所有问题。

科伦纳第　真的吗？

埃米莉娅　我发誓。

科伦纳第　（收拾信件）那么，小姐，请您千万原谅我们这样逼迫您。

埃米莉娅　你们要审讯我吗？

科伦纳第　上帝保佑！真正友好的谈话。

埃米莉娅　但我愿意你们审问我！

科伦纳第　啊，原来这样。我们将在自己权限范围之内满足您的要求。那您说吧！

埃米莉娅　不，必须象法庭审讯一样才行！要有十字架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

科伦纳第　啊哈。您说的对。还有什么要求？

埃米莉娅　首先，你们让我去吃饭和穿好衣服。我不能这样穿着衬衣出庭。

科伦纳第　完全正确。衣着应该体面、庄重。

格雷戈尔　简直滑稽。

科伦纳第　安静点，请您不要破坏法庭的仪式。被告，给您十分钟去梳洗，够了吗？

埃米莉娅　您说什么呀？至少得一个钟头。

科伦纳第　开庭之前给您半个钟头去准备。我们马上叫女仆去侍候您。您去吧。

埃米莉娅　谢谢。（走进卧室。）

普鲁斯　我去……看看杨内克。

科伦纳第　请在半个钟头之后一定回来。

格雷戈尔　博士，您不觉得您现在有点过于认真吗？

科伦纳第　安静点，我是非常认真的，格雷戈尔。我知道怎样来影响她。她是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维特克！

维特克　什么事？

科伦纳第　请您到殡仪馆跑一趟，叫他们把十字架、蜡烛和黑布送来。还有圣经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请快点儿！

维特克　是。

科伦纳第　您还得找个骷髅来。

维特克　是要人的头颅骨吗？

科伦纳第　人的或者猪的头颅骨都可以。只要它能象征着死亡就行啦。

——幕　落

第　二　场

〔同一房间，但已布置得象法庭。房间里的桌子、长沙发

和椅子等家具上都蒙上了黑布。在靠左边的一张大桌子上摆着有：十字架、圣经、点燃着的蜡烛和骷髅；科伦纳第扮庭长，维特克扮录事，他们都坐在那张桌子后面。格雷戈尔扮公诉人，坐在房间中央一张小桌子旁。起诉人普鲁斯、豪克和克丽斯廷娜坐在一张长沙发上。房间右边放着一张空椅子。

科伦纳第　玛尔蒂应该来了。

维特克　天哪，她也许……不会服毒吧？

格雷戈尔　瞎说。她才不会服毒呢。

科伦纳第　带被告出庭。

〔维特克敲敲卧室的门，入内。

普鲁斯　你们不能在这出滑稽戏里饶了我吗？

科伦纳第　不行，您必须当起诉人。

克丽斯廷娜　（偷声饮泣）这儿……就象一座坟墓！

科伦纳第　别哭啦，克丽斯廷娜。让死者安宁吧。

〔维特克引埃米莉娅上，她身着宽大的晨服，手里拿着酒瓶和玻璃酒杯。

科伦纳第　被告就座。

维特克　被告喝了威士忌。

科伦纳第　喝醉了吗？

维特克　喝得烂醉。

埃米莉娅　（身子靠着墙壁）放开我！我喝酒只是为了……壮壮胆子。我非常渴啊。

科伦纳第　把她的酒瓶拿开！

埃米莉娅　（把酒瓶抱在胸前）不！我不给！要不然我就不说话！哈，哈，哈，你们……你们活象殡仪馆的伙计！天大的笑话呀！哈哈哈哈，您看哪，贝尔吉克！圣母呀，我都快要笑破肚皮啦！

科伦纳第　（严厉地）被告放规矩点！

埃米莉娅　（惊慌失措地）你们想吓唬我，是吗？贝尔吉克，这只是开玩笑吧？

科伦纳第　法庭问您的时候再说话。您的座位在那儿。您可以坐下。——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埃米莉娅　（心绪不宁地）我要宣誓吗？

科伦纳第　被告不必宣誓。

格雷戈尔　被告人姓名叫埃米莉娅·玛尔蒂，女歌唱家。被告人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对上帝和我们犯有欺骗和伪造证件的罪行；从而也犯有违犯所有人类社会制度的信用和礼貌、侵犯私人生活的罪行；请尊严的法庭审理此案。

科伦纳第　有人对起诉书有意见吗？没有。——我们开始审讯。被告站起来！您叫什么名字？

埃米莉娅　（站起来）我？

科伦纳第　喏，当然是，问的就是您，您，您哪！您叫什么名字？

埃米莉娅　埃莉娜·马克罗普洛斯。

科伦纳第　（吹了一声口哨）叫什么？

埃米莉娅　埃莉娜·马克罗普洛斯。

科伦纳第　出生地何处？

埃米莉娅　克里特岛。
科伦纳第　出生年月？
埃米莉娅　年月？
科伦纳第　您有多大年纪了？
埃米莉娅　喏，你们说我有多大？
科伦纳第　三十岁，对不对？
维特克　有三十多岁。
克丽斯廷娜　有四十多岁。
埃米莉娅　（向她吐舌头）就你俏！
科伦纳第　在法庭上放规矩点。
埃米莉娅　难道我显得这样老吗？
科伦纳第　上帝保佑！现在您说何时出生的？
埃米莉娅　一五八五年。
科伦纳第　（一跃而起）什么时候？
埃米莉娅　公元一千五百八十五年。
科伦纳第　（坐下）八五年。那您现年是三十七岁，对吗？
埃米莉娅　对不起，现年三百三十七岁。
科伦纳第　请您说话放严肃点。您有多大年纪了？
埃米莉娅　三百三十七岁。
科伦纳第　这太过份了！那您的父亲是谁？
埃米莉娅　希耶罗尼穆斯·马克罗普洛斯，是鲁道尔夫二世皇上① 的御医。
科伦纳第　该死的！我再也不跟她说话了！

① 鲁道尔夫·约瑟夫二世（1552—1612），一五七六——六一一年为罗马皇帝和捷克国王。

普鲁斯　您到底叫什么名字？

埃米莉娅　埃莉娜·马克罗普洛斯。

普鲁斯　约瑟夫·普鲁斯的姘妇埃莉娜·马克罗普洛斯是您家的人吗？

埃米莉娅　就是我。

普鲁斯　这怎么可能呢？

埃米莉娅　喏，我以前就是佩匹·普鲁斯的姘妇。我和他生了个孩子叫格雷戈尔。

格雷戈尔　那，埃莉安·玛克·格雷戈尔又是谁呢？

埃米莉娅　那也是我。

格雷戈尔　您发疯了吧？

埃米莉娅　我是你的高祖母呀。费尔迪南是我的儿子，懂了吗？

格雷戈尔　哪个费尔迪南？

埃米莉娅　喏，就是费尔迪南·格雷戈尔呀。但他在户口册上填的名字是费尔迪南·马克罗普洛斯，因为……在户口册上我必须填写自己的真实姓名。就是这么回事。

科伦纳第　当然是这样。那您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埃米莉娅　一五八五年。基督救主呀，请你们别再折磨我啦！

豪克　那……那……可是您本来是埃乌根尼娅·蒙特兹呀？

埃米莉娅　是呀，马格斯，我就是她呀；但那时我才只有两百九十岁。我还用过叶卡琳娜·米什金娜、埃尔萨·穆勒尔等等名字。你们中间没有人能够活上三百年吧。

科伦纳第　特别是女歌唱家不能活那么久。

埃米莉娅　当然。（静场。）

维特克　请问，您也在十八世纪生活过了？

埃米莉娅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呀。

维特克　您……本人也许……认识丹东吧？

埃米莉娅　认识呀。他是个令人讨厌的人。

普鲁斯　那您怎么能知道密封遗嘱的内容呢？

埃米莉娅　因为佩匹在收藏之前让我看过。让我有一天可以告诉那个愚笨的费尔迪南·格雷戈尔。

格雷戈尔　那您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埃米莉娅　我根本就不关心自己的孩子。

豪克　哎呀，您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埃米莉娅　先生，我早已不是什么正经的女人了。

维特克　请问您有过多少孩子？

埃米莉娅　大约有二十个或许更多些。我根本就不关心这些。你们不想喝点吗？圣母呀，我嘴渴得要命！我浑身都在发烧！（一下坐到椅子上。）

普鲁斯　那些署名为E·M的信都是您写的吗？

埃米莉娅　是我写的。把信还给我。我有时喜欢看看信。下流，对吗？

普鲁斯　您是用埃莉娜·马克罗普洛斯的名字，还是用埃莉安·玛克·格雷戈尔的名字写那些信的呢？

埃米莉娅　都一样。佩匹知道我是谁。我把一切都告诉过佩匹了。我从前爱过他呀……

豪克　（愤怒地站起来）埃乌根尼娅！

埃米莉娅　住嘴，马格斯，我也爱过你呀。跟你一起曾经过得很美满嘛，你这个色鬼！可是佩匹……（痛哭流涕）我是

最爱他的！所以，我才把……马克罗普洛斯的秘方……借给他了……他当时非常需要它……

普鲁斯　您把什么借给他了？

埃米莉娅　马克罗普洛斯的秘方。

普鲁斯　那是什么东西？

埃米莉娅　就是你今天还给我的那封信。那封密封的信。佩匹要试一下，他答应要还给我……但他把它同遗嘱藏在一起了！我早就应该来找这件东西了——而我直到现在才来！佩匹是怎么死的？

普鲁斯　死于高烧……和可怕的痉挛。

埃米莉娅　这就是吃药后的症状！这就是吃药后的症状哪！圣母玛丽亚呀，我跟他说过啦！

格雷戈尔　您来这儿就是为了寻找这个希腊文写的秘方吗？

埃米莉娅　哈哈，我可不给你呀。现在它是我的！贝尔吉克，你不要以为我是很在乎你那个愚蠢的官司。我才不在乎你是我的后代子孙呢。我简直闹不清楚我到底有几千个子孙活在这个世上。我所想的就是这个秘方。我必须得到它，否则——否则——

格雷戈尔　否则就怎么啦？

埃米莉娅　否则我将衰老。我将死亡。我想再试一下秘方。贝尔吉克，你摸摸看，我浑身都是冰凉的。（站起来）你们摸摸看，你们摸摸我的手呀！哦，天哪，我的手呀！

豪克　请问马克罗普洛斯的秘方是什么？

埃米莉娅　那上面写着怎样配药。

豪克　那又有什么用呢？

埃米莉娅　使人能活三百年。使人在三百年内永远保持青春妙龄。这是我父亲给鲁道尔夫皇上开的秘方……你们不知道这个皇上，是吗？

维特克　我们只是从历史上知道的。

埃米莉娅　你们从历史上什么也不会知道的。历史才是愚蠢的记录呢！神圣的上帝，我在说什么呀？（用鼻子闻着小盒子）你们谁要闻吗？

格雷戈尔　那是什么东西？

埃米莉娅　没有什么。可卡因或者别的什么。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维特克　您谈到鲁道尔夫皇上。

埃米莉娅　啊哈。朋友们，这皇上可是个荒唐鬼呀！等一等，我把他的事说点给你们听听……

科伦纳第　请您不要岔开。

埃米莉娅　喏，当皇上开始衰老的时候，他就老在寻找长生不老药。他想返老还童哪，懂吗？当时我父亲给他开了这个秘方，使他可以保持青春三百年。但是，鲁道尔夫皇上害怕药会毒死他，就命令说：你先在自己的女儿身上做试验。他指的就是我；那时我才十六岁。父亲就这样在我身上试了。当时人们都说那是"神奇的魔术"，其实完全是另一回事。

豪克　结果怎样呢？

埃米莉娅　（浑身发抖）我不说！我不能说！后来我就失去了知觉，发高烧，在床上躺了一个礼拜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我还是活过来了。

维特克　那皇上呢？

埃米莉娅　他没有试。他大发雷霆，他怎能相信我将活到三百岁呢？他把我的父亲当作骗子关进监狱，我就带着秘方逃跑了。逃到匈牙利还是土耳其，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

科伦纳第　您是否把马克罗普洛斯的秘方给谁看过呢？

埃米莉娅　给啦。一六六〇年或是另一个什么年代，一个蒂罗尔省①的神甫试过；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活着，可是有个时期他当过罗马教皇，改名为亚历山大或者皮尤斯或者别的什么名字。后来一个军官也试过，是个意大利人，他后来被杀了。他的名字叫尤戈。上帝啊，他可真是个美男子呀！等一等，后来还有拉盖尔、安德烈、邦比塔和佩匹·普鲁斯都试过，但佩匹吃药吃死了。佩匹是最后一个人，因此秘方留在他身边。——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你们可以去问邦比塔。他现在还活着，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叫什么名字。他是一个——怎么说来着？是个婚姻骗子，对吗？

科伦纳第　对不起，打搅您一下。您现在是两百四十七岁了，对吗？

埃米莉娅　不对，三百三十七岁。

科伦纳第　您喝醉啦。从一五八五年到今天是两百四十七年，懂吗？

埃米莉娅　上帝啊，别骗我啦！是三百三十七年。

---

①　奥地利的一个省份。

科伦纳第　您为什么要伪造埃莉安·玛克·格雷戈尔的亲笔信呢？

埃米莉娅　我本来就是埃莉安·玛克·格雷戈尔呀！

科伦纳第　别骗人啦！您是埃米莉娅·玛尔蒂，懂吗？

埃米莉娅　是的，但这个名字我才只用了二十年。

科伦纳第　现在您承认偷了埃乌根尼娅·蒙特兹的项链，对吗？

埃米莉娅　圣母呀，这是弥天大谎哪！埃乌根尼娅·蒙特兹——

科伦纳第　这已经记录在案。您自己承认过。

埃米莉娅　这不是事实。

科伦纳第　您的同犯叫什么名字？

埃米莉娅　我没有什么同犯。

科伦纳第　您否认！我们一切都知道。您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埃米莉娅　（全身颤栗）一五八五年。

科伦纳第　现在您喝下一满杯酒！

埃米莉娅　不，我不想喝！别惹我！

科伦纳第　您必须喝！满满的一杯！快！

埃米莉娅　（忧虑地）这是要干什么？贝尔吉克！（喝酒）我的头……都晕了。

科伦纳第　（站起来并走到她跟前）您叫什么名字？

埃米莉娅　我很难受。（从椅上倒下。）

科伦纳第　（抓住她的胳膊，让她慢慢地躺到地上）您叫什么名字？

埃米莉娅　埃莉娜……马克罗……

科伦纳第　撒谎！您知道我是谁？我是神父呀。您得向我忏悔！

埃米莉娅　神父啊……

科伦纳第　您叫什么名字？

埃米莉娅　埃莉娜……普洛斯。

科伦纳第　看着骷髅！——上帝啊，请把你的不恭顺的仆人埃米莉娅·玛尔蒂的灵魂引渡到永恒的归宿去吧，阿门①……仪式完毕。（用黑布揩拭骷髅并把它伸到埃米莉娅面前）站起来！你是什么人？

埃米莉娅　埃莉娜……（失去知觉。）

科伦纳第　（把她身子砰的一声放倒到地上）该死的！（站起来，并把骷髅拿开。）

格雷戈尔　她怎么啦？

科伦纳第　她不会撒谎了！解开她的漂亮衣裳，快！（按铃）格雷戈尔，叫医生来！

克丽斯廷娜　您给她下了毒药啦？

科伦纳第　只一点点。

格雷戈尔　（走到通向前厅的门口）喂，这儿有医生吗？

医生　（进入）豪克先生，我已经等您一个钟头了。请回家去吧！

科伦纳第　等一下。医生，您先看看她吧。

医生　（站在埃米莉娅身旁）昏倒了？

---

① 阿门是祷告的结束语。

科伦纳第　中毒啦。

医生　怎么中毒的？（在埃米莉娅身旁跪下，对她的嘴闻了一下）啊哈。（站起来）把她抬到别的地方去。

科伦纳第　格雷戈尔，您把她抱到卧室里去！您是她的直系亲属呀！

〔格雷戈尔抱着埃米莉娅进卧室。

医生　那儿有热水吗？

科伦纳第　有。

医生　你们干的漂亮事，不是吗？对不起。（开药方）拿杯咖啡来。拿药方到药房取药。（走进卧室。）

科伦纳第　好啦，先生们——

女仆　（进入）小姐按铃啦？

科伦纳第　当然。她要一杯咖啡，罗伊兹。一杯很浓很浓的咖啡，知道吗？

女仆　嘻嘻，先生您也知道……

科伦纳第　当然知道。拿这个药方到药房去取药，啊？快点吧！

〔女仆下。

科伦纳第　（坐在房间中央）我真该死。也许这是真的呢。

普鲁斯　我知道这事。所以您不必把她灌醉。

豪克　我——我——请诸位别见笑；我是完全相信她的。

科伦纳第　普鲁斯，您也相信吗？

普鲁斯　完全相信。

科伦纳第　我也相信。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普鲁斯　这意味着格雷戈尔将得到卢科夫庄园。

科伦纳第　嗯，这对您来说是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

普鲁斯　我已经没有继承人了。

〔格雷戈尔上，手上包扎着手帕。

豪克　她好点吗？

格雷戈尔　好点啦。她还在我手上咬了一口呢，畜生！你们知道我相信她吗？

科伦纳第　对不起，我们也是如此。（静场。）

豪克　上帝呀，她活了三百岁啦！活了三——百岁啦！

科伦纳第　诸位，这是一件需要非常慎重处理的事情，知道吗？克丽斯廷娜！

克丽斯廷娜　（浑身颤抖）三百岁！多么可怕的事啊！

〔女仆端咖啡上。

科伦纳第　克丽斯廷娜，接着咖啡！端给小姐去。做个好心肠的护士，好吗？

〔克丽斯廷娜端着咖啡走进卧室。女仆下。

科伦纳第　（走到两道门口，试试门是否关好）好啦。先生们，现在我们得好好地考虑一下，如何来处理这件事情？

格雷戈尔　什么事情？

科伦纳第　马克罗普洛斯的秘方哪。这儿什么地方藏着有可以使人活三百岁的长寿秘方，我们可以把它拿到手呀！

普鲁斯　她把秘方藏在胸口上了。

科伦纳第　就是藏在胸口上我们也要拿到它。诸位，这可真是个神奇的秘方哪。下一步怎么办？

格雷戈尔　没你们的事，秘方是属于我的。我是她的继承人。

科伦纳第　住嘴！只要她还活着，您就不是她的什么继承人；

要是她愿意的话，她还可以再活上三百年。但是我们现在却可以拿到它，懂吗？

格雷戈尔　骗局。

科伦纳第　就算是这样好啦。但是，对我们和全人类来说，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呀……诸位理解我的话吗？我们应该这样放过去吗？难道只有她，最多再加上个无赖汉邦比塔才配享受它的好处？谁应该得到它呢？

格雷戈尔　首先应该是她的后代。

科伦纳第　朋友，您说的倒好听！那您就可以拿着秘方到处去招摇撞骗了！就拿您来说吧，普鲁斯；您要是拿到秘方，您会借给我吗？您知道，我也想活他个三百岁呀。

普鲁斯　不。

科伦纳第　看见了吧，先生们。我们必须商量出一个处理它的好办法来。

维特克　（站起来）公开马克罗普洛斯秘方！

科伦纳第　不，不，这样可不行！

维特克　交给众人！交给全人类！大家都同样要求长生不老呀！哦，上帝呀，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短暂啊！上帝呀，人的寿命是多么、多么的短暂啊！

科伦纳第　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维特克　这是一件使人伤心痛哭的事呀，先生们！你们想想看——人的整个才智，对认识的探讨，头脑，劳动，爱情，创造，一切的一切——我的上帝呀，人在这短短六十年的生命中能干得了什么呢？人能生活得幸福吗？又能学到什么东西？你种植的果树连果子也摘不到呀；你甚至来

不及研究人类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你来不及完成自己的事业，给后人留点东西，你就要死了。你简直就象没有在人世间活过一样！耶稣基督呀，我们的寿命是多么的短暂啊！

科伦纳第　看在上帝的份上，维特克——

维特克　你甚至没有时间来寻欢作乐，没有时间来思考，没有时间来做成任何事情，除了寻找几块填肚子的面包以外！在这弹指的瞬间内，你什么也不能看见，什么也不能认识，什么也不能完成，甚至连自己认识自己也来不及呀！你活着是为了什么？这样活着值得吗？

科伦纳第　朋友，您要引我放声大哭吗？

维特克　我们就这样象牲畜一样地死去。基督呀，什么死后的生活，什么灵魂的不朽，这难道不是对短暂生命提出的严重抗议？人类从来没有对这样可怜短暂的生命妥协；也决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太不公正了。人的生命这样的短促是天大的不公平哪。人应该比乌龟和乌鸦的寿命还要长，人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生活。六十年，这是一种不堪忍受的束缚。这就是弱点、野蛮和愚昧。

豪克　哎呀呀，我已经七十六岁啦！

维特克　让所有的人都活上三百岁吧！这将是自有人类以来的一件大事：这将是大解放，这将是新的和最终的人的创造啊！上帝呀，人在三百年内将会干出多少事来啊！五十年用来当儿童和小学生；五十年用来观察和认识世界；一百年用来为全人类干些有益的工作；最后一百年，当我们已认识一切，我们可以生活在智慧的海洋中，进行统治、

教育，并给后人树立样板！哦，人如果能够活到三百岁，那人的生命是多么有价值呀！不应该有战争，不应该有尔虞我诈的丑恶行为，不应该有恐怖和自私。每个人都应该自主地和尊严地生活着。（双手合十地）人应该成为上帝的真正的儿子，独立自主，完美无缺，而不应该是先天不足的流产儿。延长人们的寿命吧！让人们长生不老吧！

科伦纳第　哎呀，这是多么美呀！美极了！但是——

格雷戈尔　真该好好地谢谢您啦。您要人当三百年小官吏或者织三百年袜子！

维特克　可是——

格雷戈尔　或者成为独立自主和无所不知的人，但是——朋友呀，人的大部分有用的功能可能只是出于无意识的呢！

科伦纳第　别说了吧，维特克。从法律和经济角度来看，这是荒诞无稽的。我们的社会制度完全是建立在短暂的时间之上的。举例来说吧……比如契约、退休金、工资、继承权，还有我不知道的许多东西都是在短期内有效的。就拿婚姻关系来说……朋友呀，不会有人要保持三百年之久的夫妻关系的。谁也不会缔结为期三百年的契约。朋友，您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呀！您想推翻整个社会制度呀！

豪克　那……请问，人活到三百年后是否还能返老还童呢……

科伦纳第　——实际上是长生不死。这可不行哪。

维特克　这是可以禁止的！活过三百岁的人都必须死掉！

科伦纳第　大家都看见了吧！还是从那个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得禁止人们继续活下去！

豪克　请原谅，我……我看最好把那个秘方分成若干份零售。

科伦纳第　怎么分法？

豪克　比方说，分十年为一份。三百年是太多了些，也许谁也不愿意活那么长。但是，十年的寿命大家都会买的，不是吗？

科伦纳第　那我们可以成立一个经营人寿的公司了。朋友们，这可真是个绝妙的想法呀！我好象已经看见订单是这样写着："请给我们寄来一千二百年的寿命，作为调整人的寿命之用。科恩公司。""请由快车送来两百万年的寿命，甲等甲级，头等包装。菲利亚尔卡公司，维也纳。"豪克，这想法可不坏呀！

豪克　对不起，我……我可不是商人，明白吗？可是当人进入老年的时候，他总愿意……买点寿命……但三百年的寿命是太多了，不是吗？

维特克　对研究学问来说并不算多。

豪克　哪里的话，谁也不会来买学问的。但是十年的享乐是大家都很愿意来买的。

女仆　（上）这是从药房取来的药。

科伦纳第　谢谢你，罗伊兹。你还想再活多少年呢？

女仆　嘻嘻，再活三十年。

科伦纳第　再多些就不想了？

女仆　不。我要活那么长干吗？

科伦纳第　您看见了吧？维特克。

〔女仆下。科伦纳第走去敲卧室的门。

医生　（站在门口）干什么？啊哈，太好啦。（接药。）

豪克　请问小姐怎样了？

医生　没有事啦。（走进卧室。）

豪克　哎呀呀，可怜的女人！

普鲁斯　（站立起来）诸位，这个秘方是非常偶然地……落到我们的手里。这明显是个益寿延年的秘方。我认为这可能是真的。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人打算用这个秘方来为自己谋私利。

维特克　我也是这样说呀！我们应该用它来延长所有人的寿命！

普鲁斯　不。只能用来延长强者的寿命，用来延长最出类拔萃的人的寿命。对于一般人类渣滓来说，有蜉蝣那么长的寿命已经足够啦。

维特克　哦，那可不行！

普鲁斯　对不起，我不想吵嘴。如果普通的愚蠢的小人物不死，小人物可以不需要您的帮助而长生不老，那么，他们就会象苍蝇和老鼠一样不停地繁殖。而那些出类拔萃的、伟大的、强有力的、本领大的人却必须死去，那才是活见鬼呢。也许我们可以把他们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建立一个长寿的贵族社会。

维特克　贵族社会！你们听见了吗？这是享受长寿的特权哪！

普鲁斯　是这样。只有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的生命才是重要的。我说的是那些握有统治权的、生殖力强的、本领大的男人。我根本不提女人。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十个或者二

十个或者一千个这样出类拔萃的男人控制在我们手里，那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引向超人智慧和超自然权力的地位。我们可以培养出十个、一百个或者上千个超人的统治者和创造者。

维特克　培养出长寿的显贵！

普鲁斯　是这样。要把那些有权享受长生不老的人挑选出来。

科伦纳第　那么请问，由谁来任命这些被挑选出来的人呢？是政府？全民投票选举？还是瑞典科学院？

普鲁斯　去他的愚蠢的选举吧！寿命将从强者手里传到另一强者手里；由物质的统治者传给灵魂的统治者；由发明家传给士兵；实业家传给暴君。这将是一个长寿者的王朝。这个王朝将不依赖于任何文明的恶棍。

维特克　只是这伙恶棍将会跑来要求自己生存的权利！

普鲁斯　不给他们生存的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被成双成对地杀死。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革命是奴隶们的权利。但只有在弱小的暴君被强大的暴君所代替的情况下，世界才能取得进步。长寿者的特权阶层就是那些被挑选出来的暴君。这就是……理智的政府、学识和本领的绝对权威、统治人民的政府。长寿者将成为人类无可争辩的统治者。先生们，现在秘方掌握在你们手里。你们可以利用它。我把想到的一切都说出来了。（坐下。）

科伦纳第　哼！比如说，我和格雷戈尔是否也属于这些出类拔萃的人之列呢？

普鲁斯　不属于。

格雷戈尔　而您一定是属于的罗？

普鲁斯　……今天我也已经不属于了。

格雷戈尔　先生们，别说这些废话啦。长寿的秘方是马克罗普洛斯家族的财产。让马克罗普洛斯家族随意去处置它吧。

维特克　怎么可以这样呢？

格雷戈尔　这个秘方只能归埃莉安·马克罗普洛斯家族成员使用。不论是谁，只要他是她的后代就可以使用。

科伦纳第　而他们将会长生不老，只因为他是某个流氓或者男爵和一个疯疯癫癫、是非不分、歇斯底里的女人生出来的狗崽子？先生哪，这是应该的呀，这样才不致于埋没了这个家族的特点。

格雷戈尔　随您怎么说都可以。

科伦纳第　我有幸认识这个家族的一位先生。——请原谅，亲爱的朋友，让他见鬼去吧；简而言之，他是个堕落的人。好一个纯洁的家族，噢？

格雷戈尔　随您去说好啦。管他们是疯子还是狒狒呢。管他们是色鬼、品行不端的人、残废人还是白痴呢，随您怎么说都可以。就算他们是万恶之源吧！还是一点用也没有。秘方还是他们的。

科伦纳第　这才叫美呢！

医生　（从卧室走出来）现在她好点了。让她躺一会儿。

豪克　好，好，让她躺着。很好。

医生　请您回家去吧，豪克先生，我陪您回家去。

豪克　哎呀，我们在这儿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呢，不是吗？您让我再待一会儿！我……我一定……

医生　咳，还有人在门外等着您呢。别装傻了，老头子，要不……

豪克　好，好，我……我……我马上就走。

医生　再见，先生们。（下。）

科伦纳第　格雷戈尔先生，您是认真那样说的吗？

格雷戈尔　非常认真。

克丽斯廷娜　（从卧室走出来）你们说话轻点。她想睡一会儿呢。

科伦纳第　克丽斯廷娜，你来。你想活三百岁吗？

克丽斯廷娜　不！

科伦纳第　如果你有那个长寿秘方，你打算怎么办呢？

克丽斯廷娜　我不知道。

维特克　你会把它交给所有的人吗？

克丽斯廷娜　我不知道。要是他们能活那么长，他们会感到更幸福吗？

科伦纳第　克丽斯廷娜，有什么办法呢，生活总归是非常幸福的。

克丽斯廷娜　不——我不知道。请您别问我。

豪克　哎呀，小姐，人总是非常愿意活着的呀！

克丽斯廷娜　（捂住眼睛）某些时候……某些人……不这样。（静场。）

普鲁斯　（走向她）我代表杨内克谢谢您。

克丽斯廷娜　为什么呢？

普鲁斯　因为您在想着他呀。

克丽斯廷娜　在想着他？难道我现在还能想到……别的事情嘛！

科伦纳第　而我们却在争论着长生不老呢！

埃米莉娅　（头上包扎着绷带，象影子似地走出来。众人站起来）请原谅，我……离开了一会儿……

格雷戈尔　您好点吗？

埃米莉娅　头痛——空虚——厌恶——

豪克　喏，喏，马上就会好的。

埃米莉娅　不会好啦。再也不会好啦。我的头已经痛了两百年啦。

科伦纳第　这是怎么说呢？

埃米莉娅　厌倦哪。不，这根本不是厌倦。这是——这是——哦，你们人间根本就没有一个字眼能说明它。在任何语言里都找不到一个字眼来说明它。邦比塔曾经说过……这真叫人讨厌哪。

格雷戈尔　那是什么呢？

埃米莉娅　我不知道。一切都是那么愚蠢、空虚、多余——你们都在这儿吗？——就象你们不在这儿似的。就象你们是些东西或者影子似的……我还应该为你们做什么呢？

科伦纳第　我们也许应该走了？

埃米莉娅　不必，都一样。死去或者离去，都是一样的——是与否，也是一样的——你们是多么地害怕死啊！你们真是些奇怪的人哪——哎呀！

维特克　您是怎么啦？

埃米莉娅　人嘛，就不应该——不应该——根本就不应该长生不死！

维特克　为什么呢？

埃米莉娅　人是忍受不了这个的。活一百年，一百三十年，还能忍受，可是后来……后来他才知道……他的灵魂在渐渐死去。

维特克　他才知道什么啦？

埃米莉娅　上帝呀，我找不到一个字眼来说明它。后来作为一个人就什么也不能相信了。什么都不相信，厌倦就是由此产生的。你知道，贝尔吉克，你不是说过我在唱歌时就象浑身冷得打颤吗？你看哪，艺术只在人还没有掌握它的时候才有意思。当人一旦掌握了它，出色地掌握了它，这才知道它是不必要的。克丽斯廷娜，唱歌就象打鼾一样毫无用处。唱歌或者沉默都是一样的。一切都是一样。没有一点儿区别。

维特克　您这说的可不对呀！在您唱歌的时候……人们总是变得更善良些，更高尚些。

埃米莉娅　人们从来也没有变得更善良些。没有东西是能够改变的。什么变化也不会发生。如果现在发生战争，发生地震，出现世界末日或者别的什么，那还是什么变化也不会发生。我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你们是在这儿，而我却离开这一切已经很远了……有三百年啦……哦，上帝呀，你们活得多么轻松愉快呀！

科伦纳第　为什么呢？

埃米莉娅　因为你们真正活在世上呀！一切对你们都是有意

义的！一切对你们都有价值，因为你们在这短短的几十年内还没有尝够生活的滋味……哦，上帝呀，要是我能再重新生活一次该多好呀……（完全绝望地）傻瓜，你们是多么幸福啊！你们幸福得简直叫人讨厌啦！你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幸福，就是因为你们能够很早地死去！你们象猴子一样对一切都感到兴趣！你们相信一切，相信爱情，相信自己，相信荣誉，相信进步，相信人类，我不知道你们还相信什么！你，马格斯，你相信欢乐。你，克丽斯廷娜，你相信爱情和忠诚，你相信力量。你呢，维特克，你相信愚蠢。你们每个人都在相信着什么东西！你们在为这些东西而活着，你们这些疯子！

维特克　（恼怒地）可是，请原谅，总该还有些……更高尚的价值观念吧……比如说，理想……任务……

埃米莉娅　是有，但那些只是为了你们。我怎么来对你们说才好呢？爱情也许是有的，但它只在你们身上才有。如果爱情一旦离开了你们，那它就哪儿也不存在了……在宇宙中任何地方也不存在什么爱情了……人总不能相爱三百年哪！所以，你们就别盼望、别幻想、别可怜巴巴地盯着什么三百岁啦。你们要忍受不了的。一切都将使你们感到厌倦。是好是歹你们都会感到厌倦。你们甚至对天地都会感到厌倦。到那时，你们才知道长寿根本就不是个滋味。一切都是不存在的。罪恶、痛苦、大地，一切都是不存在的。一切都只在人们感到有价值的时候才是存在的。现在一切对你们都是有价值的。哦，上帝呀，我过去也跟你们一样哪！在我当姑娘和夫人的时候，我曾

经也是幸福的，因为我，我那时还是人哪！我的上帝！

豪克　看在上帝的份上，您说的是什么呀？您是怎么啦？

埃米莉娅　要是你们知道邦比塔过去跟我说过的话就好了！我们——我们这些老人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但是，你们这些傻瓜知道的东西比我们更多呀！多得无法计算！你们知道爱情，伟大的事业，目标，以及其他一切。一切都掌握在你们的手中！更多的东西你们也甭盼了！你们至少是在活着呀，而我的生命却已经停止了！耶稣基督呀，生命已经不能再延长了！上帝啊，孤独是多么的可怕呀！

普鲁斯　那您为什么跑来……寻找马克罗普洛斯的秘方呢？您为什么还想再活下去呢？

埃米莉娅　——因为我非常害怕死。

普鲁斯　上帝呀，就是长生不老也不能解脱这些吗？

埃米莉娅　不能。（静场。）

普鲁斯　马克罗普洛斯小姐，我们待您太残暴了。

埃米莉娅　我没有感觉到这点。你们是对的。长生不老是一件不太体面的事情。你们知道孩子们都在怕我吗？克丽斯廷娜，你在讨厌我吧？

克丽斯廷娜　不！我——我非常可怜您！

埃米莉娅　可怜？现在你在可怜我？你就不嫉妒啦？（静场。双手颤抖地从胸间掏出那份叠好的秘方）这上面写着："我，希耶罗尼穆斯·马克罗普洛斯，鲁道尔夫皇上的御医①……"接着就把配方和吃药的方法一字一字地写得

---

① 原文为希腊文。

清清楚楚。（站起来）你拿去吧，贝尔吉克。我再也不需要它了。

格雷戈尔　谢谢您，我也不要它。

埃米莉娅　不要？那你，马格斯，你是愿意长寿的。你还可以恋爱呀，知道吗？你拿着吧。

豪克　请问……吃药的人会不会送掉性命？是不是非常的痛苦？

埃米莉娅　是非常痛苦的。你害怕了？

豪克　是的。

埃米莉娅　但你经过痛苦之后可以活三百年哪！

豪克　如果……如果不痛苦该多好呀……哎呀呀，我不要。

埃米莉娅　博士，您是个聪明人。您会考虑到……怎样使用它才合适。您拿着它？

科伦纳第　谢谢您的盛情厚意。我不想拿它来干什么。

埃米莉娅　您是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维特克。我给您吧。谁能知道呢？也许您能用它来造福全人类。

维特克　（往后退）不，谢谢。我想，最——最好不要。

埃米莉娅　普鲁斯，您是个坚强的男子汉。难道您也害怕活他个三百年吗？

普鲁斯　是呀。

埃米莉娅　上帝呀，现在谁也不要它啦？谁对它都不感兴趣啦？克丽斯廷娜，你也在这儿？你连吭也没有吭一声。你看我把你的男朋友害死了，你拿着吧。你是个美丽的姑娘哪，你将可以活上三百岁呀。你将象埃米莉娅·马尔蒂那样地歌唱。你将成为大名鼎鼎的歌后呀。你想想

看，再过若干年你将会变老的，那时你会后悔也来不及呀……拿着它，姑娘！

克丽斯廷娜　（接过秘方）谢谢。

维特克　你拿这个干什么？克丽斯廷娜！

克丽斯廷娜　（展开秘方）我也不知道。

格雷戈尔　您要试试吗？

科伦纳第　上帝呀，你一点儿也不害怕吗？还给她！

维特克　还给她呀！（静场。）

〔克丽斯廷娜默默地把秘方举在点燃着的蜡烛的上面。

维特克　别烧掉它！留着作个纪念吧！

科伦纳第　喂，留下吧！

豪克　我的天哪！

格雷戈尔　把秘方从她手里夺下来！

普鲁斯　（阻止他们）让她烧吧！（痛心的沉默。）

豪克　哎呀呀，你们看哪，他还不想烧掉它呢！

格雷戈尔　那是羊皮写的。

科伦纳第　它会慢慢地烤焦的。克丽斯廷娜，别烧它啦！

豪克　请您至少给我留下一小块！只要一小块！

〔静场。

维特克　延年益寿嘛！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寻找这个秘方……

科伦纳第　而我们就可以长生不老了。非常感谢！

普鲁斯　延年益寿……您有孩子吗？

科伦纳第　有。

普鲁斯　看哪，这就是永恒的生命呀！如果我们只想到孩子

们的出生，而不想到自己的死，那生命并不是太短暂的。至少我们可以成为生命的起源呀……

格雷戈尔　秘方快烧完啦。长生不老，这反正只是一种……狂想。上帝呀，这真叫我啼笑皆非，现在已经完啦……

科伦纳第　我们都不是年轻人了。只有青年人才能把我们对死亡的恐怖……统统烧掉。克丽斯廷娜，你干得好哇！

豪克　对不起……这儿……真臭啊！

维特克　（打开窗户）羊皮的糊焦味。

埃米莉娅　哈哈哈，长生不老从此休矣！

——剧　终

白　色　病

（三幕十四场悲剧）

（1 9 3 7）

吴　琦　译

人　物

第一幕　皇家顾问

皇家顾问教授西格柳思博士

加伦博士

中央医学研究院第一助理医生（简称第一助理）

中央医学研究院第二助理医生（简称第二助理）

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 } 教授（简称教授一，教授二……）

元帅

副官

将军

卫生部长

绅士

办公厅主任（简称主任）

女护士

记者

另一位记者

医生们，男护士们，记者们，随员们

第一
第二 } 麻风病患者（简称第一患者，第二患者……）
第三

父亲

母亲

女儿

儿子

第二幕　克吕格男爵

皇家顾问西格柳思

克吕格男爵

加伦博士

元帅

副官

第一
第二 } 麻风病患者

父亲

母亲

第三幕　元　帅

元帅

他的女儿

小克吕格

宣传部长

副官

加伦博士

儿子

群众中的一个

群众

第一幕　皇家顾问*

第　一　场

〔三个包扎着绷带的麻风病患者。

第一患者　这是瘟疫，瘟疫啊。在我们那条街上，每家都有几个人病倒了。我老这样跟人家说，邻居呀，你的下巴上可不是也有了那个小白点儿了；而他呢，他说，这没有什么，我压根儿什么都没有感觉到。到了今天，他也跟我一样，一块肉一块肉地往下掉啦。这是瘟疫啊。

第二患者　什么瘟疫，是麻风病哪。人们把它叫做白色病，可是，应该把它叫做惩罚才对——象这样的病，总不可能是无缘无故发生的，这是上帝在惩罚我们。

第三患者　基督上帝呀——基督上帝呀——基督上帝呀……

第一患者　惩罚！惩罚！我倒愿意知道，我为了什么要受惩罚。除掉贫穷，朋友，我一天好日子也没有过着呀；要是惩罚起穷人来，这倒是一个奇怪的上帝了，喏，不是吗？

第二患者　等着吧，你总会瞧见的。一开始，你只有这一点点

---

* 奥匈帝国时代统治者赐予他所认为对社会有贡献者的一种光荣称号，并无职权，只表示皇廷和社会对获得者的一种尊敬。诗人、医生以及其他职业者均可获得这种称号。

在皮肤上，可是，等到它从里面象这样开始啃你的时候，你会说，这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这一定是惩罚，一定有着什么原因——

第三患者　基……基督上帝呀……

第一患者　原因是有。在世界上，我们人已经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半人都得死掉，好把自己的位子空给第二个人。就是这么回事。你是面包房的大师傅，得把自己的位子让给另一位大师傅。我呢，是个穷光蛋，得把自己的位子让给另一个穷光蛋，让他来替我受苦、挨饿。所以呀，这个瘟疫应该降临到人的头上来。

第二患者　哪里是什么瘟疫，是麻风病哪。要是瘟疫的话，朋友，你会发黑的，可是害上麻风病，你会白得象——喏，象支粉笔。

第一患者　我才不管它是发白还是发黑呢，只是不要这样发臭呀。

第三患者　基督上帝呀……我的耶稣呀……耶稣基督呀，可怜可怜吧……

第二患者　你这算什么，你只是一个人；可是，当一个人连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吓得远远地离开他时——可怜的人呀，他们是怎样地在为我而受罪哟！现在，我老婆的胸膛上也有那个小白点儿了——在我们隔壁住着一个木匠，这家伙白天黑夜地叫着，白天黑夜地——

第三患者　耶稣呀——耶稣呀——耶稣呀……

第一患者　别嚷了！谁老爱听你这个，你这个——麻风病人！

——幕　落

第 二 场

〔皇家顾问教授西格柳思博士的办公室。

西格柳思 ……请，编辑先生！我只有三分钟的时间——您知道，我的病人嘛！那您来找我有何贵干？

记者 皇家顾问先生，我们报纸想向公众报导一下最著名的专家的意见——

西格柳思 ——关于所谓白色病或者北平麻风病？我知道。遗憾的是，关于它已经写得够多的了。而且写得太专门了，先生。根据我的意见，这种病应该让给医生们去管。您要是把它写在报纸上，那么大多数的读者就会马上开始在自己身上寻找所提到的征候的，不是吗？

记者 是的，可是，我们报纸正是想使大家镇静下来——

西格柳思 镇静下来？朋友，您想用什么去使大家镇静下来呀？——您看，这是一种……很厉害的病，而且传播得象雪崩一样地快——是的，世界上所有的医学研究院都在拚命地研究它，可是——（耸耸肩）暂时我们的科学还是无能为力。您就告诉大家，让他们在发现第一征候时，要怀着信赖去找自己的医生，就是这样。

记者 而他们的医生——

西格柳思 会给他们开搽敷的药：给穷人开灰锰氧，给富人开秘鲁香膏①。

---

① 一种用秘鲁树脂调制的药膏，主要用于医治冻疮。

记者　这有用吗？

西格柳思　有用，在疮口开裂时，至少能减少臭味。这是病的第二期了。

记者　第三期呢？

西格柳思　用吗啡，青年人。只能用吗啡。我们已经谈得够多的了，不是吗？这是一种很丑的病哪。

记者　而且……传染得很厉害？

西格柳思　（用教授讲课时的腔调）这是很难解释清楚的。这就是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一种什么细菌在传染这种病；我们只知道，它传染得非常迅速；其次，它不传染其他任何动物，而人呢，就是打预防针也不管用——当然，年轻人也是不受传染的，这个壮丽的试验，东京的广田博士已经在自己身上做过了。我们在战斗，朋友，在同不知名的敌人斗争。您可以这样报导一下，这种病在我的中央医学研究院里已经研究过三年了；关于我们的病，我们已经发表了一系列的科学论文，其中许多被专科书籍承认并引用过——（按铃）暂时只能谈这些——抱歉得很，我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女护士　（进来）请吩咐，院长大人。

西格柳思　请把我们学院发表过的科学论文，准备一份给这位编辑先生。

女护士　是。

西格柳思　您可以想象得到的，青年朋友。当人们知道在我们这里是这样不辞辛劳地同所谓北平麻风病战斗的时候，大家就都会镇静下来的。当然，我们不把它叫做麻

风病。麻风病或者 Lepra① 只是一种皮肤病，而我们的病则完全是内科病。皮肤病学院的同事先生们虽然也有权利来讲授它，可是——喏，不谈这个了吧。我们的病，先生，不是什么疥疮哪。您可以叫大家镇静下来，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什么麻风病。麻风病哪能和我们的病比呀！

记者　这是……比麻风病更厉害的病了？

西格柳思　喏，当然。厉害得多，有趣得多了。只是第一征候通常使人联想到麻风病：在身体表面上什么地方出现一些小白点儿，冰冷的象块大理石，同时完全没有什么感觉——这就是所谓斑疹麻风病；因此，这种病又叫做白色病；可是它下一步的发展则完全有着自己的特点，同时，跟通常的麻风病有很大的区别。我们通常把它叫做陈氏病或者 Morbus Tshengi②。陈博士，哈尔佐特的学生，当然是内科学家，这就是说，他第一个在北平医院里写出它的几个病例。一篇呱呱叫的论文哪，先生，在一九二三年我就介绍过它了，那时候，谁也没有猜想到，陈氏病会有一天变成了 Pandemie③。

记者　请问，变成什么了？

西格柳思　变成大瘟疫啦。变成象雪崩般迅速地吞没全世界的病啦。在中国，先生，几乎每年都要出现新而有趣的病，这是由于贫穷；可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种病象陈氏病这样猖狂过。这完全是一种现代病。今天死于这种

① 拉丁文：麻风病。

② 拉丁文：陈氏病。

③ 希腊文：大瘟疫。

病的人已经超过五百万了，大约有一千二百万人已经很厉害地传染上了这种病，同时，至少有三倍这样多的人在世界上奔忙着，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身体上已经有了那个冰冷而无知觉的、豆子般大小的小白点儿了——这种病在我们这儿出现，还不到三年工夫呀！您可以这样说，在欧洲的第一个病例，恰巧就是在我的研究院里确定的。这个我们可以引以自豪，朋友。陈氏病的一个征候，甚而取名为西格柳思氏征候。

记者 （记录着）皇家顾问——教授西格柳思博士的——征候。

西格柳思 是的，西格柳思氏征候。您可以看到，我们是在不停地工作着呀。暂时只可以这样说，陈氏病是传染给年龄约自四十五岁到五十以上的人。很显然，他们身体一般组织的变化给这种病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我们把这个叫做人的衰老——

记者 这真是有趣极了。

西格柳思 您这样想？——您多大年纪了？

记者 承问，三十。

西格柳思 哦，原来如此。假如您年纪再大一点，您就不会觉得这是……这样有趣了。其次，我们清楚地知道，病的第一征候就是最大不幸的预告。在三个月或者五个月后就开始死亡，通常是全身化脓而死——这是我和我的学院作出的判断，直到今天我们还引以自豪；这个学院是伟大的李利恩塔尔氏——我去世的岳父的学院。这一点您也请写上——这就是说，根据古老的李利恩塔尔学院的判

断，Morbus Tshengi 是一种传染病，有一种迄今我们还不知道的媒介在传播着它，容易染上它的第一点就是身体的衰老；病的征候和过程——我们可以不谈了吧，不是吗？那是不很愉快的，朋友。至于谈到治疗呢——暂时以开镇静剂为宜。①

记者　请问，什么？

西格柳思　别管它吧，青年人，这只是医生的事情。伟大的李利恩塔尔氏的经典药方。他才是一位真正的医生哩，朋友！今天要是有他就好了！您还有什么问题吗？这就是说，我只剩下三分钟的时间了。

记者　假如皇家顾问先生许可的话……我们的读者对如何来医治这种病一定是很感兴趣的——

西格柳思　什么——什么呀？医治？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跳起）朋友，反正我们大家都得死在这个上头了！每一个人，只要他超过四十岁，那就注定要——您是不在乎的，您，您有您那个愚蠢的三十岁呀！可是我们，我们这些站在生命高峰上的人——请过来！您看见我身上有了什么没有？脸上还没有小白点儿吗？什么？还没有？那您看，我每天都得这样地照上十次镜子呀——嘿，您的读者还对如何拯救生命的崩溃感到这样大的兴趣！我相信这个，先生，要是我，也会发生兴趣的。（坐下，双手捧住头）上帝呀，人类的科学是多么无用哪！

记者　皇家顾问先生，您在结束的时候，也许可以说几句鼓励

---

① 此处原为拉丁文。

的话吧——

西格柳思　好吧。您就写……您在报纸上就这样写吧……我们只好听天由命了。（电话铃响，拿起话筒）喂……是。——什么？——您知道，我不接见任何客人。——医生？叫什么名字？——唔，加伦博士。有什么介绍信吗？没有？那他找我干什么？——请您看在科学的面上！让他去麻烦我的第二助理好了，我可没有时间来研究他的什么科学。——喏，已经找过我五次了，那就请您把他带来吧，您告诉他，我只剩下三分钟的时间了。对。（放下话筒，站起来）您看见了，青年朋友。今后人们还得集中精力来从事科学工作呀！

记者　请皇家顾问先生原谅，我耽搁了您许多宝贵时间——

西格柳思　没有关系，朋友，没有关系。科学和舆论应该互相服务。要是您还有什么需要的话，请直接来找我好了。（伸手给他。）

记者　再见，皇家顾问先生！（鞠躬退出。）

西格柳思　再见！（在写字台旁坐下。）

〔敲门声。

西格柳思　（拿笔写字；片刻之后）进来！

〔加伦博士进来，困惑地站在门口。

西格柳思　（继续写着，连头也没有抬一下。又是片刻之后）稍等一下，同事。

加伦　（口吃地）对不起，皇家顾问先生……我并不想来打扰您……我是加伦博士……

西格柳思　（写字）这个我知道。加伦博士，您想——？

加伦　我……这就是说，我在做一种领取国家津贴的实验，皇家顾问先生……这就是所谓穷人的实验呀，对吗……因此，我有机会……看到了许多病例，对吗……因为……有许多病在贫民中间……蔓延开来了……

西格柳思　什么？蔓延开来了？

加伦　是的，传播开来了。

西格柳思　啊，原来如此！医生是不应该用这样华丽的辞藻来说话的，同事先生。

加伦　是。特别在最近几天里……那白色病传播得非常厉害——

西格柳思　陈氏病，同事先生。科学工作者应该正确而简洁地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加伦　当人看见了那样的贫穷……那些麻风病人怎样在活生生地掉肉……在家庭里……那股可怕的臭味，对吗……

西格柳思　您应该采用一切手段来消除这种臭味，同事先生。

加伦　是的。可也应该救人呀！我有过成百的病例……可怕的病例呀……皇家顾问先生；当我那样赤手空拳地……站在他们身旁时……简直有点失望了……

西格柳思　这不对，同事先生。医生决不应该感到失望。

加伦　可那是那样的可怕呀，皇家顾问先生！我曾经说过，这一定要出乱子的……我应该来试验试验，免得老是束手无策地呆站着。真的，我收集了所有的关于这种病的书籍，可是请原谅……那儿没有……那儿什么也没有……

西格柳思　那儿没有什么东西呀？

加伦　正确的道路。

西格柳思　（放下笔）那您知道它，是吗？

加伦　是的。这就是说，我想，我是知道的。

西格柳思　啊哈，您是这样想的。大概您也有自己的一套关于陈氏病的理论了，不是吗？

加伦　是的。有自己的理论。

西格柳思　够了，加伦先生。当我们对什么病感到束手无策时，我们至少也要空想出一套理论来。有人就是这样做的。可是，实事求是的医生，依我看，最好抓住那些可信的东西。难道您的病人来找您，就是为了给您试验自己的什么可疑的空想吗？医生是不这样做的，同事先生。

加伦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

西格柳思　我还没有说完，加伦博士。我已经告诉过您，抱歉得很，我只能有三分钟的时间。关于陈氏病，我建议您用一切办法来消除臭味——然后再用吗啡，同事先生，主要用吗啡；最后，我们能做到的是，减轻病人的痛苦——至少对那些付钱的病人应该这样做。这就是全部了，同事先生。认识您，我很高兴。（拿起笔。）

加伦　可是我……皇家顾问先生……

西格柳思　您也许还有什么要求吧？

加伦　是的。这就是说，我可以医治白色病。

西格柳思　（又继续写字）来对我这样说的人，您大约已经是第十二个了。其中甚至还有几个医生呢。

加伦　可是我已经把自己的方法实际运用到……几百个病例上去了，对吗？而且——有了一定的结果——

西格柳思　医好的占百分之几？

加伦　大概占百分之六十。其余二十个人，我还没有太大的把握——

西格柳思　（放下笔）朋友啊，要是您说成百分之百，我马上会把您当作疯子或者骗子赶出去的。我怎样来跟您说呢？您看，同事，这个我是懂得的；发明治陈氏病的药，的确是一个引诱人的想法。这就意味着荣誉，发财的生意经，诺贝尔奖金，甚至大学里的席位，不是吗？那这样，您就会超过巴斯德①，超过柯赫②，超过李利恩塔尔的了——真的，这的确是件令人头脑发昏的事情；只是很可惜，这样的骗术早已过时了——

加伦　我愿意在您的研究院里来试验自己的方法，皇家顾问先生。

西格柳思　在我的研究院里？这简直是胡闹。您的——出身是外国人，是吗？

加伦　是的。出身是希腊人，佩尔加姆地方的人。

西格柳思　那您就可以知道了。我总不会让一个外国人在李利恩塔尔中央医学研究院里工作的！

加伦　可我是本地的公民啊……从儿童时代起就是……

西格柳思　是的，可是那个出身呢，同事，那个出身呀！

加伦　李利恩塔尔从前也是……外国出身的，对吗……

西格柳思　我提醒您注意，先生，皇家顾问、正式教授李利恩塔尔博士是我的岳父。此外，今天是另一个时代，这一点您自己也许是知道的。撇开这些不谈，我还很怀疑，伟大

---

① 巴斯德（1822—1895），法国生物学家，微生物学奠基人之一。

② 柯赫（1843—1910），德国科学家，微生物学奠基人之一。

的李利恩塔尔氏会让……一个什么领取津贴的医生在自己的科学院里工作。请原谅！

加伦　他会让我在这儿工作的，皇家顾问先生。我从前就做过他的助理医生——

西格柳思　（一跃而起）您就是——朋友，您为什么不早点说呢！同事，请坐下——不要再转弯抹角了，加伦。嘿，那您就是跟岳父一起工作过的助理医生啦！奇怪，我怎么想不起他生前谈论过您的事情！

加伦　（坐在椅子沿上）他……就是说，他生前老喊我杰津纳博士。

西格柳思　天哪，您就是杰津纳呀！杰津纳，不错——李利恩塔尔氏生前常说，我的最好的学生；据说他还为杰津纳博士惋惜呢！朋友，您从前为什么不留下来呢？

加伦　那是这么回事儿，皇家顾问先生……主要的……当时我想结婚……做一个助理医生，我是无法养活家庭的，对吗——

西格柳思　这是一个大错。我经常跟自己的学生说：如果你们想研究科学，那就别结婚；何况，这儿也是挺丰富的呀。为了科学就必须牺牲私人生活——您抽烟吗，加伦？

加伦　不，谢谢，我——因为我有狭心症。

西格柳思　哦，哦，也许不太严重吧！让我看看，朋友。我给您看看吧——

加伦　谢谢，皇家顾问先生。可是……现在我还没有想到医它。我想求您一件事，假如我能够在您的研究院里……在一些您认为无救的麻风病人身上……来施用自己的方

法……

西格柳思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来要求我们，加伦。您要求的事是很困难的，妈的，太困难了……我真不愿遇到这样为难的事情。不过，这是您，我岳父最亲爱的学生——请等等，我跟您说：请告诉我们，您的方法主要关键是什么，我们愿意拿它在某些场合里来试验试验。我只通知一声，叫他们现在别让人来打扰我们——（伸手去取话筒。）

加伦　请原谅，皇家顾问先生，可是我……没有经过临床试验以前……我不愿告诉任何人，我是怎样医治白色病的。请原谅，我真的不能够。

西格柳思　连告诉我也不行？

加伦　请原谅，任何人都不能告诉。实际上，这是不行的。

西格柳思　您认真地这样想吗？

加伦　非常认真，皇家顾问先生。

西格柳思　喏，那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对不起，加伦，您这样做，是违反研究院规章的，同时也违反——叫我怎么说呢——

加伦　——违反您的科学负责精神，我知道。可是请原谅，我有自己的原因……

西格柳思　什么原因？

加伦　皇家顾问先生，我很抱歉……可是我愿意再迟一点说出来。

西格柳思　喏，悉听尊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把这件事告一结束了，唔？杰津纳博士，认识您本人，我感到非常高兴。

加伦　嘿，请您不要那样做！您应该让我进研究院，皇家顾问先生！您应该这样做！

西格柳思　为什么？

加伦　皇家顾问先生，我用自己的方法向您保证！真心话！您看，我连一个复发的病例也没有……这儿还有同事们的信……和全贫民区的来信……就是从那个不为社会注意的贫民区来的……请您，请您看看吧，皇家顾问先生……

西格柳思　我没有这种闲情逸致。

加伦　唉，那太可惜了……那我可以走了，是吗？

西格柳思　（站起来）是的。我很抱歉。

加伦　（迟疑地站在门口）这样可怕的病……也许皇家顾问先生自己也会有一天……

西格柳思　您说什么？

加伦　没说什么，我只说……就是皇家顾问先生自己将来也许会需要这种药的。

西格柳思　您不应该这样说，加伦！——（在室内踱来踱去）丑恶的病，朋友，这病是太丑恶了。我才不愿活生生地往下掉肉呢。

加伦　那么，您皇家顾问先生可以在自己身上使用消除臭味的药了。

西格柳思　谢谢您的好话！——请拿信来！

加伦　请看，皇家顾问先生——

西格柳思　（看信）唔。（咳嗽）喏——斯特拉德拉博士，他是我的学生，不是吗？瘦长个子，啊？

加伦　是的，皇家顾问先生。他个子很高。

西格柳思　（继续看信）妈的！（摇摇头）该死呀，同事——真的，这只是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可是——朋友，您会得到很好的结果的！——嘿，加伦，我突然这样想到——因为这是您，我愿意亲自用您的方法来试验几个病例。大概您不会有更多的要求了吧，啊？

加伦　不，可是……我知道，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极其光荣的事，可是……

西格柳思　可是您一直在想自己来试验自己的方法，是吗？

加伦　是的，皇家顾问先生。我情愿……在研究院里……自己来干。

西格柳思　然后，您就公开它？

加伦　是的，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吗……

西格柳思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呢？

加伦　——我愿意以后再宣布，皇家顾问先生。

西格柳思　（在桌子后面坐下）我懂了。您是想用我的研究院来证明您的方法，而它以后的应用呢，您却想独自占有。大概您是这样想的吧，啊？

加伦　是的，皇家顾问先生。这就是说……

西格柳思　等会儿。这样来要求李利恩塔尔研究院，自然是太蛮横了；加伦博士，我真想亲手把您从走廊上扔下去。虽然我懂得，每个医生都想靠自己的发明来赚一笔钱；可是把治疗过程看成自己赚钱的秘密，这不是有良心的医生干的事，而是江湖骗子和庸医的行径。首先，同事先生，这是对受苦人类的不人道，其次——

加伦　可是，皇家顾问先生，我——

西格柳思　请等一等。其次，这是对同行医生极端的不义行为。他们也想医好自己的病人呀，同事先生；他们总得从这上面赚点钱来维持生活呀。就是这么回事。您把您的方法看成是自己私有利润的什么东西了；非常抱歉，我可得以一个自觉对人类负责的科学家和医生的身分来看它。我们的立场，加伦博士，根本上是分歧的。等一等。（拿起话筒）请叫第一助理来这儿一下。是呀，马上来。（放下话筒）医生的道德怎么会堕落到这种地步，这简直是厚颜无耻！一下就冒出个变戏法的医生，他还想从自己鬼才知道的什么秘密方法上来大发一笔横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还想借科学研究院来做广告，这样的无耻，同事先生，还从来没有过呢！

〔敲门声。

西格柳思　进来！

第一助理　（进来）皇家顾问先生叫我……

西格柳思　请过来。在哪些病房里有害陈氏病的人？

第一助理　几乎全是，皇家顾问先生。第二号，第四号，第五号……

西格柳思　那些免费的——？

第一助理　穷苦的病人住在十三号病房里。

西格柳思　谁管那个病房？

第一助理　第二助理，皇家顾问先生。

西格柳思　好。第一助理先生，请告诉第二助理，从今天起，一切治疗事宜由这位加伦博士开方医治。他们都是他的

病人。

第一助理　请问，皇家顾问先生，那……

西格柳思　什么？您想说什么？

第一助理　没有什么了，皇家顾问先生。

西格柳思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您有什么条件呢。另外，请再告诉第二助理，加伦博士怎样治疗他的病人和用什么方法，这不关他的事。这是我诚恳的愿望。

第一助理　是，皇家顾问先生。

西格柳思　您可以去了。

〔第一助理下。

加伦　我不知道……皇家顾问先生……怎样来感谢您……

西格柳思　用不着。同事先生，我这样做只是为了科学的利益。一切——甚至这个最强烈的抗拒都得为它让步。如果您愿意，您可以马上去看看您的十三号病房。（拿起话筒）护士长，请您领加伦博士到十三号病房去——（放下话筒）同事，您需要多长时间？

加伦　六个星期……够了。

西格柳思　这么快？加伦，您好象想要变戏法啦。再见了。

加伦　（向门口退出）我真的非常……感谢您，皇家顾问先生。

西格柳思　祝您成功！（拿起笔来。）

〔加伦博士困惑地退出。

西格柳思　（投笔于桌上）一个想发横财的卑鄙家伙！（站起，走到镜前，仔细察看自己的面孔）不，没有。现在还没有。

——幕　落

第 三 场

〔晚上围灯坐着的一家人。

父亲 （看报）又是谈论这个病的文章！滚他妈的蛋吧！整天为自己的事操心还操不过来呢——

母亲 听说住在三楼的那位太太病得很厉害。谁也不让看她去……在走廊里你没有闻到那股臭味儿？

父亲 没有。这儿登着和皇家顾问西格柳思的公开谈话。孩子他妈，他是世界上有名的专家呀，这种人我是相信的。你看，他证实了我的话了。

母亲 什么话？

父亲 那个所谓麻风病完全是一场欺骗。这儿那儿地找到了点儿什么影子，报纸马上就把它渲染成耸人听闻的新闻。而人们呢，那是更不用说了：谁要是伤风躺了下来，马上就嚷开，说他得了白色病啦。

母亲 姐姐来信说，在他们那儿害这种病的人到处都是。

父亲 胡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谣言罢了……这倒是很有趣的呀，西格柳思说，这种病是从中国传来的。你看，我早就说过，应该把中国变成欧洲的殖民地，在那儿建立起秩序，那就会天下太平了。如今你瞧，我们还老得受着这样落后国家的苦。尽是饥饿、贫困，一点儿不讲卫生，喏，从这里就产生出了白色病呗。——西格柳思说，它只是一种传染病。这就应该想想办法才对呀。

母亲　想什么办法呢？

父亲　把害麻风病的人统统关起来，不让他们乱跑。谁要是得了白色病，那就马上叫他滚蛋！他们就那样地听任那个老太婆在我们楼上等死，孩子他妈，这简直可怕极了呀！走廊里那股臭味儿……叫人都不敢回家来了……

母亲　我倒情愿哪怕给她送点汤水去也好，她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那儿。

父亲　你敢！那是传染病呀！你这个软心肠，还要把那种病带到我们这儿来——那怎么行呢！应该用点什么把我们的走廊消消毒才好。

母亲　用什么呢？

父亲　等等。——这人真是个大白痴！

母亲　谁呀？

父亲　这个新闻记者呀，他在这儿写着——我真奇怪，他们还没有把这个玩够！让他写出这样的混帐话来，简直不应该！我要写信给编辑部，他们夸大病的严重性，简直没有个谱儿了。混蛋一个！

母亲　那儿写了什么呀？

父亲　这儿这样写着：谁也无法逃过这种病……它将要吞噬所有年在五十岁左右的人……

母亲　让我看！

父亲　（把报纸扔在桌上，在房里开始踱着步）混蛋！他怎么可以这样写？我再也不买这份报纸了！我要拿点颜色给他们看看——这个我是不轻易饶过他们的……

母亲　（看报）可是，孩子他爸，这是那位皇家顾问西格柳思说

的呀！

父亲　胡说！在今天的科学和文明的条件下，这反正是不可能有的事——难道我们中年人就应该得这种病？难道五十岁是一个什么不好的年纪？在我们那里有一位同事得了这种病，年龄恰巧就是四十五岁——如果只有五十岁左右的人才得这种病，这算什么奇怪的公道呀！为什么，我说，为什么呀？

女儿　（一直坐在长沙发上看小说）你问为什么吗？爸爸，你连这个也不知道呀！总得有一天来为年轻一代开辟地盘呀，不是吗？不这样，青年人连转身的地方也没有了。

父亲　啊，原来如此！这倒是一件好事！孩子他妈，你听见了吗？照你说，做父母的不是在养活着你们，不是为着你们才工作得腰酸背痛，而他们是在妨碍你们罗，啊？要给你们让出位子来，啊？他们都应该害麻风病死光，好给你们青年人让出更多空位子来，啊？这样的想法倒是妙不可言哪！

母亲　唉，孩子他爸，她也没有这样想呀！

父亲　没有这样想，可她是这样说的！嘿，你爸爸妈妈要是在五十岁上下死掉，你就如意了吧，啊，女儿？

女儿　你马上就这样往自己身上拉——

父亲　我要拉什么？你自己这样肯定地说，五十岁左右的人都得死光！我真不知道，怎么样来理解你的看法！

女儿　我是就一般而言，爸爸。今天青年人是没有一点生存余地嘛——世界上是没有这样多的位子嘛——总得出点儿什么事，好让我们青年人能够活下去和成立自己的家

庭呀！

母亲　她说的也对呀，孩子他爸！

父亲　嘿，她说的也对呀！那我们就得为了你们在自己的黄金时代死掉，是吗？

〔儿子走进来。

儿子　嘿，你们在谈什么呀？

母亲　没有谈什么。只是爸爸读了报上关于那种病的文章……生气了……

儿子　喏，还有呢？那他生她的什么气呀？

女儿　我只是这么说了一句，总得出点儿什么事，好把位子空出来让给新的一代。

儿子　爸爸就为这生气了？我很奇怪。可是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呀。

父亲　这就是因为你们是青年人，啊？我相信，这样对你们有好处！

儿子　嗯，当然有好处，爸爸。要是没有这个麻风病，我不知道，我们将来会变成什么。这儿这位大姑娘连嫁人也嫁不出去，而我呢——喏，我现在得赶毕业考试了。

父亲　是时候了，孩子，是准备的时候了，别一个劲儿地贪闲吧！

儿子　准备什么？就是通过考试，照样还是找不到事做。现在也许会好点儿了。

父亲　只希望五十岁左右的人都死光，是吗？

儿子　说得对。只希望这个病再拖延一个时候！

——幕　落

第 四 场

〔在医院里十二号、十三号病房前的走廊上。

西格柳思　(走在一群教授的前面)请，诸位，就是这儿。Par ici, chers confrères①。Here are we, gentlemen②。Ich bitte meine verehrten Herren Kollegen hereinzutreten③。(领着他们走进十三号病房。)

第一助理　老头子发疯了。老是加伦长，加伦短的……现在把全世界的著名人物都拉来看这样的奇迹了。可是等到再复发的时候，朋友，那才丢人呢！我敢打赌，到那个时候，小白点儿又会在人身上重新出现的。

第二助理　为什么？

第一助理　我才不那样傻呢，同事。科学总是有着自己的界限和止境的呀。如果老头子真相信我们会医好病人，那他的头脑真是发昏了。朋友，我已经在这儿呆了八年啦；现在我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诊所，我就要在那儿开始自己的小经营。现在闹麻风病正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呀。我就来医治这个陈氏病。

第二助理　用加伦的方法吗？

第一助理　用李利恩塔尔研究院的方法。我总算没有在这儿

---

① 法语：我们已经到了，亲爱的朋友们。

② 英语：我们到了，绅士们。

③ 德语：敬爱的同事先生们，请进来吧。

白呆了八年吧，啊？现在可以自夸，在我们这儿已经获得了一些结果……

第二助理　可是加伦把自己的方法看得那样的神秘呀！

第一助理　让加伦同他的方法见鬼去吧！朋友，我再也不愿意跟他说话了；可是我从十三号病房的女护士那里打听到，他是用一种什么象芥子末那样黄色的东西给自己病人注射的。我就把他们通常发给病人的一些止痛消毒的药末拌在一起，染成了黄色，朋友，完全行啦。我在自己身上试过，喏，没有什么，没有任何不良的反应；对病人呢，也可以暂时减轻些——我将来就这样来干。（在门口倾听）啊哈，老头子又在开讲了。“至于我们方法的公开，还得稍待一时……”狡猾的家伙！他知道的跟我一样多——现在他跟那位绅士说英文了。这个老狐狸精，语言他倒是精通的；除此之外，他的科学地位不过是裙带关系给他带来的罢了！妈的，在我没正式开诊之前，只希望这个加伦别公开他那套方法！

第二助理　这你是知道的，以后病人都要涌到他那儿去了——

第一助理　等着瞧吧，朋友，这一点我倒并不担心。加伦已经答应过老头子，在研究院里没试验好之前，他不能用自己的方法给私人治疗。暂时我倒可以好好地来干一番。

第二助理　而这个加伦也守信得象——象——

第一助理　（耸耸肩）你知道，疯子嘛！据说他把自己在市郊的那个小诊所也关了，同时还不出诊——十三号病房女护士说，他连填肚子的东西也没有；听说只在荷包里带几

块面包——那个女护士想给他拿病号饭，可是给主任抢下来了；他说，加伦博士并不在吃病号饭人的名单之内，没有什么可说的。完全正确。

第二助理　我母亲……在颈子上这个地方也出现了小白点儿。我请求过加伦给她看看；可是加伦不肯，说他曾经答应过西格柳思——

第一助理　下流坯子！毫无恻隐之心，简直不顾同行的面子！

第二助理　所以我就去找老头子商量，请求他允许这个唯一的例外……这是我的母亲呀——

第一助理　那他怎么说的？

第二助理　“第二助理先生，在我的研究院里，我是不允许有任何例外的。再见。”

第一助理　他才不管你这个呢。老头子硬得象块死石头。可是这个加伦是可以医治的呀；难道在同事之间还用得着守什么诺言，我说的不对？真是个狠心肠的家伙！

第二助理　偏偏又是我的母亲……我可怜的母亲节衣缩食才让我读完了医学……我相信，朋友，我相信他会医好她的！

第一助理　加伦吗？哼！你想的倒挺美！

第二助理　朋友，会有好结果的——简直是奇迹呀！

〔教授们和西格柳思从十三号病房里走出来。

教授一　I congratulate you, professor! Splendid! Splendid①!

---

① 英语：我祝贺您，教授！好极了！好极了！

教授二　Wirklich überraschend! Ja, es ist erstaunlich①!

教授三　Mes fèlicitations, mon ami! C'est un miracle②!

〔众人边走边谈着。

教授四　等等，同事。祝贺您的辉煌成就。

西格柳思　不是，朋友，不是我的。这是李利恩塔尔研究院的成就。

教授四　请问，那一位是谁呀？

西格柳思　在十三号病房的那位？啊哈，那是一位医生——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叫加伦，我猜想。

教授四　您的助理医生？

西格柳思　不，哪有的事！他只是时常来这儿跑跑而已……他对陈氏病也很感兴趣。过去也是李利恩塔尔研究院的学生。

教授四　真的，巨大的成功。我突然想起……我有一位害麻风病的病人……我是非常器重他的，就是……（与西格柳思耳语。）

西格柳思　（吹了一声口哨）啊，可怜的人！

教授四　我可以把他送来给您？

西格柳思　这个还用说，同事，这个还用说嘛！请他来好了。虽然我们还没有用自己的方法来给私人治过病——

教授四　当然，完全正确，同事，可是——

西格柳思　可是当我满足了您的时候——

教授四　医治这样的病人嘛——那棒极了！

---

① 德语：太令人惊奇了！真的，太好了！

② 法语：祝贺您，朋友！这是奇迹呀！

西格柳思　我非常高兴，同事，一定尽力。

〔他们赶其他教授去了。

第一助理　听见了吗？朋友，这将是大捆大捆的钞票呀。

第二助理　你看，为我母亲他就不肯这样做。

第一助理　朋友，这里面是钱和关系呀——妈的，我要是能得到这样的病人多好呀！

〔加伦博士从十三号病房里伸出头来看看。

加伦　他们已经走了吗？

第二助理　您需要什么吗，博士？

加伦　不，不要什么，谢谢，同事……非常感谢……

第一助理　走吧，朋友！加伦博士也许愿意一个人呆一会儿。

〔两人同下。加伦四下张望，当看见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就从衣袋里拿出面包来，靠在门上啃着。

〔西格柳思返回来。

西格柳思　好，找着您了，加伦。我衷心地向您祝贺。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啦，同事。巨大的成功。

加伦　（含糊地）还得……也许我们还得等一等，皇家顾问先生……

西格柳思　当然啦，杰津纳博士，这是当然的！无论如何，成绩是令人惊奇的——我差点儿忘记了，您就要有一个私人病人了。

加伦　可是我……就是说，现在我还不能给私人医治……

西格柳思　我知道，同事，我知道，我就老夸奖您这一点。只从事于科学工作，完全正确。可是这个病人我是特别为您挑选的。头一流的病人呀，亲爱的加伦。

加伦　我曾经答应过您，皇家顾问先生……我不许用自己的方法……而只在这儿十三号病房里……

西格柳思　对呀，朋友。可是为了这个唯一的病人，我可以取消您答应的诺言。

加伦　可是我……我得遵守，皇家顾问先生。

西格柳思　您这是怎么想的，同事？

加伦　在这儿的病人没完全医好以前，我不医治任何别的人，对吗……

西格柳思　提醒您注意，加伦，我已经答应过人家了。

加伦　我非常抱歉，可是……

西格柳思　我想，同事，研究院的主人是我吧。这儿的任务也是由我来分配的吧。

加伦　假如皇家顾问先生肯把自己的病人放到十三号病房里来，然后，那当然……当然不成问题啦……

西格柳思　放到什么地方去，啊？

加伦　十三号病房的地上。那儿我已经没有空床位了。

西格柳思　那可不成，加伦！这样的病人我们连研究院也不让他来跑的呀！他情愿死，也不愿跟这班人躺在一起的——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呀，朋友！这不行。那末请您，杰津纳博士，别再不通人情了吧。

加伦　我只在十三号医病，皇家顾问先生。我已经这样说过了，对吗……如果皇家顾问先生允许的话……那些先生们已经耽搁了我许多时间……我可以看自己的病人去吗？

西格柳思　您可以见鬼去，您——您——

加伦　非常感谢。（走进十三号病房。）

西格柳思　——该死的混蛋！让我丢这样的脸！

〔第一助理走近。

第一助理　（咳嗽）如果皇家顾问先生允许……我愿意违背自己的心愿来说几句话——加伦博士的行为真是前所未闻的！我突然想起来……就是说，我配过一种针剂，颜色和加伦先生的完全一样。简直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皇家顾问先生。

西格柳思　唔，那有什么用呢？

第一助理　可以用来……代替加伦博士的真药，保证没有害处。

西格柳思　那医疗效果呢？

第一助理　那是皇家顾问先生您开的一些止痛消毒剂。病人可以暂时减轻点——

西格柳思　可是病还是在继续发展着，是吗？

第一助理　加伦博士的针剂在某些病人身上也是无效的，皇家顾问先生。

西格柳思　说得对呀，青年人。可是西格柳思教授是不干这种勾当的。

第一助理　这点大家都知道，可是——皇家顾问先生也许不愿意拒绝某些很重要的病人吧——

西格柳思　也有道理。（掏出处方笺，写着。脸上带有一种冰冷蔑视的神情）您没有想到，青年人，您来做科学工作是很可惜的吗？您不愿意开个私人诊所吗？

第一助理　我正在这样想——

西格柳思　我劝您这样做。（将撕下的药方递给他）您拿这个去找我的那位同事。他会带您……到一个病人家里去，知道了吗？

第一助理　（鞠躬）不胜感激，皇家顾问先生！

西格柳思　祝您成功！（迅速地走开。）

第一助理　（两手互握）祝贺！……我祝贺你，亲爱的小伙子！我祝贺你，博士！我们赢了！

——幕　落

第　五　场

〔在同一走廊里。有一群男人穿着护士服，可是从态度上看来显然是些军人。

〔办公厅主任看看手表。

第二助理　（喘着气跑来）主任大人，刚才他们打电话来——元帅大人已经上汽车了。

主任　这儿再来查一次：全部房间和全体病人——

第二助理　——从早上九点钟就都锁起来了。所有的人都集中在楼下大礼堂里。卫生部长已经在那儿了。我得走了——（下。）

主任　立正！（穿着护士服的全体男人立正）这是最后一次，在大人他们到来之前，谁也不许乱跑！——稍息！

〔汽车喇叭声。

主任　已经到了！立正！（退入幕后。）

〔肃静。从楼下什么地方传来致欢迎词的声音。——两个穿着便服的男人走过走廊，穿着护士服的人敬礼。

〔元帅进来，他穿着陆军军服，在他后面，一边是西格柳思，另一边是卫生部长。再后是随员们，军官们，医生们。

西格柳思　这儿，在十二号里，我们有供考查用的病人，他们也都害着陈氏病；这些人我们并没有采用本院的新方法来医治，这样便于和现在所取得的效果进行比较——

元帅　我懂。我们去看看他们。

西格柳思　大人请允许我提醒一声。这是传染病，此外，外表非常可怕——虽然用尽了一切办法，可是臭味还是令人作呕。

元帅　我们军人和医生应该忍受得住一切。我们进去吧！（走进十二号。全体随员跟入。）

〔片刻肃静，可以听见从十二号传来的卫生部长的说话声。又是片刻之后，一位将军由第二助理扶着狼狈而出。

将军　（呻吟）可怕呀！可怕呀！

〔几个随员也从十二号涌出。

卫生部长　可怕极了！打开窗户！

副官　（用手帕掩着鼻子）真丢人！把客人领到这儿来！

绅士　基督——耶稣呀！耶稣基督呀！

将军　元帅怎么就能忍住了呀！

卫生部长　诸位，再呆一会儿，我会晕倒的！

副官　他们怎么可以把元帅请到这儿来！混蛋！我可要训他们一顿！

绅士　你们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

将军　请别再谈这个了！呸，够我一生的受用了；诸位，作为一个军人，我是什么都见过的。

第二助理　我去给诸位大人拿香水来！

卫生部长　这个您早就应该带在身边了，朋友！

〔第二助理奔下。

副官　立正！

〔随员们从门内退出。元帅走出来，跟在他后面的是西格柳思和医生们。

元帅　（站住）我看，诸位都有点忍受不住呀。我们再往前走吧。

西格柳思　在十三号里自然是另外一幅景象。这就是说，在那儿我们应用了自己的方法。您大人可以亲眼看到——

〔元帅走进十三号，西格柳思和医生们跟在他后面。随员们犹豫不前，先向门内张望，之后，才一涌而入。肃静，只听见西格柳思的沙哑的声音。

幕后的声音　站住！

第二个声音　放开我，我得……

主任　（从幕后出现）什么事？这是谁？

〔两个穿着护士服的男人挟持着加伦博士上。

主任　谁把他放进来的？朋友，您在这儿有什么事？

加伦　请放我到自己病人那里去！

〔第二助理拿着一瓶香水回来。

主任　您认识这个人吗？

第二助理　这是加伦博士，主任大人。

主任　他要在这儿干什么吗？

第二助理　是的。嗯——的确是的。他是在这儿十三号里工作的。

主任　对不起，博士——放开他！您为什么不象其他医生一样，在九点以前来呢？

加伦　（抚摸着胳膊）我……我没有工夫……我在给病人配药……

第二助理　加伦博士没有被邀请。

主任　啊，是这样。博士，现在您得留在我的身边。元帅大人没走以前，您不许进去。

加伦　可是我总得……

主任　请跟我走！（带他下。）

〔元帅，西格柳思和其他人从十三号走出。

元帅　祝贺您，亲爱的西格柳思。这简直是奇迹了。

卫生部长　（念着一张纸）敬爱的元帅大人，请允许我代表本部——

元帅　谢谢您，卫生部长大人。（转身向西格柳思。）

西格柳思　大人，我简直不知道，怎样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才好……我们，李利恩塔尔医学研究院获得了这样高的评价……可是我们科学工作者认为，我们的贡献比起那根除无政府主义的脓疮，野蛮自由主义的流行病，堕落的麻风病和社会崩溃的瘟疫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太可怜，差的太远；这些病已经吞没了我们，几乎致命地削弱了我们民族的有机体——

〔一片赞美声："说得好！妙极了！"

西格柳思　因此我想趁这个宝贵的机会，以一个普通医生的

身分在这位最伟大的医生面前鞠躬致敬，他用顽强的，有时是外科的，但通常都用起死回生的治疗术，把我们大家从民族的麻风病中拯救出来。（深深地向元帅鞠躬。）

〔一片赞美声："好啊！好啊！"

元帅　（把手伸给他）谢谢您，亲爱的西格柳思。您完成了一桩伟大的事业。再见了！

西格柳思　深深的感谢，大人！

〔元帅走出，西格柳思、随员们、医生们随行。

主任　（从幕后走出）完了。立正！两排集合，紧跟上去！

〔穿着护士服的男人们跟在随员们后面走出。

加伦　我现在可以进去了吗？

主任　再等一会儿，博士，等元帅大人离开这儿以后。（走到十二号病房前，伸着鼻子嗅嗅，就急忙把门关上）该死！这儿也有医生来看吗？

加伦　什么？是的，当然。

主任　毫无办法，博士，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是一个英雄。

加伦　谁呀？

主任　我们的元帅。他在那儿呆了两分钟。这个我是看过表的。

〔汽车喇叭声。

主任　他已经走了。那您也可以进去了，博士。非常对不起，我们暂时把您扣押了。

加伦　这没有关系，认识您，我很高兴。（走进十三号病房。）

〔第二助理奔上。

第二助理　快，那些新闻记者在哪儿？（奔下。）

主任　（看看手表）唔，并没有耽搁多长时间。（走出。）

第二助理的声音　请走这儿，诸位，请走这儿。院长大人马上就来。

〔记者们与第二助理上。

第二助理　这儿，诸位，你们应该看看十二号，就知道没有应用本院的方法治疗的所谓白色病，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可是我并不劝诸位……

记者们　（进入十二号，可是马上惊吓地退了出来）那儿有什么？——回去！——让开我！——可怕呀！——可怕极了！

一记者　这些……这些人都无救了吗？

第二助理　嗯，当然。这儿，在十三号里，诸位可以亲眼看见，用本院的治疗方法医治几周之后的结果如何。只管请进，请不要害怕——

〔记者们先是犹豫，之后，全都进入十三号。

〔西格柳思回来，脸上流露着兴奋的光彩。

第二助理　请，院长大人，记者先生们刚进十三号……

西格柳思　也得让我静一下呀！我是这样地被感动了……那么快说吧，他们在什么地方？

第二助理　（在十三号门内）请，诸位！院长大人刚刚赶到。

记者们　（走出）奇迹呀！——棒极了！——妙极了！

第二助理　请站好，诸位，院长大人要和诸位说几句话……

西格柳思　诸位，请原谅，我激动得太厉害了……假如诸位看见我们元帅是带着怎样的同情心和道德上的勇气站在那些最可怜的病人床前……诸位，那是令人难忘的一刻呀！

一记者　他说了什么？

西格柳思　喏，他最后夸奖得太过分了。

第二助理　请院长大人允许我说，元帅大人是这样说的：祝贺您，亲爱的西格柳思。这是奇迹。您完成了一桩伟大的事业，皇家顾问先生。

西格柳思　不错，是这样说的，元帅大人对我的贡献评价太高了。现在，当治疗所谓白色病的药已经被发现时，诸位，你们可以这样报导……这是历史上最可怕的一种病，比中世纪的瘟疫还要厉害——现在已经没有必要把这个巨大的恐怖隐秘起来了。我很引以自豪，诸位，这种成功的光荣落在我们民族头上——同时这个成功之取得，恰恰又是在我伟大的导师和前辈李利恩塔尔的研究院里。

〔加伦博士疲乏地站在十三号门口。

西格柳思　请过来，加伦！诸位，这位也是那些有功的战友中的一位。在我们医学科学中并不在于个人的成功；因为我们为全人类而工作——不要害臊，亲爱的杰津纳。我们大家……直到最小的护士，都完成了自己的责任。我很高兴，在这个伟大的日子里，我能够向全体忘我工作的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记者　请告诉我们，皇家顾问先生，您的治疗方法关键是在哪里？

西格柳思　不是我的，先生。不是我个人的。是李利恩塔尔研究院的治疗法。关键在哪里——诸位，这个我将来向医生们宣布吧！治疗方法只能交到专家手里。请把你们在这儿所看到的告诉大家好了。请简单地这样写吧：用

来医治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病之药已经被发现了。别的不必写。可是，假如诸位想使这个欢乐的日子更热闹些，诸位，那就请你们报导一下伟大的军事领袖……我们国家的首脑……卓越的英雄，他为了战胜这种恐怖和传染，亲自走到麻风病人群中来……这是超乎常人的呀，诸位！真的，我不会说话……对不起，我的病人已经在等着我了，诸位，再见！假如诸位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匆匆奔下。）

一记者　我们就这样算了吧，啊？

加伦　（走上前来）诸位请再留一会儿……请诸位转告一声，就说我，加伦博士……穷人的医生……

一记者　转告谁？

加伦　谁？全世界的国王们和政府首脑们……告诉他们，说我请求他们……这就是说，我曾经打过仗，诸位，当过军医……我希望再不要发生战争了，明白吗？请诸位把这话转告给他们！

一记者　您想，他们会听您的？

加伦　会听的，这就是说……告诉他们，否则他们都要死于麻风病的，对吗……那个医治陈氏病的药是我的药，诸位明白了吗？在他们没有许诺今后不再进行战争以前，我是不把药给他们的！诸位，请告诉他们，就说，这是我给他们的通知！真的，我……我的药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诸位问问这儿的研究院好了；只有我能够医治，只有我……请告诉他们，他们这些统治人的人都是老年人了。请告诉他们，他们会活生生地化脓的……就象这儿这些人一样。

诸位就说，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这种药……所有的人……

另一记者　你就让人这样地死吗？

加伦　那你们杀死他们就可以？为什么，请问……当人可以用枪弹和毒瓦斯杀死……我们医生何必要去救什么人呢，不是吗？诸位不知道救一个孩子……或者医好这样的骨结核……有时要费多少事……而后呢，又是战争！作为一个医生……我必须反对战争，反对使用毒瓦斯，不是吗？我见过战争怎样使人家破人亡……诸位要知道，我只是一个医生——不是什么政治家呀，可是作为一个医生，我有责任……为每一个人的生命而战斗，不是吗？消灭战争，这完全是医生的责任！

一记者　请问，您怎么样来消灭战争呢？

加伦　怎么样？简单得很……叫他们解除战争武装，我就给他们医治白色病的药，不是吗？

〔第二助理奔下。

一记者　您是怎么想的，您想强迫全世界的政府——

加伦　是的，怎么样……这正是一件困难的事，唔？我知道，只要诸位把这个报导出去，他们会来跟我谈判的——请这样写吧，在未缔结条约……规……规……规定今后不再战争以前，随便哪一个国家也得不到这种药，明白吗？

一记者　假如自卫呢？

加伦　自卫……请听着，我也会自卫的；假如有谁来侵略我们，然后……我也会拿起枪杆来干的，对吗……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毁灭侵略的武器呢……为什么就不能在每个国

家里限制军备呢——

另一记者　不行。今天没有一个国家会这样做。

加伦　不行？那么他们就让自己的人民这样可怕地死掉？啊？让这样多的人无缘无故地受苦？那……那……那人民是不会答应的，是吗？诸位想想看，人民就不会暴动？就是有钱有势的人自己也会活活地掉肉呀……朋友，他们总会害怕的……所有的人都会害怕的……

一记者　有点道理。这应该商之于舆论——

加伦　对。那就请诸位告诉他们：不要怕，这儿有药啦——叫他们让本国政府的首脑许下持久和平的诺言……同各国订立永久性的条约吧……喏，而后白色病就完蛋了，不是吗？

一记者　如果没有一国政府愿意这样干呢？

加伦　请听着，我将非常遗憾……我不能交出自己的药。不，我不能够。

一记者　那您用它干什么呢？

加伦　干什么？我？做一个医生……我当然应该医病，不是吗？我只愿医治穷人的病……

一记者　为什么只医穷人呢？

加伦　因为他们人数最多。朋友，那会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啦！诸位知道，我至少可以在……这许多的病例上证明，白色病是可以医治的。

一记者　那么有钱的人您是不收的了？

加伦　我很抱歉，先生……可是我不能够那样做。有钱人——有钱人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对吗……如果有钱人真心要

和平——他们起的作用更大，明白吗？

一记者　您不觉得这样对待有钱人——有点不公平吗？

加伦　是不公平，先生。这个我知道。可是您不觉得，因为他们是穷人就那样对待他们，也有点不公平吗？诸位想想看，通常穷人要多死好些倍，对吗？而这是不应该的，先生，这是不应该的呀！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不是吗？朋友，如果让他们可以进医院就象让他们登上战舰一样的话——

〔西格柳思和第二助理急忙赶来。

西格柳思　请诸位离开研究院吧。加伦博士得了神经病了。

一记者　我们还有兴趣再听听——

西格柳思　诸位，这儿门后就有传染病啦。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应该离远些。助理先生，请送诸位出去。

〔记者们下。

西格柳思　加伦，您发疯啦！我不能容忍在我的研究院里有人说这样荒唐和叛逆的话——并且在这样的日子里！说这样叛逆的话，我当场可以把您关起来，懂吗？幸亏我把您当作一个医生原谅了您；您大概是操劳过度了。请跟我来，杰津纳！

加伦　为什么？

西格柳思　好好地把您的药的化学成份和正确用法告诉我，然后您好好地去休息。您需要休息一下了。

加伦　皇家顾问先生，我是在宣布自己的条件呀，对吗……要不然……

西格柳思　要不然怎么样？嗯？怎么样？

加伦　请原谅，可是……要不然我不能把自己的药交出来，皇家顾问先生。

西格柳思　加伦，您不是发疯了，就是个叛国贼！我严格地要求您做事要象个医生。您的责任是帮助病人；别的跟您没有什么关系。

加伦　可是作为一个医生，我要求人们不再互相残杀——

西格柳思　可是，我禁止在我的研究院里说这种话！我们不是为什么人道主义服务，而是为科学服务——朋友，为自己的民族服务。别忘记了，您是在国家的医学研究院里。

加伦　可是为什么，请听着——为什么我们国家就不能缔结持久和平……

西格柳思　因为它不能够，不应该。什么是我们民族的义务和将来，您加伦先生作为一个外国出身的人对这个还没有足够正确的认识。废话说够了！现在最后一次要求您，加伦博士，把我看作研究院的首脑，把您的药的成份告诉我。

加伦　我非常抱歉，皇家顾问先生，可是……这个我无法办到。

西格柳思　——请出去！您别想再跨进我研究院的门槛！

加伦　……请别生气，皇家顾问先生。我真的很遗憾——

西格柳思　我也很遗憾，同事。您想，病人还得继续死于陈氏病，我就不为他们而感到遗憾？啊？您想，当我自己看自己的时候，我就不……觉得十分惊奇？朋友，现在我怎么下场呢？就在这儿我隆重地宣布了，我们有药来医治麻风病；喏，现在一切都完蛋了，而我——这是我的科学荣

誉的阿门[1]，杰津纳博士，我非常清楚，这是怎样的丢人。可是我情愿失败，也不放过您的乌托邦的敲诈，加伦！我情愿让全世界都死于麻风病，也不能在这儿忍受……一秒钟……您那和平主义的瘟疫！

加伦　嘿，您不应该……作为一个医生您不应该这样说！

西格柳思　我不只是一个医生，先生。感谢上帝，我还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呢。——滚出去！

——幕　落

① 原是祷告时的结束语。此处是完蛋之意。

第二幕 克吕格男爵

第 一 场

〔晚上围灯坐着的一家人。

父亲 （看报）孩子他妈，那你看：他们已经有药来医治麻风病了。这儿这样写的。

母亲 感谢上帝！

父亲 意料中的事嘛。你看，我不早就说过了。在今天文明的条件下总不能让这么多人死去呀！难道五十岁是什么坏年龄，就应该死掉？我跟你说，孩子他妈——现在我又高兴活下去了。人总得害怕呀。单只在我们那儿害白色病死的就有三十多个同事，年纪都在五十岁左右——

母亲 可怜的人！

父亲 那你应该知道，今天早上克吕格男爵亲自叫我去，跟我说，朋友，这儿这个会计主任死了；您暂时领导一下吧，半个月之后，再正式任命您为主任。你知道，我本来打算等到任命后再告诉你，好让你大吃一惊，可是今天是这样幸福的一天——喏，就说出来了，你怎么想的呀？

母亲 这你是知道的，我——为你高兴。

父亲　不为自己？你看，孩子他妈，每年多收入一万二千多呀！我不知道你生日那天给你买的那瓶酒，还在不在那儿——

母亲　（站起来）不等孩子们了？

父亲　等什么呀！女儿跟她爱人在哪个什么地方，儿子明天还要考试——只管拿来！

母亲　随你的便。（走出。）

父亲　（读报）——“据说这比中世纪的瘟疫还厉害得多”。可是今天已经不是中世纪了，乖乖！今天人不会那样糊里糊涂地死掉了。（继续读报）哦，难道我们元帅——这真是个英雄呀！我就不敢跑到害麻风病人那里去。我不能够。（扔开报纸，站起来，来回踱着并搓着手）现在就是会计主任啦！“您好，主任大人！主任大人晚上睡得好吗？”“唔，马马虎虎；你们是知道的，这个责任呀……”

〔母亲拿来一瓶酒和一只酒杯。

父亲　只拿来一个杯子？难道你不陪我喝一杯？

母亲　不，我……你一个人喝吧。

父亲　那么，祝你健康，孩子他妈。（一饮而尽）连吻也不吻我一下？

母亲　——不，求求你，让我安静点吧！

父亲　（斟酒）克吕格那儿的会计主任！乖乖，每天经我手的将有几百万，几百万，几百万的数字呀！你看，这样的事，没有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能干得了吧。那还说什么人过了五十岁就是多余的人？我要做给你们看看，到底谁是多余的！（一饮而尽）三十年前，当我上克吕格那儿做

事的时候，谁会想到这个——我会一直升到会计主任呀！孩子他妈，这是前途无量的；真的，我也苦干够了，我一直老老实实地在工作——克吕格男爵老是叫我“朋友”，不象叫那些年轻人“某某先生”地那样叫。“朋友，您暂时领导一下会计科吧！”“遵命，男爵。”就是我刚才跟你说过的那样。你不知道，原来有五个同事都垂涎三尺地在盯着这个位子。你看，他们都死了。都是害白色病死的。真可以说——

母亲　说什么？

父亲　没有什么。只是我突然这样想到——你算算看，现在女儿也可以出嫁了，她的那一位也会找到工作——儿子呢，只要毕业考试通过，就可以进机关工作——你看，孩子他妈，我告诉你，我是怎样想的，我们应该为这个麻风病来感谢感谢上帝呀！

母亲　你！怎么能这样说呀！

父亲　这是事实嘛！你看，它帮助了我们——也帮助了其他许多人。人总应该感谢命运呀，孩子他妈。没有这个白色病的话——那么，我就不知道了；至少我们不能象现在这样好。就是这么回事。现在呢，又发现了治病的药，我们再也不用害怕它了。报纸我还没有读完呢。（拿起报纸）看哪，我老是说：西格柳思教授是个大能人嘛。这次恰恰又是在他的研究院里发现了药。我们元帅也到了那儿——你应该念念这一段。据说那是难忘的一刻。这个我相信。从前有一次他乘车打街上过的时候，我看见过他，只可惜一眨眼睛的工夫就过去了——真是一个伟人。是个

伟大的军人，孩子他妈。

母亲　那……又要打仗了吗？

父亲　这你是知道的，要打。我们有了这样卓越的军事领袖，不打仗，孩子他妈，那简直是一个罪过。在我们那里，在克吕格的工厂里，现在分三班工作，全都是制造军火——你可别把这些告诉别人，现在在我们那里又开始生产新的毒气——据说，这是一个顶呱呱的东西。男爵正在兴建六个新厂。你不想想看，现在在那里当会计主任，是一种多么大的信任呀。告诉你，假如这不是爱国者的责任，那我才不愿意接受这个职位呢。就是这么回事。

母亲　我只……希望我的儿子不要去当兵。

父亲　让他也去完成自己的责任吧，孩子他妈！（饮酒）只是他服兵役身子还嫌单薄点。放心吧，乖乖，将来的战争是不会延长到一个星期的。在敌人明白这是战争之前，我们早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了。孩子他妈，今天就是这样干的；现在你让我看报吧。

〔寂静。

父亲　（扔掉报纸）该死的混蛋！怎么可以让这个——在报上登出来呀！要是我，很简单，把这个混蛋抓起来枪毙！这是个叛国贼呀！

母亲　谁呀，孩子他爸？

父亲　我在这儿读到——据说这种药是一个什么加伦博士发现的。而这个人说，在未缔结持久和平条约以前，他不把药给任何国家——

母亲　那也不是什么太坏的事情吧？

父亲　嗳，你，你怎么可以问得这样傻呀！今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这样做的！难道我们用在军备上的好几十亿，就这样白白地花掉了？持久和平！其实这就是犯罪！要这样的话，克吕格企业都得关门大吉，不是吗？而二十万工人就得失业啦，啊？你还问，这有什么坏处。把这个混蛋关起来！今天谈和平，就是叛逆行为！这样的混蛋有什么权利来要求全世界为他裁减军备！

母亲　要是他发明了这种药呢……

父亲　这还是个问题呢！我跟你说，这个流氓决不会是医生，而是个领取外国津贴的暗探间谍。哼，先生，这点可得注意呀！没有什么可说的，关起来；现在呀，先生，说句真话——就是这样干的！

母亲　可是你看，要是他真的有这药呢——（拿起报纸。）

父亲　那就更糟！要是我，早就把他的手指放在老虎钳里夹紧，直到他说出药方，方才罢休。乖乖，叫人说话，今天我们有的是办法呢！请问，难道为了他的愚蠢的乌托邦，比如和平吧，这个混蛋就得让我们死于麻风病吗？那种人道主义才叫要命呢！

母亲　（看报）那个医生只不过是要消灭战争呀——

父亲　混蛋！难道民族的荣誉就不算什么了？而……而……当我们国家需要更大的领土的时候，谁会笑嘻嘻地双手送上来，啊？谁说反对战争，就是反对我们最高的利益，明白吗？

母亲　不，孩子他爸，不明白。为了你们……我也希望和平。

父亲　孩子他妈，我不要跟你吵嘴，可是——坦白地跟你说，

假如我得在这白色病和持久和平里挑选的话，那我情愿挑选白色病。现在你总可以明白了。

母亲　——随你怎么想，孩子他爸。

父亲　嘿，你怎么啦？你好象是——为什么你颈上围着围巾？冷吗？

母亲　不冷。

父亲　那就拿下它，也许受了凉吧。让我看！（拉下她的围巾。）

〔母亲无言地站立起来。

父亲　天哪，孩子他妈！你脖子上有了小白点儿了呀！

——幕　落

第　二　场

〔加伦博士诊所前的麻风病患者的行列。父亲和母亲站在队伍的后排。

第一患者　（第一幕的）你看，脖子上这儿——

第二患者　（第一幕的）全都好了。

第一患者　当然罗。医生说，疮口收得很好。

第二患者　最后一次他跟我说，朋友，已经收口了，小得多了。

第一患者　那么现在你也明白了，你这个混蛋！

第二患者　起先他不肯收我。他说："您是面包房的大师傅，那您就不是穷人啦；我说过只医穷人。"我跟他说："医生，要是面包房的大师傅害上了麻风病，就没有人再上他那儿去买一块小面包了。其实，我现在受这病的苦比要饭

的还要苦些。”就这样他收下了我——

〔他们走进屋里去。

父亲　你看，孩子他妈，最后还是收下了他；他还是面包房里的大师傅呀。

母亲　我的上帝呀，我害怕——

父亲　我会对他下跪，跟他说：医生，您发发慈悲吧；孩子我们总得养活呀！一个人由于诚实的工作而得到较高的职位，难道这也是什么罪过？我们奋斗了一辈子……这个医生总不会是那样硬心肠的！

母亲　可是他说过只医最穷的人呀！

父亲　我倒要看看，他就单单不收你！你知道，我会跟他说的——

母亲　求求你，不要对他太厉害了！

父亲　不会的，我要跟他说，什么是他做人的责任！我要跟他说，医生，不管怎样，这儿是关系到我的老婆——

〔加伦博士走出来。

加伦　您……需要什么？

父亲　医生……千万恳求您……她是我的老婆……

加伦　您是什么人？

父亲　我……我是克吕格企业里的……会计主任……

加伦　克吕格企业的？——那我不能够——我很抱歉，先生，我只医穷人，知道吗——

父亲　医生，您发发慈悲吧！我们会终生为您祈祷的——

加伦　您听着，不——对不起，这不成——您看，我——我实在只医穷人——穷人是毫无办法的，富人，他们至少可

以……

父亲　我愿意接受一切……不论多少……

加伦　您看，那些富人至少能够提议，对吗……今后不再要战争。完全在乎他们，先生……他们有很大的影响……请告诉他们，让他们每个人都利用自己的影响吧……

父亲　医生，我很愿意这样做；可是我本人是无能为力的……

加伦　对，对……每个人都是这样说，知道吗？请听着，假如您跟克吕格男爵说……叫他停止生产大炮和军火……假如您能争取到克吕格男爵的话——

父亲　那可办不到，医生……请问，我怎么敢……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呀！

加伦　那您看，我又能……喏，怎么办呢……我非常抱歉——

父亲　医生，求求您，至少根据人类的责任——

加伦　对呀。您看……我早就负起这个责任了，先生，我说的恰恰就是这个……这是非常困难的，对吗……请听着，假如您愿意放弃在克吕格企业里的职位……假如您肯跟他说，您不愿为他的军火工作——

父亲　那么，以后我靠什么活下去呢？

加伦　您瞧，您也是由战争……养活的呀！

父亲　假如我在别的地方当一个会计主任呢……医生，干到老才刚干出点头……您总不能这样要求呀！

加伦　是的，您看——人不能从别人那里要求一点东西。怎么办，怎么办呢……喏，那就再见吧，先生；我很抱歉——（走开。）

母亲　你看，你看！

父亲　走！他是一个没有心肝的混蛋！谁愿意丢掉这样的职位！

——幕　落

第　三　场

〔西格柳思院长的办公室。

西格柳思　（在门口）请进来，亲爱的克吕格男爵。

克吕格　（进来）谢谢您，亲爱的皇家顾问先生。我本来以为会见不着您的……

西格柳思　这个我相信；在这样的日子里嘛——请坐。这个时代可把重大的担子放在您身上了，不是吗？

克吕格　是的，担子很重。真的。

西格柳思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嘛。

克吕格　什么？啊哈，您是从政治方面着眼。是的，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而又艰难。

西格柳思　对您来说一定是很困难的，男爵。

克吕格　为什么您这样想？

西格柳思　我想到——这个战争的准备工作，感谢上帝，战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在这样的时候，领导克吕格企业，可不是件芝麻小事呀。

克吕格　不错，真的——您听着，亲爱的皇家顾问先生，我曾经想过，我也可以在您这儿建立一个什么部门……来研究这个白色病。

西格柳思　这样克吕格男爵可就全了。在这样伟大而紧张的

时代里，甚至还想到科学的目的——而且是这样大规模的，独创性的。您知道，男爵，我们愿意接受这个建议，只要我们力量够，我们还愿意利用它来作进一步的研究——

克吕格　谢谢您。(把一个大信封放到桌上。)

西格柳思　要我开一个收条吗？

克吕格　没有必要。现在那个怎样了，亲爱的西格柳思？

西格柳思　陈氏病？谢谢您的关怀，蔓延得很厉害——可喜的是，现在人们关心下一次的战争比关心这个白色病更多些了。情绪是很乐观的，克吕格男爵。有十足的信心。

克吕格　那么这种病可以医治了？

西格柳思　不，不。我们会打赢这次战争的。全民族都信任元帅，信任您和我们精锐的军队。从来也没有过这样良好的时机呀——

克吕格　那——直到现在还没有发明什么药——

西格柳思　没有，现在还没有。只有那个加伦的药。自然他还是决定那样硬顶下去——

克吕格　那么您从前的那位助理呢？听说病人都去找他。大家都说，他是用李利恩塔尔研究院的方法来治疗的。

西格柳思　那全是胡说八道，男爵。在我们中间，谁也没有办法来医这个病。我很高兴，老早就把这个混蛋赶出去了。

克吕格　唔，这大概是全部情况了吧？顺便问一声，那个……加伦博士现在干什么呢？

西格柳思　医他的那些穷骨头。您知道，这只是一种沽名钓誉的做法罢了。可是，这个冒失鬼的医疗效果倒是有

的——

克吕格　保险吗？

西格柳思　遗憾的很，几乎是百分之百。好在我们舆论是深明大义的。加伦这个疯子本来打算用自己的药……为他那荒谬的乌托邦敲诈一番。您请看，几乎没有一个人赞成他……这指的是我们最高阶层。我们中间谁要是去找他，那么警察就能不动声色地掌握这情况。这也说明了我们大家是怎样爱国的；这样做法，也就等于把整个加伦以及他的奇药封锁起来——做得很出色，是吗？

克吕格　是的，的确出色。当然加伦博士根本拒绝……医治有钱的人了，不是吗？

西格柳思　这还用说，他是那样的一个傻蛋呀！所幸的是，这儿还有一个青年人，我那位从前的助理；体面点的病人都成群结队地涌到他那儿去——大家都说，他从我们这儿拿走了加伦的秘密药方——虽然没有任何结果，而生意呢——却是蒸蒸日上。这个加伦几乎没有人知道了；他已经陷入了他的那些穷鬼堆里——还在继续做他那持久和平的好梦呢。可怜的家伙真的得了狂热病了，在今天还在空想什么持久和平——作为一个医生我可以这样说，应该把他关在什么研究院里，好好地来治一治他的精神病。

克吕格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这个白色病就毫无办法了，不是吗？

西格柳思　有，男爵。感谢上帝，有办法。恰恰就在最近这几天里，我愉快地获得了……可以说，辉煌的成功；现在我

们可以这样希望，我们很快就能成功地限制住陈氏病继续蔓延。

克吕格　这个我倒高兴听听，亲爱的西格柳思。真的，非常高兴——请问，那用什么呢？

西格柳思　暂时还得严守秘密，可是——简单地说，在最近几天内，要公布一项执行隔离所谓麻风病人的命令。这是我的贡献哪，男爵。元帅亲自答应过我，这事一定要办。这是迄今为止，在世界上防治陈氏病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

克吕格　是的，这一定是……辉煌的成功。那您想采用怎样的隔离法呢……

西格柳思　集中营，男爵。每一个病人，每一个身上出现有小白点儿的人，都得运送到有警卫看守的集中营里去——

克吕格　啊哈，让他们在那儿慢慢地死掉？

西格柳思　是的，不过是在医生的监视下。陈氏病是一种传染病，每一个病人都会传染别人。我想这样可以挽救——我们其他的人，亲爱的男爵。任何的感伤主义都是直接的犯罪。假如谁企图从集中营里逃跑，立刻就地枪决。每个四十岁以上的公民，每月都得经过医生的检查。陈氏病的传染将用强力制止住。别的挽救办法是没有的。

克吕格　——也许您是对的，亲爱的西格柳思。可惜您没有早点采用这种方法。

西格柳思　是的，可惜，因为等待那愚蠢的加伦的药，我们稍微失去了点时间；而在这个时候，白色病更猖狂地蔓延开来。现在是把病人关进铁丝网的时候了，而且不允许有

任何一种例外——

克吕格　（站起）对。主要的是这个不允许有任何例外。谢谢您，亲爱的皇家顾问先生。

西格柳思　（站起）您有什么不舒服吗，男爵？请允许——

克吕格　（拉开胸部的衬衫）您看看吧，亲爱的西格柳思——

西格柳思　让我看，天哪！（把他转向亮处并察看他的胸部。用纸包好的刀子按着）您不感觉到什么？（片刻静寂）您可以穿衣服了，男爵。

克吕格　是……是这个吗？

西格柳思　现在还不能确定。只是些小白点儿——显然只是皮肤病——

克吕格　那您说，我应该——

西格柳思　（做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手势）要是去找加伦博士的话——他会医好您的——

克吕格　谢谢您，西格柳思。手——我不能和您握了吧，是吗？

西格柳思　和谁也不能了，克吕格男爵。和谁也不能握手了。

克吕格　（在门口）那您说的那个……关于隔离病人的……命令……在最近几天里就要公布了吗？那我可得要吩咐一下……在我的工厂里……好提高铁丝网的生产哪。

——幕　落

第　四　场

〔加伦博士的诊所。

加伦　嘿，朋友，这全好了。您可以穿衣服了。

病人　（第一幕的）医生，什么时候我应该再来呢？（在布帘后面穿衣服。）

加伦　两星期以后，我再看一次，对吗……再以后也许就不必了……（打开门）下一个！

〔克吕格男爵入，满脸胡须，衣衫褴褛。

加伦　您有什么病，朋友？

克吕格　医生，我得了白色病了——

加伦　脱掉衣服。嗳，您还在这儿……快去吧，朋友。

病人　医生，我真……不知道怎样来感谢您……

加伦　您再来一次就行啦。

病人　那么，现在多谢您了。（下。）

加伦　（走到克吕格男爵面前）让我看看，朋友。（检查他）您听着，这还不算太严重。虽然是白色病，可是——您是做什么的？

克吕格　——没有工作，医生。从前我是……在炼钢厂……

加伦　那现在呢？

克吕格　能找到什么工作呀……我听说，医生您是帮助穷人的……

加伦　那我跟您说，这病要害两个星期……两星期以后，您就可以完全好了，明白吗？我要给您打六针……朋友，您付得起这六针的药水钱吗？

克吕格　当然——就是说，要看是怎样的价钱……

加伦　价钱是……很贵的，克吕格男爵。

克吕格　可是，医生……我可不是什么克吕格男爵呀……

加伦　您听着，先生，这是不行的……那么我就不能再和您谈下去了……这样做，太浪费我们的时间了，对吗……

克吕格　浪费时间。医生，您说得对。我知道，您是只医穷骨头的；可是，假如您医我的话，我可以给您……我们说个数目吧！一百万？

加伦　（惊奇地）一百万？

克吕格　您说得对，是少了点。五百万。医生，这已经是个不小的数目啦——我说一千万，好吗？一千万您可以做很多的事啦……比如说，您可以进行某种宣传——

加伦　等等……您是说过……一千万？

克吕格　两千万。

加伦　宣传和平？

克吕格　随您要做什么都可以。先生，用这些钱，您可以买一个报社。我的宣传一年并没有花多少钱。

加伦　（惊喜地）嘿，宣传……和平，真的要花这么多钱吗？

克吕格　是的。宣传和平——或者战争，有时要花一大堆钱的。

加伦　您看，我倒没有想到这点。（将针头放在酒精里洗涤，之后，放在酒精灯上烧着）我简直没有想到过——请问您，我应该怎样着手呢？

克吕格　先得拉关系。

加伦　天哪，可是对我来说……拉关系是一桩很困难的事，对吗……要花上很多时间，是吗？

克吕格　是的。这几乎要花上整个的一生。

加伦　一点也不知道我怎样才能……（将药棉放进酒精里蘸

着）请听着，克吕格男爵，您不想把这件事拿到自己的手里吗？

克吕格　您想由我来——组织持久和平的宣传？

加伦　是的，组织宣传。（用药棉擦了擦他的手臂）您有的是关系，而我呢，您知道……为了这个我愿意负责医好您。

克吕格　——对不起，医生，可是这个，我想，我干不了。

加伦　不肯？（扔下药棉）那您请听着，先生……这太令人惊异了，您有自己的一套……你倒是个老实人哪。

克吕格　可能是。而您这个人是太天真了，医生。您想，您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拳头逼得出和平来——

加伦　不，先生，不是一个人。我有……坚强的同盟者，懂吗？

克吕格　是的，白色病。还有恐怖。您是对的，朋友，我就很害怕……基督耶稣呀，我害怕！假如恐怖本身可以统治住人的话，那就不会再有战争了——难道您以为大多数人不怕它吗？可是，您看，战争还是会有的……老会再有的……

加伦　（拿起注射器）那么现在，请问，用什么东西才能影响人呢？

克吕格　我不知道。我通常用的都是钱。很少失败过，医生。我能给您的……也不过是钱；就是您刚才所说的我的自己的一套……一个不小的数目。两千万……三千万救一条命！

加伦　您是……这样地害怕白色病吗？（用注射器吸药水。）

克吕格　——是的。

加伦　这我很抱歉……(手里拿着注射器走近克吕格男爵)嘿，您不能……在自己的企业里，停止生产武器和军火吗？

克吕格　——不能。

加伦　天哪，这太难了……那您到底能为我做什么呢？

克吕格　——只是钱。

加伦　可是，您总知道，我不会……(将注射器重新放在桌上)不，这是多余的，太多余的了，对吗？

克吕格　您不肯给我医了？

加伦　我很抱歉——男爵，您可以穿衣服了。

克吕格　就这样……完了，基督耶稣呀……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基督耶稣呀！

加伦　您还得再来一趟，朋友。

克吕格　(在布帘后穿衣)我还得再来一趟？

加伦　是的。您可以在后面那儿看看价目表，检查一次要付多少钱。

克吕格　(一面穿衣服，一面跑出来)您听着，医生，我觉得……您这人并不完全是那样的天真。

加伦　等您考虑好了，那——请再来吧。(开门)下一个！

——幕　落

第　五　场

〔元帅的办公室。

副官　(进入)克吕格男爵。

元帅　(坐在写字台后写东西)请进来。

〔副官领克吕格男爵上,副官下。

元帅　(继续写着)您坐下,亲爱的男爵。我马上就好。(放下笔)朋友,我在起草命令。只管坐下,亲爱的克吕格。我请您来,是想听您自己谈谈——我们准备得怎么样了?

克吕格　我们尽自己的力量做了,大人。我们计算了一切的可能性——

元帅　那么,结果呢?

克吕格　我还不能满意。每天生产八十辆重型坦克——

元帅　计划上规定的是六十五辆?

克吕格　是的。另外每天生产七百架驱逐机,一百二十架轰炸机——生产潜力还可以再提高。我们并不只为自己生产——

元帅　当然。那别的呢?

克吕格　军火也不差。按照总司令部的要求,我们可以多交出百分之三十。

元帅　那C号毒气呢?

克吕格　多的是。昨天出了点小事故——一个毒气筒在车间里爆炸了——

元帅　死了多少?

克吕格　全体。四十个女工,三个男工。一眨眼的工夫——就都死了。

元帅　有点儿惨,可是结果倒是令人满意的。祝贺您,亲爱的克吕格。

克吕格　谢谢,大人。

元帅　一切都超额地准备好了？

克吕格　是的，大人。

元帅　我早就知道，您是可以信赖的。顺便问一声，您的侄儿现在怎样了？

克吕格　谢谢，大人，很健康。

元帅　我从——我女儿那里听说到他。我觉得，朋友，在我们两人之间——要结成亲戚关系了，不是吗？

克吕格　（站起来）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光荣，大人。

元帅　（也站起来）对我来说，也是一件称心的事，克吕格；就凭这一点，没有您，我不能有今天。——朋友，这一点，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克吕格　那只是我的责任，大人。我那样做是为了祖国；为了……我企业的利益。

元帅　（走向他）您还记得吗，克吕格，在我未调动自己部队来反对政府以前，我们是怎样握手的？

克吕格　元帅大人，那样的时刻是不可能忘记的。

元帅　喏，那么，老朋友，在这个最伟大的光荣的军事行动之前，我们再来握一次手吧。（将双手伸向他。）

克吕格　（向后退）不，我不能和大人握手。

元帅　为什么？

克吕格　大人，我得了……麻风病啦。

元帅　（倒退几步）我的天哪！克吕格……您找过西格柳思了吗？

克吕格　找过。

元帅　那他……

克吕格　叫我……去找加伦博士。那儿……我也去过了。

元帅　那个加伦怎么说的？

克吕格　他说，在两星期以后就可以医好——

元帅　谢天谢地！您简直不知道，我是多么高兴！喏，您看，朋友，您马上就可以恢复健康了！

克吕格　当然，假如我能完成一个条件的话。

元帅　克吕格，完成它吧！我亲自命令您——我们是太需要您了，克吕格男爵；不管他需要什么——您要完成什么条件呢？

克吕格　……只是在自己工厂里停止生产战争物资。

元帅　——啊，是这样的。这个加伦真是个疯子。

克吕格　也许是。在大人的心目中一定是这样。

元帅　在您的心目中不是？

克吕格　请大人原谅，我可是稍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

元帅　克吕格，让您工厂停止生产，那是完全办不到的事——

克吕格　从技术上来看，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大人。

元帅　可是从政治上来看，不可能。您得想点办法，让加伦不再坚持这个条件。

克吕格　他唯一的条件就是……和平。

元帅　幼稚！我们总不能接受什么……乌托邦者的条件呀！您看，克吕格，您说过，在两星期之内他就可以医好您吗？那您就说，您可以在这两星期之内停止生产战争物资——当然，这也是一件不十分愉快的事，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可以宣称，这是和平的姿态——我们再一

次尝试通过协商的途径来解决国际矛盾。对，为了您，克吕格，我可以这样做。等您好了之后，马上就……

克吕格　谢谢大人。可是，这不是一种诚实的行为。

元帅　朋友，在战争中，从来也不讲究什么诚实的行为呀。

克吕格　这个我知道，大人。可是加伦不会那样傻的——他可以延长治疗时间。

元帅　真的，他会把您抓在手里的。那么您说，克吕格，您自己怎么想的？

克吕格　大人，在昨天晚上，我就决定了……接受加伦的条件。

元帅　克吕格，这简直是发疯了！

克吕格　是的，恐怖是会使人发疯的，大人。

元帅　您就这样害怕呀？（男爵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元帅在桌后坐下）那真是……遗憾得很……一件非常棘手的事。

克吕格　元帅，您不知道……当恐怖钻进一个人的身体里来……一直钻到指尖上，那是一种多么讨厌的感觉……呸！呸！……我老是自己看见自己……怎样在铁丝网的后面号叫……耶稣基督啊，你们谁来救救我吧！上帝呀，难道没有一个人可怜可怜吗……

元帅　我是爱您的，克吕格。我爱您，朋友，就象爱自己的亲兄弟一样。我应该怎么办呢？

克吕格　和平，大人，您宣布和平吧！救救我，救救我们大家……（跪下）元帅，救救我吧！

元帅　（站起来）站起来，克吕格男爵！

克吕格　（站起来）是，大人。

元帅　克吕格男爵，您还得提高战争物资的生产，您刚才所说的那些数字，我还不能满意。再多些，再多些，您懂了吗？

克吕格　遵命，大人。

元帅　我希望您能为祖国完成自己的责任，直到最后一刻。

克吕格　是，大人。

元帅　（走到他面前）为了这个，您把自己的手伸出来！

克吕格　不行，元帅！我是麻风病人呀！

元帅　我不怕，克吕格。在这个时刻，我要是怕的话，我马上就做不成……领袖了。伸出您的手来，克吕格男爵！

克吕格　（迟疑地把手伸给他）元帅……遵命。

元帅　谢谢您，克吕格男爵。

〔克吕格男爵踉跄地走了出去。

〔元帅按铃。

副官　（在门口出现）请吩咐，大人。

元帅　您给我把加伦博士找来。

——幕　落

第　六　场

〔同是元帅的办公室。

副官　（在门口）加伦博士。

元帅　（写东西）带他进来。

〔副官领加伦博士入。两人站在门口。

元帅　（继续写着，片刻之后）加伦博士？

加伦　（惧怕地）是，皇家顾问先生。

副官　（轻声地提示）大人。

加伦　这就是说您大人，对吗？

元帅　（继续写着）请走近点。

加伦　是，先生……大人。（向前一步。）

元帅　（放下笔，把他上下端详了一番）我想，加伦博士，祝贺您在治疗白色病方面的成功。我常常从自己机构……得到……关于您成就方面的报告。（将一束公文拿在手中）这些成就是可以相信的，博士。这太令人惊喜了。

加伦　（迷惑不解，并且深为感动）非常感谢，先生……大人。

元帅　这儿我准备好了一套计划——这就是说，我想把圣灵医院改为专治陈氏病的国家医学研究院。您去那儿当个头目吧，加伦博士。

加伦　可是我……那不行哪，先生……这就是说，我也有那么一个小小的诊所呀，大人，对吗……这个我真的不能够。

元帅　您应该把它看作命令，亲爱的加伦博士。

加伦　要不然，我真高兴做，大人……可是我不会领导……连一点儿经验也没有呀，对吗……

元帅　那么，我就改变一种方式来跟您谈谈吧。（目视副官，副官下）您拒绝医治克吕格男爵？

加伦　不，我没有拒绝。我只是……这儿有一定的条件——

元帅　我知道。那您现在去医治克吕格男爵吧——不附带任何条件，加伦博士。

加伦　我非常抱歉，先生……大人……可是这真的不行。我……我要坚持自己的条件——

元帅　博士，强迫人……执行命令的手段这儿有的是呀。

加伦　您看，您可以把我关起来，对吗？可是……

元帅　好吧。（欲按铃。）

加伦　您听着，先生，您不能这样做！我有许多病人——您把我关起来，您就是杀死他们呀！

元帅　（放开铃）那他们也不是在我的道路上第一批死人了。您可还得好好地考虑一下。（站起来，走向他）朋友啊，您是发疯了，还是想做这样的英雄呢？

加伦　（后退）不，哪儿的话，我——英雄一定不是；可是我曾经在前线……当过军医……我亲眼看见许多人死了……许多健康的人哪，对吗——

元帅　我也曾经到过前线，博士。然而我在那儿看见人们为祖国而战斗。我呢，率领着他们凯旋归来。

加伦　正是这样的。至少我看见的那些人，他们……您没有把他们率领回来。这之间有区别呀，先生……大人。

元帅　您从前在哪儿服务？

加伦　（嚓的一声碰响脚后跟）在步兵三十六团里任助理军医，元帅大人。

元帅　精锐的步兵团。得过什么勋章吗？

加伦　宝剑十字勋章，元帅大人。

元帅　棒极了。（把手伸给他。）

加伦　谢谢，元帅大人。

元帅　好了。您请到克吕格男爵那儿报到去吧。

加伦　那我还是情愿因为违抗命令被关起来。

〔元帅耸耸肩，按铃。副官上。

元帅　把加伦博士逮捕起来。

副官　遵命，大人。（走向加伦博士。）

加伦　嘿，您不能这样做呀！

元帅　为什么？

加伦　您——自己也许有时候会需要我的。

元帅　我不需要。（向副官）没有什么。您可以走了。

〔副官下。

元帅　坐下，加伦。（坐在他旁边）叫我怎样跟您说呢，您这个顽固的人！您看，我本人非常器重克吕格男爵。他是一个奇人，而且——是我唯一的朋友。您不知道，做一个……独裁者，是怎样的孤独呀。我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来这样跟您谈话的，博士，救救克吕格吧！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求过什么人了。

加伦　天哪，这事太困难了……我情愿能这样做。您请听着，我也有一个要求。

元帅　这不是回答。

加伦　求求您，大人，我只耽搁您一会儿……您是这样的政治家，并且有这样无上的权力……这样说，并不是奉承您，可是——这也的确很遗憾，对吗……您看，假如您提出持久和平……天哪，那真会是万众欢腾的呀！反正全世界只怕您一个人……他们加紧武装也只是因为您……假如您说一句，您要和平，那么，全世界都会镇静下来的，对吗……

元帅　我谈的是关于克吕格男爵的事，博士。

加伦　是呀，正是……您可以救他……和所有的麻风病人。

您说，您要保卫世界持久和平……并且和各国签订条约……那就好了。您看，大人，反正这个完全在于您了！我求求您，救救那些害麻风病的穷人吧！至于谈到男爵大人，我也是很难过的，求求您，就看在他的份上……

元帅　克吕格男爵不能接受您的条件。

加伦　可是您能够，先生……一切您都能够做到！

元帅　我不能够。难道要我象对小孩子那样跟您解释吗？您以为战争或者和平都由我一个人决定吗？为了我的民族利益，我才必须这样做的。我的民族要是一旦投入战争，然后就是……我的责任就是教育他们怎样进行战斗。

加伦　只是……假如没有您……那么，您的民族就不会投入任何侵略战争了，对吗？

元帅　不会。也不能。因为它缺乏这样周密的准备。因为它没有这样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实力和防御力量。感谢上帝，今天这些它都认识到了；而我只是完成它的意志……

加伦　这种意志是您自己唤起来的。

元帅　是的。我曾经唤醒了它的生存意志。您相信和平比战争好。我相信胜利的战争比和平好。我呢，是不应该放弃我的民族胜利的。

加伦　至于要牺牲多少人你就不管了，对吗？

元帅　我才不管要牺牲多少人呢。朋友，正是阵亡者的鲜血把一块块的土地变成了祖国。只有战争才能把许多人变成民族，把男人变成英雄。

加伦　那么死人呢？您知道，我从前在战争中看到的，最多的是那些死人……

元帅　那是因为您的职业的缘故，博士。我在我的职业中看到的，最多的是这些英雄。

加伦　是的，那些人是在后方，大人。我们在战壕里的，可不象他们那样的勇敢。

元帅　那您由于什么得了这个勋章？

加伦　那只是……因为我给伤员包扎伤口。

元帅　我知道。在前线战壕里是怎么一回事。那个就不算是勇敢吗？

加伦　不算，那只是因为……我是个医生。那只是因为人在那种场合必须那样，对吗……

元帅　请听着，您和您的和平：为什么……实实在在地，您有什么权力这样做呢？您说，这是谁给您的……任务吗？

加伦　我不懂，请问……

元帅　（低声地）朋友，您有……更高的使命吗？

加伦　没有，完全没有。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对吗……

元帅　那您不应该这样做，博士。应该有更高的使命……应该有更高的意志，让它们来领导我们。

加伦　谁的意志？

元帅　上帝。我是受了上帝的委托的，朋友，否则的话，我不能领导……

加伦　那就是说……您必须领导这次战争了？

元帅　是的。以民族的名义……

加伦　它的孩子将要死于战争中……

元帅　——而最后取得胜利。以民族的名义……

加伦　——它的父母将要死于麻风病……

元帅　（霍然而起）对这些人，我并没有多大兴趣，博士。他们已经不能当兵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不下令把您抓起来。

加伦　（站起来）您大人请下命令吧！

元帅　您医好克吕格男爵吧。祖国需要他呀。

加伦　那么，现在……只管叫男爵来找我好了，对吗……

元帅　而他得接受您的不可能的条件，是吗？

加伦　是的，大人。希望他能完成这个……不可能的条件。

元帅　您还坚持这个？那么，当然……（走到桌旁。同时电话铃响。元帅拿起话筒）是，是我。——怎么样了？——是，我听见。——啊呀……什么时候发生的？——好吧。谢谢。（放下话筒。嘶哑地）您可以走了。感谢上帝，在五分钟前……克吕格男爵已经自杀了。

——幕　落

第三幕　元　帅

第　一　场

〔在元帅府里。

元帅　说个大概吧——

宣传部长　到处都掀起了反对战争的宣传。尤其是英国报纸……英国佬一向是害怕这个病的。政府已经接到了几百万人的签名请愿书——

元帅　好啊。这样他们自己内部先削弱起来了。说下去！

宣传部长　遗憾的是，这一次连最高阶层也热衷于和平；甚至还有一个皇朝——

元帅　这个我知道了。

宣传部长　他陛下非常害怕白色病；因为他的婶母也害上了……据说国王准备号召世界各国政府，召开一个讨论持久和平的会议——

元帅　那可是很不愉快的事呀。难道在这以前不能加以干涉吗？

宣传部长　那已经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呀。简单地说，全世界的舆论都会狂热地反对战争。大人，这全是害怕麻风病

的缘故。人们已经不要政治，只要药，只要拯救了——我经常得到这样的报告，在我们这儿人们说话也是十分悲观的——简直可以说，是反对战争的。据说，他们情愿要健康，而不要什么胜利凯旋……

元帅　这些胆小鬼！现在，象我们这样准备就绪了的时候——这样良好的机会，一百年也难逢一次呀！您听着，您向我保证做到这个，这种……在我们这儿的这种情绪能镇压下去吗？

宣传部长　大人，长期保证这个，我是不能够的。青年人现在可是充满了热情，并愿跟着您大人去赴汤蹈火；可是，老年人中间在散播着这种忧虑和恐怖——

元帅　我更需要这些青年人。

宣传部长　当然罗，可是，这些老年人在……经济上是比较强的。此外，领导位置和高等机关都还控制在他们手里……一旦战争爆发，这儿那儿可能会起哄的。澄清舆论实在是极端必要的。

元帅　怎么个办法呢？

宣传部长　强迫那个医生交出自己的药来。

元帅　朋友啊，这个人您就是把绞索套在他脖子上，也是没有用的。我知道他。

宣传部长　我们有可靠的手段来对人施加压力……

元帅　只可惜这些手段通常都是以死亡告结束的。不，谢谢；这会给我们造成不好的影响。

宣传部长　那么，剩下的只好……及时地……参加这个和平会议了——

元帅　——和错过这个良好的时机。别谈这个了。

宣传部长　或者在和平阵线未形成之前，很快地开始进攻，这就是说——

元帅　——立刻进攻，和进攻最弱的地方。至于谈到军事行动的原因——

宣传部长　——这个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对我国的阴谋颠覆，一系列的挑衅活动，等等。在恰当时刻，再发生一件小小的政治暗杀事件——那就足够来执行一次大规模的逮捕，并管制新闻消息。之后，再发动一次拥护战争的自愿示威游行——我保证这种爱国主义的热情——现在还不算太迟。

元帅　谢谢您。我早就看出来，我是可以信赖您的。——盼望的日子终于来了！上帝呀，终于由我来领导自己的民族走向伟大的时代了！

——幕　落

第　二　场

〔在启幕前，可以听见军队行军声，军号声和小鼓声，其中不时还夹杂着群众不断增涨的热情的欢呼声。

〔幕启。元帅的办公室。元帅在敞开着门的阳台上向群众讲话。在办公室里是元帅的女儿和穿着军服的小克吕格男爵。

元帅　（向群众）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银色的神鹰已经在可恨

的敌人的城市上空撒下毁灭的种子了。（狂热的欢呼声）我要用自己最重要的步骤来报答自己的民族。（喊声："元帅万岁！""光荣归于大元帅！"）是的，是我发动了战争，是我没有宣战就发动了它。我这样做是为了挽救你们成千成万的孩子们的生命，此刻他们趁敌人尚未从大吃一惊中苏醒过来之前，打赢自己的第一次战役。现在，我补充征求你们的同意——（狂热的叫声："做得好！""做得对！""我们同意！""元帅万岁！"）其次，我并没有屈辱地跟这个可恨的小国家进行谈判就发动了战争；这个小国家本来以为，它可以安然无事地来挑衅并侮辱我们伟大的民族……（群众狂热的叫声）用自己雇用的奸细来破坏我们的秩序和安全。（群众怒吼声："枪毙他们！""打死他们！""叛国贼！上绞刑架！"）肃静！用叫喊我们是不能消灭这些坏蛋的！这只有一条道路：就是用惩罚性的武装进攻来消灭这个经常威胁我们和平的小国家；来消灭这个连生存下去的权利也没有的无用的小民族；消灭它，不管谁来帮助它——现在，让那些第二流强国摊出自己的王牌吧！我只说一句话，我们什么也不怕！（喊声："我们不怕！""元帅万岁！""战争万岁！"）我早就知道，你们是站在我的后面的。为了你们的光荣，我把自己最精锐的部队投入战斗了。同样地，现在我代表你们向全世界宣布：我们本来并不想打仗，可是现在我们要打赢它！我们要打赢它是出于上帝的意志——我们要打赢它，（捶打着自己的胸部）因为我们是站在真理的一边！我们是站在真理的一边！（声音稍轻）我们是……站在真理的一边……（巨

大的吼声："我们是站在真理的一边！""光荣归于战争！""光荣归于元帅！"元帅在阳台上摇摇欲坠，并捶打着自己的胸部）我们是站在真理的一边……我们是站在真理的一边……我们是站在……我……

小克吕格　（跑向他）您怎么啦，大人？

元帅的女儿　你出了什么事啦？

元帅　放开我……走开……（捶打着胸部）我们是站在真理的一边……这是什么？（解开上装并摸着胸部）我们是……站在真理的一边……（拉开衬衫）你们看看……这儿……

小克吕格　让我看！

〔小克吕格和元帅的女儿都倾身察看着元帅的胸部。

元帅　这个部位我一点儿感觉也没有……就象死了一样……

元帅的女儿　（掩饰地）哪儿有什么，爸爸……什么也没有，用不着看啦——

元帅　让开……（摸着胸部）没有感觉……一点感觉也没有……

元帅的女儿　爸爸，那里什么也没有呀……你瞧吧！

〔外面高涨着叫喊声："元帅！元帅！元帅！"

元帅　我知道，这是什么。走开，女儿，走开……让我……

〔外面的叫喊声："元帅！""我们要元帅！"

是，来啦。（穿好上装）孩子，请你们走开！在这儿是没有什么用的……这个对你们一点好处也没有。

〔喊声："元帅！""我们要元帅！"

马上来。（走到阳台上，直立着，并举手致意。）

〔宏亮的叫喊声："元帅万岁！""光荣归于元帅！""光荣归

于战争！"元帅的女儿痛哭起来。

小克吕格　您不应该！您听着，亲爱的……

元帅的女儿　巴维尔……要是爸爸……

小克吕格　我知道；可是现在您不应该哭。（走到电话机旁，焦急地翻着电话簿，打电话）喂……皇家顾问西格柳思吗？我是克吕格。请您马上到这儿来，到元帅府。——对，是元帅本人……是，小白点儿。（放下话筒）请您，安内塔，别哭了吧！

〔外面的呼声："元帅万岁！""军队万岁！""光荣归于元帅！"

元帅　（从阳台上回来）他们是这样地热爱我……真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唔，别哭了吧，小乖乖！

小克吕格　大人，请原谅，我已经叫了皇家顾问西格柳思……

元帅　对呀，巴维尔。好让我按着科学的药方来害病，是吗？（挥一挥手）还没有什么……关于我们飞机的……消息吗？

〔从外面传来歌声和军乐声。

元帅　你们听见了吗？他们在怎样地狂欢呀——我终于把他们变成真正的民族了！（把手伸进上装里面摸着）奇怪……这里冷得象块大理石。就象已经不是我的肉了——

〔外面喊声："元帅！元帅！元帅！"

元帅　马上来……马上来……（踉跄地走向阳台。）

小克吕格　请，大人。（跑到阳台上，做手势叫群众静下来）元帅大人感谢你们。他刚刚去工作了。

〔喊声："元帅万岁！""战争万岁！""光荣归于元帅！"

元帅　他真是一个好孩子……我从前也爱老克吕格。（坐下）可怜的克吕格男爵呀！可怜的人呀……可怜的人呀……

小克吕格　（从阳台上回来）请您，安内塔……（指着窗子。两人拉拢厚重的窗帘并开亮桌上的台灯。）

〔光线朦胧，寂静，只有从外面传来的含糊不清的歌声和行军声。

元帅　对。现在这儿至少象有人生病了。

元帅的女儿　（坐在他脚旁）你不会生病的。世界上最著名的医生会来医好你的。爸爸，现在你必须躺下来——

元帅　不，不，我不会生病。我还得领导战争，女儿。你看吧，我将想也不会想到它——只是现在，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想休息休息。是那喧闹的声音使我这样的。当一个人必须爬进黑暗里面去，他拉住另一个人的手，就会觉得好些，懂吗？可是这很快就会过去的，你们看，我还得领导战争啊……只等着第一个捷报了！——你们听见他们在外面怎样唱歌吗？这声音好象是……从另一边传来的。

小克吕格　要是这烦扰大人的话——

元帅　不，让他们唱吧。现在到处都在飘扬着旗帜。我应该到城里去走走……告诉他们……跟他们说，我们是站在真理的一边……我们……我们……（捶打胸部。）

元帅的女儿　别想了呀，爸爸！你不应该再想这些事了呀！

元帅　对，女儿，我不应该再想了。你等着吧，等到我作为一个凯旋者走在军队的前面……上一次战争，我率领他们回家的时候，你没有看见我，你那时候还只有这么小呢，唔？可是，现在你会看到的——等着吧，你将会多么高兴

呀！巴维尔，战争是一桩壮丽的事业呀！它对我们男人来说，是最伟大的事业——向右翼进攻！包抄过去！调十个军团的人到那儿去——

副官　（在门口）皇家顾问西格柳思先生来了。我把他领到这儿来吗？

元帅　什么？……他要什么？

元帅的女儿　请您领他……到爸爸卧房里去。

副官　是。（下。）

元帅　是的，我已经知道了。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是吧？（站起来）可惜。跟你们在一起，我觉得好过些。

元帅的女儿　（扶着他到门口）不要害怕，爸爸。

元帅　什么？元帅不怕，小女儿。元帅……有自己的使命。（走出。）

〔寂静。只有来自外面的行军声。

小克吕格　哭吧，安内塔，哭吧！现在你可以哭了！

元帅的女儿　听着，巴维尔——也许他真的有使命，也许他真的不会出什么事！

小克吕格　多么可怕，安内塔！这样进步的时代……天哪，怎么可能不早点儿觉察到呢？

元帅的女儿　可是……他向来一点儿也不想到自己……他是那样地有把握……（靠着壁炉大哭起来。）

小克吕格　安内塔，今天晚上我要到团部报到去了。

元帅的女儿　你大可以不必——

小克吕格　在我们家族里，每一个成员都得完成自己的责任。愚蠢的传统嘛，懂吗？

元帅的女儿　可是战争总不会拖得太久吧！爸爸说过，儿天之后——

小克吕格　可能的。可是在任何情况下……你得一个人在这儿呆些时候。你应该勇敢点，安内塔。

元帅的女儿　我会的。

副官　（进入）急电，请。

小克吕格　您给元帅大人放在桌上。

副官　是。（把一束电报放在桌上，下。）

元帅的女儿　巴维尔……我应该怎么办呢？

小克吕格　等一下。（走到桌旁，浏览着电报）对不起，我不应该，可是……这简直不能令人相信！那么样的一个小民族——

元帅的女儿　他们怎么了？

小克吕格　开始自卫了。就象大灰鼠①那样勇敢。我们有些进展，可是进攻首都失败了。我们在那儿损失了八十架飞机……坦克部队在边境地区也遭到强硬的抵抗——

元帅的女儿　情势很坏吗？

小克吕格　至少是时间上的损失。这样别的国家就会来援助的，懂吗？元帅大概打算一战成功——这儿是两个大国给我们的最后通牒——他们已经下了动员令了。天哪，情况发展得真快呀！三个，四个……一下子来了五个最后通牒——

元帅的女儿　真的是……坏消息吗？

---

① 欧洲产的一种大老鼠，勇于自卫。

小克吕格　我想，是很坏的，安内塔。

元帅的女儿　我们应该给他看吗？

小克吕格　应该。别害怕，姑娘，元帅是一个坚强的人——这样的人是不会被病折磨倒的。你等会儿就会瞧见，他又会那样地站在这个军事地图旁边，忘掉其他一切……他是个军人。你就是把他放在枪口前，他连眼皮也不会眏一下的……

〔元帅穿着轻飘的睡衣，摇晃地走进办公室。

元帅　（啜泣着）天主耶稣呀……基督……基督耶稣呀……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基督呀！……

元帅的女儿　爸爸！

小克吕格　（向他跑去）大人，勇敢点——（扶着他走向躺椅。）

元帅　走开！你们给我走开！一会儿……就会过去的……我的上帝呀……还有六个星期……医生说，只有六个星期了——然后就是那个完蛋……那个完蛋啦……耶稣基督呀！为什么人就不能早点想到这个呀！等临到自己头上才知道……耶稣基督呀，可怜可怜吧！

小克吕格　（做手势，让元帅的女儿把电报给他）大人，战场上的汇报到了。

元帅　什么？……现在别管我，我不能够……你们都走开呀！难道你们就看不见，青年人，难道你们就看不见呀……

小克吕格　大人，收到了坏消息。

元帅　什么？拿来！（拿着电报，沉默地研究着）这样当然……改变情况了。（站起）您给我叫……不，谁也不用叫。我自己来写命令。（坐在写字台旁。）

〔小克吕格站在他身旁；女儿也一动不动地站着，祷告着。

〔外面传来歌声。

元帅　（很快地写着）动员下一批青年入伍。

小克吕格　（拿起纸条）是，大人。

〔元帅写着，铅笔折断。小克吕格把另一枝递给他。

元帅　给空军的任务。

小克吕格　（拿起纸条）是。元帅大人。

元帅　这儿——（狠狠地划掉什么）——不，这不行。（把那张纸从本子上撕下，撕碎，扔进字纸篓中去）这得用另一种方法来办——（写着，又停了下来）不，您等一下。（将头靠在桌子上。）

〔小克吕格无能为力地望着安内塔。

元帅　上帝呀，可怜可怜吧！上帝呀，怜悯怜悯吧！

小克吕格　大人，我在等着下一道命令。

元帅　（抬起头来）好，马上……（站起来，踉跄地走到舞台中间）我现在命令……安内塔，明天……明天我亲自去率领进攻的部队。我自己来领导一切军事行动……这是我的使命，懂吗？等到我们胜利了……我要骑着马走在队伍的前面……（外面的行军声）在一片瓦砾中间走着。你知道，那儿从前就是某一国家的首都。我走着，那时候，我身上的肉早都掉光了……只剩下一对眼睛，可是我还仍然走在军队的前面，象一架骷髅一样骑在白马上……而人们将会喊着：元帅万岁！臭大人万岁！

〔女儿双手捂住脸在哭泣着。

小克吕格　您不应该这样说呀，元帅！

元帅　不错，巴维尔……别害怕，我不会让它发展到那个地步的。我知道，我应该怎样做。明天……明天我将站在兵士的前列。可不是在大本营里。在那儿也许我会散发臭气……让自己的将军们讨厌的，而是站在进攻部队的前列……手里拿着马刀……孩子们，跟着我前进！跟着我前进！我如果死了，巴维尔……就是说，我应该死的，这样兵士们至少会为他们的元帅复仇……他们会象魔鬼一样战斗……孩子们，前进！上刺刀！万岁，孩子们，复仇的时候到了！（捶打着胸部）我们已经打赢了！我们……我们……（把手伸进去摸胸膛）安内塔呀，我……安内塔，我害怕——

元帅的女儿　（以一种母性的勇敢走向他）你不该这样，爸爸。好好地坐在这儿，什么也不要想，懂吗？（按他坐在躺椅上。）

元帅　是的。我不该这样想，或者……或者……你知道，我在那个研究院里是见过这种病的……一个人为了问候我想站起来，就在那个时候……掉下来这样大一块肉……我的天哪！耶稣基督呀！难道就没有一点怜悯吗？

〔小克吕格与元帅的女儿交换了一下目光，点点头，走到电话旁。查着电话簿。

元帅的女儿　（抚摸着元帅的头）现在不要想这些吧，爸爸。我们决不会让你那样的。你会医好的。爸爸，这已经是我们的事了。你应该医好；应该，你就是应该呀！你说，你要医好这个病——

元帅　我要……我应该打胜这个仗，知道吗？只要有半年的

工夫就好了！上帝呀，只要有一年的工夫来打胜这个仗就好了！

小克吕格　（拨电话号码）喂，加伦博士吗？——我是克吕格。博士，您得来元帅这儿一趟。——是的，他……病得很厉害。只有您能够——对，我明白。您的条件是……缔结和平。是，我跟他说。请您在电话旁等一等。（用手掌掩住话筒。）

元帅　（跳起来）不！不！我不要和平！我必须打下去。现在我总不能撤兵哪——这样做才是莫大的耻辱呢！——您发疯了，巴维尔！这次战争我们总得打赢哪！我们是站在真理的一边——

小克吕格　我们不是站在真理的一边，元帅大人。

元帅　我知道，青年人，我们不是；可是我要我的民族打赢这次战争！这并不在于我，朋友，而是在于民族……看在它的份上……放下电话，巴维尔，放下吧；我可以……为自己的民族而死。

小克吕格　（把话筒递给安内塔）您是可以的，大人。可是后事呢？

元帅　在我死了以后？孩子，这一步您得估计到，那就是我已经死了呀，不是吗？

小克吕格　可是您并没有估计到这一步，大人；在战争进行中——谁也代替不了您。您已经把自己变成唯一的首领了——没有您，我们会失败的。没有您，就会开始混乱。您死了之后，天晓得这儿会变成什么样子！

元帅　您说得对，巴维尔；我……不应该在战争中途脱逃。我

应该提前结束这次战争。

小克吕格　这次战争……六个星期之内是不会结束的，元帅大人。

元帅　是的，六个星期……上帝不应该这样来折磨我呀！上帝不应该……让……耶稣基督呀，我该怎么办呢！

小克吕格　要防止崩溃，大人。现在，这就是您的任务——安内塔——

元帅的女儿　（对着话筒）博士，您听见吗？……我是他的女儿。您来吗？——是的，完成您的条件。不，他还没有答应，可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您来吗？您救他吗？那我就跟他说——（捂住话筒）爸爸，他说，只要您说一个字——

元帅　不。放下，安内塔，我——不能够。完了。

小克吕格　（镇静地）请原谅。大人您必须这样做。

元帅　做什么？叫这个人来？

小克吕格　是的。

元帅　而后就屈辱地提出和平，是吗？撤退军队，啊？

小克吕格　是的。

元帅　并且道歉……和赔偿——

小克吕格　是的。

元帅　就这样可怕地，这样无缘无故地使自己民族受到屈辱……

小克吕格　是的，大人。

元帅　而后同样地还得滚开，还得丢开被万人唾骂的政权——

小克吕格　是的。可是，是在和平中走开的，大人。

元帅　不！您听着，不！这个让别人去做好了！这种人多的是，他们从前反对过我，现在让他们去试试好了——我只……放弃自己的政权；让别人去提出这个屈辱性的和平好了——

小克吕格　这个别人……是做不了的，大人。

元帅　为什么？

小克吕格　这就意味着打内战呀。只有您才能命令军队撤退。

元帅　他们不会统治，那就叫民族灭亡好了！只希望他们让我滚开……只希望他们的谈判没有我在内……

小克吕格　您没有教会他们这一点，大人。

元帅　——那么，还剩下一条……军人的出路。（向门口走去。）

小克吕格　（拦住他）您别干这个，大人。

元帅　什么？难道我对自己的生命也没有权力了吗？

小克吕格　您没有，大人。您还得……结束这次战争。

元帅　可能您是对的，青年人——安内塔，他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只可惜理智太多了。他决不会干出什么伟大的事业来的——

元帅的女儿　（将话筒递给他）那么，爸爸——

元帅　（推开耳机）不，孩子，我不需要。我不能够。我已经没有什么意思……再活下去了。

元帅的女儿　求求你，爸爸！我以全体麻风病人的名义来求求你——

元帅　以全体的名义……说得对！安内塔，这儿还有别的人

哪——这儿还有我们，我们害麻风病的人哪！在世界上我们害麻风病的有好几百万——对，我应该跟他们在一起——看，世界啊，看哪，这儿站着——麻风病人的元帅呀；他已经不是站在兵士的前列，而是站在全体病人的前面了——让开路，让开路吧，现在让我们来走，我们是站在真理的一边；我们是麻风病人，我们要求的只是怜悯——给我，安内塔！（接过话筒）喂，博士——是的，是我。——是的。——是的。——我已经跟您说过"是的"了！——好。谢谢。（放下话筒）那就这样完了。几分钟之后——他就来了。

元帅的女儿　感谢上帝！（快活得哭起来）我是多么高兴呀，爸爸——我是多么快乐呀，巴维尔——

元帅　（抚摸着她的头发）喏，去吧——再没有什么反对我的了吧？——你看，等和平来了……然后我们就离开这儿。

元帅的女儿　等到你恢复了健康以后。

元帅　是的，等到大家的健康都恢复了。等到我把事情告一段落，懂吗？这是很难的，巴维尔——只等那个医生来了——我们就应该停止进攻……并通知各国政府……（从桌上拿起自己的命令，把它撕成碎片）可惜，这应该是一次……壮丽的、伟大的战争。

元帅的女儿　你看，爸爸，以后不会再有什么战争了。你要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解散了——

元帅　是的，这是一支精锐的军队，孩子……你简直不知道，这支军队是怎样坚强。整整二十年，我才把它建设起来的呀……

小克吕格　您将要建立和平了，大人。您告诉人民说，这是上帝教导您的——

元帅　上帝……我要是真的知道上帝需要这个就好了——巴维尔，这也是一个使命呀，啊？

小克吕格　是的，大人。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

元帅　我知道，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我至少还熟悉外交界，孩子。要是我能再活几年的话……有了使命的人，总是要活得久些。和平……上帝要我建立和平……安内塔，你说说这个看……让我听听，是不是好听。

元帅的女儿　上帝要你建立和平，爸爸。

元帅　真的，还不太刺耳……这会是一个伟大的使命，唔，安内塔？单只这个，在全世界根绝白色病——这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不是吗？建立和平；我们民族将是头一个倡议人——是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要是我还能活着……那就接受上帝的任务好了！——啊，那个医生在哪儿，安内塔？那个医生在哪儿呀？

——幕　落

第　三　场

〔街头。

〔拿着旗帜的人群。歌声。不时传来的欢呼声："元帅万岁！""战争万岁！""光荣归于元帅！"

儿子　（第一幕的）大家一齐喊：战争万岁！

群众　战争万岁！

儿子　元帅领导我们前进！

群众　元帅领导我们前进！

儿子　元帅万岁！

群众　元帅！元帅！

〔汽车的喇叭声，它不能穿过人群。

加伦　（手中提着药箱奔上）我可以走去……劳驾……劳驾……请你们让让路……有人在等着我呀……

儿子　公民啊，你喊喊：元帅万岁！战争万岁！

加伦　不！战争我不喊！战争本来就不应该有！您听着，不，战争不应该有！

〔喧叫声："他说什么？""叛徒！""胆小鬼！""揍死他！"

应该要和平！放开我——我要找元帅去——

〔喧叫声："他侮辱了元帅！""把他绑在电线杆上！""揍死他！"

〔喧哗的人群把加伦博士围了起来。嘈杂的叫骂声。

〔人群散开后，在地上躺着有加伦博士和他的药箱。

儿子　（踢着他）起来，死猪！滚蛋吧，要不……

群众中的一个　（俯身察看）等等，公民。这家伙已经死了。

儿子　活该。少了一个叛徒。光荣归于元帅！

群众　元帅万岁！元帅！元——帅！

儿子　（打开药箱）瞧，还是个什么医生呢！（打碎药瓶，在药上乱踩）好了！战争万岁！元帅万岁！

群众　（汹涌而去）元帅！元帅！元帅——万——岁！

——剧　终

母　　亲

（三 幕 话 剧）

（1 9 3 8）

吴 琦 译

本剧是作者的妻子给作者提供了思想，我们生活着的时代给作者提供了题材和那个跪在同时代里一个战场上的寡妇形象；也许不必用序文来对它作进一步的解释。对于舞台演出，作者只请求不要把剧本里围绕在母亲身旁的那些死人演成可怕的鬼怪，而要把他们演成活着的、可爱的和可相信的人，他们是十分自然地活动在自己的老房间里，活动在家里的灯光下。他们应该是象活着的时候一样，因为他们继续活在母亲的记忆里；他们是死人，只是因为母亲再也不能抓住他们了——而且他们也的确比我们活人弄出较少的噪声来。

人　物

母亲
父亲
翁德拉
伊日
科奈尔
彼得
东尼
老人
男广播声
女广播声

第 一 幕

〔父亲的房间，窗户敞开着。在正面墙壁上挂有父亲穿着军官制服的肖像；此外还挂有马刀、长剑、老式手枪和步枪、长烟袋以及一些从殖民地战争中带回来的纪念物，如长矛、盾牌、弓箭、短刃、鹿角、羚羊头和其他一些猎获物。靠着另一墙壁则摆设着书架、雕花的橱柜、插有许多发亮的步枪的枪架、东方的纺织品、地图和兽皮。整个房间里摆满了男人的用品：笨重的书桌，它上面放着字典、地球仪、烟斗、榴霰弹片制成的镇纸器、烟草盒和其他许多类似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房间里还有带有土耳其式靠垫的长沙发、掉了漆的靠椅和凳子、画有棋格子的阿拉伯小桌子、放着手提留声机的小桌子。在橱柜顶上放着军帽和钢盔，各处还摆设着一些“异国情调”的物品，黑人面具以及许多在二三十年前从旅途和殖民地带回来的小玩意儿。一看就知道，这些摆设的确是太老式和过时了；好象是一个家庭博物馆，而不是住房。

〔东尼屈膝坐在长沙发上；膝上放着一本大书作垫子，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之后，他轻轻地读出声来并用手打着拍子；摇摇头，划掉了什么，然后又轻声地念下去。

〔彼得吹着口哨走进来。

彼得　嗳，东尼。你在干吗呀？（信步走向书桌，转动地球仪，吹着小调。）

东尼　什么？

彼得　你在写诗吗？

东尼　哪里的话！（把纸藏进书中）你管这个干吗？

彼得　不干吗。（手插在口袋里，注视着东尼，继续吹着口哨）嗳，给我看看！

东尼　（假装读书）我才不呢。写得不好。

彼得　嘿！（抓乱了东尼的头发）那就放下它吧，你呀……（慢慢地走近书桌，并从一个烟盒里拿出烟草来装烟斗）你就不知道干点好事，啊？（拉开书桌中间的抽屉。）

东尼　那你又干了些什么呢？

彼得　我什么也不想干，东尼。（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旧书，翻阅着）我干脆贪懒。我的时代还没有来呢，懂吗？（走向画有棋盘的小桌）我看，这个棋谱爸爸曾经开始破过——只可惜没有下完。我倒要来试它一次。（摆开黑色的和白色的棋子，再按着书摆出棋谱，轻声地吹着口哨。）

东尼　（犹豫地）你，彼得，你不知道……

彼得　（不在意地）唔？

东尼　伊日的事。

彼得　我该知道什么？

东尼　他不是今天要创……创造什么纪录吗？

彼得　你怎么想起这个来啦？

东尼　昨天晚上他跟我说："东尼，明天你得为我祝福呀，我要试验一个东西。"他还说，在三点钟左右呢。

彼得　三点左右?(看看手表)这就快到了呀。他跟我们什么也没有说。(继续摆着棋子，并低声地吹着口哨)大概他不想让妈妈知道这件事。伊日驾飞机起飞的时候，妈妈老是那么提心吊胆——你可不许在她面前提这个啊，懂吗?(看看书又看看棋盘)第五格，第五格，爸爸在这里写着，第一着棋应该走到第五格;我可不觉得这样对——我想，东尼呀，爸爸从前在那些殖民地里，有时候一定也感到很无聊的。所以他才来摆弄这些棋谱。

东尼　那你也感到无聊罗?

彼得　无聊得很。这样愚蠢的时代从来也没有过呀!(转过身来)你不要再转弯抹角了吧，东尼，把诗给我看看!

东尼　哪有这样的好事呀!我还没有写好呢!

彼得　(走向他)够了，拿来吧!

东尼　(拿出纸来)写得实在不好!你又会笑我的!

彼得　(把东尼手中的纸抢了过来)我只看看，你有没有写错字。(低声而注意地念着诗。)

〔科奈尔手中拿着步枪走进来。

科奈尔　你们两个都在这儿?(扳弄枪机)看，我把它整个地卸了下来，现在可顺手了。(把枪插入枪架)彼得，我们应该试试枪才行哪——嘿，小伙子们，你们在干吗呀?(又取下一枝枪，试着枪机。)

东尼　(紧张地注视着彼得)不干吗。

彼得　东尼，在这句诗里，多了两个音节。

东尼　哪一句?让我看!

彼得　在这样开头的一句里:“你，美丽的陌生姑娘，慢慢地走

来了……”

科奈尔 （吹吹枪机）哎呀！诗呀！东尼又在做诗了？（把枪放在桌上，从抽屉中拿出机油和擦枪布。）

彼得 那位美丽的陌生姑娘是谁呀？

东尼 （跳起来，想抢回纸）拿来！我知道写得不好。放开手呀，我烧掉它！

彼得 不要这样，我是正经地在问你呀。别再孩子气了，东尼。你要知道，这首诗写得并不太坏。

东尼 真的不坏吗？

彼得 （轻声地念着）我是这样想的。写得不坏呀，你这个阿里嗡①。

东尼 那你就应该知道，谁是……那位美丽的陌生姑娘了。

彼得 你想的是……死亡，是吗，东尼？（把纸还给他。）

东尼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问？

彼得 我只是很奇怪，象你这样年纪的小伙子，为什么老在叫喊着死亡呢！

科奈尔 （在书桌上擦着枪）嘿，正因为他是个年轻小伙子呀。东尼是个厌世者。“美丽的陌生姑娘”——滚她的蛋吧！我就不知道死有什么美；除非——

彼得 ——除非这死是为了什么，是吗？

科奈尔 说得对。这是一句金玉良言，彼得。举个例子来说吧，你们黑匪就是会为着这些贱人而死的，是吗？在街头堡里死，太便宜了，我们的彼得才不肯呢。砰！

---

① 公元前七世纪的希腊诗人。

东尼　(几乎要哭出来)住嘴吧！你们又要吵嘴了！

彼得　(在棋桌旁坐下)小家伙，我们不会吵嘴的。我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个。谁愿意听他那个迂腐不堪、包藏祸心、反动透顶的哲学呢？有什么法子？他比我早出世半个钟头。要知道，这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啊，孩子。只可惜历史的轮子是不停止转动的；半个钟头之后，又出现了新的、年青的一代……(移动棋子)第五格，第五格。我看，爸爸从前的想法是怎么也行不通的。(将棋子又移了回来。)

科奈尔　东尼，你的诗也不给我看看？

东尼　我得再修改一下。

科奈尔　(在擦枪布上揩拭着手指)就让它那样吧，什么东西都是越改越糟糕。

东尼　(将纸递给他)科奈尔，你可不许笑我啊。

彼得　说哪里的话。科奈尔从来也没有笑话过人，他只是严格地审查审查，看看在那里是不是有什么颠覆的倾向，比如说吧，自由体诗……

东尼　这才不是自由体诗呢！

彼得　那你可就走运啦，东尼。要不呀，科奈尔会宣布你是民族的叛徒和布尔什维克的。东尼，你不应该做一个破坏分子。这个让我来干。我是这个家庭的祸首啊。——为什么我移开这个卒呢？(摇摇头)不行，这样我会露出胸膛，而让白子直接插入心脏了。等会儿。——“你，美丽的陌生姑娘，慢慢地走来了……”

东尼　让科奈尔念吧！

彼得　对不起，我想着想着就念出声来了。这是演说家的口

才在作怪呀。

科奈尔　(放下纸)真可怕!

东尼　很坏吗?

科奈尔　嘿!彼得，这孩子会成为诗人的!在这样一个体面的军官家庭……你想，我们不应该鞭策他吗?

东尼　(感到无限幸福)你真的喜欢它?

科奈尔　(友爱地抓乱了他的头发)喏，东尼，你还应该多学习。可再也不要死呀死呀的了，懂吗?你这个妈妈的宝贝，这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呀!而且诗也可以用来歌颂生活的呀——

东尼　你说，我可以继续写下去吗?

科奈尔　(又开始擦枪)喏，你是知道的，在我们家庭里每个人都各行其事。我想，这就是我们家庭的不幸。

彼得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伊日今天要创造什么纪录?

科奈尔　(停下手来)谁说的?

彼得　东尼说的。据说伊日叫东尼祝他好运气。

东尼　天哪，我把这个都忘记了!(突然握紧拳头。)

科奈尔　(向窗外看)天气倒很好，只要他有点儿运气的话——

东尼　这是什么纪录呀?

彼得　高空飞行纪录。

科奈尔　还装载着货物。(重新俯身擦枪。)

东尼　那一定是挺美的……飞得那么高……在一片蓝空中盘旋着，嘴里还唱着:“再高些!再高些!”

彼得　只是手冻得有点吃不消。

科奈尔　你们敢打赌吗？我说伊日总有一天会创造这个纪录的。伊日象爸爸。

东尼　哪一点象？

彼得　（专心下棋）勇敢。

科奈尔　（擦枪）彼得，我说是责任心。

东尼　你们至少是见过爸爸的，而我——我们的翁德拉也象爸爸吗？

科奈尔　象。所以他才到殖民地去了。

东尼　那你呢？

科奈尔　我努力地在做啊，东尼。我在尽力而为呀。

东尼　那么彼得呢？

科奈尔　他吗？他也在努力，只是他努力使自己越少象爸爸越好罢了。

彼得　我？朋友啊，我尽最大的努力在解决他的棋局呢。

科奈尔　除掉这样，还可以那样……朋友，可怜的爸爸要是听见了这句话，会大吃一惊的。爸爸是骑兵少校，而他儿子呢，在这儿要把世界翻过来。现成的家庭悲剧啊。——怎么回事儿，这些枪在爸爸死后都生锈了？

彼得　孩子，别信他那一套。爸爸从前总是走在前面的。这一点我最象他。（移动棋子）黑卒向第四格推进。白兵采取守势。

科奈尔　白的采取守势？让我来看！（走向棋桌。）

彼得　黑的进攻。白的退却。

科奈尔　（俯身在棋桌上）等等，黑色的彼得呀，这样可太不公平了。要是爸爸，他会把这只马拉到第五格上去的。

彼得　也可能，可是今天是另一个时代了。爸爸是骑兵，而我的心则倾向于步兵。步兵才是老走在前头的。步兵宁死也不能后退。全世界的步兵们，联合起来！

科奈尔　如果马走到第五格上——

彼得　别干涉我的棋！

科奈尔　这是爸爸的棋。你看，白的在第五格上，再走三步，黑的就完蛋了。

彼得　哥哥，可是我恰巧不愿意那样。我要打败白的。黑卒就这样冲上堡垒，砍杀白马。

科奈尔　见鬼，那是棋谱的错误。棋谱根本就没有算到这一着。

彼得　看见了吧，大少爷，棋谱是可以用两种方法来破的吧。

科奈尔　第一种是爸爸的走法。

彼得　可是第二种走法是革命的。跟着被压迫的步兵们一道前进！白塔已经危在旦夕了。注意！

科奈尔　听着，彼得，把那个黑卒拿回去。象这样你会把整个棋局弄乱的。

彼得　什么棋局啊？

科奈尔　爸爸的。爸爸会拉到第五格上的。

彼得　爸爸是个军人哪，朋友。他会说，黑的是混蛋，黑的不行。他会帮着白的投入战斗的——

科奈尔　嘿，你还是把这个卒拿回去吧！

彼得　为什么我要拿回去？

科奈尔　我想看看，爸爸是怎样下完这局棋的。

彼得　现在下棋的已经是另外一对。已经不是爸爸，而是我

们了。白马啊，你踢腿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黑卒的进攻了。只要再走四步它就变成了全能的皇后。可是，我们得用另一种说法……

科奈尔　什么说法？

彼得　（突然严肃地）新的政府，哥哥。黑色的政府。这个我们会等到的。

科奈尔　那才不呢，彼得。还有一着棋。

彼得　哪一着？

科奈尔　这一着！（用手把棋局弄乱。）

彼得　啊哈。这叫做暴力的道路。（站起来）也好。我们再比别的吧。

东尼　（一直在长沙发上看书，抬起头来，几乎歇斯底里地叫着）丢掉你们的政治吧！我简直受不了啦！

科奈尔　你这个敏感的小家伙，这只是闹着玩儿的呀！我们不过想斗斗剑，彼得，是吗？

东尼　这不是闹着玩儿的！我知道，你们想的是什么！

彼得　你说得对，东尼。这是一桩非常严肃的事情。新旧世界的斗争哪。可是你不用害怕，我要把科奈尔象甲虫一样地刺杀。反对暴君统治者！（戴上野蛮人的头盔）让可耻的旧世界灭亡！砰，砰，砰，科奈尔！

科奈尔　（戴上骑兵的钢盔）来了。（从墙上取下两柄长剑）敌人先生，请挑选吧！

彼得　（挥动一柄长剑）好。用同样的武器来战斗，朋友，现在人们已经不这样干了。太过时了点。（两人对立站定）嗳，东尼，下令吧！

东尼　（把头埋在书里并掩住耳朵）我不干！

科奈尔　注意——开始！

〔两人笑着斗剑。

彼得　啦！啦！

科奈尔　啊啦！

彼得　打倒独裁者和所有的叛徒！啦！啦！

科奈尔　啦！

彼得　第一次击中！

科奈尔　肩上。轻伤。在战斗中好运气是调换的。

彼得　可是最后还是由我们来统治！

科奈尔　那么你还得等着呢！击中！

彼得　只擦了一下。啦！啦！黑兵们，前进！

科奈尔　哦嗬，我们安如磐石呀，先生！啦！啦！

彼得　这是最后一次白热化的战役了——击中！

科奈尔　胡说！有你的！（停止）等会儿，彼得，打痛了吗？

彼得　没有什么。再战！

〔小桌子和凳子都打翻了。

彼得　啦！

科奈尔　啊啦！

彼得　停住！这一下可刺中了你脖子上的血管啦，科奈尔。你算是死了。

科奈尔　受伤了，可是还可以继续战斗下去。直到最后一口气。啊啦！

东尼　（叫喊）停住吧！

彼得　马上就完，东尼。步兵进攻。哈！哈！旧世界垮台

了——

科奈尔　完了！彼得，这一下可直接刺进你心里去了。（垂下剑尖。）

彼得　（举剑致敬）谢谢，我死了。

科奈尔　（举剑致敬）我很遗憾。

彼得　可是，将有成千成万的黑兵继我而起。伙伴们，万岁！

〔母亲进来，站在门槛上。

母亲　孩子们，孩子们，你们又在干吗呀？

彼得　嗳，妈妈。（迅速地将剑挂在墙上）妈，科奈尔刚才把我杀死了。刺穿我的心了。（脱下头盔。）

科奈尔　（挂剑）妈，彼得可也刺穿了我的喉咙哪。也是致命的一击。

母亲　你们这两个双生子老是在一起吵架！看吧，捣蛋鬼，你们把爸爸的房间弄成什么样了！

彼得　妈，你别操心，我们会把它恢复原样的。来，科奈尔！

〔两人马马虎虎地收拾着，扶起打翻了的小桌子和凳子。

母亲　放下吧，你们男人呀，我知道你们的秩序！越收拾就越糟。

科奈尔　（从四角上拉平地毯）妈，马上就好。彼得，你放开呀！

彼得　（同样地从四角上推地毯）你放开呀！

〔谁也没有把东西整理好，又双双交叉地倒在地上，打成一团。

你要被打败的！

科奈尔　（喘着气）你试试看！

彼得　你等着瞧吧！

〔两人在地上扭打着。

母亲　够啦！你们总有一天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打碎！这么大的人了，怎么就不害臊呀！东尼是怎样想你们的呀？

彼得　（放开科奈尔）来，东尼！我也来教教你。

东尼　我才不学呢！

母亲　你们不要惹东尼。我希望再也不要在这儿看见你们了！东尼，他们怎么又吵起来了？

东尼　彼得不愿把那着棋走到第五格。

科奈尔　（在地上捡棋子）妈，你知道，那是爸爸的一着棋。我只不过是在保卫家庭的传统罢了。

彼得　妈，他在胡说。棋谱本来可以用两种方法破嘛。

科奈尔　（在棋桌上摆棋子）那为什么就不能照爸爸的那样下？

彼得　为什么不能用另外一种方法来下？爸爸要是活着的话，今天也会象我那样下的。

母亲　嘘，别再吵了，都给我滚出去！我要收拾一下房间。

科奈尔　妈，我们来帮你忙。

母亲　你们多会帮我呀！你们知道，什么是秩序吗？

科奈尔　把东西放回原来的地方。

彼得　把东西放到应该放的地方。

母亲　都不对，哪儿好，就应该放到哪儿去，可这些你们才不懂呢。好了，双生子，给我出去！

科奈尔　彼得，到花园里打枪去！

彼得　好啊！看谁能在百步之外射中酒瓶，是吗？

母亲　你们总是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打光！

科奈尔　东尼，你不去吗？（从枪架上取下原先带来的那支枪。）

母亲　不去，东尼才不喜欢你们的射击呢，东尼，是吗？

彼得　我知道，东尼害怕。

母亲　他才不怕呢。你们不懂得他。他不是你们那样的人，就是这么回事。

科奈尔　妈，我们都是一个人一个样子的呀。

母亲　比你们想的差别少些。好了，去吧，你们这两个大淘气鬼！

科奈尔　（吻她的脸）不生气了吗？

彼得　（吻她的另一面脸）妈才不会生气呢！这些她都已经看惯了。

母亲　你们不知道伊日在哪儿吗？

科奈尔　嗳，他会在哪儿呢？东尼，你不知道吗？

东尼　听说……听说他有什么约会。

母亲　跟谁呀？

彼得　你知道，妈。也许是跟哪一位美丽的陌生姑娘。

〔兄弟俩互相挤碰着走出房门。

母亲　东尼，你又在这儿做什么呀？

东尼　没做什么。只是……在这儿念念书。

母亲　又在念爸爸的书吗？

东尼　这本旅行记，妈。

母亲　老是那些遥远的异国——东尼，这对你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你决不会到那儿去旅行的，是吗？（走来走去，缓

缓地收拾着东西。）

东尼　就是将来我不去旅行，我也还是会这样想象的，你知道……

母亲　比方说？

东尼　我不知道。比如我想象草原上的草，和那突然出现的羊群——我真不懂，妈，人怎能忍心去打野兽呀。

母亲　爸爸就是打过野兽的。而你将是另一样的人，是吗？（搂着他的脖子）我只希望你永远象现在这样。东尼，人总得留在家里呀，要不，在世界上还有什么家呢。（吻他）你也去吧，我要在这儿做点儿事。

〔东尼下。

母亲　（悄悄地收拾房间）东尼将是另一样的人。东尼得是另一样的人哪。（站在父亲的肖像前，注视它。耸耸肩，就走去放下那沉重的窗帘。房间浴在朦胧中。母亲再次走到父亲的肖像前。扭开了像前的台灯）嗳，你为什么老把他们引到这儿来呀！你知道，我是不欢喜看见这种情况的。就连你那个遗腹子东尼——见也没有见过你，可就老是往这儿跑。请问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我也是想要他们的呀，瑞哈尔德！我不希望他们老是跟在你后面跑啊。

父亲　（从黑暗的角落里慢慢地走出来，穿着和肖像上一样的制服）亲爱的，我并没有引诱他们来呀！他们是自己来的。你知道，他们从小就在这个房间里玩惯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母亲　（转身向他，毫不惊异）亲爱的，你老是这样说。现在他

们再来玩你的这些玩意儿显得有点大了，你看，这些东西我还保存得好好的！

父亲　喏，童年的回忆嘛。亲爱的，你早就应该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扔了。留着有什么用呢？

母亲　扔掉！把纪念你的东西扔掉，啊？不，不，瑞哈尔德。我有权力来处理它，这些东西是我的呀。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你。（坐在靠椅上）只要孩子们来这儿一次，在空气里总是留着什么东西……就象你，你自己生前在这儿一样。

父亲　（叉开双腿坐在椅子上）那是烟草味儿，亲爱的。

母亲　烟草和你。你不知道，我是怎样感觉的。只要闭上眼睛，我就很强烈地感觉到：瑞哈尔德在这儿——瑞哈尔德——瑞哈尔德。你老是待在这儿，简直都可以闻得出你的气息。那你就不要再说，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吸引他们了。就是你，就是你呀——你把孩子们带坏了，瑞哈尔德。

父亲　哪里的话呀，亲爱的。千万别这样想了。请问，我怎么能带坏他们呀！当人已经……这已经有多少年了？

母亲　这你应该知道，十七年了。

父亲　已经十七年了？那你看，亲爱的，当人已经死了十七年，他还能留下的东西是太少了。越来越少了。我已经没有什么用啦，亲爱的。只希望能为我打扫打扫这些旧东西上的灰尘就行了。

母亲　这还不是一样。你在引诱他们。所以他们才老是往这儿跑。爸爸是个军人呀，爸爸是个英雄呀，单这个就够引

诱孩子们的了。我知道，这些是怎样地使他们着迷。他们老是在迷恋着你。

父亲　你当初不该向他们谈论我嘛，亲爱的。这是你的错。

母亲　我不该！你倒会说！除掉我，谁还该纪念着你呢？瑞哈尔德，自从你死后，除掉对你的怀念和孩子们，我就不知道有什么别的快乐了。我知道，我应该为你做些什么，亲爱的。孩子都应该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你就不知道，这对孩子们来说是意味着什么。你说，我不该把这些告诉他们吗？

父亲　你说得太过份了，亲爱的；请别生气，在这件事情上，你老是说得言过其实。那些哪能算得了什么英雄行为呀！那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只是一次毫无意义的跟土人的冲突罢了。而且——我们还输了。

母亲　我知道，你总是这样说。可是你的将军当时是这样给我写的："夫人，请为英雄而哭泣吧。您的丈夫自己请求到最危险的岗位上去……"

父亲　那只是一套老话而已，亲爱的，他们也许想这样可以使你得到点安慰，事实上……事实上，我成了一个不幸者，懂吗？哪儿谈得上什么英雄呀！危险的地方总得有人去。我不请求的话，别人也得去。就是这么回事。

母亲　瑞哈尔德，也许别人并不就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吧！

父亲　喏，对呀，可是，亲爱的，如果一个人有了五个孩子，那他也不该做一个坏军人哪。老实说，那一次我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这一点嘛，亲爱的，你是不了解的：在开火的时候，人的想法就完全不同了。这点很难解释。在

开火的时候，人总是变得非常的勇敢，这和人本身无关，而是环境逼得他这样的。简单地说吧，那个据点本就应该隐蔽起来。亲爱的，你看，主力部队是这样地上来，而那边的一个山口则空着没有人去把守，你懂吗？我们得用一小队人把这个山口占领住。就是这么回事。在那儿总共死了五十二个人，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

母亲　多少人里……死了五十二个呀？

父亲　喏，全部也不过五十二个人，亲爱的。就这样我们整整守了六天。还可以告诉你，那时候最糟的是口渴。我们当时连一滴水也没有，明白吗？真是渴得要命——而且很恼怒。亲爱的，我在那儿就大发了一顿脾气。

母亲　为什么呢？

父亲　因为那样做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必要。我们的团长做错了，懂吗？主力部队应该留在山下，而那个山口呢，至少也应该派两营人去守，还得加上山炮。这一点我早就看出来了。我把这个告诉团长，而他却跟我说："少校，你好象有点害怕呀……"

母亲　瑞哈尔德！你就是为了这个去死的吗？

父亲　主要是为了这个，亲爱的，主要是为了这个。我要团长亲眼看看，我是对的，懂吗？真是个笨驴！他就想这样打垮土人呢！

母亲　那你是为了他——你是为了他呀——

父亲　你觉得很傻，是吗？可是，亲爱的，这在军队里就叫做光荣。你是知道的，在军队里就得这样做。

母亲　瑞哈尔德，你从来也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个呀！那么你

的阵亡就只是因为团长发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命令？

父亲　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亲爱的。这件事至少证明了我是正确的。这样死也值得。

母亲　你看，你当时只想到证明你是正确的！你一点也没有想到我们，是吗？我快要生第五个孩子了，这个你也没有想到？

父亲　想到了，亲爱的，这个怎么能没有想到呢！你是没法想象的，在那种情况下，人会想得很多很多。比如说，在骑马的时候，他会自言自语地说：三个月以后，但愿我能在家里了。那时候小孩子已经出了世。我应该把马刀轻轻地放在前厅里，踮起脚尖走……踮起脚尖走……我们的翁德拉已经象个大人一样把手伸给我，他会说："你好啊，爸爸。""你好，翁德拉。学校里怎样了？""老样儿，爸爸。"……而小伊日呢，他会把一个什么小机器指给我看："爸爸，你看！"……那对双生子会鼓着眼睛，争着要先爬到我的腿上来。"好了，小淘气，两个一块儿来，别再吵嘴了！"……老伴儿呢……已经半年多没有见她了。半年多了呀。等我把她抱在怀里的时候，她会不会还象从前那样娇弱无力，就象没有骨头一样，喘息地叫唤着："瑞哈尔德……"

母亲　瑞哈尔德……

父亲　（站起来）什么呀，亲爱的，当时你过得还好吗？

母亲　（闭上眼睛）这你是知道的，亲爱的，我是等着你呀。我给你生下了第五个儿子——那孩子太虚弱了，瑞哈尔德，天才知道为什么他是那样软绵绵的。也许是因为我为你

哭得太多了。

父亲　长大了就会好的，亲爱的；将来你就会看见，他也会长成一个男子汉，一个英雄。

母亲　（突然暴躁起来）不！我不希望！我不想东尼将来成为什么英雄！我已经受够了，瑞哈尔德，你听见了吗？我已经为你们的英雄行为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啦！难道你死了，还不够？你知道，你们知道，失去了丈夫意味着什么呀？假如你知道，你死后给我留下的是什么，给我带来多么大的困难，那你怎么可以那样毫无意义地去死呢？

父亲　亲爱的，那是毫无办法的呀。当那位笨蛋团长说我害怕——喏，我就得去，不是吗？何况……他还是当着其他军官的面说的。“少校，你好象有点害怕呀。”亲爱的，我不知道，假如你在场的话，你会怎样对我说呢。

母亲　（站起来，镇静地）我会对你说：“去吧，瑞哈尔德。你不能任凭人家这样说你。”

父亲　那末你看，亲爱的，你也是这样感觉的。

母亲　因为我爱你呀，瑞哈尔德，因为我一直在爱着你呀！然而你是不应该那样做的，我的亲爱的。你简直不会知道，当一个女人爱她的丈夫爱得发疯的时候，这样做对她来说是意味着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知道，你在军队里做事，我是非常喜欢的。……你知道，瑞哈尔德，你的军事，你的马靴的声音，你的勇气和威风，你的荣誉和轻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把你身上的一切都看得那样神圣。从前也许我太傻了，太爱你了，爱得发疯了，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我也不能忍受别人

说你什么！

父亲　喏，你也是这样想的；如果那时我不去呢……

母亲　不，不呀，瑞哈尔德，你别把我的话当真了！假如你那时做的不够一个军人样儿，也许……我也一定会原谅你的。这样你会离开军队回到我的身边来，回到孩子们的身边来……我会慢慢地……习惯的。我也会爱你的。也许……跟从前有点不同了。我知道，你丧失了你的军人荣誉……你会很难受的，可是，至少我们俩……可以在一起过活呀；至少我有你在身边，瑞哈尔德，可以关心你。

父亲　关心一个无用而且在苦恼中的人。亲爱的，要是那样你就能满足了吗？

母亲　我应该满足了。你也不想想看，就是得到了这一点小东西，我都应该满足了。

父亲　我知道，亲爱的。我非常遗憾。我死后，那点子少校抚恤金呢……

母亲　五个孩子呀，瑞哈尔德——你看看他们。你不会知道，这对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来说是怎么回事。不，不，你不会懂得这些的。原谅吧，我亲爱的，我不该谈这些，可是你简直不会想到这些的——衣服，吃喝，念书，又是衣服，吃喝，念书——天天、时时计算着，就是用一个小钱，也得划算上五次——你哪里会知道啊！是的，这里并没有什么英雄行为，可是——也得有人做呀，亲爱的。你，你怎么这样看着我呀？你看，我变成了什么样子了！

父亲　你很美，亲爱的。比从前更美。

母亲　别胡说了，瑞哈尔德。我们活人是变得很快的。而你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改变。我甚至为自己在你身旁感到老而害羞呢。不许你看我了，亲爱的。我操劳过度了，懂吗？没有你，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哪——

父亲　反正我从前也不能帮助你什么呀，亲爱的！

母亲　从前至少我不是一个人哪！当孩子们开始慢慢长大时，亲爱的，我是真正地需要你。不，你看，他们都是好孩子。翁德拉，伊日，双生子——全都愿意为我做一切事情。可是等慢慢长大了，他们就好象开始说另外一种语言。瑞哈尔德，我是不能完全懂得他们的。也许你会懂得多些。

父亲　我不知道，亲爱的，我不知道。我看，我也是不大懂得他们的。我哪里会懂得医学，航空学或者那对双生子脑瓜子里的那些胡涂思想啊！

母亲　你说的是政治吗？

父亲　是的。我对这个是一窍不通的，亲爱的。我从前是一个军人哪。

母亲　反正……他们更相信你一些。我知道，你想让他们当军人，可是，在你死后……我自己就这样说过……不！你是知道的，我可以……免费把他们送进军官学校；可是，我情愿……情愿自己找工作做，好让他们学点别的东西。那时候，我这样想，管他们是学医还是学技术……随便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让他们学军事。让他们将来可以做点有益的事，同时也不必去死。要是你知道，我花了多少心血才把他们送进这些学校……可是，现在你看看，我又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什么！

父亲　喏，亲爱的，我看，你应该满意了，不是吗？

母亲　实际上，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我觉得自己好象是一只老母鸡在孵化小鹰，后来，他们一个个地飞开了，我只能坐在地上，吓得自己咯咯地叫。有时候我自己对自己说，你不应该，你不应该那样心胸狭小，你不应该妨碍他们——瑞哈尔德，一个人做了妈妈，就会变成这样，多么可怕呀！我也曾经疯狂过，我也曾经为自己打算过鬼才知道的什么事——这你都知道，亲爱的。

父亲　知道，亲爱的。

母亲　我曾经为你逃出了自己的家庭；那时候，我什么也不怕，就是牺牲生命我也不在乎。而现在呢，现在我情愿象个吝啬鬼似地守着自己的儿子，向每个人大声叫喊："我不给！我不给！"我付出的已经够多了，瑞哈尔德。我付出了你……还有我们的翁德拉。谁也不能从我这里要求更多的东西了。你看，我为你们所谓的英雄行为付出了多高的代价呀。最先是你，而后是翁德拉。

父亲　别提这些了，亲爱的。翁德拉死得很壮丽。壮丽……而又光荣。

母亲　光荣，这我知道。你总觉得为了一个什么东西而死是光荣的；可是，你们死了给谁带来痛苦，这一点你们就不想了。你是个军人，瑞哈尔德，你也许必须去死。可是，翁德拉就没有这个必要。翁德拉是医生，是研究生；他可以随便在哪一个医院里工作——而不该得上传染病——

父亲　这对医生来说是件平常的事儿，亲爱的。在我们团里有一次就这样地死了一个医生。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我时常和他在一块儿下棋。喏，你看，他突然染上了霍乱

病……

母亲　我们的翁德拉可以不必报名到那儿去，到殖民地那儿去！都是你出的主意！

父亲　哪里的话，亲爱的，我很久以前就死了呀！

母亲　反正一样！是你把他引诱到这儿来，到你的房间里来的。是你影响了他，我亲爱的。翁德拉生前老是在这儿学习，在这儿念书，在这儿整个钟头地来回走着，抽着烟……也就是在这儿，突然无缘无故地跟我说："妈，我得到地球赤道那儿去见见世面。"他是到那儿去跟疟疾斗争的，而这个他就忘记说了。你们有什么秘密计划，都老是瞒着我。你们只跟我说："妈，这只不过是一次远足罢了……"而后呢，你们就永远留在那儿，就象小偷儿那样逃得无影无踪！

〔翁德拉穿着医生的白大褂，从阴暗的角落里慢慢地走近。

翁德拉　啊，妈妈！我已经跟你解释过好多次了——我不愿叫你担心，所以才没有跟你说。就是这么回事。

母亲　你把这个叫做解释吗？我知道，你想到了这个；可是你在那儿会不会得到传染病，你就不想了。这个又得让我来想啦。就是这样的。

翁德拉　喏，妈妈，这又有什么用呢！反正我要走的——

母亲　翁德拉，你看，你生前是一个多么严肃而有理智的人呀！要是没有你，那时候我真不知道怎样做才好。你对待兄弟们就象父亲一样——又公平又肯负责——突然，晴天一声霹雳，你就逃到赤道那儿去了，在那儿染上疟疾

死了。你大可以不必去呀，翁德拉！你不要再这样说了！

父亲　你知道，亲爱的，医生也有自己的工作啊。这就是那样的职业嘛，翁德拉，你说对吗？

母亲　这就叫你一定要染上疟疾吗？你可以留在家里给人家看看病……或者给人家接接生。

翁德拉　妈，你想想看：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害疟疾死掉——要是不找出药来医治它，那简直是个耻辱。这是……责任嘛，不是吗？

母亲　你的责任？

翁德拉　科学的责任。妈，那是一种很厉害的病哪；而那些殖民地的人们——如果你看见他们那样死的话，你自己也会这样说："翁德拉，你不应该不管他们啦！"妈，那是一个困难的工作，总得有人去做才行。

母亲　翁德拉，可是不一定就得你去呀！你不要再骗我了！

父亲　为什么就不能是他去呢？依我看，他想得对。这样的工作，亲爱的，总得最优秀的人去做。

母亲　那么最优秀的人就该在这上面死掉？

父亲　是的。没有别的办法呀，亲爱的。最优秀的人总是走在前头的，懂吗？放心吧，翁德拉！你做得对。

母亲　我知道，你们男人呀，你们老是结成一伙儿来反对我！还说做得对；你就不会知道，我接到电报时是怎样的——我怎么也不能懂得这个。"夫人，您的儿子象英雄一样地牺牲在科学战线上了……"

父亲　亲爱的，你看：英雄哪。可不是死的值得吗？

翁德拉　不是这样的，爸爸。你知道的，我毫不在乎这个。我

只是想知道疟疾的病源。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行为。一个人研究科学……就得追本求源，是吗？别的事情他就毫不在乎了。爸爸，什么英雄行为或者荣誉——那才真是幼稚呢。可是能得到点儿知识，那就值得了。

母亲　你研究出什么了吗？

翁德拉　我没有，妈，可是同事们研究出来了。一个瑞典人和一个美国人。

父亲　可惜，我并不喜欢美国人。

母亲　你看，翁德拉，这不是劳而无功吗？这不是多余的吗？

翁德拉　不是这样，妈。这个你不懂。

母亲　是呀，我不会懂的。也许我从来也不懂得你们。伊日和那对双生子也老是这样说："妈，这个你不懂。"——我不懂！我不懂！天哪，我已经连自己也不懂得啦！不管怎么说，你们总是我身上的肉呀——就是你，瑞哈尔德，你和我也成为一体了，你是我的整个身体，你是我的整个灵魂。而我也不懂得你，是吗？你们有了什么别的东西，有了什么可怕的自己的东西，以致连我都不懂得你们了呢？

翁德拉　（走向她）妈，别生气了。你的心脏很弱，这样对你是有害的。

母亲　不，别管我！你们小的时候，我总是懂得你们的。还记得吗，翁德拉？在家里我知道了你们谁在外面划破了膝盖，我就飞跑出去——当你们围着桌子坐着的时候，我是那样强烈地感觉到——这是我的。这一切都是我的。我在肉体上也完全感觉得到这点：这些孩子就是我！可是

现在呢——“妈，这个你不懂。”瑞哈尔德，是什么其他的东西钻进了这些孩子的身体里去了……来反对我呢？

父亲　亲爱的，这你是知道的：他们已经是大人了——有了自己的兴趣，不是吗？

母亲　可是我老只有他们的兴趣，懂吗？你们都为着自己的事业，自己的荣誉，自己的职业，还有连我都不知道的什么伟大的东西，这些我是一点儿也不懂的。而我呢，我只是为了你们。除掉关心你们，我没有任何其他使命。我知道，这并不是什么伟大的东西。只是关怀和爱罢了——可是当我给你们，五个孩子，把饭送到桌上的时候，这工作对我来说就是神圣的。翁德拉，翁德拉呀，你不知道，在你死后这儿显得多么空荡啊！

翁德拉　妈，我很难过。

母亲　你们是对的，也许我是真的不懂得这些。比如说你爸爸的死吧，因为必须去杀死那些野蛮人。而你呢，翁德拉，你是为了救他们的性命才死的。你看，在这件事情上，也许我是太笨了。你们互相做着相反的事情，然后还跟我说：“这是伟大的任务呀，妈，这个你是不懂的。”你们之中一个人去建设一个什么东西，第二个人却又去破坏它；而后又跟我说：“这是伟大的事业，妈，我们必须这样做，即使牺牲性命也值得！”性命，你们倒说得好听！自己去死，谁都会；可是失去丈夫或者儿子，那时你们才会知道，这是什么……这个才是你们应该知道的。

翁德拉　妈，在这一点上……也许你是有理的。

母亲　即使我没有……我不要有理，我只要有你们，我只要有

自己的孩子！你不应该死呀，翁德拉；你是那样一个严肃的好孩子——同时你也有了未婚妻，我的孩子，你应该结婚才对——这个也许我会懂的，翁德拉，对吗？

翁德拉　对呀，妈。

母亲　这不就得啦。

〔在花园里响起两声枪声。

父亲　（抬起头来）怎么回事？

母亲　没有什么。孩子们在打靶。科奈尔——和彼得。

父亲　很好。一个人不会打枪，就一点用也没有。

母亲　我们的东尼可不学打枪哪，瑞哈尔德。他不是这种性格的人。翁德拉也不喜欢打枪，翁德拉，是吗？你也跟东尼一样只喜欢读书——

翁德拉　只是东尼已经着迷了。他老是睁着眼在梦想，知道吗？这就不正常。

母亲　求你别这么说，他还是个孩子呀！

翁德拉　你老是这样看他。

母亲　因为他身体很弱！

父亲　亲爱的，你应该叫他正经地干点事儿才对。

母亲　我不要！我不想东尼现在就往脑袋里装进什么！我再也不让他上这儿来了——

父亲　为什么？

母亲　因为你们想影响他！因为你们想跟他低声耳语："做个男子汉吧，东尼，做个男子汉吧！干点儿什么事情！为了荣誉，为了光荣，为了真理……去死吧！"不，我不想这样，听见了吗？你们不要去惹东尼！

父亲　可是，亲爱的，你总不愿意东尼将来成为一个小姑娘吧？

母亲　我要把他留给自己。瑞哈尔德，你是没有权利来管他的！东尼是遗腹子，东尼是我的，只是我一个人的，懂吗？再也不准他上这儿来了！

翁德拉　妈妈也许把我们看成坏人集团了。

母亲　是呀。因为你们都是死人。

〔花园里的射击声。

翁德拉　妈，你怕我们吗？

母亲　我怎么会怕你们呀，我的孩子！到我跟前来，翁德拉，让我看看！你知道，这件白大褂你穿着多合适呀！从前我老这样想，等我……将来跟孩子们诀别的时候，你会在我的身边的——

翁德拉　说哪里的话呀，妈，你还会活得很久很久的！你永远会在这儿的，知道吗？

父亲　妈妈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很强健的。（走向棋桌）谁在这儿下棋来着？亲爱的！

母亲　双生子。听说这就是你的棋谱。

父亲　我记得。从前有一次我也下过——是一个很好的棋谱。

母亲　孩子们就在这上面争吵。科奈尔想要彼得把马拉到第五格上去。

父亲　很对。我也会拉到第五格上去的。

母亲　可是，彼得说，还有别的下法。你知道的，这两个孩子在一起就吵。

父亲　（漫不经心地）别的下法？我倒愿意知道——大概现在有了新的棋派了。除非把这个卒移上前——真有趣！我看，彼得有点道理。

〔伊日身穿飞行服，悄悄地从门外走进来。

伊日　晚安，妈。你好啊，爸爸。翁德拉，上帝祝福你！

父亲　（转过身来）嗳，伊日，是你呀！

翁德拉　你好。

母亲　伊日，怎么回来得这么早——今天你飞了吗？

伊日　飞了，妈。今天狠狠地飞了一次。

母亲　好了，你总算又在家里了。每次你起飞的时候，我简直不知道怎样才好。我真害怕——今天你回来得真早啊。

伊日　你知道的，妈，我第一个就是来看……你的。

父亲　说得对。我看，孩子，这套衣服你穿着真合适呀。

母亲　（恐惧地站了起来）等等——伊日，你看见……爸爸……和翁德拉吗？

伊日　看见，妈。怎么可能看不见呢？

母亲　可是他们……他们是死人呀，伊日！你怎么能看见他们……你怎么能跟他们说话呀……伊日！

伊日　喏，你知道，妈——你不会生我的气吗？就是说，我的飞机上什么地方出了点毛病，知道吗？就是这么回事。

母亲　伊日，你人怎样了呢？

伊日　没有什么，妈。老实说，连一点儿痛也没有感觉到。你知道，飞机的翅膀折断了。就是这么回事。

母亲　伊日，你还瞒着我什么！

伊日　妈，请别生气，我摔死了。

母亲　你……你……

伊日　妈，请你别生气呀！

母亲　……你现在是死人了吗，伊日？

伊日　是的，妈。我是……就是大家所说的死人了。

母亲　（呻吟着）我的天哪，伊日！我的小伊日呀！

翁德拉　静静，妈，静静。你应该保持镇静才对。

母亲　小伊日呀，你也离开我走了！

父亲　亲爱的，勇敢点承受下来。你应该知道，他死得象个英雄。死得壮丽。

母亲　（傻呆呆地）死得壮丽……现在你又有啦，瑞哈尔德！这儿你又有啦！

伊日　妈，真的，谁也不应该为这件事情负责。你知道，我在搞一个试验……飞机引擎出了毛病。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母亲　我的小伊日呀……（坐在靠椅上，痛哭流涕。）

翁德拉　让妈一个人呆会儿。这样她会平静下来的。（站在她身旁。）

父亲　（把伊日拉到另一边）你是试验什么呀，伊日？

伊日　高空飞行纪录，爸爸。带货。一千五百公斤。

父亲　这样的纪录，有什么意义吗？

伊日　有，爸爸。比如在战时——飞得最高，带炸弹最多，懂吗？

父亲　真的。有点用处。

伊日　或者航空运输——在高空就没有风暴和乌云了，懂吗？这就会有很大的意义。

父亲　那么，你飞了多高？

伊日　一万二千公尺出点头；可是，引擎突然作起怪来——

父亲　有纪录吗？

伊日　有，爸爸。在这方面那是世界纪录呀。

父亲　那就很好了。我很高兴，孩子！

伊日　只是……当我摔下来的时候，那是非常高的，爸爸。我看，高空飞行纪录器也摔坏了。真可惜。

父亲　为什么？

伊日　现在已经没有东西证明我飞了多高啦。

父亲　伊日，这还不是一样。只要你达到那么高就是了！

伊日　可是谁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呀！

父亲　主要的是达到了。有谁还会说你什么！你真是个小孩子——我祝贺你，孩子。

母亲　（呻吟着）伊日——小伊日呀——

翁德拉　安静点，妈。

父亲　别哭了吧，亲爱的！这是值得的。不要哭了，你看，马上你还得为丧事操心呢——

伊日　妈，等他们把我抬来的时候，请你不要看我，知道吗？他们抬来的已经不是我了。我是在这儿……还象从前一样……你不会看见另一个样子的我，知道吗？

母亲　你要飞那样高，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呀！我会不让你去的——

伊日　这是不行的，妈。我必须那样做。

母亲　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小伊日，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呀！为什么你要创造这样的纪录呀！

伊日　当人有了这样的好飞机——就必须去试试嘛，妈，这样的机器自己就会说话的，这个你不会懂得的。你知道，它会吸引人的——

〔敲门声。

父亲　（关熄了自己肖像下的灯；一片漆黑）不要难过了，亲爱的。

母亲　我的伊日呀！那样一个勇敢的孩子呀！为什么——为什么——

伊日　（轻声地）这个你是不懂的，妈，这个你是不懂的。

〔敲门声。

翁德拉　（低声地）你该镇静些，妈。你应该振作起来。

父亲　（低声地）亲爱的，再见了！

〔敲门声。

母亲　（站起来）进来！

〔门开了，门槛上充满了白天的阳光，科奈尔站在那儿。

科奈尔　请原谅，妈，我不想来打扰你……可是……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件事。

母亲　唔……

科奈尔　刚刚我们接到……消息，知道吗？我们伊日……在飞机上出了点岔儿。妈，你不要害怕。并不是那样的坏……

母亲　唔……

科奈尔　伊日已经……妈！你已经知道了？

——幕　落

第 二 幕

〔同一房间，但添了一台收音机。

〔东尼跪在收音机旁，转动刻度盘。传出军队进行曲的声音。东尼做了个不感兴趣的怪脸，继续再拨。传出广播员的声音。

广播声 注意，注意，注意！

东尼 这人的声音真象我们科奈尔的。

广播声 我们号召全体公民保持镇静和秩序。我们严重地警告，不准任何人聚集在街上；否则军警单位将严加干涉……

东尼 呸！（再转动刻度盘；传出柔和的远方的音乐。东尼跪着在听，并用手打着拍子。）

〔科奈尔上，他穿着半身军服：长统皮靴，骑兵的马裤和佩着符号的西装上身。

科奈尔 别听了，东尼。你知道，妈妈是不喜欢看见有人动这个收音机的。这是伊日的遗物——

东尼 你听，科奈尔，多美呀！

科奈尔 是的，可是现在没有时间来谈什么美。关上它，东尼！我听不下去。

东尼　（关上收音机，但仍继续跪着）真可惜。那一定是外国，连我也不知道从那儿传来的。我想象……一定是从北方什么地方。那音乐是带着多少的寒冷味儿呀……

科奈尔　你老是会想象。（点燃香烟，不安地在房里来回踱着）留在家里，真够人受的——（看看手表）现在工人就快下班了。外面可能会发生事情的——见鬼，我真希望能在那儿！（在窗前停下，倾听着。）

东尼　科奈尔！

科奈尔　什么呀？

东尼　彼得怎么样了？

科奈尔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关着。他不应该掺和到这件事里去。

东尼　你也不应该掺和到这件事里去，科奈尔。

科奈尔　是的，可是我是站在另一方面。这里有区别。

东尼　什么区别？

科奈尔　我们维护秩序……和民族的福利。这个你现在还不懂得，东尼。不懂也好。

东尼　彼得也是为了人民的福利呀，可是你们还是逮捕了他。

科奈尔　因为他所想象的福利是另一个样子。他是想，那些臭工人也可以统治我们。谢天谢地，那会闹成什么样子呀！他们已经把他们的本领都使出来了：抢劫呀，复仇呀……（按灭香烟）东尼，这会毁灭祖国的。

东尼　可是彼得也反对抢劫的呀！

科奈尔　这样就更坏！彼得想使这帮匪徒组织政府。这个恰巧是我们所不允许的。

东尼　谁是“我们”呀？

科奈尔　我们的党。我们，就是民族。如果让他们用他们的乌托邦……用他们的和平主义与平等来统治我们……那末世界都会被闹翻过来的，小孩子！呸！这些暴徒所要求的，简直就是对民族的叛变！解散军队……接收机关……没收工厂……就这些！这将是文化和一切的末日。不，不成，彼得，我们不能让自己的民族这样地毁灭掉！——现在是扭断这帮流氓、叛徒的脖子的时候了。——我可不能老这样来教你呀，东尼。

东尼　（站起来）科奈尔——

科奈尔　唔？

东尼　彼得可能会出什么事吗？

科奈尔　（耸耸肩）毫无办法。我们只好等着。我们的人抓了他——现在关在牢房里。

东尼　当做罪犯吗？

科奈尔　当做人质。别害怕，在那儿他不会出什么事的。可是，如果这帮黑匪又在街上开枪的话，那——我就不知道了。

东尼　那你就要……枪毙彼得？

科奈尔　我不会的，东尼；可是你得知道，斗争就是斗争哪。本来嘛，彼得就不该参加这个运动。你可以想象得到，要是他出了什么事的话，我是会很难过的。可是这已经不是在我们权限之内的事了——只希望那些流氓早点放下武器——然后我们的人就会放出彼得——和其他的人质。就是这么回事。

东尼　（带着一种幻想的目光）想想看，科奈尔……你想想看，彼得现在该是个什么样子！他怎样地在盯着门，在等待着，等待着……突然门打开了……“跟我们走！”——“上哪儿去？”——“快点，你自己马上就会知道！”

科奈尔　等等。（倾听着）静得很。那儿总算还没开火。要是哪儿落了一颗子弹的话，那就坏了呀，东尼。我们的人将不顾一切地来干——我看，这帮流氓已经躲起来了。都是些胆小鬼。彼得自己至少知道，他是跟着哪一类的人在一起！只要把机关枪往他们面前一架，他们就象一群老母鸡一样吓得四散奔逃……你听见了吗？那儿很静。也许他们在谈判呢。我真不懂，谁还能跟这帮土匪打交道。

东尼　科奈尔，要把人的手绑起来吗？

科奈尔　把谁的手？什么时候？

东尼　当提人去枪毙的时候。

科奈尔　当然罗。当然得绑起手来。你问这个干吗？

东尼　（将双手在背后绞在一起，有如绑着似的）你知道，我能活生生地想象出，当人站在……拿着枪的兵士面前，他会是怎样的。你想想看，他会是怎样地注视着他们……注视着他们背后的什么地方……从头发丛里感觉到一股股冷气。还没有……还有一瞬的时间……“瞄准！”……啊呀，我的天哪！

科奈尔　住嘴！

东尼　（破口大骂）你们这群狗！血腥的狗呀！

科奈尔　东尼！

东尼　“放！”（摇晃了几下，跪倒在地上。）

科奈尔　（抓住他的肩膀，用力地摇着）够了！东尼，你有着病态的幻想啦！

东尼　（用手蒙住眼睛，站立起来）科奈尔，人们怎么会这样互相仇恨呀！

科奈尔　小孩子，你还不懂得。因为你还没有学会极端地信仰什么。

东尼　信仰什么？

科奈尔　自己的真理。人为了自己的旗帜去做什么的时候，是不会再考虑到自己的。东尼，你不应该是一个感情这样脆弱的人。妈妈只会妨碍你的。

东尼　怎么妨碍法？

科奈尔　她用那套办法教育你。那样下去，你永远也成不了一个为着什么而战斗的男子汉。和平，爱，同情心——我知道，这都是很美的，可是……今天没有时间来谈这些，东尼。今天是处在一个非常严重的……和伟大的时代。这个妈妈是不懂的。我们得准备好……来应付一切。要是彼得出了什么事——东尼，可不能让妈妈知道呀。即使他真的已经完蛋，我们也应该跟她说，彼得在牢房里，懂吗？也许黑匪已经投降了，街上是那样的……出奇的静哪。——东尼，你可不许出去呀。

东尼　那你呢？

科奈尔　（耸耸肩）我早就该跟我们的人在一起了。天哪，不要我不在那儿就打响了呀！真倒霉，我得闷在家里陪着妈妈！要是你出了点小岔儿，你是知道的……妈妈心

脏是那样的衰弱——谁能摸得透这帮土匪会怎样抢劫的。——总得有个人在这儿守着你们。(背着东尼，从抽屉里拿出左轮手枪，装上子弹；而后又把它放回原处)我知道，哪里是我的岗位。可是别让妈妈知道，现在情势是这样严重，东尼。我就……留在家里。为了妈妈……和你。

〔母亲上。

母亲　科奈尔，彼得在什么地方呀？为什么还不回来？早上你说过，那只是某种误会……晚上就会放出来……科奈尔，你听见了吗？

科奈尔　听见了，妈，可是……也不能这样快呀。你要知道，他们也许抓了成百上千的人，而且全得审查审查——这就得费些时间了……也许得要一个星期。

母亲　一个星期？科奈尔，怎么能让我们的彼得受那份罪呀？不，不。我不能这样不管。我找他们去，我自己跟他们说去——

科奈尔　不行哪，妈。他们连放也不会放你进去的。

母亲　那还象话，他们敢连母亲也不放进去！我给彼得送衬衣和吃的去——谁也不能阻挡母亲的，孩子。母亲就有这份权利。

科奈尔　还得等等，妈。你看哪，街道都给兵封锁了……谁也不准到市中心去。

母亲　母亲他们一定放！我告诉他们，我是给儿子送东西的。我一定要看看彼得，科奈尔。我得知道，到底他是怎么回事。彼得总不是什么罪犯吧，他们居然敢把他关起来。

你不想想，我会这样跟他们说的。我跟他们说，他们没有权利把我的儿子关起来！

科奈尔　事情难办呀，妈。他们有这个权利。

母亲　难道彼得是什么罪犯吗？他做了什么坏事啦？

科奈尔　罪犯……倒不是，妈。谁也没有这样说。

母亲　那不就得了！那么他们就不能无缘无故地把他抓起来！

科奈尔　妈，这个你也许还不大懂得……

母亲　我知道——去，东尼，去。这不关你的事。你用不着听见，你妈妈是这样的愚笨。

〔东尼不高兴地走出去。

我在努力地来理解这些事情，科奈尔。可是我理解不了。喏，我儿子又没有伤害什么人，怎么能把他关起来呢，这件事也许的确是我没法懂的。

科奈尔　对不起，妈。你老不想懂得，我们的的确确地是在打……内战哪。

母亲　还有呢？难道我们非打不可吗？

科奈尔　一定得打。因为人已经分成两派了，而统治呢，只能是一派，懂吗？这样，妈，我们只好用战争来决定谁来统治。

母亲　就是为了这个才互相残杀吗？

科奈尔　是的。没有别的办法。

母亲　我问你，他们就把统治看得这样重要吗？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家庭？让各人去管各人的家庭好了！

科奈尔　可惜家庭并不就是一切。

母亲　家庭就是一切！科奈尔。对我来说就是一切。你总不能说，彼得想统治别人。我是知道他的；他连一只小狗也不会打一下——也许你会，科奈尔，彼得才不呢。他没有命令别人的那种性格。

科奈尔　这不关紧要，妈；他的党想命令一切；想把一切都按着自己的意愿翻过来——这将是整个民族的灾难哪，懂吗？其实他们就是罪犯和叛徒的大集团哪，妈！他们想把一切都推倒，推翻——

母亲　不是这样，科奈尔，你不能这样说！我是知道彼得的……彼得决不会跟那些人在一起。你也不愿跟罪犯和叛徒在一起的呀，科奈尔。

科奈尔　可惜得很，彼得就是这样瞎相信人的——

母亲　他还孩子气呀！你从来不这么孩子气，也不那么爱交朋友，科奈尔。你从来也没有跟什么人交过好朋友，也许你有点骄傲——可是我们的彼得决不会跟什么坏事有关系。

科奈尔　那么，是我跟坏事有关系罗，妈。不管他的一派有理还是……我们。我们之中总得有一个人是很坏的。

母亲　你不，科奈尔。在你的性格里有着什么高尚的东西。你也不会做出什么龌龊……和见不得人的事。

科奈尔　这就对了。可是我得老实告诉你，我们的彼得是在……一个坏集团里，为了维持世界上的秩序，就得把这伙坏蛋根除掉……

母亲　等等，孩子。为了世界上的秩序，他们就一定得把我们的彼得关起来吗？

科奈尔　……一定得这样，妈。他已经掺和到这件事情里面来了——

母亲　这简直丢脸，科奈尔！他们把我们的彼得关起来，他们就不能有理！

科奈尔　妈，如果可能的话，彼得也会这样……抓我的。

母亲　彼得？

科奈尔　我是说，他的人，他的党，懂吗？

母亲　除非他们都是傻瓜……和笨蛋！你并没有想要干什么坏事呀，科奈尔！他们怎么能来抓你？这就跟把我们的彼得关起来一样，他们是没有权利的。这都是些坏人呀，科奈尔。恶毒，野蛮，愚笨。天哪，我真愿能够用这只老拳头打他们的脸——

科奈尔　不要这样说，妈！

母亲　我们不能把他放在那儿不管呀，科奈尔！你得帮着我点——你是说，他们还要把他关几天吗？

科奈尔　也许，妈，然后一定会放他的。外面是这样的静；你看吧，到明天什么都会结束了——

母亲　那你就会跟我去救彼得了？

科奈尔　是呀，妈。

母亲　今天我真的不能给他送点东西去吗？

科奈尔　今天不成，妈。

〔远处传来几声枪声，天慢慢地暗下来了。

母亲　这是怎么回事？

科奈尔　（神经质地）没有什么。在街上什么地方……求求你，妈，谁也不让出去。

母亲　可是彼得一定在等着……

科奈尔　老是彼得！这不关彼得一个人的事呀，妈。

母亲　你是说，东尼——或者你自己也可能出什么事吗？

科奈尔　原谅我，妈，我是说我们的民族。

〔远处又传来几声枪声。

母亲　但愿彼得不会出什么岔儿！

科奈尔　（在窗旁倾听着）但愿我们的民族不会出什么岔儿，妈。外面那儿有一个准备好了的排，他们个个都是好汉——人们称他们为优秀排。都是些呱呱叫的射击手，他们会第一批上去的。现在他们在等候着时间，并且在找着：科奈尔在哪儿？——我在这儿，朋友们。我走不开。我……得在家里。要是发生了什么的话，总得有人留在这儿呀。伙伴们，坚持住；可是我……你们不要等我了。

母亲　科奈尔，你怎么啦？

科奈尔　没有什么，妈。不用怕，我……留下陪你……和东尼。你知道，当街上不安静的时候，什么坏人都会出来活动——你什么也不用害怕，妈。我留在家里。（向枪架走去。）

母亲　你在那儿找什么？

科奈尔　找爸爸从前在非洲用过的那支步枪。得再擦一擦了。（从枪架上取出枪。）

母亲　我天天都揩过灰呀！

科奈尔　这个你不懂，妈。枪要求的多着哪。有时候还得用它打打，懂吗？（将手搭在母亲肩上）放心吧，妈。你会看

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母亲　彼得也会回来？

科奈尔　会回来，妈，会回来的。

〔科奈尔拿着枪走出去。黄昏时的暮色更浓了。

母亲　（望着他的背影）我知道你是不跟我说真话的，科奈尔。（在房里走着，这儿那儿地整理着东西。）

〔远处又是几声枪声。

母亲　天哪，彼得怎么办呢！（坐在躺椅上，绞着双手）基督上帝呀，救救我的彼得吧。玛丽亚，仁慈的圣母呀，可怜可怜我，救救我的孩子吧。耶稣基督呀，把彼得还给我。玛丽亚，上帝的母亲呀，为我的孩子求求他们吧。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呀，可怜可怜我的孩子吧！

〔彼得静悄悄地在门前出现。身上只穿着裤子和敞开的衬衫。房子里几乎完全是一片漆黑了。

彼得　你好啊，妈！

母亲　（一跃而起）彼得！他们已经把你放了？

彼得　哪里会有的事！我跟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讲的了，妈。

母亲　（迎向他）我真为你担心——到我跟前来，小彼得！

彼得　（躲闪着）不，妈。求你不要过来！

母亲　（想抓住他）怎么啦，小儿子？你上装丢在哪儿了？

彼得　（躲闪着）在那儿。在那儿。他们大概会给你送来的，妈。上装和别的东西。他们在这一点上倒是很正派的。

母亲　谁呀？

彼得　他们。那帮白匪，知道了吗？别开灯，妈。我很难过，可是我应该把这件事告诉你。所以我才来找你。我亲自

告诉你，也许会好些。

母亲　彼得，出了什么事啦？（想摸摸他）到这儿来呀！

彼得　（隐没在暗处）你别生我的气，事实上我真不能够为这个负责，妈。科奈尔也不能。

母亲　为什么负责呀？

彼得　天哪，妈，你还不懂！这该是意料中的事呀。科奈尔事先就知道这个。现在这件事已经结束了，知道吗？

母亲　（越发不安）什么事已经结束了呀，小彼得？

彼得　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妈。在半个钟头以前。

母亲　什么事呀？

彼得　喏，他们枪毙了我呀，妈！

母亲　彼得呀！（摇晃了几下，昏倒在地上。）

彼得　妈！天哪，我——谁来帮我一下！翁德拉！

〔翁德拉穿着白大褂从黑暗中奔出。

翁德拉　出了什么事？

彼得　你看，妈妈——

翁德拉　（跪下给她按脉）喏，让我看看，妈——

〔父亲穿着军服，从暗中走出。

父亲　她病了吗？

彼得　不知道，突然倒在地上了——

父亲　为什么你不当心点！（跪向她）亲爱的，你怎么啦？

〔伊日穿着飞行服，从黑暗中出现。

伊日　你好，彼得。妈妈不大好吗？（扭开书桌上的台灯。）

翁德拉　（跪在她身旁）心脏。她的脉搏很微弱——可怜的妈妈！

父亲　我们得叫个人来才好！

翁德拉　干嘛？我们不全都在这儿了。这会儿她不会醒过来的。神经受刺激了，懂吗？最好让她静一静——拿枕头来！

彼得　（找枕头）枕头。

伊日　（抱了一大叠枕头）给你。

翁德拉　把她的头抬起来，爸爸。（把枕头垫在她头下）好，现在安静地躺会儿吧，妈。（站起来）都走开，让她安静点。

父亲　（站起来）你怎么把她吓成这样了，彼得？嗳，你怎么回来啦？

翁德拉　等一下，爸爸。（把彼得转向灯光，察看着他的前额）哎呀！一个，两个。（把他衬衫掀开，察看着他的胸部，并用手指敲敲）一个，两个，三个。朋友啊，心都打穿了。

父亲　让我看！打的准哪！奇怪，有点儿象——有一次我们用铅弹枪毙一个阿拉伯人一样——孩子，你这是怎么的了？

彼得　用铅弹把我处死了，爸爸。

父亲　孩子呀，孩子，就是那些兵士枪毙了你？

彼得　那些兵士，爸爸。

父亲　彼得呀，你是不是犯了叛逆罪？

彼得　不是，爸爸。我是做着伟大……和可敬的事情。

父亲　反对兵士？我不认为这是对的，青年人。

彼得　在我们这方面也有兵士呀，爸爸。

父亲　两边都有军队？

彼得　是呀。

父亲　我们的士兵打我们自己的？

彼得　是呀，爸爸。

父亲　我不喜欢这样，彼得。我们的打我们的……你一定给弄混了，青年人。那你当了间谍啦，彼得？

彼得　没有，爸爸。我只是给报纸写过文章。

父亲　别撒谎了，彼得。单为这个，兵士才不会枪毙你呢。从前我们只枪毙间谍和叛徒。

彼得　今天时代不同了，爸爸。

父亲　似乎不同了。大概你们现在有了什么新的生活规则了，孩子。（转向母亲）喏，好些了吗？

翁德拉　（坐着，屈身向她）没有，还没有知觉；就象睡着了。

父亲　这就很好。她是唯一能听见我们说话的人——

翁德拉　——和跟我们说话的人。只有妈妈现在还可以看见我们。她还没有和我们失去联系。

彼得　（无目的地转动着书桌上的地球仪）朋友，当我不得不把那件事告诉她的时候，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时刻——

伊日　这点我知道，朋友。人在这种场合总有一种特别不愉快的感觉，就象承认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拉开书桌的抽屉，在里面乱翻着）嘿，你们知道妈妈连我们的烟斗都保存得好好的吗？真是一个好人！好妈妈！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她老说："拿着烟斗给我滚出去！"（用吸烟人那种熟练的动作，把空烟斗衔在嘴上）唔，唔。在这儿总是感到象在家里一样。

〔外面传来枪声。

父亲　（走到窗前）又象是在哪儿干起来了。砰！砰！这是步

枪。（倾听着。）

彼得　（无目的地搬动着烟灰缸和镇纸器）这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在射击了。

伊日　嗳，我的练习本子也在这儿呀！不，妈妈把什么东西都保存着！（翻着练习本子）啊哈，这儿有我画的图——好玩极了！是我从前画的一个新型的飞机翅膀。

彼得　（把橱顶上的一个黑人小塑像拿下来放在书桌上）让一让！

伊日　为什么把这个搬来呀？

彼得　只是……的确我自己也不知道。只是想做点什么，不是吗？

父亲　（从窗旁转过身来）让他那样吧，伊日！这只是死人的不安宁。老想让人家注意他在这儿，是吗？慢慢就会好的——听着，彼得，至少你坚持得……象个男子汉一样吧？

彼得　（把烟草盒搬到别的地方）坚持住了，爸爸。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父亲　这样才对呀。你是不能给我们丢脸的，知道吗？

翁德拉　（坐在母亲身旁）在枪毙的时候，那种感觉一定是——很不好受的。

彼得　这还用问！当人那样地绑着手站在六个大兵面前——朋友，我真可怜他们。要是我，都要不肯开枪了——

父亲　你的眼睛也蒙起来了吗？

彼得　没有，爸爸。我不让。

父亲　好样儿的。谁下的命令？

彼得　一个又干又瘦的高个子副官，爸爸。这家伙装模作样地来掩饰他的胆怯。还在我面前往手枪里装子弹呢……做得就象万一兵士打不中，他就自己来开枪打我一样。

翁德拉　他妈的！

父亲　这是应该的，翁德拉。只能这样。

彼得　这个笨蛋真惹起了我一肚子气！我跟他说，滚开，死猪，我自己来下令……

父亲　你不该那样，彼得。执行死刑……是一桩很严肃的事情。我曾经有一次……嗳，我在说什么话呀！

彼得　爸爸，人总得用点什么办法来鼓起自己的勇气。那真是一个很不愉快的场合——兵士们笑了，我也笑了。不知怎地我们的神经一下子都缓和了下来，知道吗？他呢，脸都气红了，拔出马刀，大叫："注意！瞄准！"——朋友，让我来告诉你们——

伊日　什么？

彼得　我先得做好准备，别让自己跪下来或者别的什么。突然在腿上……在肚子里有一种讨厌的软弱的感觉……呸！于是我就象一块抹布似地摔在地上了。真的，现在连我自己也记不清了，是不是那个混蛋喊出"放"的。我只感觉到，有一股冷气钻进了我的头发。

翁德拉　这是害怕。

彼得　可能是。（又在不安地搬移着东西）可是我得告诉你们……那真是一种可怕的感觉。真可怕。

伊日　（从练习簿上抬起头）你不必告诉我了。

彼得　不，你是想象不出的，伊日。谁也想象不出。

伊日　这个我知道，小孩子。你知道，我是从飞机上摔死的呀。

彼得　那算什么，那只是一眨眼的工夫。

伊日　你别这么想。从一万二千公尺高空摔下来，总得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谁也不能估计，到底在空中待了多久。只觉得……象是永远也落不到地上来似的，而大地呢，直往头上滚过来。

翁德拉　那时你想了什么呢？

伊日　其实也没有想什么。那真是一种可怕的寂静。完蛋还是落得个别的下场。摔下来的人可以十分平静、清醒和愚蠢地想着，还可以睁开眼睛望着，大概会在什么地方摔死。那儿我不要，那儿有森林；落到这儿那片田地上也许会好些——

彼得　那你还算好的，伊日。

伊日　你别这么以为。那种淡漠比什么厉害的痛苦还要坏，还要讨厌。就象全身都凝结住了，动也动弹不得——呸！

翁德拉　那不是淡漠，伊日。八成也是害怕啊。

伊日　我不知道；反正我再也不想重来一次了……哦！可怕的感觉呀！

〔静场。

彼得　嗳……你又是怎么样呢，翁德拉？

翁德拉　我的时间很长，朋友。一直拖了几天几夜。

彼得　慢慢地死？

翁德拉　是呀。三天以后，我就知道了……我一定要死。我

想了……和回想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哎呀！在那个……在那个时候我老是注意着，喏，现在我有了这样那样的症候了。肺也没有了，翁德拉！我就这样地挨过了很久很久——

父亲　我问你，翁德拉，你怎么染上了恶性疟疾？

翁德拉　那是一种试验呀，爸爸。我们想试验，那种讨厌的蚊子咬了度过传染病第一期的病人，是否还能传染疾病。你知道，这件事谁也不能确定，后来我就让它咬了我。

父亲　那么你就得了病啦。

翁德拉　得了，而且很严重。可是这件事的发生，其实是违反假定的。

父亲　嗳，这样的试验有什么价值吗？

翁德拉　（耸耸肩）有，至少有科学价值。我们想研究杆状细菌在蚊子身体内是怎样发展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呀，爸爸。

伊日　害疟疾病死是很苦的吗？

翁德拉　真苦呀，朋友。你得象拉撒路①一样地躺着。高烧，黄疸病和……喏，还有许多数不清的病。多厉害的病哪，朋友。呸！我再也不希望任何人染上这种病了。

彼得　这样说来，只有爸爸一个人是死得痛快的了。

父亲　我？你为什么这样想？

彼得　喏，阵亡嘛，至多嗒嗒两声就解决了；而且在那种场合人还可以反抗——

① 《新约》《路加福音》中说有一乞丐名叫拉撒路，患重病卧于路旁，无人过问。此处意思是得不到任何帮助。

父亲　可是，我其实没有死在战场上，孩子！

彼得　没有？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以为你是……

父亲　我知道，你们以为我是在最后一次进攻中倒下的，这样说完全是为了妈妈和孩子们。当然不能把事实告诉妈妈。

伊日　那你……

父亲　哪有的事，我并没有死。我只是躺在那儿，孩子。

翁德拉　受伤了？

父亲　是呀。土人就在那儿发现了我。

彼得　后来……

父亲　喏，后来他们把我折磨死了。（挥一下手）这个我们已经谈得够多了，不是吗？翁德拉，妈妈怎么样了？

翁德拉　脉搏好些了。

父亲　孩子们，这个自然不能让妈妈知道——

〔静场。

伊日　（翻阅着自己的练习本）你们知道，人们就把这个说成……是为了什么伟大事业而死的：为了科学，为了祖国，为了信仰，为了拯救人类或者其他什么别的东西；可是当一个人亲身经历的时候……

翁德拉　……那就变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我知道。如果一个人能想象到他在死的时候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许就不会说，为什么而死……是如何如何的壮丽了。壮丽！我在自己死的时候就没有发现什么壮丽之处。

彼得　我也没有，朋友。

〔远处又传来几声枪声。

父亲　唔，人老是为了什么而死，可是有谁真正知道是为了什么呢；大概不这样就不成。有时候我这样想……要是现在我是一个退役的团长或者将军，跟你们和妈妈住在一起的话——我会写点回忆录和种种花草……这也不算太坏呀，孩子。就那样地活下去好了，生命总归是生命嘛；至少人可以做点什么事情。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一些伟大的事业而死的：这个翁德拉是为了科学，伊日呢，是为了技术的进步，彼得呢——小彼得，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死的？

彼得　（在棋盘上摆棋子）为了平等和自由，爸爸。

父亲　啊哈。而我呢，是为了皇上，为了祖国和营的光荣；或者可以说，是为了一个团长下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命令，反正全都一样。这些都是壮丽和伟大的事业，只是……你们知道，我是你们之中一个死得最久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们——再稍稍地多活一些时候，并不是一件不值得的事情。从前我是非常喜欢生活的，孩子。非常喜欢。当我看着你们的时候，我就想，也许你们之中有谁真的会做出很好的……甚至伟大的事业来。可是现在我们都是英雄了。这简直是在受罪呀，青年人。我们都应该还活着。

翁德拉　（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这是活受罪呀，懂吗？只能看着别人做事——我们死了的人只好跟在后面走。（走向书橱）朋友，如果现在我还活着的话，我会发狂地工作的。长眠，我算尝够它的滋味了！

伊日　（看着自己的练习本）我高兴极了！

父亲　什么事？

伊日　这儿这个结构图的想法，完全是可能的，爸爸。真见鬼，从前没有做好它！等等，这儿应该是这样的——（坐在书桌旁画着）行啦。

翁德拉　（打开书橱）啊，我们的妈妈真了不起呀！

彼得　（下着棋）为什么？

翁德拉　她还一直在订着我的医学杂志呢！这是最近一期讨论热带病的医学杂志——从前我也常常在这上面发表文章。

彼得　那杂志上还曾有过纪念你的文章呢，知道吗？

翁德拉　（抽出一本）真的，我应该翻翻看。（舒服地坐在长沙发上，很快地翻阅着书页尚未裁开的杂志。）

父亲　（站在母亲身旁）你看，亲爱的，他们又都在你的身边了。他们待在这儿就象在家里一样。对你来说，亲爱的，我们永远象活着的一样，懂吗？

彼得　（下棋）不，这不行。唉，真难哪！

伊日　（看着图样）能行，只是重心会移到下面来了。

父亲　（打开旧的手提留声机）这留声机从前我老是带在身边的，孩子。就是在军队里我也是带着的。（机械地摇着发条）这一张是我最喜欢的唱片。可怜的妈妈还把这些东西留在这儿做纪念。（开动了留声机。）

〔留声机静静地唱着，父亲在一旁倾听，其余的人都在各干各的事。

翁德拉　（阅读杂志）嘿，他们已经发现治麻风病的药了。我真高兴。

〔外面传来射击声。

伊日　（画着图）还在那儿打。

彼得　（下棋）等着吧，这才刚刚开始呢。爸爸，你这个棋谱只能下个和棋了。不管白的还是黑的，都赢不了。真可惜。

〔枪声增密，唱片唱完。

父亲　这一张是我最喜欢的唱片——（转过身来听着）你们听见了吗？嗒嗒嗒。这是机枪，彼得。

彼得　这下可真的开始了！（一跃而起）真可惜，我真愿能够参加。现在，伙伴们，坚持住！

翁德拉　（站起，丢开杂志）这次又要造就英雄了，不是吗？——朋友，我真不愿意听见这个！

彼得　嘿，这是音乐呀！现在我们的人开始包围。已经开始了，朋友。现在开始冲锋。现在用机枪向街上扫射，冲呀，向前冲呀……真够劲！哥哥，我算没有白死了！

〔射击声加密，加强。

父亲　这是速射炮。砰—砰—砰—砰。距离——三千公尺，目标——正前方。

伊日　（站起来）市中心区呀，爸爸。

彼得　这是我们的炮！现在我们赢了！

父亲　不要吓坏了妈妈。

翁德拉　她什么也不会知道的。（从衣袋里拿出一条绷带，在手中机械地卷起来又放开来）发疯了，在街上射击！这是屠杀了！

彼得　就算屠杀好了！应该这样来为新世界开辟地盘。翁德拉，伊日，这是值得的呀！即使牺牲成千上万的生命——

你们听见这枪声吗？真是美极了！我要是能在那儿多好呀——

父亲　现在他们到处开枪——我不喜欢这样。这已经不是什么打仗了，孩子。这倒象是屠杀。

彼得　屠杀就屠杀好了！没有别的办法。人民总有一天会把这些叛徒一齐消灭光——打死他们，打死这帮白匪。你们听战斗是多么激烈！我们的人决不投降！步兵跟我们在一起。海军跟我们在一起。人民跟我们在一起。他们只有军官。他们只有飞机和大炮。可是他们不能用这些在城里来射击。那样他们会毁灭整个城市的，爸爸，是吗？

父亲　我不知道，彼得。你们现在有着另一套规矩了。

伊日　（在收音机旁）电台在谁的手里呢？

彼得　当然在我们的手里。试试看，伊日，让我们来听听他们——

伊日　好。（扭开收音机）静一点！

广播声　（象是科奈尔的声音）喂，白军司令部广播。

彼得　（吃惊地）这是不可能的！

广播声　喂，喂！白军司令最后一次警告黑匪，赶快停止在城市街道上的屠杀。放下武器！五分钟后如再不缴械，我军司令将下令炮兵团，轰击城市。

彼得　（叫喊起来）他们不敢！爸爸，翁德拉，他们不敢这样做吧？混蛋们，别发疯了！

广播声　喂，喂！白军司令通告市民，立刻躲入地下室，四分钟后，将开炮轰击市中心区。必要时并将配备空军力量。

彼得　野蛮人！野蛮人！你们不能这样干！你们想用恐怖手段来赶走我们，你们这群白色的畜生——

广播声　喂，喂！黑匪领导方面将应为毁灭城市，毁灭人类生命负责。我们是及时地警告过了的。我们协商直到最后一分钟，而黑匪在同时则开始恶意地屠杀我们的人质，屠杀我们的军官和市民……

彼得　这是撒谎！是你们开始的，你们这群狗，血腥的狗！（敞开自己的胸膛）这个是什么？

广播声　我们拒绝继续谈判。不论何人，手携武器者，一律就地正法。不论何人，站在黑匪方面者，将受到军事法庭审判。喂，喂！两分钟后将炮轰市中心区。我们最后号召黑匪投降。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在巨大的毁灭前拯救我们的城市。

彼得　不，不，不。不要听那一套！外面的伙伴们，你们不要投降！让他们毁灭这个城市好了！让他们那样做好了！

翁德拉　也为了这个而死，是吗？关上，伊日！

〔伊日关上收音机。

彼得　是呀，为了这个而死！黑军，投入战斗！为了我们的自由！为了我们的胜利！为了新世界！伙伴们，伙伴们，不要投降！只要我们的事业能够胜利，让全城毁灭吧，让民族灭亡吧，让世界崩溃吧！全死光也比受白狗的统治来得强——

〔远处炮声。

父亲　真的开炮了。一百五十毫米口径的大炮。你们看，他们倒说话算话啊。

伊日　你们看，朋友，现在我倒高兴了——

父亲　因为你是死人，是吗？我相信你。轰！二百四十毫米口径的大炮啊，孩子。

彼得　刽子手！可恨的刽子手！

翁德拉　等会儿……静点。妈妈恢复知觉了。

伊日　可怜的妈妈，恰巧又在这个时候——

父亲　把灯关了！

〔一片漆黑。炮声和机枪声骤起。

翁德拉的声音　再见吧，妈。

父亲的声音　不用害怕，亲爱的。我们总是和你在一起的。

伊日的声音　这只是一阵暴风雨，妈，很快就会过去的。

彼得的声音　刽子手！刽子手！

〔炮声和枪声。远处火焰的红光染红了窗外的景物。

母亲　（抬起身来）彼得！——科奈尔！——东尼！——科奈尔，出了什么事了？彼得在哪儿呀？——科奈尔啊，你听见了吗？

〔东尼出现在门口。

东尼　妈妈，妈妈，你在这儿？（开灯）我在找你——

母亲　（蒙住眼睛）东尼，彼得在哪儿？还没有回来吗？

东尼　没有，妈。你……

母亲　东尼，那儿出了什么事啦？

东尼　开火了，妈。可是很远，知道吗？你别害怕。我一样可以陪着你的——（拉开书桌的抽屉，想拿出科奈尔上好子弹的手枪）你一点也不用害怕！

母亲　你拿什么，东尼？把手枪放在那儿！不要拿它，那对你

一点用处也没有！

东尼　你知道，妈……我只是在想，如果出了什么事……科奈尔说过的……

母亲　科奈尔在哪儿？叫他来！

东尼　你不要生气，妈——

母亲　东尼，科奈尔在哪儿呀？

东尼　到那儿去了，妈。他带着步枪跟我说："东尼……叫妈妈别生气，我不得不离开她……我得走了！"

——在炮声中幕疾落

第 三 幕

〔同一房间，只是所有的武器都已从墙上和枪架上拿走了。

母亲 （从墙上取下最后一对手枪并把它们锁在抽屉里。钥匙收在身边）这样好。我不要东尼眼睛老是看见这些武器。（四周察看）我不要他看见这些。（走到窗前，关上百叶窗）也不许他从这儿向外看。（扭开了门口的电灯开关）都藏好了？（走向收音机）你呀，你也不许再说话了。我不让东尼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犹豫地站在收音机旁）我呢……我也不要知道这些。我什么也不想听见。我对什么也不感兴趣了。（犹豫地）喏，看吧，你得闭住嘴了。你还想说话吗，啊？你还想把东尼的脑瓜子弄得昏沉沉的，是吗？不，不，你已经不能在这儿再向我们叫嚷了。随你广播什么——可是在这儿却不行。在这儿不行。这儿有我。你再也不能向东尼花言巧语的了……喏，你有什么说的？（扭开收音机）怎么啦，你？……

女广播声 （女性的，热情的，急迫的）这是罪行哪。这是违反一切法律的罪行哪。所有的条约被践踏了，这儿发生了最野蛮的武装侵略。听着，听着，听着：没有宣战，没有原

因，没有一句话的谈判，外国军队就跨进了我国的边界。没有一句警告的话，没有理由，没有宣战，外国的大炮和飞机就开始射击和轰炸我们的城市。敌人利用我们民族由于不幸的内战而削弱的时机，在“恢复秩序”的借口下侵入我国。谁给了他们这样做的权利？他们有什么理由来侵略我们？没有理由，没有权利。我们向全世界呼吁：这儿发生了罪行，发生了滔天的罪行啦。We call the world: hear, hear, it is an outrage, it is an awful crime!① Nous appellons toute l'humanité: voyez, quel crime!② Wir rufen die ganze Welt: es wurde ein schreckliches Verbrechen begangen!③ 我们的民族，我们不幸和精疲力竭的民族就象牲畜似的在被人家屠宰！

母亲 （关上收音机）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喊呀？我不要听你的！罪行！罪行！他们枪毙了我的彼得，就不是罪行？我的科奈尔不得不在战争中死掉，这就不是罪行？我的科奈尔呀！我的彼得呀！你还跟我喊什么罪行！我，我知道什么是罪行，我是当妈妈的；我所遭到的罪最多。我知道，你是不知道我的孩子们的；你哪里能知道，从前他们是怎样地挤满了这儿——你向全世界叫吧！我从前也喊过，你以为有谁理会过我？（扭开收音机）

女广播声 ……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应该互相帮助。我们要

---

① 英语：我们向世界呼吁：听着，听着，这是严重的侮辱，这是可怕的罪行！

② 法语：我们向全人类呼吁：你们看，这是怎样的罪行！

③ 德语：我们向全世界呼吁：发生了多么可怕的罪行！

抵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们要筑起肉体和心灵的长城。跟敌人作战的我们各军团，以壮烈的勇敢精神在战斗着；可是，如果他们得不到兵力补充，他们是坚持不了的。我们号召全体男人：去！调换他们去。你们听着，我们号召全体男人。号召你们，全国的男人们：报名去，报名去，拿起枪杆来！我们号召你们，全国的妇女们：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子送上前线去，你们去代替他们原先的工作……

母亲　（关上收音机）不，不。你在白费心思。我谁也不能送给你，我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东尼不能去，东尼还是个孩子。总不能命令孩子们上战场呀。这完全是胡说。你有什么权利送人家的丈夫和儿子上战场去？不是你的，你就别说！你也有儿子吗？告诉我呀！（扭开收音机。）

女广播声　……这已经不是人的声音了，这是祖国自己在召唤你们。我，祖国在召唤全体男人。我，祖国——母亲，在请求自己的儿子。保卫我，保卫我的孩子……

母亲　（关上收音机）不，你不是母亲！我才是母亲，我，我，懂吗？你有什么权利来管我的孩子？如果你是母亲，你也不会把他们送上战场的！你也会跟我一样把他们藏起来，跟我一样把他们锁起来，你也会叫：我不给，不给！你要知道，我已经没有什么人可送了。没有人在这儿了。这儿只有我，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太婆。我已经把所有的儿子都交出去了。我已经没有人了，我没有……

〔东尼站在门口。

东尼　妈……

母亲　（转过身来）你到这儿来干吗？（恐惧地叫起来）东尼，你也——？（疾奔到他面前，周身上下地摸着）没有，感谢上帝，这是你，这是你！你活着，啊？你把我吓坏了！你来这儿找什么，东尼？你知道的，我不要……你在这儿听那个女人的话。我不要，东尼！

东尼　妈，她有着那样……美妙和可怕的声音！你知道，我简直可以活生生地想象出她是个怎样的人：她的身材高大，面孔苍白……还有着一对很大很大的眼睛……

母亲　不要管她。

东尼　可她在召唤我呀！

母亲　这不关你的事，东尼。不要管她，随她说去。不准你再到这儿来了，我的好孩子。我要把这个房间锁起来。

东尼　为什么？

母亲　（坐下）喏，我要锁上。你知道，我得把储藏的食品放在这儿。战争期间，我得有东西给你吃呀，我的亲爱的。反正这个房间也没有什么用了——谢天谢地，我总算没忘记要储藏点粮食！我们两个，你知道，我们要住到下面去，住在地下室里，不让任何人看见我们。这儿将会象是一所死绝了人的房子。

东尼　可是，妈——

母亲　等等，东尼。别害怕，我会把你藏得好好的，谁也不知道你在家里。你也不准出去，就在这儿待着，我们一直待到战争结束。甚至使你不知道现在外面有战争。战争不关你的事，懂吗？你还太小。我们将要象小耗子一样躲在地下室里，你呢，可以在那儿念点书，喏——和回想回

想，太阳是怎样地在外面照耀着。你说，我们不是也会过得不坏吗？

东尼　妈，我求求你——求求你，妈，放我走！

母亲　咳，孩子，你在说哪儿的话呀？再别提这个了，孩子！

东尼　求求你，妈，放了我吧，放我报名参加志愿军去！妈，我不能留在这儿——

母亲　别瞎想了，东尼！你还可以不用去。你还没有满十八岁呀——

东尼　这是一样的呀，妈。你看吧，所有的人都要去，我们全班都要报名，妈呀，求求你，妈，你应该放我去！

母亲　胡说，你这个孩子。他们要你去那儿做什么？

东尼　你不要这样想，妈，我会象我们班上每一个同学一样，做一个好战士的！我已经跟人家说过了……

母亲　跟谁？

东尼　学校里的同学们，妈。

母亲　我想，东尼，这也许是你妈妈的事，而不是你同学们的事吧。

东尼　原谅我，妈，可是人家都去呀……

母亲　就是这样你也不该去，我的孩子。你该留在家里。

东尼　为什么偏偏就我不能去？

母亲　因为你的性格不适宜当兵，东尼。因为你身体还太虚弱，因为我不愿意你去，儿子。够了吗？

东尼　别生气，妈，可是……你看，这是决定一切……决定祖国……和民族的呀……

母亲　你能保卫这个民族，是吗？没有你就不行，啊？我看，

孩子呀，再别谈这个了。

东尼　要是每个妈妈都这样说……

母亲　那我也不奇怪，我亲爱的。你想，有人把她的儿子一个跟着一个带走，她能受得了吗？要是她无动于衷的话，孩子，她简直不是个妈妈了！

东尼　可是，现在是在进行这样可怕的战争呀，妈——

母亲　我没有惹起战争呀，东尼。没有一个母亲惹起过战争。我们做母亲的，小儿子，我们从来也没有打过什么仗；我们只是为它付出自己的儿子。现在我可不再这样傻了，把自己最后的一个儿子也交出去。别人随他怎样做，可别管我！我什么也不给。我不放你走，东尼。

东尼　别生气，妈，可是……我应该。你知道，这是……命令。全体男人都应该去报到……

母亲　你还不是大人哪，东尼。你是我的孩子。我只要闭上眼睛，你知道，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一个刚刚牙牙学语的毛孩子，那样坐在地上，把玩具净往嘴里塞。不许这样，东尼，不许这样！把玩具从嘴里拿出来！

东尼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呀，妈！

母亲　不是？那么你过来，让我看看！你真要当兵去吗？从前我真有过一个……成年的儿子，东尼，可是他从前说的话……跟现在完全两样，还记得吗？我有过这样一个儿子，我教会他……憎恨战争，是吗？他曾经跟我说过："妈，等我们长大的时候，就决不会再有战争了；我们不要战争，我们不要互相残杀，我们不让人家把我们赶上屠宰场去，妈，人怎么会把武器拿在手里来反对人呀！"——对

吗，东尼？

东尼　对的，可是——现在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呀，妈。这只是保卫，懂吗？

母亲　难道你就能够去杀人吗？

东尼　能，妈。我想……当人必须……

母亲　那你……高兴去了？

东尼　非常高兴，妈。

母亲　那你看，东尼。你看。你也想从我的手里逃走了，我的孩子。我已经连你也不懂得了。你变得太多了，我的小儿子！

东尼　妈，你在哭？你……你放我去了吗？

母亲　不，东尼。我是一个年老……顽固的女人。我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去做我所咒骂的事情。我们做母亲的已经为你们的战争付出过很高的代价了，儿子。你不能去。我不放你去。

东尼　妈，你不能这样做呀！你看吧，我……我要逃走！逃走！逃走！

母亲　（站起来）你等等。看着我，东尼！看着我呀！

东尼　妈，我是这样地在求你呀……

母亲　你要丢开我，孩子？我会怎么样，这个你就不想了？你走了，我怎么还能活下去呀！你不能这样做，东尼。我只有你了。

东尼　别害怕，妈，我不会出什么事的！说真心话，我感觉到了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简直不能想象，我会出什么事。

母亲　不，这个你不会想象的，这个只有我能想象，东尼。我

能想象。你们，你们全都象出去散步似地跑走了："别害怕，妈，一会儿就回来。"我是知道你们的，孩子。你别想再骗我了。

东尼　不，妈，我并不想骗你。我知道，我也许……也许会在那儿死的。这个我完全可以清楚地想象得到……自从我决定要去的那一刻起，我已经死过好几次了……你看，我还是这样活过来了——或者我会在那儿看见我们班上的同学躺下来——就好象全体都死了，懂吗？他们就那样躺在一起，手指上还有着墨水的痕迹——你看，我还不是全不在乎。我一点儿也不害怕。你懂吗，这就是说，我必须去，我简直不能想象，我会不去的……我们大家说过，这是我们全体的……义务。

母亲　可是你知道，东尼，什么是你的义务吗？你的义务就是留下来陪着我。你代替爸爸……和哥哥……应该这样做。你们总得有个人留在这儿呀。或许我也有……这份权利吧，孩子！

东尼　我知道的，妈，可是这个是更大的义务呀……

母亲　更大的，更大的——我知道，孩子，你已经不把我看在眼里了。末了我变成你们的……什么不重要的东西了。我对你们男人的伟大义务早就领教过了，——我真愿意能象你们这样认真地来接受它，不需要别人来请求，东尼。可是做这事我是太老了。太老了，太老了呀，我的孩子。

东尼　妈，你要是不放我，我就——就——

母亲　就什么？就不爱我了，是吗？就会恨我，啊？就会瞧不起我和你自己，就会象坐牢一样的难受——这个我知道

的，东尼。别爱我吧，我的孩子，可是我还是把你留下来！等战争过去了，你自己会这样说的："你是对的，妈，就是在生活上也是需要男人的。"（将手搭在他的肩上）对吗，东尼？

东尼　（摆脱她的手）请你，妈，让我——

母亲　好，别爱我吧，小儿子。就是在这方面……我也已经是一个硬心肠的人了。最后连爱情也是狠的了，坏的了，我的亲爱的。我变成了一只老母狼了。世界上哪有一样东西能象母爱那样疯狂哪——你要走，就去吧，东尼。可是先杀死我，再去。嗳，为什么不走呀？

东尼　请别生我的气，妈！你知道，我是不会这样跟你说的，可是让她……让祖国来说，那你看，你自己看看，我是必须和大家一块儿去的嘛……

母亲　我什么也看不见，东尼。难道你也不知道，我是哭瞎了眼睛的吗？我，这样的老太婆，我要看什么！我只老是看见你们，孩子，你们，只穿着衬衫的毛孩子——你们长大了，也许我连这一点还没有习惯呢！过来，孩子，让我看看！你是怎样大了呀！嘿，东尼，你必须象……大人一样做事了吗？

东尼　是呀，妈。我必须这样。

母亲　那你就该知道了。你不应该把一个年老、疯癫和有病的妈妈丢在这儿受苦。你不知道，我会怎样做的；我会跑到街上去，大声地叫着：我咒骂这个战争，我咒骂那些把你们送进战争里去的人……

东尼　妈妈！

母亲　你不该走，东尼。你应该是妈的靠山……和保护者。我只有你一个人了。我知道，这对你是一个牺牲……可是作一个大人，东尼，你就该承担起这个牺牲……

东尼　（为了忍住哭而紧紧地咬着嘴唇）妈，我……这个你知道，当你需要我的话……我就……我真的不知道……

母亲　（吻着他的前额）这就对了呀。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的。你是一个理智……和勇敢的孩子。爸爸也会因为你这样而感到高兴的。来，东尼，我们得准备准备……来度过这个战争。

〔母亲扶着东尼的肩头，把他领出去。在门边关上了灯。房里一片漆黑。

〔可以听见房门上锁和抽出钥匙的声音。

翁德拉的声音　（在黑暗中）可怜的妈妈！

父亲的声音　可怜的东尼！

科奈尔的声音　这样对那孩子来说，真是太可怜了。

〔静场。可以听见外面的小鼓声和军队行军声。

彼得的声音　你们听见了吗？兵士。

伊日的声音　他们开上前线去。

父亲的声音　走得好啊。一——二！一——二！

科奈尔的声音　我真想马上跟上去。

〔静场。小鼓声渐远。

父亲的声音　伊日，你也许可以从收音机里收到什么消息的。我们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伊日的声音　对，爸爸。（扭开收音机。）

男广播声　（瘖哑的男声）……我东线军团在艰苦战斗之后，

继续撤退；右翼背山坚守，予敌人以坚决的反击。

父亲的声音　只希望敌人别包抄我们哪！

男广播声　在空战中，敌机被击落十七架。我机九架未返回基地。

伊日的声音　九比十七，不算坏呀。

男广播声　敌人仍继续对我非军事城市进行轰炸。市民死亡数目估计约有八千人。敌机侵袭过的维拉麦贾城市的命运，迄今尚未获得更详尽的消息……

父亲的声音　关上它，伊日。有谁来了。

〔收音机关上了。

〔寂静。

〔钥匙开门声。母亲走进漆黑的房间里来。

母亲　（锁上门，向前走了几步，就站住不动了）我知道，你们在这儿。你们就象蟑螂恋着啤酒似地老往这儿钻。——你们对我有什么要求呀？

父亲的声音　我们只是来看看你，亲爱的。

母亲　才不是来看我呢，瑞哈尔德。（开了书桌台上的台灯，四下张望。）

〔老人、父亲、翁德拉、伊日、科奈尔和彼得在房里各处站着或坐着。

科奈尔　晚安，妈。

母亲　看，你们全都在这儿了呀！

父亲　亲爱的，你还没有注意到——外公也来了。

老人　（坐在靠椅上。他穿着老式的黑色服装，胸前佩有勋章）晚安，孩子。

母亲　外公也在？爸爸，我很久没有见着你了！

老人　是呀，孩子。我没有怎么变吧，啊？

母亲　没有。可是为什么，你们……（望望这个，又看看那个）为什么你们都聚在这儿呢？是要开家庭会议吗？

翁德拉　哪儿的话，妈。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我们只想跟你在一起。

母亲　你没有说谎吗，翁德拉？我不知道，有些时候，你们似乎来得太勤了。——你们在这儿谈过什么了？

伊日　没谈什么，妈。只听了听新闻。

母亲　看哪！简直不能相信，你们现在对这个还感到兴趣。

彼得　我们死人吗？非常感兴趣，妈。比你所能想象的感兴趣得多。

母亲　感谢上帝，只是现在你们再也不能参与这些事了。

父亲　你别这么认为，亲爱的。比你知道的要多。比你们活人知道的都要多。现在在战争的时候，我们死人又都站起来了——

科奈尔　这就是说，我们并没有象你想象的那样完全死了，妈。

彼得　你知道，现在发生的事还决定着我们的命运。还有我们的事业。

母亲　你们的事业，我知道。如果这个就是你们的事业，那你们就别再夸口了。

父亲　嗳，亲爱的，战争现在还没有结束呢！我们还可以打赢的。只要补充新的兵力……我真担心左翼。亲爱的，你把我的军事地图放在哪儿了？

母亲　(开了书桌抽屉的锁)在这儿。你要这个干吗?
父亲　只是看看。谢谢。(在桌子上铺开地图。)
科奈尔　最坏的是,爸爸,我们的干部伤亡太大了。军官也太少。在这次内战中,他们死亡得那么多,真是令人吃惊。现在人们才可以看到,这几乎成了一座怎样的空城了呀!
彼得　关于这个空城嘛,自然你们是有罪过的罗,科奈尔。
科奈尔　我们才没有呢,彼得。是你们有意识地这样做的。你们和着你们的无政府主义,你们的臭工人,你们自杀性的和平主义……
彼得　嘿,你们呢,就用了你们的大炮。这就更坏。
科奈尔　别信这一套。或许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来看看,你们是在怎样地毁灭了我们的民族,啊?真该感谢,那会闹成什么样子了!幸亏在你们溃败之前,我们至少还保住了军队的核心!
彼得　感谢上帝,我们至少教会了人民如何来战斗。你还应该高兴的是,他们已经能视死如归啦!
科奈尔　可就是不听话。
彼得　是,人民大概再也不会听你们的话了。战争以后,你再看吧!
科奈尔　看吧,战争以后,谁还会有时间来搞你们那套无聊的乌托邦!
彼得　会的!恰巧就会!朋友,只要把人民武装起来,那就可以看出,这场战争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科奈尔　彼得,要是说有谁能胜利地度过这次战争的话,那将只是民族,坚强、有纪律、觉悟了的民族。为了这个我祝

福这次战争。也为了将来结束一切愚蠢的有关新的、更好的世界制度的胡说……

母亲　孩子，孩子呀，你们还要吵嘴？你们就不害臊？你们两个为了这个死了，还不够？外公会怎样说你们呢！

老人　这个我可不懂了，孩子；你知道，他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嘛！

彼得　原谅我，妈，可是，在我们为之而斗争的目标还没有达到之前，我们的思想仍然存在。——我们死了以后，也还是存在着。

翁德拉　妈，我们大家都还在继续着自己的斗争。为了真理，为了民族，为了人类——就象活人一样。我们还想使我们的事业获得胜利。即使在死后——我们还是可能输的。

父亲　（看着军事地图）这条战线是完全可以守住的。孩子，这简直是个经典式的军事部署呀：这儿是牢固的中心，再从两翼去打开缺口——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野蛮人一直赶到海里去！

科奈尔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这样，爸爸，可是为了打开缺口，我们就应该配备上强大的兵力。

父亲　应该，青年人，应该这样。我们大家都要上那儿去，不是吗？

母亲　这个大家是指谁呀，瑞哈尔德？

父亲　喏，大家呀，亲爱的。我们也去。我们也去的。

母亲　你们上那儿有什么用呢！

翁德拉　比你想的有用得多，妈。民族也应该有自己的死人

跟它在一起。

母亲　所以它才必须制造这么多的死人，是吗？

彼得　你知道，妈，这一次也关系到我们的呀，要是这次战争输了——

科奈尔　——那么我们大家都是白白地死了；那么在我们死后……什么也没有剩下来，妈。

母亲　瑞哈尔德，孩子们，你们……你们真的想去吗？

伊日　应该去的，妈，这是责任哪。自然你也知道，他们在召唤我们了。爸爸跟自己从前的团——

彼得　我愿意参加志愿军。

伊日　我呢，喏，我或许还是留在空军里。

父亲　东尼要是能到我的团里来，那就更好了！

母亲　瑞哈尔德！

父亲　这个军团过去是呱呱叫的呀，亲爱的。光荣的团哪。当然它也老是死人最多的。

母亲　你们原来是为了这个跑来的呀，啊？我早就料到这一着了！我可不把东尼交给你们，听见了吗？东尼不能去！东尼不能去！

父亲　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亲爱的。我真可怜这个孩子。

翁德拉　你要懂得，妈。如果要东尼留在家里的话，这会使他受到很大的打击。东尼本来就是一个很敏感的人——这对他来说是一件有关良心的事情。

伊日　他无论如何是一个……少校的儿子呀。他父亲死在战场上……象个英雄。如果东尼不去报名，请问，那又成什

么话了！这是荣誉问题，知道吗？

科奈尔　这是卫国战争，妈。他应该去。这是他的义务。

彼得　妈，我也求求你。你知道的，从前我是……我是反对战争的，可是我们必须来反抗这种暴力呀，妈。这是有关信仰的事情。

母亲　（怀着怒意地看着他们）你们也要他死去，是吗？你们就是为他来的，是吗？你们都这样来反对我！你们都反对我！

父亲　嗳，亲爱的，这哪是反对你呀！

母亲　是！我知道，你们会怎样来对付我的！荣誉啦！良心啦！信仰啦！义务啦！就是这些吧？再多些你们就不知道了吧？

翁德拉　你这想的是什么呀，妈？

母亲　你们还忘记了跟我说："这个你是不懂得的，妈。这是男人的事情。"

父亲　说得对，多洛雷斯①！这是男人的事情。

母亲　那好吧。我也做做……自己女人的事情，自己妈妈的事情。我们大概……不会互相了解的，瑞哈尔德。你们呢，孩子……跟你们也是谈不拢的。我看，这件事情……我们不必再谈了。

伊日　可是妈妈……

母亲　别惹我！你们走开！我……我不要看见你们。（转过身去。）

---

① 母亲的名字，是意大利字"痛苦"的译音，此处作者意指母亲是痛苦的化身。

〔静场。死者束手无策地互相看看。

翁德拉 妈妈不相信我们——

母亲 我有我的道理，翁德拉。

翁德拉 我们是东尼的……坏榜样，是吗？可是假如外公也这样说呢——

老人 什么，我？（大家转身向老人）天哪，这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孩子。我又不是什么兵士或者英雄……我连什么战争也记不清了。

母亲 爸爸，你会把你最后一个儿子送上前线去吗？

老人 孩子，我们所处的是那样古老的时代——你们可不同啦。你们对战争和这一类的事情都习惯了。一个人死了，一千个人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死了，这对你们算得了什么呀？可是谈到我们，哪有的事！战争对我们来说就象是——神话，知道吗？就象是什么在我们这儿根本不会真有的东西。

母亲 要是有了，爸爸，要是有了呢——？

老人 等等，我们老人做事不能这样快。你知道，我们最多也只是读过关于战争的书；我们也学习过，为祖国而死是光荣的事。我们老年人是相信这个的呀，孩子；对的，那时候是不大象现在——那简直是件稀有的事情呀，知道吗？喏，我只能是那样的。为祖国而死——我会去的，孩子。告诉你，我会去的。

母亲 这我相信，爸爸。可是你会把你的孩子送上前线去吗？

老人 等等，这是另一个问题罗，别把我搞混了。我只是说，如果我是东尼的话，我会去的。现在，我是个老人了，孩子，

而且——喏，我在生前也没有做什么英雄的事情。当时这个也是非常吸引我的，不是吗？我这样想，美好的职位呀，那样大的衙门呀，还有勋章和头衔呀——等等，我想说什么来着？

母亲　爸爸，你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去死吗？

老人　啊哈，我知道了。你看，我是一个活到了头的人；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一切……死后也留下了一个好纪念。那是幸福的生活呀。可是有时候我这样想——那就是全部了吗？——喏，你看，孩子，就是这样的。

母亲　你这是想说什么呀？这和东尼有什么关系？

老人　没有，女儿，没有关系。我只想使你知道，生命是什么。你知道，当你妈妈生你的时候……你妈妈可能会死掉的。当时我跪在她身旁，并且……喏，感到非常羞愧，知道吗？我曾经这样说过……现在我老婆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把孩子生下来——而我能做什么呢？——那你看，生命的价值就在这里：有时候为了生命还得付出……生命哪，女儿，这也是女人的事情呀。一切事情都是这样的，懂吗？假如为祖国付出生命……假如为荣誉，为真理，为自由付出生命，难道没有很大很大的价值，啊？放他去吧，放你儿子去吧。这样就……好了。

母亲　爸爸，你没有再多的要跟我说了？

老人　我真不知道，女儿。我只想在这次战争里也干点什么。假如我至少能把一个外孙送去……就是一个吧，也可以说明我不是那样完全死了，那样一点用也没有了！你知道，象我这样年老的、死了的人不能做什么别的事了——

母亲　爸爸，你从来也没有见过东尼！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呀！

老人　对呀，没有见过，可是这是我的家族呀。为了我们，他也应该去的。这样古老而又体面的家族呀——

母亲　爸爸，东尼不去！

老人　你这样想的，女儿。这很可惜。我们曾经是那样体面的家族呀——

〔静场。

父亲　嗳，你看，亲爱的。放了那个孩子吧！

母亲　瑞哈尔德，你是完全不知道东尼的呀！你从来也没有抱过他，摸过他……你不知道，他刚出世的时候是怎样的软弱，你没有见过他那双可怜的小手……要是你知道他的话，你就不会这样想，你就不会这样说了！东尼不能去。东尼当兵是太弱了。你知道他，翁德拉，你是医生，你说一句……你说，东尼是怎样的弱呀！你自己就时常给他开药方的，还记得吗？翁德拉，从前你对他就象爸爸一样。你说，你说呀，东尼不能去！

〔翁德拉沉默地耸耸肩。

母亲　你不想说？——那你说，伊日；你从前是孩子中最爱玩的一个——因为东尼不会玩，又不想玩，你把他折磨得够苦了！当时你老是这样说："东尼没有什么用，东尼是个小姑娘，东尼是个胆小鬼。"——你想想看，你是怎样笑他的呀！说呀，伊日，你自己说：这样胆小的孩子能上战场去吗？你能这样想吗？

〔伊日沉默地耸耸肩。

母亲　你也不想说，啊？那你说，科奈尔，你说，彼得，你们总

知道，东尼是一个怎样……神经质的人。他的脸老是苍白得象堵粉墙，当你们吵架的时候，他总是吓哭了——你们还记得有一次他看见人家打马的事吗？他几乎得了惊风病……一个星期以后，他还在睡梦中叫喊着……请问你，科奈尔，他怎么能上前线？看在上帝的面上，彼得，至少你说说呀——你们两个人总是更了解他些！

科奈尔　难哪，妈。大家都应该去的。

母亲　你们不喜欢东尼！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喜欢他！

父亲　我们是喜欢他的，亲爱的，我们的确喜欢他，只是……他要是留在家里的话，这孩子他自己会难受的。我们完全是为了他……

母亲　假如是这样的……假如他留在妈的身旁也是一种牺牲的话……那就让他难受吧！连东尼这个唯一留下的孩子也已经不爱我了！

翁德拉　爱，妈妈。他非常爱你。我们都爱你，知道吗？

母亲　你不要这样说吧，翁德拉，你们不要这样说吧！你们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你们总有着什么别的东西，鬼才知道是些什么比爱情更伟大的东西；可是我就没有。我就没有什么比爱情更伟大的东西，瑞哈尔德。我想象不出有什么更伟大的东西。要是你们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孩子——瑞哈尔德，要是你看见了东尼是怎样出世的！他是那样的软弱无力——要是你看见了他那头可笑的头发——天哪，你们怎么会想到，东尼能上前线的呀！

伊日　妈，东尼已经是大人了。

母亲　只有你们这样觉得，我才不呢。哎呀，你们什么也没有

懂！东尼还是个孩子，在我哭他爸爸的时候出世的，他还是个在我怀抱里的孩子，我牵着他的小脏手——上帝，天哪，你们发疯了！我怎么能把这样的孩子放到什么地方去呀？

科奈尔　你把我们也……放走了呀，妈。

母亲　这是假话！我没有放走！而是你们，你们老是有着自己的世界，我怎么能老跟在你们后面。你们有着自己的世界，在那里你们做着伟大的……你们为什么这样想，对我来说，你们有时候也是大人或者成人了？你们？你们想，我会把你们看做英雄吗？不，孩子！我只把你们看成被打死了的毛孩子，一群遭到了不幸的傻孩子……就是你，瑞哈尔德！你知道，对我来说，你是什么人吗？是丈夫。他张开了嘴睡在我的身旁；我可以听见他的呼吸，我整个身心感到，我高兴地感到，他是我的。可是他突然在什么遥远的地方被打死了！难道你们就不懂得，这是件多么无聊的事吗？你们的愚蠢，你们陌生的非洲和我有什么关系，而我得受这份罪！又是我，又是我得为它交出我的人——

父亲　这已经是很久的事了呀，亲爱的！

母亲　不久，瑞哈尔德。对我来说，一点也不。对我来说，都是现在的事。或者你，翁德拉：对我来说，你还是一个牢骚满腹，老是愁眉苦脸的小孩子。你在活着的时候非常懂事；我跟你在花园里散步，就象非得依靠你似地用手扶着你的肩膀——或者你，伊日：我就是常常给你补裤子的呀！你老是喜欢爬树——还记得吗，每天晚上我怎样用

碘酒来搽你那经常有的青紫块和伤痕？你说："不痛，妈妈，这不算什么……"或者你，科奈尔——

科奈尔　说这些干吗呀，妈！这都是些小事情……

母亲　干吗？你看，你们恰巧就不懂得这些。你们看吧，就是现在，每个这样的小事情对我也比你们的远征和战争重要千万倍。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妈妈从你们那里留下来的就只有这些小事情。我只能在这些小事情上来服侍你们。那是我的世界。当你们往脑袋里装进了什么伟大的东西时，你们就用什么办法从我手中溜走了——你们就象要做什么坏事一样，连我的眼睛也不敢直看。"这个你是不懂得的，妈！"现在你们又有着这样一副躲避人的眼光了，你们全都有。我知道，你们又有了什么秘密计划，你们的事情，伟大的事情——

翁德拉　别生气，妈，可是这次的确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呀——

母亲　我不要听这个，翁德拉。谈东尼的事，我什么也不要听。你们有你们的理由，我也有我的。我知道，你们有自己的任务和责任，有自己的光荣，自己的荣誉，自己的祖国，我不知道，还有些什么……

父亲　自己的义务，孩子他妈。

母亲　是的，自己的义务。我也曾经有过自己的荣誉，那就是你们。我也曾经有过自己的家，那就是你们。我也曾经有过自己的义务，那还是你们，你们，你们——那么你们解释给我听听，为什么偏偏是我，为什么老是我，为什么在世界历史上只有我，我这个妈妈，我这个女人，要为你

们伟大的事业付出这样大的代价！

老人　不要生他们的气，孩子。

母亲　我不生他们的气，爸爸。我恼怒这个世界。他们老是为了什么伟大的，光荣的事业或者拯救或者别的什么，把我的孩子送去死。——告诉我，爸爸，要是这样，这个世界就会变好些吗？到底有什么用呢？

老人　有用，女儿，有用。你知道，伟大的过去也是必须有的。

父亲　我知道，亲爱的，这很是难为你，可是——你知道，当我这样看着你的时候——

母亲　你不要看我，瑞哈尔德，你们都不要看我，孩子！我生气的时候，一定是很可怕的。

父亲　你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知道吗？假如这是必要的话，亲爱的，你也会去死的。

母亲　可只是为了你们呀！只是为了你们而不是为了什么别的东西呀！为了自己的丈夫，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孩子们——别的不关我这个女人的什么事！不，不，不，东尼我不给你们！

〔静场。

翁德拉　你知道，爸爸，妈妈也有点对。实际上东尼身体……是很弱。他是那样一个瘦弱、发育不全的孩子——

伊日　我看那是性格上的懦弱，翁德拉。他很容易激动，同时呢，又是胆小如鼠。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胆小的孩子。

科奈尔　他自己可不能为这个负责呀，伊日，这是神经质啊。东尼是很聪明的，可是也是非常神经质的。我就不知道，这个孩子将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彼得　我也很为他可惜。这样下去他会变成个一钱不值的人。

母亲　不，你们不能这样说！你们在冤枉他！瑞哈尔德，你不必再加进去了，他们已经把他贬得够狠的了！东尼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可是别的方面都改变多了……你应该高兴的，现在他是那样的健康和有力气！还得告诉你，他自己就想报名去！他自己跑来求过我——东尼不能为这个负责。是我不放他。现在我还是不放他。

父亲　多洛雷斯，为什么呢？

母亲　因为我不愿意一个人孤零零的。也许是出于我的自私吧——可是，现在我只有东尼一个人了，瑞哈尔德！求求你们！孩子，求求你！爸爸，把他留给我吧！如果我没有人可以服侍，如果我什么也没有了，我还有什么可活的呢——难道我对我生的孩子就一点权利也没有吗？难道我们做妈妈的人在这几千年内还没有劳累够吗？求求你们，孩子，看在我的份上，看在你们的头发斑白、精疲力尽的妈妈份上，你们自己说，我不应该放东尼走——你们说呀，难道都没有听见吗？

〔静场。

老人　天哪，天哪！这真是难哪。你不必这样生气，女儿。也许轮不到这个孩子了。也许已经迟了，我们已经被打败了——

父亲　（俯身看地图）还没有，外公。这样的防线是可以守住的。要是能把所有的力量补充上去——

彼得　我是信赖我们人民的，爸爸。人民有了武器……就会

跟敌人打巷战的。你看吧，就是小孩子们，他们也会去的，他们会拿着步枪跟在自己爸爸的身边——

科奈尔 （四下张望）妈，你把那些枪放到哪儿去了？

母亲 你说什么呀，我亲爱的？

科奈尔 你把爸爸的枪放在哪儿了？

母亲 藏起来了。我怕东尼拿它。

科奈尔 可惜。那一支来福枪应该擦擦油了。

伊日 （拉开书桌的抽屉，抽出自己的旧练习本，翻阅着）可惜，我没能搞完这个设计。那会成功的。（拿着练习本坐下。）

父亲 （看着地图）这个阵地，我真想自己去守它，孩子。这样一个呱呱叫的山口——

科奈尔 求求你，妈，那支来福枪放在哪儿了？

母亲 你们真是找罪受！（打开橡木橱的锁）在这儿。

科奈尔 谢谢。（拿出来福枪，仔细地端详着）很好。（用擦枪布和机油在桌上擦枪。）

〔静场。

老人 你看，孩子，几乎全家都在这儿了。

彼得 你们听见了吗？

伊日 什么？

彼得 这样的静。

翁德拉 就象谁想说什么似的。

彼得 谁？（他一个人一个人地看过去，之后，转身向收音机）我已经知道了。

父亲 （抬起头来）什么？（转身向收音机。）

伊日　（抬起头来）有什么消息？（紧张地注视着收音机。）

〔大家面向收音机。静场。

母亲　假如你们要——除了这个战争，你们对什么也不感兴趣。（扭开了收音机。）

科奈尔　战争嘛，妈，就是战争呀。

男广播声　……先头部队已接近河流。志愿军排已炸毁桥梁并准备固守桥头阵地，直到最后一人。他们要不惜任何牺牲来阻止敌人前进。志愿军通知你们："我们宁可战死，决不撤退。"

女广播声　你们听着，听着，听着！我们号召全体男人拿起武器来。我们在号召全体男人。这已经不只是关系到我们自己的事了。我们已经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自己父亲和孩子们的家园而战斗了。我们以去世的人和下一代的名义，号召全民族拿起武器来！

母亲　不，东尼不去。我不把他给你！

男广播声　喂，喂！北线军团宣布。我军继续撤退。现在在互相争夺着每一寸土地，每一条田埂，每一栋房屋。乡村农民拒绝迁出自己的房屋，已拿起武器自卫。敌人残酷地铲平每个村庄。生命损失惨重。

翁德拉　可怜呀，那儿的人……

父亲　这样才好。至少可以延迟敌人的进展。

女广播声　喂，你们听着，我们刚刚收到"戈尔贡纳"号船上的消息。请在收音机旁等一等，我不能念下去。我们的船"戈尔贡纳"号……啊，上帝呀！（声音中断）请原谅，我的儿子也在那只船上。（沉默片刻）请听着，听着，听着，我

们的教练船“戈尔贡纳”号上……有四百名海军新兵……该船曾企图冲出敌人的封锁，返回海港基地。五时零七分……为敌人鱼雷命中。船只……随即逐渐下沉。（叹息）在“戈尔贡纳”号上的新兵们……向家里最后一次致敬，他们并请求，为他们……最后……播送一次……我国国歌。——我的儿子呀！我的孩子呀！

母亲　啊？那你也是有儿子的呀？你也有孩子呀？

男广播声　喂，喂，暂停播送新闻。喂，喂，喂！我们叫教练船“戈尔贡纳”号！我们叫“戈尔贡纳”号！——喂！——喂，你们听见我们吗？在“戈尔贡纳”号上的新兵们，立正！在“戈尔贡纳”号上航行的新兵们，祖国向你们致最后一次的敬礼。

〔收音机里响起了国歌。

〔死人们无言地昂着头，立正站着。

母亲　四百个孩子呀！难道应该杀死这些孩子吗？

彼得　求求你，妈，现在不要说话！

〔全体庄严肃立。国歌奏毕。

男广播声　喂，喂，喂　教练船“戈尔贡纳”号已经没有回音了。

科奈尔　再见了，新兵们！（将枪挂在墙上。）

女广播声　请听着，听着，听着！我们号召全体男人。我们号召全民族参加战斗。祖国在召唤自己的孩子。拿起武器来！拿起武器来！

母亲　你，你还在叫？你还不够，你这个妈妈呀！你还要把别人送到那儿去？

男广播声　喂，喂！西线军团宣称：在整个战线上，我们是与占优势的敌人在作战。双方战斗已经达到白热化了。据我空军报告，敌人新兵团已加入了战斗……

〔急速的敲门声。

东尼的声音　妈，妈妈！

母亲　（关上收音机）别作声！

〔急速的敲门声。

东尼的声音　妈妈，你在房里吗？

母亲　是呀，孩子。（做手势，叫人关灯）我就来了。

〔一片漆黑。静场。

母亲　（开了门上的锁）东尼，你来干吗？

东尼　你在黑屋子里？

母亲　开开灯！

东尼　（扭开门口的电灯开关。房间里阒无一人，只有桌子上还留下摊开了的地图）妈，你跟谁说话了？

母亲　没有跟谁，小儿子。

东尼　可是我听见了那样的声音……

母亲　那只是……这个，孩子。（扭开收音机。）

东尼　你把这地图拿出来干嘛呀？

男广播声　喂，喂！作战总司令部公告：在敌机早晨的空袭中，维拉麦贾城被夷为平地。死亡人数超过八百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我们古老的宫殿，我们历史的宝库，现已成为一片瓦砾。

东尼　妈，你听见了吗？

男广播声　炸弹并击中医院，炸死病人六十名。维拉麦贾城

现仍在燃烧中。

东尼　妈妈，求求你……

女广播声　听着，听着，听着！我们向全世界呼吁，向人民呼吁！今天早晨敌机空袭博尔戈村，并轰炸村里的小学。敌人用机枪向逃跑的儿童扫射。八十名儿童受伤，十九名儿童被射死，三十五名儿童被炸弹……炸得粉碎。

母亲　你说什么呀？孩子？难道还有谁能杀害孩子？

东尼　（在地图上寻找）在哪儿……在哪儿……

母亲　（象雕像似地站立着）孩子们呀！还是拖着鼻涕的毛孩子们呀！

〔寂静。

（从墙上取下步枪，双手把它递给东尼，做了一个果断的手势）去！

——剧　终

后　记

卡·恰佩克(1890—1938)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捷克的小说家、戏剧家和新闻记者，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

恰佩克的著作以一九三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作品的突出特点是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矛盾，基调悲观低沉。这个时期，他一方面作为一位新闻记者，目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在笔下加以无情的揭露与抨击；另一方面，他又信奉相对主义哲学，深受实用主义的影响，并不认为必须推翻这种社会制度，他看不到人类的光明前景，因此他当时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悲剧。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之后，恰佩克积极参加了各种反法西斯宣传鼓动活动，并以"即使我终生沙着嗓子或变成哑巴，现在我也要尽力地大声叫喊"① 的坚决态度，写出了三部抨击法西斯暴政的名著，即长篇幻想小说《鲵鱼之乱》和本书所收的戏剧《白色病》与《母亲》。恰佩克这个时期的作品，都充满了这种战斗精神。

本书选收的恰佩克五个有代表性的剧本，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他从一个小资产阶级作家转变为一名英勇的反法西斯战

---

① 引自恰佩克夫人的《回忆录》。

士、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曲折道路。

《万能机器人》是恰佩克早期的名剧，写于一九二〇年，翌年演出，轰动了欧洲。剧本描述一位名叫罗素姆的哲学家发现了一种所谓的原生质，经过他和他侄儿的努力，最后研制出一种没有灵魂的机器人。这种机器人跟活人一样会干活，但没有人的感觉，也不懂爱情和反抗，因此被资本家大批地制造出来，充当廉价劳动力。而人类则由于停止劳动，道德沦亡，妇女不育，面临绝种的危机。后来机器人起来造反，毁灭了全人类。幸亏一对男女机器人之间产生了爱情，才使人类有了复活、延续的希望。《万能机器人》是恰佩克给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勾勒的一幅真实图画，它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罪恶目的，资本家为了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而滥用科技发明，甚至不惜牺牲人类的前途。"万能机器人"不仅是科学的创造，实际上也是资本家梦寐以求的驯服的工人。为了分化工人队伍，资本家甚至计划生产"民族机器人"，使"他们永远不能彼此了解"，使"这个工厂的机器人仇恨另一个工厂的机器人"。这不正是当今资产阶级对工人惯用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吗？至于剧本结尾处靠两个男女机器人之间的爱情来使人类重新回到亚当和夏娃时代的情节，则有点类似历史循环论。这是作者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给他的创作带来不良结果的一个例子。

《昆虫生活》(1921)全名《昆虫生活中的景象》，作者早期和他的哥哥约瑟夫·恰佩克合著，写一个饱经沧桑、被社会和家庭遗弃的流浪汉在弥留之际漫游昆虫界的见闻：蝴蝶的爱情就是放荡和欺骗；爬虫和软体虫的生活是贪婪自私和弱肉

强食；蚂蚁为了争夺弹丸之地而互相残杀。流浪汉哀叹人类社会几乎无异于昆虫界，认为一切纷争都来源于人(昆虫)“缺少理性”，最后就在感叹声中含恨死去。这个哲理剧是恰佩克兄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控诉书，昆虫界是人类社会的缩影。但作者不能正确地分析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源，因而得出悲观的结论，对人类的前途陷于绝望。为了补救这一缺陷，后来他们又另写了一个结尾：流浪汉一觉醒来，发现原来是个噩梦。作者并注明上演时两个结尾可任选其一。

今天我们阅读这个剧本，也许会觉得有些荒诞不经和不可理解。其实借梦讽世是古今中外作家常用的一种手法。从创作方法和剧情内容来看，这个剧本与我国明朝戏剧家汤显祖根据唐人小说改写的《南柯记》颇为近似。不同的只是《昆虫生活》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而《南柯记》是揭露封建官吏的腐化享乐生活。

《长生诀》(1922)描写一位医生在三百年前发明一种长生不老药，他的女儿埃米莉娅服用之后便红颜常驻，一直活到三百多岁。然而这种药只能维持人的美貌，却不能使人的灵魂永葆青春。埃米莉娅由于“灵魂已死”，对人世感到厌倦，一心盼望自己早死。《长生诀》的主题是探讨人的生死观。作者告诉我们，对境况不佳的人来说，长生不老并没有什么好处，要人“当三百年小官吏或者织三百年袜子”，那岂不是不堪忍受的痛苦？其次，一个人倘若精神空虚，“灵魂已死”，即使长生不老，也不过是酒囊饭袋、行尸走肉而已。

《白色病》写于一九三七年。这是恰佩克停止戏剧创作十余年后重新提笔写出的一篇讨伐法西斯主义的檄文。剧中的

元帅指的是希特勒，而所谓“白色病”则暗示法西斯主义是“白种人”道德的大崩溃，作者唯恐读者不明白其中的含义，甚至还用德文“战争”一词的译音作为剧中那个大资本家、大军火商克吕格男爵的名字，因而引起当时希特勒德国驻布拉格大使的抗议。作者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科学的全面剖析，正确地指出希特勒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只不过是以垄断资产阶级的野蛮独裁统治代替了资产阶级初期的民主制度，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期一种结果。元帅和克吕格男爵狼狈为奸的关系，说明了法西斯主义是垄断资产阶级压迫工人和攫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有效工具，它的最后目的就是发动侵略战争。作者粉碎了法西斯匪徒关于“元首”的神话，成功地创造出一个狂妄的可怜虫和资本家傀儡的形象。而要从“元首”的淫威下挽救人类，就得先消灭以他为头目的破坏势力，“在战争的世界里，‘和平’本身就应当是一个坚韧不拔的战士。”① 穷人的代表加伦医生正是和平的象征。但他对“元首”的斗争，没有同广大群众建立的和平统一阵线联系起来，结果剧情的发展便陷入了僵局，削弱了剧本应有的鼓舞力量，这是作者还不太相信人民力量的表现。

《母亲》(1938)可以说是《白色病》的续篇，但战斗性更强。如果说《白色病》是作者从法西斯主义内部对它进行解剖的话，那么《母亲》就是从外部来观察法西斯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人民对它的反抗。虽然本剧以西班牙战争为背景，但是字里行间浸透了作者对自己祖国的命运的忧虑和关

---

① 引自《白色病》原序。

切。全剧的巨大时代意义，在于它喊出了"我，祖国——母亲，在呼唤自己的儿子。保卫我！"这个庄严的人民的声音，痛击了当时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出现的卖国主义的叫嚣。当资产阶级议员们公然在国会上大叫希特勒来后他们还可以保住钱包的时候，《母亲》的问世给了他们当头一棒，暴露了他们的原形。

《母亲》与《长生诀》都是探讨人的生死观的作品，所不同的是，《长生诀》从反面阐明，人生活在世上倘若没有明确目的，就犹如行尸走肉；《母亲》则从正面强调，为保卫祖国和人民而流血牺牲的烈士是永垂不朽的。《长生诀》虽是喜剧，却具有浓烈的悲剧气氛；《母亲》虽有悲剧色彩，却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母亲》一剧之所以有这样的艺术效果，主要原因是作者当时已经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同人民站在一起，人民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他，使他对人类社会抱有美好的憧憬。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个剧本里，除了创造出一个辉煌的母亲形象而外，还用最精练的艺术手段概括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思想动态。彼得和科奈尔分别代表进步与反动，他们之间的斗争自始至终贯穿全剧。彼得对祖国前途的憧憬，充分表现在这样一句话里："朋友，只要把人民武装起来，那就可以看出这场战争会有什么样的好处！"（第三幕）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战后人民将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这当然也是作者的希望。

恰佩克善于运用现代派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创造出一个个怪诞离奇而又富于真实感的幻想世界。他的剧作题材新颖，寓意深刻，读来发人深思。

他突破了戏剧创作中一些旧的模式，例如一律不写明剧情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甚至对剧中人的国籍也不加说明，借以强调他所写的主题是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不局限于捷克斯洛伐克一国，从而使他的剧作产生更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总之，恰佩克虽然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才认识到必须变革不公正的资本主义制度，但他给我们留下的几个剧本，却从不同的角度揭露了那个社会的黑暗与丑恶，值得我们仔细阅读和深思。

吴　琦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日于北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恰佩克选集－－戏剧选
作者＝恰佩克
页数＝５０２
ＳＳ号＝１０４７２６７４
出版日期＝１９８２年０４月第１版